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Ⅱ

汉尼拔战争

[日] 盐野七生◎著　计丽屏◎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日本　**商界精英、政要必读书籍**
日产·法国雷诺汽车联盟CEO、索尼集团董事长、日本钢铁集团总裁　力荐图书

韩国　30名知识分子推荐　教养必读书
50名职业经理人推荐 史上最好的书
100名CEO向青少年推荐 最必要读的书

王　石　王　巍　|作序|
秦　朔　吴伯凡　吴晓波　|联袂推荐|

2

版权信息

书名:罗马人的故事2：汉尼拔战记

作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计丽屏

ISBN:978750863039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金币故事





我曾经手捧迦太基金币感慨万千，当时的情形，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感觉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不住地在想：那个被逼到狭窄

的墨西拿海峡不得不起而反抗、并由此引发了与罗马之间战争的国家，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金币的正面是坦尼特女神的侧脸，头上的发饰是麦穗。由此得知，她是一位丰收之神。金币的反面是站立的、体格健壮的马。它是女神的保护神。从金币不含杂质的纯金质地，到其高超的铸造技术，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在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已是地中海世界的强国。与此相比，当时的罗马刚刚开始独立铸造银币。布匿战争的两个当事国——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经济实力相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对罗马来说，持久的苦战在所难免。但是，如果追寻战争过程的话，那么显然布匿战争向我们揭示了持久战的结果并非是经济大国就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盐野七生

2002年4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现在到了可以向大家介绍罗马货币的时候。因为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罗马终于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力量铸造优质银币，并使之广泛

流通。搞研究的学者一致认为，货币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力。此处介绍的银币，它作为罗马货币的代表，尚属在发展初期。也许正因为如此，银币上的图案充分展示了当时罗马人的精神面貌。

银币的正面是罗马女神。喜欢神化任何事物的罗马人把自己的首都罗马也神格化。只是，由于当时罗马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所以尽管耳环显示银币上的头像是女神像，却戴着头盔，身佩宝剑。银币背面是骑士骑着马在战场上勇猛疾驰的图像。

盐野七生

2002年4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这是二德拉克马银币（Didrachm）。大概因为这种银币在兑换时可以换两枚小额银币，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名称。德拉克马原本是希腊的流通货币。罗马货币为什么要叫这个名称？原因是罗马人对希腊有

亲近感。罗马人在打败迦太基后，乘势把希腊纳入其版图之中。在此之后，希腊语的学习在罗马普及开来。罗马人对于使用双语的生活方式竟然相当适应。正因为如此，罗马人也不反对用被征服者希腊的货币名称来命名自己国家铸造出来的货币。也许，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更加务实，因为在地中海的东岸希腊语得到广泛使用，人们更习惯用希腊语来给自己的货币命名，并由此增强货币的认同感。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银币正面是希腊神话中的狄俄斯库里，他是宙斯和勒达的孩子，是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的合称。罗马人喜爱这位年轻的双子神，把他作为罗马货币的图案，合情合理。银币背面是驱赶四马战车的主神宙斯，拉丁语叫朱庇特，与刻在下方的文字“ROMA”一起，显示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罗马人的气概。

盐野七生

2002年4月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

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

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致读者

对于历史所持的态度，除了热衷于研究个案现象的学者，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派：

一派以马基雅弗利为代表。他们通过列举历史上的诸多事例，以期唤起人们的反思。

《君主论》和《政略论》是马基雅弗利的代表作。其中，《政略论》是日文的译名，原名叫《基于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进行论述》（中文译作《李维史论》。——译者注）。通过这部作品，可以了解马基雅弗利在提出自己的论点前，通读了李维、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的作品。有一点可以肯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选择了以李维的《罗马史》为核心的历史现象作为例证。像他这样，选择“利用”历史的人中，最近的可以举出《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此外，我认为名著《文明衰亡之时》的作者高坂正尧氏也属于这一派。

对于历史所持的态度，属于另一派的有德国人蒙森和英国人吉本。他们的作品内容仅限于罗马史，并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蒙森的作品内容始于罗马建国，结束于尤里乌斯·恺撒死亡。吉本的作品内容则始于五贤帝时代，一直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为止。

关于历史，我认为以他们二位为代表的一派只是对历史作了叙述。对他们来说，叙述历史只是目的而非手段。

在这里，我不想评论这两派孰优孰劣，我只想说他们之间的不同。

那么，这两派的不同表现在哪里呢？说实话，他们的区别就在著作的分量的不同上。属于第一派的人，他们的著作通常只有一两卷。与此相对，属于另一派的人，他们的著作往往会超过10卷。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分量之差呢？我想这是因为属于第二派的作家认为历史就是过程。

如果只想了解结果，那么看一本打着考生必备符号的历史概要书就已足够。日本高中生使用的世界史教科书中，有关罗马史的记述不足10页。但是，如果追溯过程，分量自然轻松超过这一数字的几千倍。分量如此之重，不是因为作者偏好洋洋洒洒的写作，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追溯过程，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我属于第二派之列。

话虽如此，我却不赞成同属一派的巨匠级人物蒙森的看法。

这位生活在启蒙主义时期的德国人似乎把“由历史作出裁定”误解为“由历史学家作出裁定”了。在他盛年之时，他的《罗马史》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写到恺撒死后，他就搁笔不再写了。也就是说，关于帝政以后的罗马，他只字未叙。对此，连当时他的读者也深感遗憾。蒙森始终没有说出自己不再继续写下去的原因。但是，只要读了他写的《罗马史》，这一点便会不言自明。

作为启蒙时代人物的蒙森，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自然会加入自己的评论。他给予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极高的评价。鉴于这样的认识，他自然很难下笔叙写帝政时代的罗马了。

与此相比，我更加欣赏马基雅弗利的观点——人类和人类成果体系都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如果让我对历史进行裁定的话，依据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否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我把本系列作品的书名定为《罗马人的故事》，如果把日文的这一书名翻译成拉丁语，我都不希望直接使用表示历史的History和表示故事的Memory这两个词。所以，选择了意思相同的Gestae一词。“RES GESTAE POPULI ROMANI”直译过来就是“罗马人的种种行为”。我不想裁判任何思想，也不想裁判任何伦理道德，我只想追溯命运无常的人类行为。

如果认为历史在于过程，那么战争就是书写历史的最好素材。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像战争那样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当事国的人民。

第二卷《汉尼拔战争记》讲述的是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33年为止的130年间的故事。对罗马人来说，这是一个对外扩张的战争时期。其间，主要与迦太基之间发生了布匿战争，同时也与希腊及叙利亚等国发生了交锋。

在第一卷《罗马非一日建成》中提到的希腊，在本卷中将看到它的终结。第二卷中正式登场的迦太基也走向了灭亡。关于这一结果，生活在2000年后的我们早已了然于心。

尽管希腊人充满智慧，尽管迦太基人不但经济发达而且有绝世名将汉尼拔，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输给了罗马人呢？关于这个问题，在一点一点追溯历史进程的同时，如果能引起您的思考，作为作者的我，将深感荣幸。因为在这一卷所讲述的这个时代里，您将有机会了解到在第一卷中讲到的罗马人构筑起来的体系所拥有的真正价值。

关于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的史料明显多了许多。只要看同时代的人写的史料，历史人物的面孔就会非常清晰，甚至让我忘记了以汉尼拔和西庇阿为首的本卷出场人物与我们之间竟然相隔2200年的岁月。在书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读这段历史，

您也有权对这一段历史心怀期待。这不是高中时代的教科书，这里要讲述的是历史的过程，这样的历史比什么都令人期待。

我非常理解学校里老师为什么必须在一年时间内，教完全部的世界历史。我在本卷中所写的全部内容，在日本高中生使用的教科书中，概括起来，只有下面短短的几行：

> ……罗马在统一意大利半岛之后，继续策划向外扩张，于是与迦太基之间发生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这就是布匿战争。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控制着地中海的制海权和通商权。在消灭迦太基并掌握了西地中海霸权之后，罗马将注意力转向东方，逐一征服了马其顿和希腊的各个城邦，攻占了叙利亚王国，把小亚细亚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就这样，地中海成了罗马的内海。……

这样描写的历史只重结果，是一个高中生所必须掌握的，否则只有挂科。但是，为成年人书写的历史与此不同——那应该是过程。因此，不仅令人期待，而且还提供了引导人们进行思考的素材。

盐野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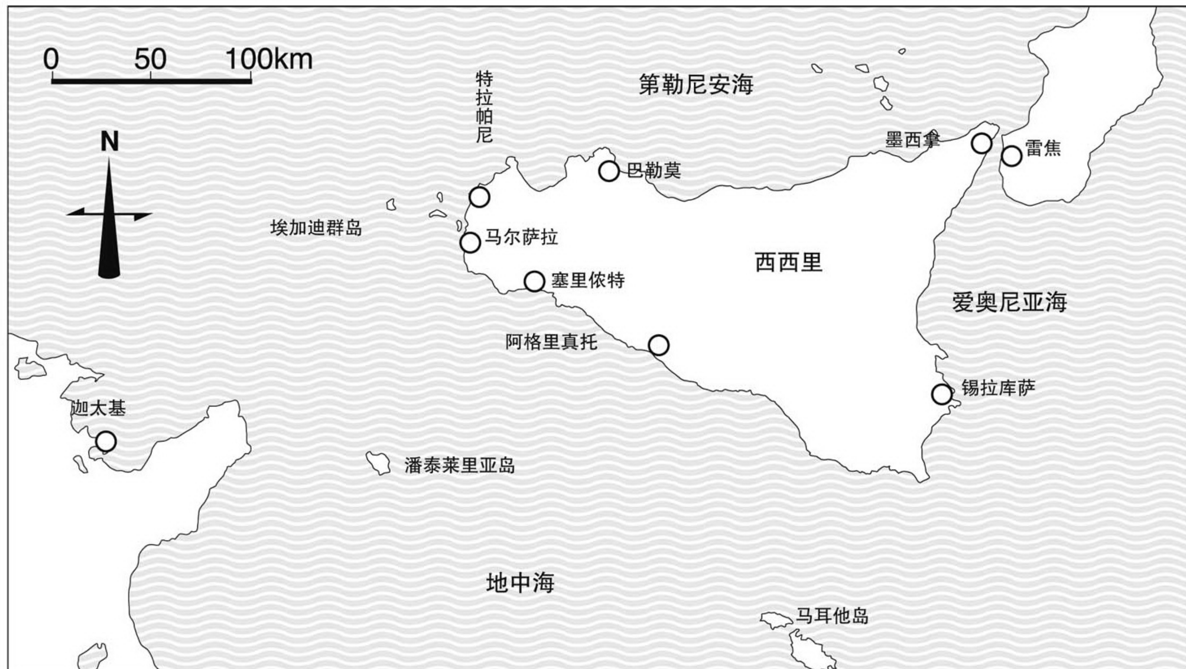
1993年春于罗马

序

西西里位于形状如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的“脚尖”上，感觉触手可及。夹在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之间的海峡，自古就叫墨西拿海峡。这一名称源自西西里岛最东端的一个叫墨西拿的城市。本土到西西里岛的最短距离只有3公里。从本土的轮渡码头圣乔瓦尼镇到墨西拿港也只有7公里。坐上往返其间的轮渡，要上一杯咖啡，慢慢地品，等这一杯咖啡见底的时候，船也到了。

站在圣乔瓦尼镇，可以看到轮渡离开后不久便到了对岸的墨西拿，又能够看见对岸的人、汽车及列车上了船，轮渡往回开的情景。整个情景犹如近在咫尺。到了现代曾有好几次计划在这一海峡架桥梁。但是和濑户内海不同，墨西拿海峡没有可以用来打桥桩的小岛。如果一定要架桥，只能架吊桥。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吊桥是明石海峡大桥，1998年完工。据说这座大桥的中央支间距离是2公里，技术上可以达到3公里。所以，如果在墨西拿海峡架桥的话，也许日本的技术可以帮助其实现这一愿望。不过目前除了坐轮渡别无他法。

既然只能坐轮渡，那么墨西拿海峡的现状与2200年前的古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当您站在意大利本土，眺望西西里的时候，心里冒出来的想法大概也相同吧。尽管有大海相隔，但是，这种距离和想法，正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发生战争的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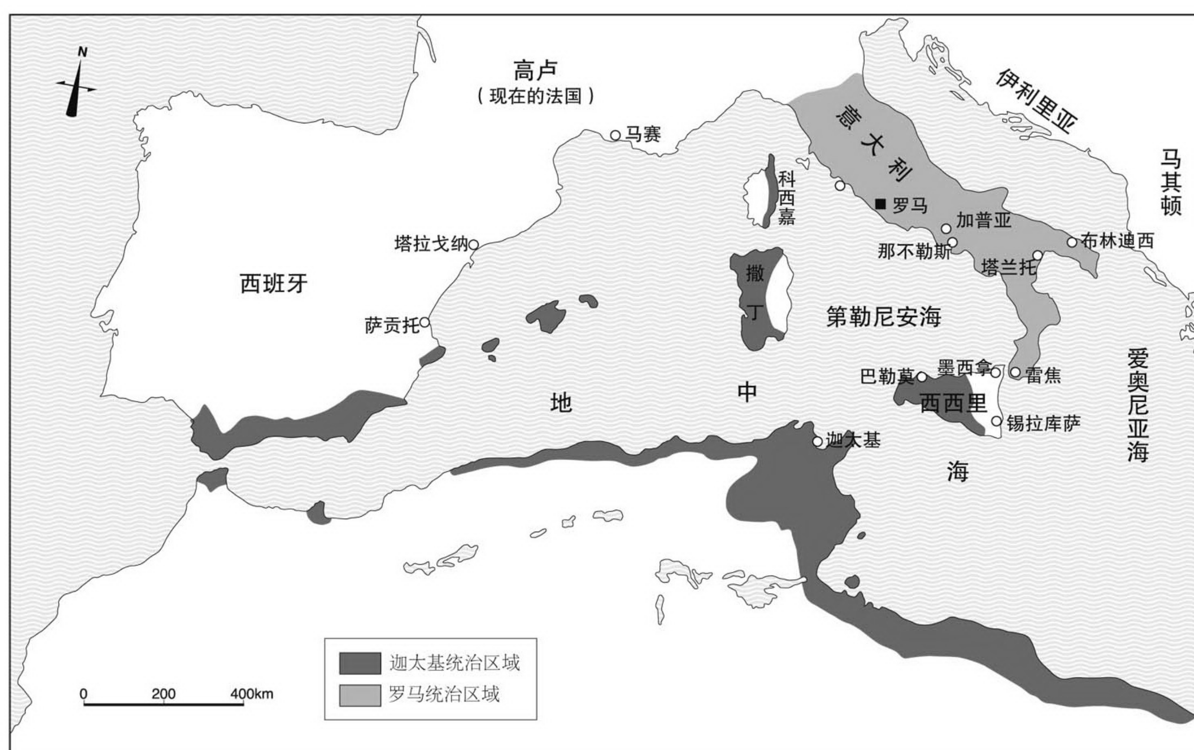

0
50
100km
N
第勒尼安海
特拉帕尼
巴勒莫
墨西拿
雷焦
埃加迪群岛
马尔萨拉
西西里
塞里依特
爱奥尼亚海
阿格里真托
锡拉库萨
迦太基
潘泰莱里亚岛
地中海
马耳他岛

西西里及其周边



第一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

（前264—前241）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前的罗马和迦太基

公元前265年，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摆在了罗马元老院的面前，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他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答复前来寻求救援的墨西拿居民代表。

此时的墨西拿正陷入一场危机之中。因为西西里第一强国锡拉库萨（又译叙拉古）已经把进攻的目标定在这里了。墨西拿人认为，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除这一危机，必须依靠外力的帮助。但是，究竟是向迦太基寻求帮助，还是向罗马寻求救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最后，罗马派占了上风，原因在于近在眼前的雷焦。

雷焦现在是卡拉布里亚地方的首府所在地，位于墨西拿海峡的对岸，与墨西拿隔海相望。雷焦与墨西拿、锡拉库萨一样，都是源自希腊人殖民的城市。自从罗马统一了北自卢比孔河南到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半岛后，雷焦也进入罗马的保护伞之下。它是罗马联盟的同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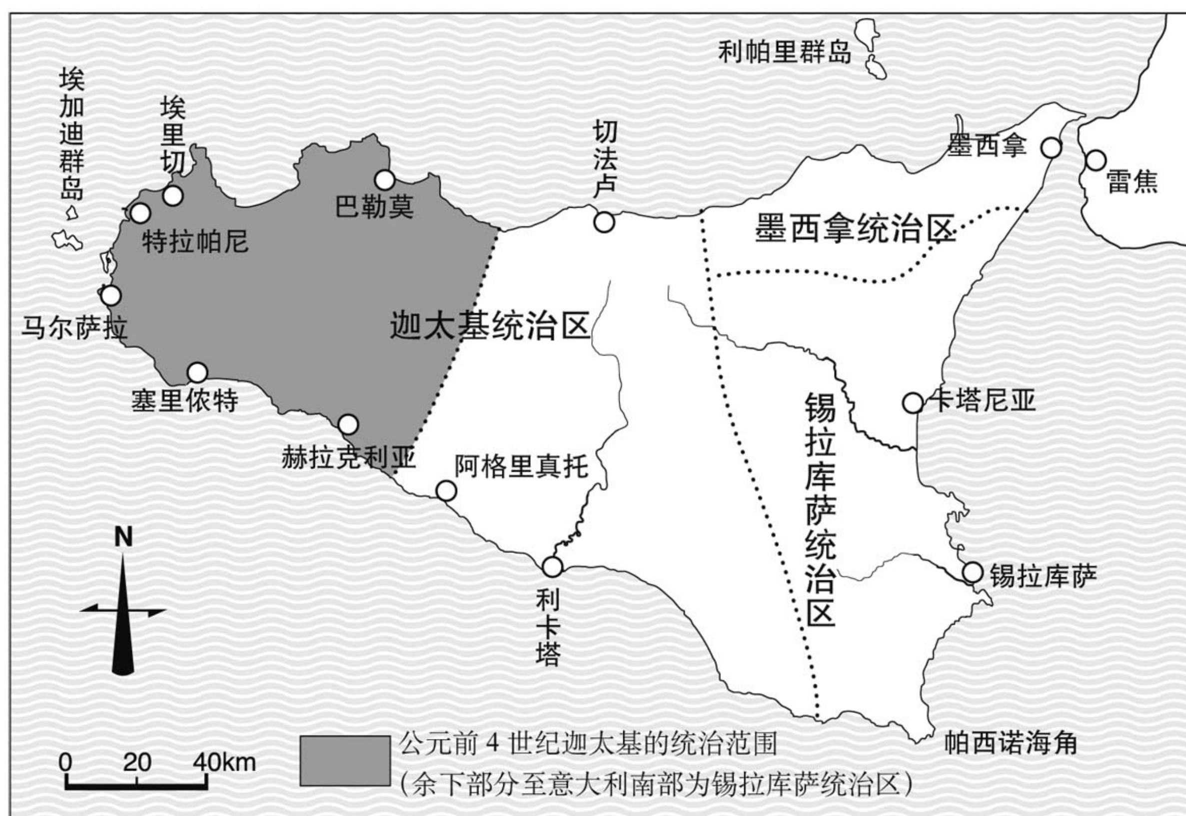
市，享有完全的国内自治权。所以，一抬头就能看到雷焦的墨西拿人选择了放弃迦太基，转而向罗马请求救援。

然而，罗马人却非常犹豫。罗马人尊重法律。如果是建立了同盟关系的友邦请求救援，他们有义务提供支援。但是罗马和墨西拿没有同盟关系。

更何况，尽管海峡狭窄，但去墨西拿必须横渡大海。罗马军团还未曾有过横渡大海的经历。不要说战船，就是运输船，他们也拿不出来。迄今为止，如果有需要用到船只的地方，港口城市那不勒斯或塔兰托就会作为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代罗马完成使命。正因为如此，就不难理解罗马人对于是否要亲自下海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态度。说到底，罗马人终究是一个农牧民族。

但是，如果罗马拒绝墨西拿的请求，无疑，墨西拿会转而向迦太基寻求帮助。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那个时候，迦太基已经把西西里的西半部分纳入他们的势力之中。此前的西西里历史可以说是希腊殖民城市间冲突不断的历史，迦太基坐收了渔翁之利。位于西西里东半边的锡拉库萨和墨西拿，为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发生冲突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但是，如果迦太基把墨西拿也收入其势力范围的话，情形就会大变，罗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缓冲地。在雅典开始衰落后的这一时期，迦太基是地中海的第一大航海国家。如果迦太基把墨西拿也变成他们的基地的话，不难想象，环绕南意大利的海域的制海权就是迦太基的了。这样一来就会严重威胁到以罗马为盟主的罗马联盟各城邦的安全。



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前西西里的势力分布图

对于拥有地中海最强大战船力量的迦太基来说，即使罗马人染指墨西拿，墨西拿海峡也不是问题。但是，对罗马人来说，把墨西拿拱手让给迦太基，意味着在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尽管如此，元老院依然难以作出抉择，他们为此破例把这一问题直接交给了罗马的最高决策机构——市民大会进行议决。而之前的做法是，元老院首先讨论议定一个政策，再征求市民大会的同意。对于这一次的问题，由享有市民权的人——有义务服兵役的人——所组成的市民大会给出的答案是接受墨西拿的请求。

决定参战的罗马人没有想到，这次交战会引发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正式对决，以至于第一次战争就持续了漫长的23年。

罗马最初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保护连火把都看得清的、近在咫尺的墨西拿，使其不落入强国锡拉库萨或迦太基的手中。只要墨西拿加入罗马联盟，在墨西拿海峡上架“桥”的就是罗马。一旦作出决定后行动迅速的罗马人此时能派往墨西拿的只有一位执政官所统率的两个军团，如果预计到与迦太基之间可能发生激烈对抗，这一军队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第一次布匿战争打响的第一年，即公元前264年，率领罗马军团前去支援墨西拿的执政官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阿庇乌斯是建设阿皮亚大道的倡议人，来自克劳狄乌斯家族，这一家族是罗马实施共和政体以来的名门望族，在历史上以主张对平民阶级采取强硬路线而闻名。这一家族的男性都是集傲慢、强硬、不妥协、有先见性、意志坚定、责任感强烈于一身的人，体格也很健壮。在民主政体下，他们绝无可能当选最高权力者。但是，罗马是少数人统治的国家，即寡头政治国家。在市民大会上当选的执政官，如果一人深受民众喜爱，另一个人完全可能是一个不受民众喜爱但能力极强的人。事实上，克劳狄乌斯的家族是出现执政官第三多的家族，仅次于同为名门贵族，却深受民众喜爱的科尔奈利乌斯家族和瓦莱里乌斯家族。出自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男人身上所有的缺点，到了领军作战的时候就都成了优点。

公元前264年，在执政官任期开始的3月15日，罗马军团在克劳狄乌斯的率领下离开了首都罗马。这是一次急行军，目的地是墨西拿海峡。罗马军团到达雷焦的时候，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友邦城市提供的运输船队已经抛锚等候在雷焦港口。海面上，来自迦太基的舰队正在巡航，他们在监视墨西拿的动态。但是，执政官克劳狄乌斯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下令让一名副官率领一小队士兵，于夜间试验性地渡过海峡。

小部队顺利到达对岸。看到顺利到达的信号——对岸举起的火把后，克劳狄乌斯决定全军浩浩荡荡地于白天横渡海峡。为了避免被急

流冲走，容纳了1.7万名士兵的船队挤靠在一起。然而，奇怪的是，迦太基舰队对此并未加以阻击，而是视而不见。

到达墨西拿后，克劳狄乌斯没有耽搁时间，他马上与前来迎接的市民代表签署了罗马和墨西拿之间的同盟协议。就这样，为了援助墨西拿，罗马军团介入军事行动就出师有名了。

正在进攻墨西拿的锡拉库萨感觉到了来自罗马军团的威胁。同样，驻扎在西西里的迦太基军队也对罗马军团登上西西里感到非常不安。于是，希腊民族国家锡拉库萨和腓尼基民族国家迦太基这两个长期处于敌对关系中的国家结成同盟军。锡拉库萨军自南，迦太基军自西，分别向罗马军团据守的墨西拿逼近。

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在遭到包围后，没有坐视不理，他也不是这样的人。他首先向锡拉库萨僭主希伦提出了和谈的要求，遭到了希伦的拒绝。和谈要求遭拒意味着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了。克劳狄乌斯马上指挥罗马军团，向数量上占优势的锡拉库萨军队发起了进攻。

以雇佣兵为主体的锡拉库萨军队完全不是由市民兵组成的罗马军团的对手。城市很快被攻破，僭主希伦率先向南败走。但是，执政官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掉转头，攻打在西边布阵的迦太基军队。向迦太基军开战的理由是他们要攻打自己的同盟国墨西拿。迦太基军队只是为了守卫在西西里的迦太基殖民地而来的，与锡拉库萨军一样，他们一触即溃。

初战胜利后，执政官克劳狄乌斯继续施展他的闪击战。他在墨西拿留下一部分兵力，率领其余兵力向南进军。他的目标是西西里第一强国锡拉库萨的首都。进入锡拉库萨领地后，罗马军团的行军速度不减，一口气逼近了环绕首都的城墙。

这时，冬季来临了。根据当时的习惯，即使在南国西西里，军队也要进入冬季休战期。在罗马，召开市民大会，选举新执政官也在冬季休战的这一时期。公元前263年，当选执政官的是马尼乌斯·瓦莱里乌斯和奥塔基利乌斯·克拉苏。

马尼乌斯是显赫的贵族，出身于瓦莱里乌斯家族。至于奥塔基利乌斯的名字，这是第一次出现在罗马史上。他出身于属于平民阶层的萨莫奈族，所以，之前没见过这个名字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民族曾经是与罗马殊死奋战的对手，从公元前326年至公元前284年，战争持续了整整40年。当然，中间也有过休战期。此时，已经向罗马臣服的萨莫奈人自成为罗马联盟中的一员只过去了短短的20年。好在罗马人是一个热衷于同化战败者的民族，所以他们不仅慷慨地把罗马市民权授予了这个民族的上层阶级，而且在仅仅过去20年后，把曾经的敌人选为自己的最高领导者。对此，我不能不专提一笔，因为罗马人的这一性格，对于走进布匿战争的罗马来说，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

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63年，元老院把瓦莱里乌斯和奥塔基利乌斯都派到了西西里战场。所谓执政官军团，指的是一位执政官指挥的两个军团。两位执政官同时被派去，意味着罗马投入了比前一年多一倍的兵力，也就是四个军团。

一个军团通常由罗马市民兵和罗马联盟各加盟城市的士兵组成。其中，罗马市民兵的数量为步兵4200、骑兵300，来自罗马联盟各加盟城市的兵力与此相等或略少一些。因此，作为战斗单位，“执政官军团”的规模为1.8万到2万人。两位执政官同时出征，意味着罗马军团的战斗人员达到了3.5万至4万人。上一年的执政官克劳狄乌斯把战场移交给两位继任者后，带着部下的士兵回国了。当时的罗马，每年都要更换总司令官和士兵，因为士兵都是市民，不能让他们长时间地脱离自己市民的生活。

锡拉库萨僭主希伦不是世袭国王。所谓僭主，就是通过武力或其他手段夺取王位的人。此时的僭主年龄在35岁左右，是一个洞察力很强、又非常现实的人。

希伦不认为地处要冲、防御万无一失的锡拉库萨会轻易被攻陷。他担心的是锡拉库萨在与罗马交战的时候，迦太基会乘虚而入，坐收渔翁之利。因为，历史上，希腊民族和腓尼基民族长期交恶，所以，此时的希伦，与墨西拿一样，必须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作出选择。

希伦派出使者来到罗马军阵营要求和谈，罗马两位执政官接受了这一意外收获。和谈条件由罗马方面提出，内容不仅简单而且宽厚至极，让人很难相信对方是因大军逼近城下不战而降的敌人。

第一条：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以15年为期，若无异议，则无限期更新。

第二条：罗马尊重锡拉库萨完全的自治权。

第三条：锡拉库萨有义务优先向罗马出售小麦。

第四条：锡拉库萨不承担向罗马联盟军提供士兵的义务。

第五条：作为赔偿金，锡拉库萨向罗马支付100塔兰特。在和平条约生效之时，首先支付25塔兰特，余下部分在15年内分期付清。

锡拉库萨僭主希伦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坚守与罗马之间结成的同盟关系，即使在罗马陷入困境的时候，不仅没有背叛罗马，而且还倾力提供支援。和罗马之间的同盟，对于现实主义者希伦来说，不是被逼，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政治选择。锡拉库萨在以后的50年间，充分享受到了和平与繁荣。

至此，罗马完全可以结束战争了。

首先，墨西拿作为罗马联盟的一员，已无须再担心海峡的狭窄。其次，西西里强国锡拉库萨也成了罗马的同盟国。位于西西里东部的两个主要城市——墨西拿和锡拉库萨——加盟罗马联盟，意味着西西里东部的海岸线和意大利本土的海岸线一样，因有罗马的友邦国家存在而得到了巩固。罗马意图巩固意大利南部边境的最初目的已经达成。事实上，在与锡拉库萨签订和平条约后，罗马已经撤回了两个军团。留在西西里的只剩下了另两个军团，在西西里的战斗力大为减弱。

与此同时，迦太基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压力。罗马与锡拉库萨建立同盟不只是挫败了迦太基试图进一步扩大其在西西里势力的企图，他们还担心自己在西西里的既得权利也会受到侵犯。于是，迦太基决定与西西里阵线一战。他们派出了超过4万人的海陆大军，在位于西西里南端的阿格里真托登陆。与迦太基本国隔海相望的阿格里真托成了迦太基进攻罗马的前哨阵地。

至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正面冲突正式揭幕，历史进入了布匿战争时期，“布匿战争”的意思是与腓尼基人之间的战争。

在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之前，罗马与迦太基并非没有打过交道。

史料表明，两国第一次签订条约是在罗马实施共和政体后的公元前508年。该条约规定，迦太基允许罗马船只在西西里西部及非洲北岸靠港，不允许在其他港口靠港，即便是为了躲避暴风雨也不行。同时，罗马有权决定是否让迦太基船只在以罗马为中心的拉齐奥地区的港口靠港，但无权过问迦太基船只在其他地方的港口靠港。

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考虑到罗马实施共和政体初期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考虑到罗马与已是大国的迦太基之间的力量悬殊，签订这样的条约也就不难理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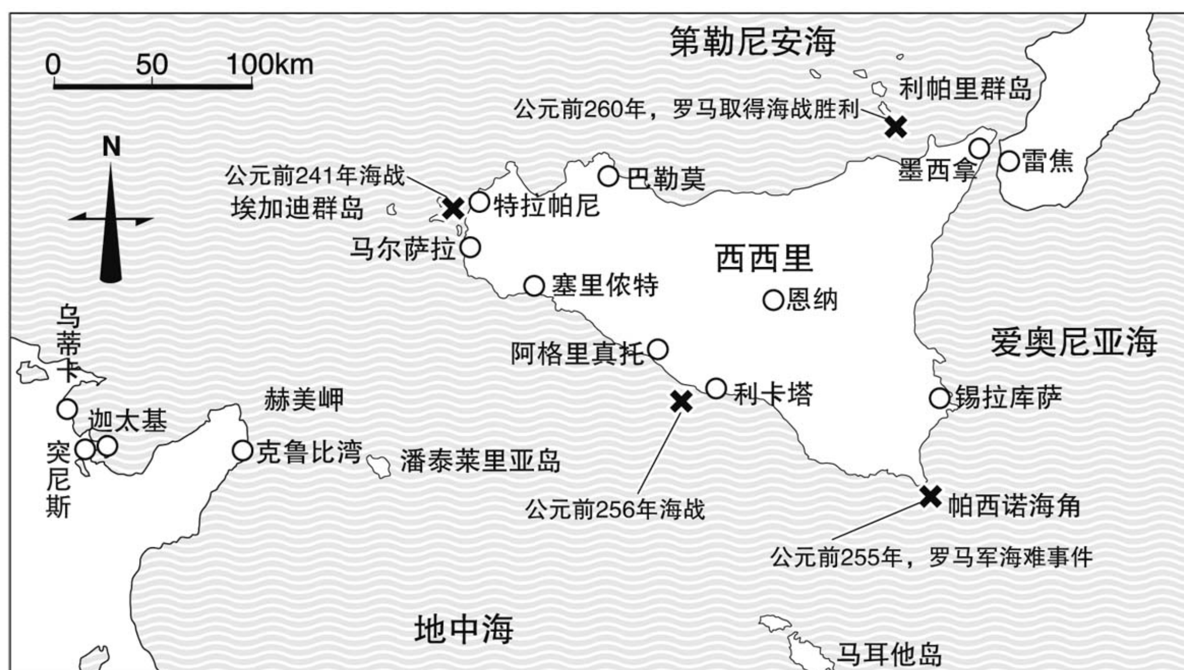
史料还表明，两国之间的第二个条约是在罗马称霸意大利中部时期的公元前348年缔结的。该条约规定，迦太基禁止罗马和罗马联盟的所有加盟国在撒丁及科西嘉以西的西地中海全域进行通商。条约明确规定，迦太基承认罗马在位于这两个岛与意大利之间的第勒尼安海和从托斯卡纳到坎帕尼亚地方的港口的主权。但是，迦太基在其他地方的通商权为迦太基的自由行为。

这又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据说，当时的迦太基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迦太基的允许，罗马人在海里连手都不能洗。"这反映出了当时两国之间实力悬殊的状况。

话虽如此，作为农牧民族的罗马人，在当时要处理的陆地上的事情有很多，还无暇顾及海上的事情。事实上，罗马甚至没有可以称之为船的运载工具。

罗马元老院意识到和迦太基之间的对决绝非易事，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到了第三年的公元前262年以后。由于墨西拿和锡拉库萨已经成为自己的同盟，所以元老院以为西西里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没料想，就在这个西西里，来自迦太基的4万士兵登陆了。而此时，罗马留在西西里的士兵只有区区1.5万人。

位于西西里西南部的阿格里真托和那不勒斯、塔兰托、锡拉库萨及墨西拿一样，都是公元前8世纪在地中海开展希腊人殖民运动时期建起来的城市。即使是现在，依然以其宏伟的神殿遗迹闻名于世。虽然实力不及锡拉库萨，但是在其鼎盛期早已过去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时，作为城邦国家，那里的人口也达5万之多。它是一个独立国家，加入迦太基的阵营由来已久。当时的西西里岛分为两大部分：东部有浓重的希腊色彩，西部处于迦太基的统治之下。阿格里真托属于西半部分，但是，处在靠近分界线的位置上。认为西西里西半部分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迦太基，把前哨阵地设在了阿格里真托。



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舞台

当得知迦太基大军登陆阿格里真托的消息后，元老院决定再次派出4个军团前往西西里。由两位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团包围了阿格里真托。但是，随后展开的战况并不乐观，因为两位执政官都是平庸之才。由于不熟悉地形，储藏粮食的地方遭到了敌人偷袭。如果没有希伦的援军从锡拉库萨及时赶来，罗马军团会比困守在阿格里真托的迦太基军队更早断绝军粮供应。

值得庆幸的是，罗马军团的失误却因迦太基军队不善抓住机会而得以弥补。与罗马军队一样，由雇佣兵组成的迦太基军队同样缺少善于用兵的统帅。就这样，战况开始一点点地向有利于罗马方面转变。

这一年的12月，对战局出现厌倦情绪的迦太基士兵乘着夜色逃出阿格里真托，逃回了安全的马尔萨拉。几天后，留下的当地居民打开了阿格里真托的城门。作为胜利者，罗马军队进城后大肆掠夺，多达2.5万人的当地人被逼为奴。锡拉库萨市民以赊账的方式买走了罗马军队出售的大部分奴隶，并让他们回到阿格里真托。罗马军队在阿格里

真托的所作所为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让原本徘徊在投靠罗马还是继续与迦太基站在一起的其他城邦的态度变得坚定起来。出生于阿格里真托的非利努斯正是因为罗马军队的野蛮行径而成为反罗马阵线中的一员。他是记录第一次布匿战争的人之一。

长期以来，无人质疑阿格里真托是迦太基势力范围中的一个城市。它的陷落使罗马再难回头，只能继续向前。也就是说，罗马必须与从未想过要放弃西西里岛上既得权利的迦太基进行全面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一定是罗马和迦太基中的一方取得在西西里的全面霸权，否则争战将永无止境。就这样，第一次布匿战争在西西里战场上展开了。

第二年，即公元前261年，罗马和前一年一样，向西西里派去了两位执政官以及统率的四个军团。这一年，罗马军队凭借攻陷阿格里真托的势头所向披靡，一次又一次地成功攻占了迦太基领地内的西西里各城市。但是，战果仅限于西西里的内陆地区，始终未能染指沿海城市。即使从内陆向沿海城市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也很难保卫胜利果实。因为这些城市得到了来自迦太基的支援。

罗马很清楚，只要不切断来自迦太基的补给线，就不可能实现称霸西西里的目标。就在这一年，农牧民族罗马人终于领悟到控制海洋的重要意义。

罗马人在陆地某处取得胜利后总是把这个地方作为要塞，建设殖民城市，并通过铺设连接这些城市的公路，建立防御网。既然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所以他们很快意识到了制海权的重要性。

但是，要得到并保证制海权在手，没有海军不行。当时的罗马没有一艘战船，更不用说可以与迦太基战船相抗衡的蓬特型战船了。加盟罗马联盟的海港城市拥有的战船，充其量也只有三层桨战船。因为希腊人的战船即使在雅典最鼎盛的时候，也只是三层桨战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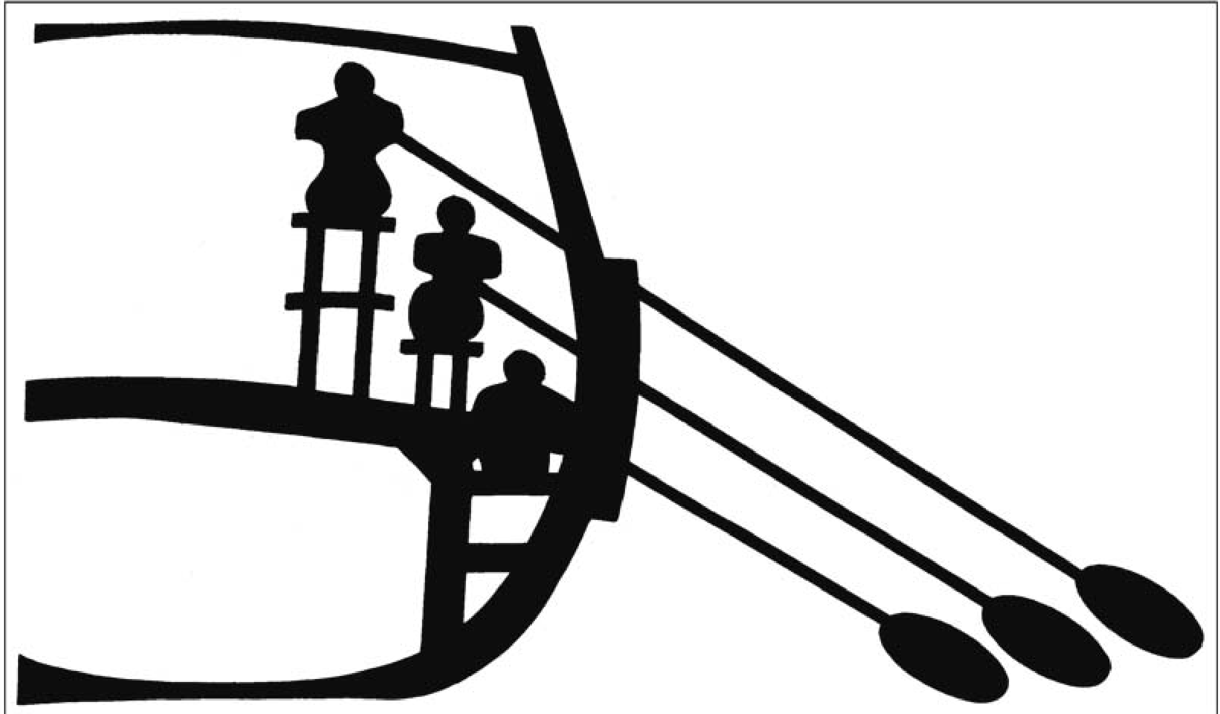
三层桨战船的特点是，划桨手一人持一根桨，并排坐在与船底平行的错落有致的三层台阶上划动船只，所以叫三层桨战船。蓬特型战船却有五层。

古代的战船和中世威尼斯的战船都是大的划桨船，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古代战船上划桨手一人划一根桨，中世威尼斯的战船上三个划桨手同划一根桨。第二个不同之处是，古代战船的划桨手位于甲板下方，中世威尼斯战船的划桨手并排坐在甲板之上。原因是威尼斯人口稀少，当战斗发展到近身战的时候，划桨手也要放下手中的桨，投入战斗。在威尼斯战船上，士兵的数量一艘最多只有40人。

在古代，划桨手不需要参加战斗，因此，战船上参加战斗的士兵数很多。

在需要100个划桨手的三层桨战船上，士兵数是100人。在长度和高度都要大很多的蓬特型战船上，划桨手达300人，相应的，士兵的数量也达300人。

在特拉法加海战发生以前，尽管都是海战，却常常不得不以近身战来决出胜负。因此，从高处向低处进攻显然更加有利。蓬特型战船与三层桨战船相比，划桨手坐的台阶有五层，所以船身自然要高。而且，三层桨战船的划桨手人数只有100人，与此相比，蓬特型战船的划桨手人数达300人。这就意味着，蓬特型战船的马力相当于三层桨战船的3倍。



三层桨战船的断面图

拥有多达120艘蓬特型战船的迦太基自然而然地是地中海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

如果要在海上与迦太基进行较量，罗马必须有自己的蓬特型战船。既然无法依靠罗马联盟中只有三层桨战船的海港城市，那么，罗马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自力更生建造蓬特型战船。

没有任何造船经验的罗马决定仿造迦太基的船。他们的手中有迦太基的蓬特型战船，是在第一次横渡墨西拿海峡时缴获的。罗马人拆卸了这些船只，然后再组装起来，开始了通过模仿建造出自己的战船。

就这样，罗马有了自己的战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即如何训练海战士兵。罗马市民虽然坐过河船，但从未坐过海船。在那不勒斯等海港城市市民的指导下，罗马市民首先在陆地，用模型叫着号子练习划桨。这和现在的大学划艇俱乐部训练新会员时使用的方

法基本相同。我不清楚，罗马市民经过训练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但是，至少罗马有了自己的划桨手。至于张帆和掌舵，就全靠同盟国中的海港城市提供支援了。

第二年春天，罗马船队迫不及待地下海了。对此，不能不说罗马显得过于急躁。话虽如此，由100艘蓬特型战船和200艘三层桨战船组成的罗马第一支海军就这样诞生了。

担任船队指挥的是后来的名将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祖父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在陆地不乏实战经验的他，指挥海军这是第一次。不，应该说，在没有一位海战指挥经验将领的罗马，无论对谁来说，这都是第一次。这一年，罗马把两位执政官都派往了西西里战场，海军就交给执政官之一的西庇阿指挥，另一位执政官杜伊利乌斯统率陆地上的军队。

但是，海运国家不是一日建成的。从陆地一路南下的军队顺利到达了墨西拿。与此相对，从海上南下的海军，船只始终无法统一步调，拖拖踏踏，行进非常缓慢。

执政官西庇阿乘坐的战船行驶在船队的最前面。在等待其他船只的时候，他决定乘机实施一项计划。他带着已经跟上来的17艘战船，前去攻打利帕里岛。他认为只要占领了这个岛，从罗马到西西里的海路将畅通无阻。

利帕里只是一个小岛，所以攻取它易如反掌。但是，西庇阿的这一行动被身在巴勒莫的迦太基海军将领获悉。迦太基不愧为海运大国，他们深知利帕里岛在战略上的意义，马上派出20艘战船前去夺回利帕里岛。

迦太基人熟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怎样的战术。到达利帕里海面后，迦太基舰队于当天夜里封锁了这里的海港出入口。第一天一

早，罗马士兵在停靠的港口船上醒来后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只能是二者选其一：要么不战而降，要么弃船逃跑。一些罗马士兵逃进了山中，包括执政官在内的大部分人则被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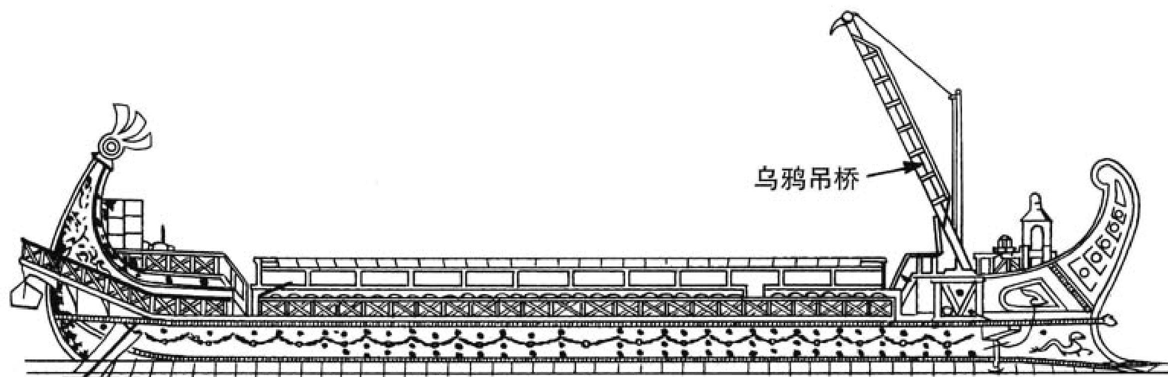
还未开战就成了俘虏的执政官，不久在罗马与迦太基交换俘虏时回到了国内。好在罗马从不惩罚败将，6年后，他再次当选执政官，再次回到西西里前线。

虽然总司令官被捕，但是随后跟进的舰队没有损失一艘，全部顺利进入墨西拿港口。这要归功于迦太基舰队。他们抓到罗马执政官后，认为应该优先把敌人的重要人物护送到巴勒莫，于是放松了对利帕里周边海域的监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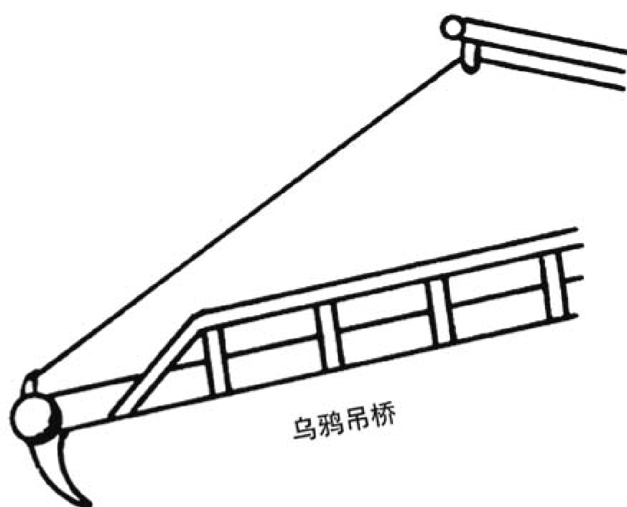
担任陆地指挥的执政官杜伊利乌斯兼任了海军指挥。他与西庇阿一样，对大海一无所知，但是，因为到达西西里的时间较早，他有时间收集前线的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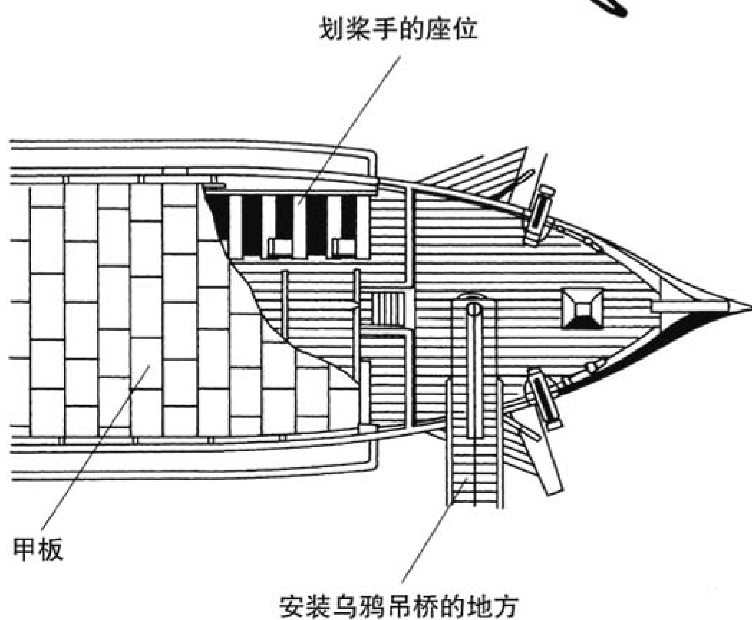
执政官杜伊利乌斯想，虽然自己拥有与迦太基一样的蓬特型战船，但是在海上，罗马肯定不敌迦太基。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想出了一个方法，在船上安置一种新式装备，罗马士兵称它为“乌鸦吊桥”。这是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使用过的战场装备。

所谓“乌鸦吊桥”，是用绳索固定在离船头最近一个帆杆上的一种接舷吊桥。待船头靠近敌船时，解开绳索，“乌鸦吊桥”会直接落在敌船的甲板上。吊桥的前端是锋利的铁钉，因下落的惯力，扎进敌船的甲板，从而得以固定。随后，罗马士兵顺着“乌鸦吊桥”，蜂拥进入敌人的舰船。对操纵船只没有信心的罗马人，利用“乌鸦吊桥”，把自己不擅长的海战变成了自己最擅长的陆战。这种“乌鸦吊桥”还可以移动，最大可以转动180度。无论敌船在左侧，还是右侧，只要能成功接近敌船，就可以发挥出它的威力。



罗马军舰





能想出“乌鸦吊桥”这样的装备，是因为罗马人没有海运的传统。因为海运国家的船员，除了在船只操纵方面自信满满，对船只的美观也很看重。当所有帆扬起，帆船呈现出来的美，让这些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大海的男人们备感自豪。对他们来说，“乌鸦吊桥”这样的怪东西安装在帆杆上，是对大海和船只的亵渎。但是，罗马人从来也不是大海之子，他们不会在乎船只是否好看。

在所有船只装备好了“乌鸦吊桥”后，执政官杜伊利乌斯率领全体船队，离开了墨西拿。他们得到消息，说迦太基舰队的100艘蓬特型战船已经离开巴勒莫，正向墨西拿进发。

两支舰队在米拉佐海面相遇。这是发生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真正的海战。从战船的数量上看，迦太基是罗马海军的1.5倍。从两军对船只的操控能力上来看，两者的差距就连外行人也能一目了然。

罗马海军无论如何也无法使战船排成一条线，引得早早已经排好阵容的迦太基舰队传来阵阵嘲笑声。随着两军船队的越来越近，嘲笑声也越来越高。看到罗马战船的帆杆上像蝉一样的怪物，迦太基士兵忍俊不禁。

但是，好不容易排成一条线，不，实际上依然凌乱不堪的罗马舰队刚开始向迦太基舰队发起进攻，迦太基士兵脸上的笑意顿时跑得无影无踪。

罗马战船完全不顾撞断船头的危险，向迦太基船只猛撞上去。接着，“乌鸦吊桥”纷纷落下，发出一声声巨响。顺着已经嵌入迦太基战船甲板的“乌鸦吊桥”，罗马士兵蜂拥而至。他们是罗马军团的核心力量——重装步兵团。与这样的对手进行肉搏战，迦太基军的雇佣兵们全然不是对手。由于罗马海军把海战变成了陆战，迦太基向来引以为

傲的船只操控能力得不到发挥。可见，把“扬我所长，克敌所短”的战术在海上一样可以通用。

战斗在罗马方面占优势的情况下继续。战斗结果，迦太基方面多达15艘战船沉没海底，30艘被捕获，其中包括迦太基海军总司令官乘坐的旗舰。总司令官逃到传令用的快艇上跑了，从而得以逃脱被捕的下场。这次海战中，迦太基方面阵亡3000人，俘虏达7000人。据说罗马方面的损失非常小，甚至不值得一提。就这样，迦太基派往西西里的海军在米拉佐海面与罗马的第一次海战中损失了三分之一。

捷报传到首都罗马，罗马市民欢天喜地。战战兢兢地首次下海的罗马海军与地中海最强大的迦太基海军交锋，并取得了胜利。获胜的将军杜伊利乌斯命令部下用白色大理石制作纪念碑，以纪念这次海战的胜利。他命人在纪念碑圆柱的两侧分别嵌入缴获的迦太基战船的船头，并把它送往了罗马。罗马人把它立在古罗马广场的中心，庆祝海战的胜利。在布匿战争的第五个年头，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

所谓持久战，不是一年四季都在进行战斗。持久战同样有冬季的自然休战期。除此之外，由于种种原因，也有停战的年份。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于公元前260年取得了米拉佐海战的胜利。在此之后的两年间，即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58年，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了。但是，罗马并未就此罢手。此时的西西里已经一分为三。锡拉库萨扎根东南部，罗马占据了东北部和中央地带，迦太基则不断向西部退去。与布匿战争开始前相比，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势力明显减弱。公元前257年，罗马又迎来了第二次海战的胜利。

这次海战的战场在西西里北部巴勒莫附近的海域，现为西西里首府所在地的巴勒莫，与位于西西里西岸的海港城市特拉帕尼和马尔萨拉一样，都是迦太基控制下在西西里的城市。因为这次海战在对方的城市附近，所以罗马海军的行动范围大了许多。在这次海战中，罗马

又赢得了战斗。迦太基方面损失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应该没有米拉佐海战时的损失大。无论如何，这已经让罗马人在海上树立起了足够的信心，罗马决定把战场从西西里延伸到迦太基。攻打非洲，海军不可或缺。也许两次海战的胜利让罗马认为自己俨然已是一个海上强国了。

这年冬天，在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以及那不勒斯、雷焦、墨西拿，造船工人夜以继日地建造战船。他们需要造出是以往两倍数量的战船，迦太基获悉了罗马意图后，其造船厂也是一片繁忙景象。迦太基为了捍卫海上强国的荣誉，不能允许有一个罗马士兵踏上非洲的土地。

公元前256年春季来临的时候，罗马新造的230艘战船下水了。迦太基也有250艘战船驶入大海。两支军队新造的所有战船都是蓬特型战船。如此众多的战船投入到一个海域中，这在地中海的海战史上是前所未闻的。

此时的蓬特型战船乘员数是划桨手300人，士兵120人，船员100人，每一艘都超过500人。按230艘战船计算，人数将近12万。而且，这还不包括运输船上的人员。公元前256年，罗马的两位执政官领命共同指挥这支海军。第一次远征非洲，罗马投入了其全部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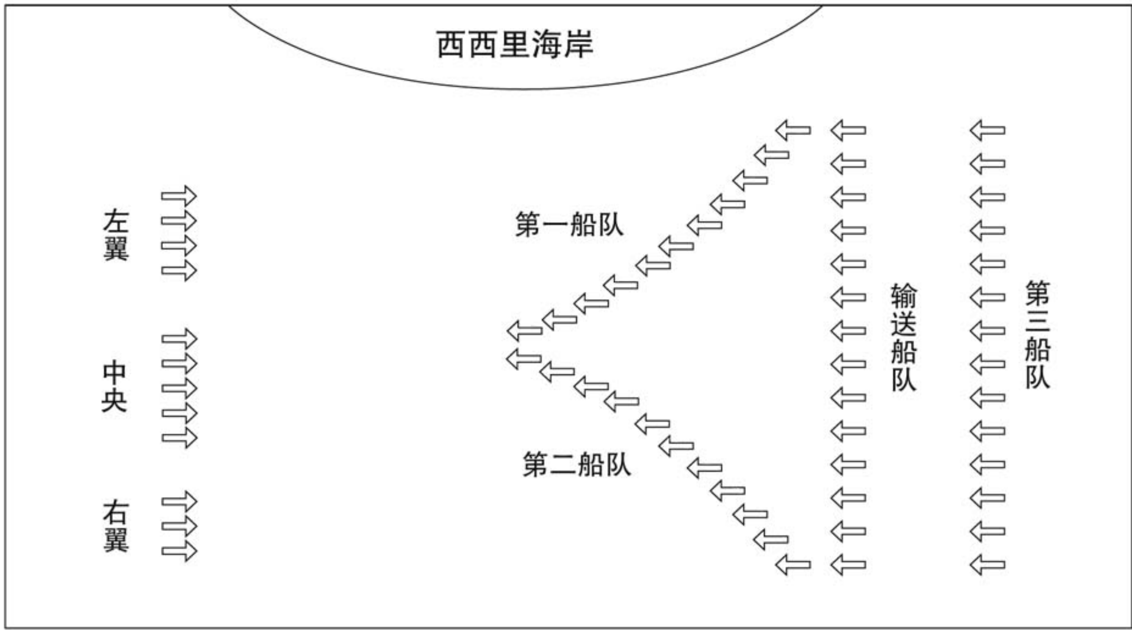
罗马舰队离开墨西拿港时，船上只有划桨手和船员。士兵走陆路，相约绕过西西里南端的帕西诺海角后，在埃克诺穆斯（现在的利卡塔）与船队会合。

为了阻挡罗马的进攻，迦太基舰队此时已经到达马尔萨拉。当接到罗马舰队正向利卡塔进发的消息后，他们离开马尔萨拉，驶向东南方向。迦太基舰队计划赶在罗马士兵登上战船之前，到利卡塔攻击只有船员而未载士兵的罗马舰队。然而，罗马人的行动比他们更快。

待到摆好阵型的迦太基舰队出现时，罗马士兵早已登上战船，正准备沿西南方向向非洲前进。此时，罗马的战船共计230艘，迦太基250艘。在这250艘战船上，迦太基船员充分展示了他们对船只的熟练操控能力，舰队采用了海战中常用的弓形阵型，分左翼、中央、右翼三队，同时向罗马舰队直逼而来。

面对迦太基舰队的进攻，指挥罗马舰队的两位执政官采用了前所未闻的圆锥形阵型迎战。

罗马执政官雷古鲁斯和乌尔索乘坐的两艘旗舰行驶在队伍的最前面。超过全部战船三分之二的160艘蓬特型战船，分两队紧随其后，向左右斜向直线排开，形成圆锥的左右两条边。两艘旗舰是圆锥的尖头，直指敌阵。在相当于圆锥形底边的海面上安排了速度较慢、又没有士兵的运输船队。运输船队的后面是第三船队，负责保护运输船队。相当于后卫的这个船队共由70艘战船组成。



利卡塔海战

在两艘旗舰的带领下，罗马第一和第二船队向敌人的中央发起了进攻。受到罗马舰队的突然袭击，迦太基舰队的中央船队没能支撑多

久，很快开始后退。与此同时，迦太基军的左右翼则向罗马舰队发起了进攻。左翼攻打行动滞后的罗马运输船队，右翼直逼罗马的第三船队。对操控船只充满信心、在数量上也占优势的迦太基采用了先隔离罗马舰队的各个船队，再各个击破的战术。就这样，利卡塔海面的这场海战，战场被分割成了三块。战斗按迦太基方面预想的方案打响。

但是，罗马第一和第二船队攻势之凌厉超出了迦太基的预计。同时遭受两个船队进攻的迦太基的中央船队开始败退，罗马舰队并没有乘胜追击。在赶走敌人的中央船队后，罗马第一船队的80艘战船掉转船头，赶来支援在迦太基左翼的攻势下苦苦支撑的运输船队。同样，第二船队的80艘战船也掉头回到了第三船队正在作战的海域。迦太基军的左右翼都受到了前后夹攻，陷入困境。右翼船队作战的海域较开阔，因此得以逃脱。但是，左翼船队作战的海域靠近陆地，被罗马船队围住后，没有了退路，最后全军覆没。船只或沉入海底，或被对方捕获。

战斗结果，罗马方面有24艘船沉入大海，迦太基方面有30艘沉入海底，63艘被捕获。第三次海战，迦太基又输给了罗马。

迦太基于是摆出了背水一战的架势，从利卡塔海战中逃出来的157艘战船准备在面向迦太基首都的海面上与罗马军队决一死战。但是，罗马方面并不贪恋海战。已经逼近非洲北岸的罗马军队，绕开敌军舰队整装待发的迦太基海湾，在位于迦太基海角东侧的克鲁比湾登陆。罗马军队攻占克鲁比湾后，就把非洲战场的大本营设在了这里。补给来自西西里，由三败迦太基舰队的罗马海军负责。此时，位于西西里和非洲之间的地中海岛屿——马耳他和潘泰莱里亚都已经被罗马军队攻占。

这一年，罗马军队在登陆非洲后，依然所向披靡。短短时间内，罗马军队就降服了克鲁比湾周边的诸多城市，来自迦太基本国的军队

也被击退。罗马军把这些战斗的胜利果实——多达2万人的俘虏送到了罗马。

大概是罗马因此对战况非常乐观，刚入秋，罗马元老院就下令执政官中的一人带着一半以上的士兵回国。按规定，现任执政官要主持冬季举行的、选举下一任执政官的市民大会。所以，这次召回一位执政官，应该就是为了此事。罗马军团是由市民兵组成的，因此，一年更换一批士兵，一定令这些市民兵们异常高兴。就算是第一次海外远征，罗马人依然要按惯例行事。

在非洲越冬的是执政官雷古鲁斯属下的1.5万名步兵和500名骑兵以及40艘战船和船员们。冬季的驻军地就设在现在的突尼斯附近。之所以把冬季的驻军地从安全的克鲁比湾转移到距离迦太基更近的突尼斯，是因为来年春天攻打首都迦太基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等友军到来了。

罗马把冬季驻军地安置到了迦太基的首都附近，这让迦太基政府有一种异常强烈的危机感，于是决定求和，向执政官雷古鲁斯派出了和谈使节。雷古鲁斯接受和谈的请求，提出了如下条件：

第一，迦太基撤出西西里和撒丁两岛；

第二，解散海军，战船交予罗马。

迦太基认为这两个条件过于苛刻，于是拒绝接受。敌人虽然逼近首都，但是迦太基的海军和陆军实力尚存，未到穷途末路的境地。为了备战来年春天必定打响的战斗，迦太基聘用了雇佣兵首领赞提帕斯，他曾经在埃及和叙利亚参加过战斗，是个作战经验丰富的斯巴达人。

迦太基军队有一个惯例，士兵和中下层指挥官由外国的雇佣兵担任，但是，总指挥权掌握在迦太基贵族的手中。尽管他们聘用了声名显赫的雇佣兵首领赞提帕斯，也没有打算改变以往的做法。但是，来到迦太基的斯巴达武将，在视察了迦太基军后，认为和这样一支军队共同作战，等不到拿佣金，自己和自己手下的性命就已经不保了。于是，他向雇主迦太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迦太基败于罗马，不是士兵的原因，而是指挥官的责任。听了这样的评价，因连战连败而信心全无的迦太基贵族伤到了自尊，他们负气地回答说："既然如此，你来指挥好了。"

赞提帕斯也不推辞。翌日，他就开始了对迦太基军队的训练。与此同时，他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战术。为确保大象战队，还雇佣了努米底亚骑兵。新年过后，适合作战的春季一到，这位斯巴达将军就向罗马军发起了挑战。

执政官雷古鲁斯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他没有等友军到来就接受了敌人的挑战。

所谓寡头政体，和议会制、民主政体很相似，不同的只是它不需要通过选举。寡头政体要想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必须尽可能地为位居领导层的人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可以在国家政坛的第一线大显身手。

这种体系好处很多，但是缺点也不少。首先，作为军队总司令官，执政官总是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可以收获战果。只要在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他就是凯旋将军，回到国内就可以举行凯旋仪式。对罗马人来说，能在首都举行凯旋仪式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如果执政官在任期内，作为军队总司令官虽然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却因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斗发生在下一任执政官任期开始以后，也就是3月15日以后，他就不能享受这一胜利果实。享受这一战果的是下一任执政官。这就使得执政官更愿意速战速决，更容易急功近利。这一缺点在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更加暴露无遗。此时，执政官雷古鲁斯想的就是要在下一任执政官到达非洲之前结束战斗，获得战斗的胜利果实。

非洲的春季比意大利来得早。公元前255年，春季刚到，迦太基军队就出征了。步兵1.2万人、骑兵4000人，以及大象100头。军队的规模只能算中等，但是，担任总指挥的是斯巴达人赞提帕斯。接受挑战的罗马军，其战斗力是1万名步兵加500名骑兵。罗马军的核心力量是重装步兵，都是精锐，但是没有大象。

古代大象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战车。大象手骑在象背上指挥大象，三四名士兵在立于象背的高台上坐着进攻。所以，这场战斗，雷古鲁斯指挥下的罗马军无论多么精锐，多么勇敢，多么顽强，首先在步兵的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骑兵也只有敌人的八分之一。更要命的是，罗马军一辆“战车”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指挥官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或许战况会以另一种形式展开。遗憾的是，雷古鲁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正统将领，信奉的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与敌面对面决战。

在距第一次布匿战争第10个年头的初春，罗马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仅仅有2000人成功逃到了有海军守卫的克鲁比，战场上留下了多达8000具的罗马士兵尸体，包括执政官雷古鲁斯在内的500名罗马士兵成了迦太基的俘虏。

两位新任执政官在离开罗马前往非洲途中得知了这一消息，此时他们已经到了锡拉库萨。尽管知道情况有变，他们依然坚持率军向非洲进发，因为他们不能不管还在克鲁比的7000名罗马士兵和40艘战船及船员。

迦太基方面因为陆战的胜利而士气正旺。当得知罗马军队前来的消息，他们决定与对手展开第四次海战。只要能够在这次海战中取得

胜利，那么，西西里与非洲之间的地中海制海权就会重回迦太基的手中。

赫美岬（现在的卡本半岛）位于迦太基的东北方向，距离迦太基海湾较远。就在赫美岬海面上，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四次海战打响了。这次海战的胜利者又是罗马人。迦太基共失去了114艘战船，有的沉入海底，有的被烧毁。究其原因，大概是随着海军大国希腊的衰退，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迦太基失去了竞争对手，没有再遇到过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敌人。一支军队如果久疏战阵，自然会缺少实战经验，实力也随之大打折扣。公元前3世纪的迦太基虽然仍是航海国家，却已经不再是海军强国了。

第四次海战的胜利没有让罗马的两位执政官滋生骄气。他们率领罗马舰队进入克鲁比湾港口后，带上在那里的所有罗马人和同盟国士兵，准备扬帆撤回西西里。从前线驻地撤出意味着他们承认非洲作战的失败。

就在他们快要抵达西西里南岸时，狂风暴雨向他们袭来。前方是连绵不绝的海岸线，没有可供船只停靠的港口。在这种情况下，船只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尽可能远离海岸。

罗马舰队的舵手来自罗马联盟加盟国中的海港城市。他们深知在海上遭遇暴风雨时如何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不幸的是，不了解大海的罗马将军们完全听不进去他们的意见。

在一眼望不到陆地的海面上，船只在暴风雨中颠簸不定。恐惧到极点的罗马人命令船员向海边靠拢。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所有船只一起靠岸，不得分散。船员们自然不服，极力争辩。然而，争辩无效。试图向毫无经验的人作出解释只能是浪费时间。更可悲的是，没有经验的人还位居指挥官之职，是发号施令者。最后，由230艘战船组

成的罗马舰队在急风暴雨的咆哮声中从茫茫大海上不顾一切地向海岸靠去。

就这样，地中海史上最大的海难事件发生了。230艘战船不是冲到岸上，就是相互碰撞。最终回到锡拉库萨港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80艘。据说在船只靠岸的海域一带堆满了随波漂来的尸体。这次海难事件使罗马损失了6万人。两位执政官侥幸脱身，因为他们乘坐的是旗舰，船员的技术格外过硬。罗马人尽管赢得了海战的胜利，却未能战胜暴风雨的袭击。他们终究不是一个有航海传统的民族。

获悉这一消息的罗马国人悲痛万分。就在他们为死难者表示哀悼时，迦太基人却欣喜若狂。

这一年，罗马人在悲痛中迎来了冬季，也迎来了来自迦太基的和谈使节。迦太基认为，对他们来说，此时正是和谈的最佳时机。随和谈使节同来的是被捕的雷古鲁斯。他的任务是帮助迦太基游说罗马元老院，争取让罗马全面放弃西西里。这也是迦太基提出的和谈条件。当然，他们也要求雷古鲁斯无论是否能够成功说服元老院都要回到迦太基。

然而，前执政官雷古鲁斯到了罗马后，完全无视在场监督他的迦太基人，面对元老院议员，他说出了与迦太基的希望截然相反的话。他不仅没有游说元老院与迦太基签署和平条约，反而劝说他们不要与迦太基讲和。

因为进攻非洲失利，再加上空前的海难事件，元老院议员们正深感意志消沉。他们听懂了雷古鲁斯的真实想法，明白如果此时答应和谈，那么之前的所有牺牲都将成为徒劳。而且，他们也没有忘记墨西拿海峡对岸的迦太基的威胁，因为他们的气焰又开始变得嚣张起来。

罗马元老院拒绝了迦太基的和谈请求。守约回到迦太基的雷古鲁斯被塞进一个圆形笼子，在大象的脚下像足球一样被踢得滚来滚去，最终惨遭虐杀。

迦太基方面提出和谈要求时自认为可以控制局面，因此提的是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可见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士气也极高涨。他们甚至觉得雇佣兵队长赞提帕斯的使命已经完成，于是解雇了这位斯巴达将军。决心依靠军事力量彻底称霸西西里的迦太基，向西西里送去了曾在与罗马军的战斗中显示出巨大威力的140头大象。

公元前254年春天，罗马军队兵分海、陆两路，在两位执政官和两位前执政官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西西里进发。与此同时，迦太基的象队已经抵达西西里西部的马尔萨拉。

这一年的执政官之一是西庇阿。在罗马刚刚成立海军的那一年，他在利帕里岛被迦太基抓获，又在两国交换俘虏时回到罗马。两位前执政官都是发生在西西里南岸的海难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因为在事故发生前他们拒绝听从船员们的劝告，所以他们难逃其责。罗马启用曾经的被俘者和海难事故的责任人担当指挥，不是为了给他们挽回名誉的机会，而是相信他们会从曾经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乍一想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让前一年见识到大海威力的这两个人，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再次执掌了海军指挥权。

这一年，罗马像变戏法似的，在短短的3个月里就有多达220艘船下水。而在10年前，这个国家连一艘战船都没有。这200多艘新船和前一年的暴风雨中幸存下来的80艘战船，在两位前执政官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着西西里北部进发了。

两位执政官率领四个军团也从墨西拿出发，开始向西行进。罗马方面的目的是在迎战迦太基海陆军进攻的同时，攻占迦太基军队在西西里的根据地——巴勒莫。

发起攻势的迦太基军士气高涨，但是战绩并不令人鼓舞。原因是他们的海陆军联合战线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与此相反，罗马方面就像二人三足一样，互相配合，气势逼人。他们早早攻占了位于墨西拿和巴勒莫之间的切法卢，保证了来自墨西拿的补给线。同时，来自罗马联盟的同盟国锡拉库萨的另一条补给线，通过位于西西里中部、与罗马结盟的恩纳，也可以发挥作用。

现在的巴勒莫是西西里的首府，在当时，它是迦太基在西西里的根据地。正因为如此，要攻占它并非易事。罗马军最终攻陷巴勒莫，已经是第二年的事了。当时，巴勒莫居民有两派，一派亲罗马，一派亲迦太基。最终，亲罗马派占了上风。罗马军队在这些人的引导下，进入城里，逮捕了亲迦太基派的1.4万名居民，告诉他们，只要拿出赎金，就还他们自由。如果拿不出赎金，就把他们卖身为奴。结果，1.3万人不幸沦落成了奴隶。当然，亲罗马派的2.5万居民仍以自由人的身份继续生活在巴勒莫。

罗马军队的这一做法，对周边各城邦居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西里西部要塞巴勒莫落到罗马之手的消息使他们大为动摇，最终选择了在罗马军攻入之前开门迎接。

西西里岛上，留给迦太基的只剩下位于南岸的小赫拉克利亚和此地以西的塞留斯（现在的塞里侬特）、利利巴厄姆（现在的马尔萨拉）、德雷帕纳姆（现在的特拉帕尼）。它们都是海港城市，位于西西里西部，处于便于接受来自迦太基本国援助的位置。

公元前253年，始于巴勒莫陷落的西西里战事，就这样在罗马军团成功击退迦太基的攻势后离结束已经不远了。罗马方面计划于第二年春季攻打马尔萨拉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在巴勒莫沦陷后，马尔萨拉成了迦太基在西西里的主要根据地。

这时已到冬季。乘着冬季休战期，罗马舰队离开西西里，开始了回国的旅程。然而，就在沿意大利西岸刚刚开始北上的时候，舰队再次遭遇了强暴风雨。指挥官们吸取上次的教训，听从了船员们的劝告。无奈，舰队所在位置却是以地形复杂而闻名的海域，就像荷马在《英雄奥德修斯漂流记》（又译《奥德赛》）中写的那样。在这里，罗马海军再次损失了近150艘战船和不计其数的士兵和船员。

公元前255年和公元前253年连续发生在海上的惨剧让罗马人沮丧不已，没有人愿意再提重整海军的事了。此时的罗马，为维护西西里和非洲北岸之间的制海权，可派遣的战船充其量也只有60艘了。

于是，迦太基方面开始蠢蠢欲动。得知罗马遭遇第二次海难事件后，迦太基认为此时正是夺回巴勒莫的绝好时机。他们以大象队为先锋，从马尔萨拉出发开始向巴勒莫进军。此时，迦太基的大象队已经增加到了150头。

对于大象的威力，罗马人早已领教过。最早把大象带到意大利的是伊庇鲁斯的国王皮洛士。双方在第三次战役中，罗马军战胜了对手。但是，那已经是四个半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再次面对大象，罗马人首先想到的是四年前雷古鲁斯的惨败。当时，竟有8000罗马士兵被象群践踏而死，更可怕的是，这次的大象数比上一次多了近一倍。面对这种情况，罗马军队已经顾不上攻打马尔萨拉了。

一看到大象，罗马士兵再也无法向前迈出一步。无论将军们怎样激励或者斥责，他们就是不出壕沟，在平原与迦太基军交锋已经没有可能了。海上惧怕暴风雨，陆地上惧怕大象，这一年的罗马军队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迦太基军乘势向前挺进，就在他们到达巴勒莫附近时，罗马军终于停下了溃逃的脚步。

一位执政官为了第二年的执政官选举，已经回首都罗马，所以，此时负责保卫巴勒莫的是另一位执政官梅特卢斯。面对罗马军的现状，梅特卢斯认为，自己首先要做的是消除士兵们对大象的恐惧心理。

环绕巴勒莫城的城墙外，有一条护城河防御敌人入侵。梅特卢斯对这条护城河进行了改造，命令士兵们拓宽加深护城河，并且，越往下越窄，到了最底部，连人都很难行走自如。待护城河改造完毕，他指挥大部分兵力回到城墙内。他的这一做法和以往大不相同。迦太基军知道现在的罗马军只有一位执政官坐镇指挥，因此他们气势汹汹，一路狂追而来。当他们看到巴勒莫城外的布防，越发狂妄，并立刻发起了进攻。

执政官梅特卢斯安排在城墙外侧的是轻装步兵而不是重装步兵，以投枪为主要武器的他们，在等待迦太基军的先头部队大象越过流经巴勒莫街附近的一条小河。就在象群和紧随其后的主力部队越过小河之时，轻装步兵们开始投掷投枪，目标是象群而不是敌兵。投完手中的投枪后，他们一溜烟地逃进了城墙内。

大象这种动物，一旦跑起来，要停下来很难，再加上被罗马士兵的投枪击中身体，象群因伤大怒。它们扬起滚滚尘土，发疯似的向前冲去，几乎震得地动山摇。眼看着大象一头接一头地头朝下落入护城河中，好不容易止住脚步没有落入护城河的大象，也因为伤痛不受骑手的指挥。紧随象队而来的迦太基士兵遭到了怒不可遏的象群的肆意踩踏。

这时，梅特卢斯一声令下，重装步兵开始出击。就在他们对抱头鼠窜的敌人大开杀戒之时，回到城内的轻装步兵团出现在城墙上，对着城墙下面的护城河，向大象开始了又一轮投掷投枪。

巴勒莫攻防战，罗马军取得全胜。迦太基军的大象队，除了10头被捕获，其余的都被罗马军杀死。迦太基方面阵亡人数达2万人，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和指挥官一起逃回马尔萨拉。

指挥这场战斗的迦太基将军被召回国后判处了死刑。自第一次布匿战争打响以来，这是第二位因战败被判死刑的迦太基将军，第一位是在战争第一年因为默许罗马军渡过墨西拿海峡而被处以死刑的指挥官。在这一点上，迦太基和罗马人正相反，因为罗马人从不追究战败者的责任。

获胜将军梅特卢斯命人制造纪念银币，刻上大象的图案。的确，克服士兵们对大象的恐惧比成功守住巴勒莫更值得纪念。

罗马人克服了对大象的恐惧后，也渐渐淡忘了对大海的恐惧。公元前250年，来自意大利各地造船厂的战船又有200艘下水。这一年，罗马把新舰队和四个军团统统投入到攻打马尔萨拉的战斗中了。

迦太基当然不敢松懈，在西西里，迦太基控制下的城市已经仅剩下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两个海港城市了。它们都位于西西里西岸，彼此相距30公里，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只要其中一个城市被攻陷，那么，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势力就会彻底退出西西里。

迦太基向马尔萨拉派去了1万名雇佣兵，向特拉帕尼派去了庞大的舰队。同时，在迦太基本国，招募10万名雇佣兵的工作也开始了。

因为有了来自迦太基本国大规模军队的加入，所以对罗马军队来说，马尔萨拉实在是一根极其难啃的骨头。

首先，罗马军队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战术攻打这座要塞化的海港城市。其次，迦太基舰队在特拉帕尼附近的海面游弋，阻碍了罗马海军试图从海上封锁马尔萨拉。迦太基的船只都很轻便，以他们的能力

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船只。再有，从特拉帕尼当天往返的迦太基骑兵队也给罗马陆军包围马尔萨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为马尔萨拉是海港城市，一时又无法切断来自迦太基的粮食及武器补给。就这样，在马尔萨拉的战斗陷入了胶着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冬季休战期到了。

第二年，即公元前249年，第一次布匿战争迎来了第16个年头。罗马方面已经显现出了疲态。这一年，将要上前线的两位执政官中，有一位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他和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同属一族。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曾经在布匿战争的第一年，以其勇敢果断的进攻使罗马占尽了优势。

两位执政官作了分工，普尔克尔率领220艘战船，负责从海上攻打特拉帕尼，牢牢牵制住在特拉帕尼的迦太基军队。与此同时，另一位执政官尤尼乌斯向马尔萨拉发起全面进攻。罗马元老院把打破胶着局面的决战任务交给了来自克劳狄乌斯家族中的男性，是因为这一家族的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点——以胆大勇猛著称。普尔克尔率领全部罗马战船向30公里以北的特拉帕尼进发了。

但是，保卫特拉帕尼的迦太基将军面对罗马220艘蓬特型战船发起的进攻，表现得异常镇定。他针对罗马海军在战斗中英勇无比、却对大海心存恐惧的特点，制订了作战计划。

按照传统的打法，迦太基方面应该采用背靠特拉帕尼港迎击敌人。但是，这位将军颠覆了这一战术。接到罗马舰队逼近的消息，他命令所有在特拉帕尼的迦太基战船离开港湾，到特拉帕尼以北的海面上，静候由南而来的罗马舰队。当直扑特拉帕尼的罗马舰队到达港口附近的海域时，迦太基舰队才突然现身。原本打算包围在港口待命的迦太基舰队的罗马舰队，就这样被身后绵延不断的悬崖挡住退路，反被迦太基舰队包围。

指挥迦太基舰队的将军深知罗马士兵打近身战的厉害，同时，他也清楚，只要不靠近罗马舰队作战，战局一定会有利于擅长操控舰船的迦太基方面。

迦太基战船逼着罗马战船向海上撤退，却始终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罗马战船逃到桨使不上劲的深海时，迦太基方面像渔夫收网一样，一点一点地收紧了对罗马战船的包围圈。

罗马海军遭遇惨败，这是以迦太基为对手的海战中，罗马海军的第一次失败。220艘战船中，93艘被缴获，30艘沉入海底。船上的士兵和船员除了一些人奋力游到岸边，沿陆路逃到正在攻打马尔萨拉的罗马军队营地外，多达2万名的罗马人葬身在茫茫大海之中。身上的盔甲妨碍了他们自救，再加上当时的罗马人不擅长游泳，才导致了这样一个结局。执政官普尔克尔率领成功突围的余下船只向南败退。

成了败将的执政官普尔克尔被召回首都罗马，受到了1.2万银币的罚款处罚。

这一处罚不是为了追究他使罗马海军遭受第一次失败的责任，而是因为他作为指挥官，做了不该做的举动。

在攻打特拉帕尼之前，执政官普尔克尔按照罗马军的惯例，在出征前也进行了鸡啄食的占卜。

这是用鸡啄食的方式来占卜吉凶的方法。为了罗马军的战略不受鸡的好恶左右，从军的占卜师通常会让鸡饿着肚子。

这天，不知什么原因，饥肠辘辘的鸡就是不去啄食。在士兵们忐忑的守望中，那只鸡四处走了起来，始终不碰食物。争强好胜、性子又急的普尔克尔怒不可遏，一把抓住只顾散步的鸡，大喝一声：“难不

成你想喝水！”就把它扔进了海里。看到这一幕的罗马士兵们心里暗自嘀咕：“他这样做行吗？”他们非常不安，但还是下海出发了。

信不信宗教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在宗教信仰者众多的共同体中，作为统帅，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个人信条。如果在特拉帕尼海战中，普尔克尔取得了胜利，也许他不会受到处罚。但是，首先是无视宗教，又在随后的战斗中败北，执政官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必须接受惩罚，不为战斗失利而是为他作为统帅太欠考虑的行为。作为罗马屈指可数的名门贵族，付过巨额罚款后，据说他连一直生活其间的房屋也无法保全了。

尽管如此，公元前249年对罗马来说，实在是糟糕透顶的一年。甚至到了第二年，罗马军在西西里依然难有作为。只有锡拉库萨僭主希伦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续签了同盟条约，对罗马来说还算是一个好消息。也多亏了他，罗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对付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

罗马每五年要进行一次国势调查。两年后的公元前247年，正是罗马进行国势调查的年份。调查内容包括从17岁到60岁享有罗马市民权的男性人数和财政状况。每次调查，成年男性的人数都会比上一次增加一成以上。但是这一年的调查结果，成年男性人数剧减了17%。就连罗马联盟的加盟城市，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许多。当然，程度没有罗马联盟军的核心——罗马那样严重。与陆战损失相比，海难事件造成的损失影响巨大。除了人员的损失，战船及运输船的损失使得罗马的国库也被掏空了。迎来第一次布匿战争第18个年头的罗马，在所有方面都已经消耗殆尽。

另一方面，迦太基在海战中失败的次数比罗马多，但是，他们没有出现大的海难事件。而且，死于战场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来自外国，对本国的人口没有影响。两者相比，显然罗马方面的损耗远大于

迦太基。更加重要的是，公元前247年，迦太基派出了一位富有才能的年轻将军前往西西里战场。

他就是哈米尔卡·巴卡，其姓“巴卡”在腓尼基语中意为“雷光”。这一年30岁刚出头的哈米尔卡正是后来成为罗马人噩梦的汉尼拔的父亲。战争史上被认为最杰出的战术家汉尼拔就是在哈米尔卡领命前往西西里战线的公元前247年呱呱坠地的。

遗憾的是，身处布匿战争的迦太基人很不擅长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好机会。这一年，虽然派出了才能卓著的指挥官，但是本该作为他有力后盾的本国政府出现了分裂。

在掌握经济的人管理国政方面，古代迦太基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很相似。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实行寡头政权。但是，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就是威尼斯作为海上城市耕地少得可怜。因此，他们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与海外的贸易和国内的手工业中。与此相比，迦太基自古兼营农业。

现在的北非，降水量越来越少，已经很难见到大片绿色。但是，在古代情形截然不同，首先，迦太基人拥有非常出色的经营农场的能力，而且，他们有可以十二分地发挥这种能力的环境。

同时，迦太基人也继承了腓尼基民族的传统，是一个善于通商的民族。

由此可见，掌握迦太基国政的人分裂成“国内农业派”和“对外贸易派”，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如果两派中有一方生产力下降，他们的发言权自然随之降低，就有可能达成意见的统一。然而，双方都维持了较高的生产力，因此，调和两派的意见非常困难。

由于没有足够的战斗兵力，哈米尔卡并未在迦太基所控制的西西里的两个海港城市——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设立大本营。他担心自己若把这两个城市中的一处设立为大本营，会遭到罗马军的包围。他讨厌行动受限制，想要确保主导权在自己一方，只要迦太基军守住了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西西里西岸与迦太基之间的制海权就还在迦太基的手中。

哈米尔卡把军队的大本营设在了巴勒莫附近的一座山上。这座山现在叫佩莱格里诺山。

站在山顶上，巴勒莫市区和港口一览无余。只要罗马南下的舰队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一出现，这里就会第一时间知道。山下，沿海岸线偏西的地方，还有一个被悬崖遮挡住的海湾，来自迦太基的船只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这里，即使罗马舰队就在巴勒莫港口也察觉不到。

从这里沿海岸线，虽然无路可绕，但是，把大本营设在山上的哈米尔卡保证了通往特拉帕尼的补给线，那儿有一大块平地直接伸向大海。埃里切的山上是唯一可以监视这块平地的地方。但是，埃里切距离海岸线太远，所以，尽管罗马军占领了埃里切，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迦太基士兵在远处行动自如却束手无策。

哈米尔卡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山上，他频频率军队下山，从背后袭扰正在攻打马尔萨拉的罗马军队，却一次也没有与罗马军队交手。毕竟，双方的战斗力相差太过悬殊。

除了在陆地上，哈米尔卡的游击战还用在了海上。加盟罗马联盟的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及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他们的商船成了哈米尔卡海上游击战的牺牲品。

哈米尔卡采用的战术非常巧妙，也很奏效。公元前247年至公元前243的4年间，布匿战争完全按照哈米尔卡的预想发展。向佩莱格里诺山发起进攻的罗马军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这一切都在哈米尔卡的预料之中，唯一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始终没有等来罗马的和谈使者。

罗马始终在寻找打开胶着已久的西西里战况的方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切断迦太基对哈米尔卡的补给线。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取得西西里西岸和迦太基之间海域的制海权。迦太基也很清楚，失去这一海域的制海权，意味着迦太基彻底失去了西西里，所以他们一定会派出舰队拼命争夺。由于哈米尔卡的袭扰，罗马始终没有能够攻下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他们于是认为，必须与迦太基舰队在海上一决雌雄。只要取得海战的胜利，就可以使哈米尔卡和马尔萨拉、特拉帕尼同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罗马决定组建自布匿战争开始以来的第四次舰队。这是因为罗马现有战船大多陈旧不堪，所以必须建造新的战船。

既然对手是迦太基，那么舰队的规模必须超过200艘。在迦太基，只有蓬特型船才被认为是战船，所以新造的这200艘船也必须是蓬特型战船。这就意味着公元前242年的罗马，其时的国库就要被掏空。

元老院不认为提高税收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也没有人想过一反以往的惯例，要求各同盟城市负担军费开支。于是，元老院议员决定发行战时国债。

条件是战争结束，经济一旦复苏即可赎回。要求购买战时国债的不是全体罗马市民，而是有产阶级和元老院议员以及位居政府要职的这部分人。当财源得到保证后，罗马开始着手造船。200艘蓬特型战船在执政官卡图卢斯的率领下，进军大海。

西西里西岸的战局，并没有因为久未谋面的罗马舰队一经出现就为之彻底改变。因为直到这一年结束，迦太基都没有出动舰队。但

是，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罗马舰队从海上发起进攻，马尔萨拉港落到了罗马军队的手中。至此，罗马舰队终于可以利用马尔萨拉这一天然良港了。他们知道，一旦消息传到迦太基，相信迦太基不能不痛下决心。

公元前241年3月，大概是对外贸易派成功说服了国内农业派，迦太基终于派出了舰队。舰队于3月的早春出动，是因为他们要利用罗马军队换防的这一时期。罗马的新执政官任期从3月15日开始，因此，罗马军队到达西西里最早也要等到4月末。迦太基方面就是想乘罗马军队兵力薄弱的这一时期，完成军粮的补给。但是，这次，迦太基失算了。罗马方面非常清楚，战局已经到了紧要的关头，因此，虽然陆军在冬季休战期减了一半，但是海军和执政官卡图卢斯一起全部留在了西西里。

不仅如此，迦太基人还错误地认为，多年前的两次海难事件，再加上8年前的海战失利，罗马海军不会轻易挑起海战。因此，公元前241年春季，提前出动的迦太基舰队与其说是舰队，不如说是运输船队。船上满载着大量武器和充足的粮食，足够在西西里的迦太基军维持半年。

离开首都迦太基后，舰队向东北方向航行，在马雷蒂莫抛锚，伺机向西西里西岸靠拢。

马雷蒂莫是一个小岛，位于埃加迪群岛最西端，就在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之间的海域。迦太基舰队打算在特拉帕尼以北的埃里切附近海岸卸下军粮，因为他们担心特拉帕尼海面会有罗马舰队。



西西里周边图

事实上，执政官卡图卢斯没有派舰队监视特拉帕尼港，他接到敌人舰队已经出动的消息后，下令全体舰队北上，集结地是埃加迪群岛中的一个岛，叫法维尼亚纳。马雷蒂莫和法维尼亚纳相距只有10公里，卡图卢斯就在这里等待敌军的下一个行动。

如果说迦太基舰队不知道罗马舰队就在法维尼亚纳，谁也不会相信。因为在那里，3月份已经进入捕鱼期，200艘蓬特型战船不可能躲过渔民的眼睛。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个解释。迦太基舰队明知罗马舰队就在10公里开外的附近，却没有改变预定的行动计划。

3月10日早上，刮起了西风，风力很大。埃里切位于马雷蒂莫的正东方向，从马雷蒂莫过去正好顺风。法维尼亚纳在马雷蒂莫偏东南的位置。卡图卢斯坚信，如此难得的风天，敌人一定会有所动作。但是，他很犹豫是否向敌人发起海战。

如果罗马舰队在迦太基舰队前往埃里切的途中进行堵截，就会正面迎风。这时，迦太基船队处于顺风，罗马船队处于逆风，在风大浪高的情况下，对罗马不利。

思量再三，执政官卡图卢斯决定无视这些不利因素，向迦太基舰队发起海战。与满载军粮的沉重的敌船相比，罗马舰队的优势是灵活轻捷。

卡图卢斯下令所有船只降下船帆，靠划桨手划桨前行。全速向西的罗马舰队要去阻挡正要离开马雷蒂莫的迦太基舰队。当迦太基舰队看到已经进入战斗态势的罗马舰队时，也降下了船帆。海战中，只靠划桨操纵船只是惯例，所以，降帆表示迦太基方面接受了挑战。

强劲的西风依旧。尽管船帆已经落下，却因为船大，惯性大，加上顺风，在大风大浪的推动下，迦太基船只以惊人的速度冲向东面的罗马舰队。船与船猛烈相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冲撞中，船与船卡到了一起，双方士兵纷纷跳到敌船上，一时间，喊杀声震耳欲聋。

战斗异常激烈，胜负很快决出。迦太基方面有50多艘船沉没，70多艘船被缴获，余下的船只乘着风向改变，逃回了迦太基。

取得战斗胜利的罗马舰队损失也很惨重，想要乘胜追击已无可能。所有船只几乎都需要进行大修。关于罗马方面的损失和迦太基方面的死亡人数，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逃回国内的迦太基总司令官被追究战败的责任，处以磔刑。这种刑罚，在迦太基被认为是极刑。至此，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以来，因担负战败责任被处以死刑的迦太基司令官达到了3位。

迦太基政权没有等到冬季自然休战期，他们就向哈米尔卡派去了急使，命令哈米尔卡作为使者向罗马提出和谈。执政官卡图卢斯接受

了哈米尔卡提出的和谈请求。就这样，在对战争状况有清醒认识的这两位将军之间，结束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和平谈判开始了。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规定，作为军队总司令官，一旦执政官接受任务，并开始执行后，元老院不得再向他发号施令，也不得对战略战术提任何意见。在任一地点的战略、作战方案等，完全由执政官决定。不追究战败的责任，从一方面讲也是为了执政官可以毫无顾忌地专心于完成自己的使命。此外，无论是提出和谈，还是接受和谈，从和谈条件乃至到谈判结果，全权由执政官处理。这一切正是马基雅弗利不吝溢美之词的方面。

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市民大会需要做的只是对执政官已经达成了的和谈内容表决同意或反对，至于执政官同意的和谈条件，只有经过市民大会投票通过才能成立。谈判进行期间为休战期。

卡图卢斯与哈米尔卡之间达成的和平条约内容如下：

一、迦太基撤出西西里，永久放弃对西西里的占有权。

二、迦太基承诺不向罗马的同盟国包括锡拉库萨发动战争。

三、两国同时释放俘虏，互不收取赎金。

四、迦太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10年内向罗马支付2200塔兰特的赔款。

五、罗马尊重迦太基自治和独立的权利。

这份条约在市民大会上遭到了大多数市民的反对。这是一场长达23年的战争，即使不一一细算，罗马方面的实际牺牲也比迦太基方面大得多。罗马市民不能释怀，他们想不通，难道这就是胜利者缔结的和约吗?

在罗马，每当出现这种情形，通常会派遣10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调查团前去调查。调查团抵达西西里后，没过多久，他们就与卡图卢斯取得了一致意见。

他们对和约内容只作了一些细微的调整，赔偿金在2200塔兰特的基础上，增加1000塔兰特，变成了3200塔兰特，增加部分不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要求在和约生效后，一次性付清。同时，在和约中明确规定，埃加迪群岛、马耳他、潘泰莱里亚等西西里周边岛屿为罗马所有。

关于赔偿金额，对迦太基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因为在非洲，光是农场经营，一年的收益就达1.2万塔兰特。还有，在和约中明确马耳他及潘泰莱里亚为罗马所有，也不过是追认既成事实罢了。

罗马签署了一份让迦太基方面很乐于接受的和约。对于这份和约，罗马市民在听取了回国的调查团的报告后也投了赞成票。

公元前264年开始，持续了23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于公元前241年宣告结束。卡图卢斯在当年6月凯旋罗马。罗马人也沉醉于和平的气氛当中。自从公元前673年以来，一直大敞着的雅努斯神殿之门，在相隔432年之后终于关上了。是应该让战神雅努斯好好休息了。

发生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战场在西地中海岛屿之一的西西里。所以从形式上来说，这是一场局部战争。但是，大国迦太基和新兴国家罗马之间的这场对决，从投入的兵力来看，已经远远超过了局部战争的规模。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能够投入如此众多的兵力，在同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除了这两个国家，不可能再找出第三个。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决定地中海明日的既不是埃及，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马其顿，而是迦太基和罗马中的一个。

就在卡图卢斯在罗马乘坐着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举行凯旋仪式的时候，迦太基开始了从西西里的总撤退。军队离开了特拉帕尼和马尔萨拉，雇佣兵紧随其后。甚至在西西里从事殖民地经营的迦太基人也不得不离岛而去。大概是哈米尔卡指挥有方，总撤退井然有序，既没有出现混乱局面，也没有发生难民骚乱。迦太基撤离西西里，对于占西西里居民一半以上的希腊人来说，不过是从接受迦太基统治变成为接受罗马统治而已。

就这样，迦太基花了400年时间争取来的在西西里的一切权益转眼全部化为乌有，同时失去的还有其地中海的西半部分的海域主权。



第二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

（前241—前219）

战争结束后做什么，怎么做，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胜负已成定局，再纠缠此事于事无补。问题是如何从中吸取教训。

生活在后世的我们知道，从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到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其间相隔了23年。在本章节中，我要重点讲述的是罗马人在这23年里是怎样度过的，迦太基人在这23年里又是怎样度过的。

对于所有罗马人和绝大部分迦太基人来说，这23年不是休战期。除了极少数迦太基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会再度爆发战争。

罗马与迦太基于公元前241年签署的和平条约，不过是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和约，并非罗马吞并迦太基成为独霸国家的条约。战败后的迦太基，不同于位于意大利半岛的加普亚及塔兰托，它并未加盟罗马联盟，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也不同于位于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它不是罗马的友邦，不需要每15年更新一次同盟协定。

虽然迦太基因失掉战争不得不放弃在西西里的领土，并向罗马赔款。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它作为独立和自治国家的性质。如果一定要说对其“独立和自治”有影响的话，那也只是反映在和平条约中，因为条约明确规定了迦太基不得向罗马保护下的同盟国家挑起战争。但是，迦太基显然不会受制于这样的条约内容，因为不染指意大利或西西里，迦太基照样可以生存得很好。而且，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的迦太基人，既不希望与罗马再次发生战争，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又一次爆发战争。

哈米尔卡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最后6年，曾经英勇奋战。当迦太基海军在海战中惨遭失败后，他不得不代表迦太基政府向罗马求和。当

时还不到40岁的他为此备感屈辱，时刻不忘报仇雪耻。哈米尔卡所属的巴卡家族是以通商为业的对外贸易派的代表，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汉农家族不同。对于他们来说，放弃西西里，等于放弃西地中海，而这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情感。所以，哈米尔卡和追随他的迦太基人在心里埋下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与罗马再决雌雄。

但是，与胜利方相比，战败方在战后的压力显然要大得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罗马关闭了战神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心满意足地享受起和平的同时，迦太基国内却被一种极不平静的气氛笼罩着。

在迦太基，看到成群结队的雇佣兵走在大街上，并不稀奇。因为迦太基有委托别国来保卫自己国家的传统。雇佣兵之所以分群结队出行，是因为他们有的来自高卢，有的来自西班牙，有的来自希腊或非洲等地，相互间语言不通。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罗马之间的战争结束后雇佣兵纷纷从西西里战场撤回到了迦太基。

战争结束意味着雇佣兵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必须各自回各自的国家去。他们也知道自己应该回国。但是，在回国前，他们必须首先从迦太基那里拿到雇佣金。

也许因为战争失败，迦太基政府强烈地意识到有必要紧缩财政。他们没有按约定支付雇佣金。因为战争于春末夏初结束，按照从春到秋为一个战斗年度计算，这些雇佣兵参加战斗的时间只有二分之一年度，所以，迦太基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支付一半雇佣费即可。对此，雇佣兵自然不服，而且他们有武器在身。

雇佣兵在科西嘉短暂停留后便出发离开此地，向首都迦太基进军。当2万武装士兵逼近迦太基约20公里处时，迦太基这才答应坐下来谈判。雇佣兵代表最初提出的要求应该还算合理。但是，参与谈判的迦太基高官傲慢的态度激怒了他们，于是，条件越提越高。其间，作为迦太基属地的利比亚也开始支持雇佣兵的行动，那里是雇佣兵主要

的来源地之一。因为在布匿战争结束后，他们的课税成倍增加，市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

对迦太基的战后政策深感不满的不只是利比亚。与罗马不同，在迦太基，虽然作为被统治者的其他民族和统治者迦太基人同住在迦太基领土上，却备受歧视，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不满使得叛乱的危险在迦太基随时存在。到了仅次于迦太基的第二大城市乌蒂卡也开始表示支持不满者的时候，雇佣兵队伍由最初的2万人增加到了5万人。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40年，迦太基政权已经把他们定性为叛军，决定以武力加以镇压。他们组织了1万士兵，由哈米尔卡任总指挥。对哈米尔卡满怀崇拜的2000名努米底亚骑兵也加入了镇压队伍。

以雇佣兵为核心的叛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是，他们缺少一个统一的指挥者。面对哈米尔卡的进攻战术，他们全然不是对手，很快就有6000人战死，2000人被捕，余下的纷纷溃逃。在第二年，即公元前239年，哈米尔卡对叛军表示出的一次善意行为却严重受挫。迦太基政府派出一位高官与雇佣兵谈判，不料雇佣兵竟扣押了这位高官，砍去他的四肢，削落他的耳鼻，最后竟将他生生活埋了。

至此，哈米尔卡也转而认为必须全歼这群人。但是，叛军在数量上依然占优势。于是，他避开大规模的正面交战，利用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战斗，逐步削弱敌人，并成功地把他们赶到一座不算很高的山上。接着，他用坚固的栅栏和壕沟团团围住这座山，等待叛军自生自灭。

饥饿难耐的叛军只好虐杀俘虏和奴隶，以人肉充饥，继续负隅顽抗。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路终究只有一条，就是投降。哈米尔卡乘机向他们喊话，说只要送10个人下山谈判，保证无生命之虞。

有10个人下了山，却没有一个回到山上。因为他们遭到了杀害。但是，叛军并不知情，只以为这些人背叛了自己，于是他们再次拿起了已经扔掉的武器。

哈米尔卡等的就是这时候。他派出象群从四面八方围攻叛军，迫使他们纷纷掉入凹洼处。在象群无情的践踏下，叛军无一幸存。据说死者超过4万人。已经举起叛旗的乌蒂卡获悉这一消息，马上缴械投诚。公元前238年夏天，在历时3年零4个月之后，反迦太基的叛乱被彻底镇压。

迦太基对参与叛乱的属地和城市分别作出了加收租税的惩罚，增加的幅度各不相同，所依据的不是参与叛乱的程度，而是视其对迦太基来说的重要性如何，例如，乌蒂卡受到的惩罚就非常轻微。

罗马和锡拉库萨并没有趁火打劫，向迦太基发起进攻。不仅如此，他们还应迦太基的请求，向正遭受属地的叛离、粮食常常供不应求的首都迦太基出口小麦。这也说明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者罗马和自古与迦太基交恶的锡拉库萨都无意灭掉迦太基。

当然，罗马并非没有一点偷腥行为。迦太基殖民的撒丁岛上，沿海地区的岛民得知迦太基国内的混乱后，也举旗造反。他们杀了迦太基总督，派使者前往罗马请求援军。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充分意识到了制海权重要性的罗马自然一口答应。派到撒丁的罗马军队只有一个军团，但是，用以终结迦太基在撒丁的统治已经足够。迦太基政权向罗马提出了抗议。由于国内局势的混乱，他们自顾不暇，不得不默认这一既成事实。撒丁于是归入了罗马的势力版图。

撒丁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后，位于它北面的科西嘉也自动成为了罗马的地盘。就这样，罗马把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统统置于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确立了它在意大利南部和西部的制海权。而且，西

地中海的制海权距离迦太基的势力范围也越来越远，这意味着迦太基也将成为罗马的囊中之物。

叛乱镇压了，危机总算过去了。但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迦太基还没有结束国内农业派和对外贸易派之间的矛盾。

对外贸易派领袖哈米尔卡决定离开国内农业派占上风的迦太基，去西班牙建立根据地。西班牙境内有迦太基的殖民地，但是，势力不大，仅限于以加的斯为中心的西班牙南部海岸地区。他要扩大这一殖民地。此时的哈米尔卡还很年轻，刚过40岁，他带上了已经9岁的长子汉尼拔。决定跟随他前往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为数不少。

很久以后，汉尼拔说：是自己向父亲提出同去的要求。于是，父亲就把他带到了贝尔神庙，要他向神发誓终生以罗马为敌。之后，父亲才答应带他一同前往西班牙。

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曾经被叫做“赫丘利之柱”。渡过这里，移居到西班牙的哈米尔卡发挥出了他优秀的组织才能。他率领追随他的迦太基士兵，攻打西班牙原住民，并把战败的西班牙原住民编入雇佣兵行列。在哈米尔卡精妙的战术指挥下，这支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在与原住民的交战中连战连捷，竟不知失败为何物。

在到手的地域急速扩张后，迦太基人充分发挥了其特有的经营能力，于是，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个个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农场。西班牙众多的山脉也摇身变成了矿藏丰富的矿山，特别是银矿的开采为哈米尔卡成功统治殖民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生产效率之高令50年后踏上西班牙土地的罗马人加图惊叹不已。它所创造的高收益成为了哈米尔卡在西班牙的滚滚财源。

哈米尔卡移居西班牙9年后，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了西班牙东南部。他们在这里收获的利益远远超过了自足，甚至开始把

多出来的资金送往国内，投资国内的农场经营。迦太基得到这一殖民地，足以弥补失掉的西西里。但是，西班牙的迦太基殖民地与迦太基本国没有交集，相互独立。足见巴卡家族的独立王国意识之强烈。

哈米尔卡移居西班牙后的第10年，即公元前228年，取名“迦太基新城”的西班牙东岸城市建设宣告结束。在这里，哈米尔卡建起了巴卡家族的城堡，看上去与王宫无异。在这里，汇集了来自西班牙各地的产物。“迦太基新城”（现在的卡塔赫纳）是巴卡家族统治西班牙的大本营，也是一种象征。

哈米尔卡没有看到新城的建成，因为他在一年前的一次战斗中不幸阵亡。继他之后的是跟随哈米尔卡为时已久的副将，也是哈米尔卡的女婿哈斯德鲁鲍尔。当时，哈米尔卡本人的直系继承人汉尼拔只有18岁。

哈斯德鲁鲍尔作为第二代统治者，也充分展示了他的能力。岳父的事业得以巩固就是他的功劳。

迦太基在西班牙扩张势力的情况，本该引起罗马的警惕，但是，罗马对此熟视无睹。就像后人所说，一方面是罗马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在迦太基本国，看不出一丝一毫要向罗马报仇雪耻的动向。迦太基依然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的方式在统治它的属地，在军事方面也没有改变出钱招募雇佣兵的做法。

到了公元前226年，罗马和哈斯德鲁鲍尔签订了一份条约。条约规定，迦太基的势力范围不得扩张到自西向东流淌过西班牙北部的埃布罗河以北。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前的西班牙

这份条约的订立，表明罗马承认迦太基对埃布罗河以南的西班牙统治。由于埃布罗河流经比利牛斯山脉南侧，所以，事实上，罗马承认了迦太基几乎对全西班牙的统治。

罗马签署这一条约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阻止迦太基在西班牙的进一步扩张，不如说是为了保护长久以来一直都是罗马友邦的马赛的势力范围。就在这一年，与马赛隔海湾相望的恩波利亚也成了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之一。与马赛一样，恩波利亚起源于希腊人殖民的城邦国家。西地中海的原希腊殖民地纷纷选择了接受罗马人的保护。因为罗马人更喜欢同盟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

那么，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23年间，罗马是怎样度过的呢?

最显著的一个现象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罗马人执迷上了希腊文化。雅典尚在的时候，锡拉库萨就是希腊文化的一大根据地，其水平之高是以塔兰托为首的意大利南部希腊所属各城邦难以企及的。现在，锡拉库萨已经是罗马的友邦。罗马的世家子弟为了学习希腊语，纷纷来到意大利南部。在当时，作为一门语言，希腊语的规范程度远远高于拉丁语，而且，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希腊语几乎就是通用语。

当然，热衷于希腊文化的不只是世家子弟。这一时期，拉丁喜剧开始在罗马上演。但是，显而易见，这种喜剧模仿了希腊喜剧。喜剧的作者是李维·安德鲁尼库斯。他的喜剧在罗马上演的这一年，即公元前240年，甚至被认为是拉丁文学史的开启年。为了方便不懂希腊语的普通百姓阅读，安德鲁尼库斯还把荷马的叙事诗翻译成拉丁语出版。

此外，被认为是最早的拉丁喜剧作家普劳图斯大显身手也在这个时期。他的作品虽然也模仿希腊喜剧，但毕竟有罗马自己的东西。普劳图斯开创了意大利喜剧之先河，他的喜剧作品影响了其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也对18世纪的威尼斯喜剧作家哥尔多尼产生过影响。

在普劳图斯以普通百姓为对象的喜剧中，随处可见希腊语。尽管如此，依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可见，普通百姓很有可能也懂一些希腊语。一想到这点，我不禁对罗马人的双语功夫深感钦佩。

深受这一时期罗马人喜爱的两位喜剧作家都不是罗马市民。从名字上看，安德鲁尼库斯显然是个希腊人。公元前272年，罗马占领塔兰托后，他被抓到罗马被逼为奴。幸运的是，他的主人李维非常欣赏他的才能，恢复了他自由之身。因为这一经历，他的正式名字也变成了李维·安德鲁尼库斯。

普劳图斯不是奴隶，也不是罗马市民，他出身翁布里亚族，是罗马联盟的加盟国。来到罗马后，他曾从事过许多职业。后来，他当了演员，开始自己动手写剧本，并一举获得成功。为了寻找素材，他剖

析了已有的悲喜剧作品，并加以利用。如果当时迦太基也有戏剧作品的话，相信他一定也会拿来利用的。但是，迦太基人只喜欢写实用类的书，如汉农的《非洲航海志》、马可尼的《农场经营书》等等。普劳图斯在自己作品中，是这样评价迦太基人的：

> 那个男人通晓任何国家的语言。但是，除了本国语言，他要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因为他是迦太基人。

我想，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之间的最大不同，大概就在于是否乐于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与沟通吧。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出现在罗马的“希腊热”，对于以元老院为牙城的罗马统治阶层来说，绝对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元老院正面临如何管理新得到的西西里的问题。

西西里岛上，绝大多数城市源自希腊殖民，因此，西西里属于希腊语圈。与罗马建立了同盟关系的锡拉库萨，虽然是独立的国家，但是事实上是在罗马的保护之下的。可以说，锡拉库萨也是一个被征服国。更何况，西西里的其他地方都是罗马靠军事力量得来的。鉴于这一情况，如果征服者热衷于学习被征服者的语言，追随被征服者的文化，无疑会让被征服者感到些许的安慰。“希腊热”现象是元老院所希望看到的，他们率先请被征服者之民或担任家庭教师，或聘为秘书，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被征服地留学。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是缘于希腊文化足够优秀。

我们看罗马人，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几乎在所有事情上，他们都不依靠自己亲力亲为，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必须在任何领域都是第一。例如，被罗马同化后的伊特鲁里亚人依然在土木事业上施展他们的才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被委以通商业的职责；西西里加入罗马的保护圈后，罗马开始全面引进希腊文化。但是，给人的感

觉是，在艺术、哲学和数学领域，罗马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了希腊人身上。随着时代的变迁，罗马人的开放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放。而且，他们从来不像有的国家，在颁发居留证时，一味地强调“只限具备无可替代的、技能型的人才”。

话虽如此，统治异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罗马人对现状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之后，确定了适合统治西西里的新体系。

请读者朋友回忆一下《罗马人的故事1》中提到过的罗马联盟中，盟主罗马与加盟各国之间的关系。

正像《罗马人的故事1》中所说的那样，成立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罗马联盟，不是简单的罗马和其他城邦国家的集合体。盟主罗马和加盟各国的地位并不相同，具体如下：

首先是联盟盟主罗马。

该国居民，只要是自由民，不分贵族平民，一律享有罗马市民权。为此，他们有义务服兵役代替缴纳直接税。当然，作为罗马市民，他们享有投票权，也有参与罗马公职的被选举权。也就是说，他们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只有无产者因为免除了纳税的义务，所以不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尽管如此，人数远远少于有产者市民的无产阶级，依然有权行使选举权，因为他们也是罗马市民。所谓无产阶级，就是他们的财产只有孩子，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他们是靠技能吃饭的人。

《罗马人的故事1》在讲述公元前4世纪中叶时，排在罗马之后讲到的是各部族。只是在一个世纪过去之后，他们几乎都得到了罗马市民权，与罗马人已无差别。因此，在讲述公元前3世纪时，不再单独列出。总之，他们曾经是始于罗马王政时代的拉丁同盟的加盟国。公元前290年，当罗马因凯尔特人入侵而深受打击之时，他们背叛了罗马。

又在罗马重新站起来后，他们作为战败者加盟罗马联盟的。就像普鲁塔克说的那样：一个世纪过去了，多亏了罗马人同化异族甚至不计前嫌同化失败者的性格，才使得那些部族拥有了完全的罗马市民权。

罗马联盟中的第二类城邦是排在第三位的自治城市。

罗马授予这些自治城市的居民以“无选举权的市民权”，表示他们不享有罗马国政方面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除此之外的所有事情上，享有和罗马市民同等的权利。根据罗马法律，他们的私有财产也受到保护。同时，罗马承认他们完全的国内自治。在现代意大利，说到自治城市，依然是地方自治体的意思。

第三类是“科洛尼亚”，现代人把它翻译为“殖民地”。

这些地方通常被认为是战略要地。最多的时候，曾经有6000名罗马男性共同驻守一个殖民地。其中虽然不乏有人带家眷前往，但绝大多数是单身男性。他们和当地女子通婚，生下混血儿，以此进行同化，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无须法律明文规定。

一个殖民地的殖民者如果是完全的罗马市民权所有者，这个地方就叫“罗马殖民地”。如果殖民者是无选举权的市民权所有者或其他人，则叫“拉丁殖民地”。就这样，罗马在每个战略要地都建起了永久性的要塞。但是，从社会性来看，这种“科洛尼亚”无异于建设新城市。顺便提一句，“科洛尼亚”的德语读音就是现在德国的“科隆”。

罗马联盟的第四类加盟国在历史学上是一些城邦国家，叫“同盟城市”或统称为“同盟国”。罗马人则把它们叫做“同盟市”。所谓“同盟市”，在现代意大利语中，是“共同经营者”的意思。

同盟市有一点不同于其他同盟部族及城邦。尽管他们都是罗马的手下败将，但是，曾经加盟旧拉丁同盟的各部族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被

罗马打败的，与此相比，同盟市臣服罗马的时间要晚得多。源自希腊人殖民建立的意大利半岛中南部各城市都属于同盟市。

对于这些与自己建立了同盟关系、但历史尚浅的城邦国家，罗马承认他们完全的国内自治。不仅如此，罗马还奖励这些城邦的统治者申请罗马市民权，却不要求他们同时放弃本国的市民权。也就是说，对于战败者，罗马允许他们拥有双重国籍。

罗马联盟中的自治城市及科洛尼亚、同盟市都没有义务向胜利者罗马缴纳年贡或租税。罗马对它们的要求就是提供兵力资源。在西欧思想起源地的古希腊和罗马，提供兵力支援被认为远比提供资金更为体面。

就这样，罗马与同盟者之间建立起了各不相同的关系。这种视对象来定关系的做法，说到底只是“区别”对待，并不存在“歧视”。主干道阿皮亚大道的修建足以证明这一点。

阿皮亚大道最先从罗马铺设到罗马殖民地特腊契纳，不久延伸至同盟市加普亚，接着又向拉丁殖民地贝内文托伸展，并继续南下，到达同属拉丁殖民地的韦诺萨。在塔兰托进入到罗马势力范围之后，又延伸到了这座同盟市，最后到达拉丁殖民地布林迪西。至此，全线才告完成。

罗马→罗马殖民地→同盟市→拉丁殖民地→拉丁殖民地→同盟市→拉丁殖民地

很显然，罗马人铺设的道路网，就像这条交通动脉——“高速公路”化的阿皮亚大道所示，是以军事为第一目的的。但是，如此完善的系统不可能用途如此单一。因为不收取过路费，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公路出行。装满葡萄酒樽的马车、驮着柴火的驴也可以走在这些大道上。当然，遇到行军途中的军队，必须礼让一旁。正是因为这些道路

的存在，甚至连遭遇贼寇及强盗袭击的危险也大大降低。因为贼寇不可能出没于军队频繁往来的道路上。

我想，按现在的话，罗马人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完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的民族。基础设施的完善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提高。同时，生产力的提高，又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在当代，这一点已是常识，几乎无人不晓。

闻名于后世的所谓的“罗马化”，指的不就是包括法律在内的“完善基础设施”吗？值得罗马信赖的合作者，不正是那些通过“罗马化”而了解到在罗马保护之下能够得到好处的被统治民族吗？

但是，从迦太基手中夺取的西西里，对于罗马来说却是全新的事物。

首先，罗马必须考虑如何防止迦太基再次涉足西西里。其次，除了锡拉库萨，西西里处于小城邦国家割据的状态，不适用罗马联盟的方式。西西里小城邦的历史是相互对抗的历史，要在这样的地方建立秩序，罗马联盟的方式很难奏效。因为，罗马联盟方式的前提是相互间的关系几乎对等。但是，如果在西西里不建立秩序和稳定的话，那么那里随时会有重落迦太基之手的危险。

罗马人考虑再三，决定在西西里建立行省。对罗马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做法。但是，罗马并没有在西西里全岛实施行省制，他们依然采用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做法。

首先，锡拉库萨是与罗马建立了同盟关系的国家，罗马尊重其独立和自治。锡拉库萨甚至不承担向罗马提供兵源的义务。相反，得到了罗马的保护，使得锡拉库萨无须再担心敌人来犯，特别是与其长期交恶的敌人迦太基来犯。锡拉库萨僭主希伦所要承担的义务只是每15

年更新一次同盟协议以及优先把小麦卖给罗马而已。锡拉库萨并不是行省。

第二个例外是墨西拿。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地就是此地。在这个城邦国家，统治阶级的基础较为薄弱，罗马把它归入了同盟市的行列，与那不勒斯同等待遇。作为罗马联盟的同盟市，在享有国内自治权的同时，有义务向罗马提供海军基地和战船维护设施。

此外，巴勒莫、塞吉斯塔、埃里切等城邦国家也享受到了和墨西拿同样的待遇。这些城邦虽然曾经是迦太基的属地，但是，自从臣服于罗马以后，一直没有二心。罗马允许他们享有完全的国内自治权，所以，这些城邦也不适用《行省法》。

锡拉库萨的管辖范围占西西里的近四分之一，墨西拿及巴勒莫等自由城邦的领地合计也在四分之一以上。因此，罗马建立行省的区域只剩下西西里的二分之一。尽管如此，建立行省，对罗马来说，意味着采用超出罗马联盟方式的新型统治方式的开始。此外，罗马在撒丁和科西嘉，无一例外地全部采用了行省统治的方式。

在这里，无论是独立的同盟国还是行省，罗马人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没有区别对待。因为，对他们来说，完善基础设施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得军队行动更加便捷。

一直以来，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人只有两种类型，即有罗马市民权的人和无罗马市民权的人。无论有无罗马市民权，只要是罗马同盟国的一员，两者都是以服兵役的形式代替缴纳直接税。但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加上行省的居民就变成了三种类型。

Provincia（行省）是现代法语Provence的词源。那么罗马人是怎样开始最初的行省统治的呢?

罗马向行省派出法务官，他们享有与执政官同等的“统治权”，全权担任在行省的统治。不同的是，执政官有两人，作为行省最高统治者的法务官只有一人。法务官下面的财务检察官等事务官，人数不多，每年从罗马派遣。之所以每年派遣，是因为他们要经过市民大会的选举。被委以统治西西里行省的法务官，驻地设在西西里的马尔萨拉。因为，这里是距迦太基最近的海港城市，地处西西里的强邻迦太基最前沿的位置上，尽管此时的迦太基并非罗马的敌对国。

虽然《行省法》只适用西西里二分之一的区域以及只开发了海岸地区的撒丁和科西嘉，但是，除了接受罗马的直属统治外，行省的最大特点是所有领地为罗马的直属地。居民只能向罗马租借已成为罗马公有地的被没收土地来经营农业，并向土地主罗马支付租地费。

事实上，罗马在打败那些后来成为罗马联盟的加盟国时，同样割占了他们的部分领土。所以，在向罗马政府支付租地费方面，他们与行省的居民一样。两者之间的不同只是反映在遭割占的土地是部分还是全部。

此外，罗马市民要经营农业，同样要向国家租借土地。所以在这一点上，所有人一律平等。而且，罗马不允许一个人想租多少就租多少，即使是元老院议员，租借土地也不能超过500由格尔，相当于125公顷。在罗马，除了间接税，国库的主要收入就来源于这些公有土地的租地费。

行省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行省居民有义务缴纳直接税，就好像他们的别称叫“有义务支付租税的人”所示。

作为租税，行省居民必须向罗马要缴纳收入或收益的10%。农牧民似乎是以实物纳税。直接税的别名又叫“什一税”。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缴纳5%的关税。不过，这个税项不是只向他们收取的，罗马市民和同盟国市民也要缴纳。

直接税的税率定为一成，依据有二：一是锡拉库萨僭主征收的租税税率10%；二是迦太基在觊觎向西西里渗透势力的时候，对西西里网开一面，和对手锡拉库萨一样，只按10%的税率征收租税。尽管他们在非洲属地征收的税率非常高，通常为25%，有时甚至高达50%。所以，罗马在确定税率的时候考虑到了锡拉库萨和迦太基的因素。

行省居民有义务缴纳什一税，但是他们没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一义务是罗马市民及同盟国市民必须承担的。也就是说，行省居民没有义务支付罗马市民和同盟国市民所必须支付的直接税，即所谓的“血税”。

租地费一般控制在承租人可承受的水平上。如果罗马市民在行省经营农牧业，也必须租借农牧地。尽管在意大利本土不需要缴纳什一税，但是在气候宜人的西西里租借农地，即便付过租地费，缴过什一税后，收益仍然比在意大利本土做相同的事情高得多。

如果没有累进税制，一律按收入的十分之一纳税的话，今天的我也很乐意接受。但是在那时又是租借费，又是所得税的，似乎表明人类已经启动了不好的那部分智慧。当然，如果真的税率统一为十分之一的话，国税局的规模或许可以减半了。

在古代罗马，国税局是民营的，由税吏——直译叫“公务代办人”——承包经营。每年，公务代办人们参照前一年的产量，计算出当年的产量预计，并参加征税权投标。如果公务代办人提出的税额远高于纳税人所能承受的，那么，即使中标，他也有破产的危险。所以，税额通常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公务代办人应得的份额是什一税中的十分之一。此外，他们必须向行省统治官提交有关征税事务的所有文件。

与个人承包征税业务相比，罗马更鼓励由行省的各城市承包这一业务。在西西里，没有一个税吏是外人。尽管只是直接税的1%，罗马还是希望回馈给当地的人。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罗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此，曾一度把什一税临时增加到了五分之一。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作为税项征收的依然是十分之一，另外十分之一则以收获物的形式缴纳，并由罗马政府买单。

接受了行省统治的西西里渐渐变身为罗马的粮仓。仅仅是作为税收上缴的小麦一项，每年据说也有200万摩第（约合1800万升）。缴完税后，余下的小麦可以自由买卖。当然，买家由迦太基变成了罗马。

与意大利产小麦相比，西西里产的小麦价格便宜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受此冲击，缺少耕地的罗马近郊农业最先失去了竞争力。罗马周边的农地从小麦种植地变成葡萄和橄榄种植地就始于这一时期。

由于行省没有兵役义务，所以保卫行省的任务就落在了罗马——这一强大的国家身上。只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人认为和平时期已经到来，所以在西西里只驻扎了42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既然防御针对迦太基，自然，驻地选在了行省总督法务官所在的马尔萨拉。

行省统治后来也显露出了它的弊端，但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尚进行得非常顺利。正像《行省法》规定的那样，居民享有充分的信教自由；如果认为统治方法有失公允，居民有权向罗马元老院提起申诉。就连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统治者罗马人热衷学习的。所以对于成为行省市民的希腊系西西里人来说，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在西西里建立行省之后，当地各城邦之间原本习以为常的冲突消失了。因适应了罗马人那种“完善基础设施”的统治方式，西西里的生

产力不断提高。我想最早满足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居民，大概就是西西里的希腊人。

但是，罗马归根结底是霸权国家。作为霸权国家，罗马认为不仅有义务保护其势力范围内各国的安全，而且也有义务保护这些国家居民的利益。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欢庆和平到来的罗马人关闭上了战神雅努斯神殿的大门。然而，在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为了保护同盟者的利益，罗马再次打开了雅努斯神殿的大门。

意大利半岛东部面向亚得里亚海。如今属于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一带的地区在古代叫做伊利里亚，是伊利里亚人生活的区域。伊利里亚一带有很多复杂的海湾湖汊，在历史上，常常成为海盗的巢穴。伊庇鲁斯王国强盛时期，有充当清剿职责的军队看管这一地区。但是，在伊庇鲁斯衰退后，马其顿王国又无暇顾及此地时，亚得里亚海于是就成了海盗独霸一方的所在。最直接的受害者是以通商为立国之本的意大利南部希腊系各城邦。于是，罗马向伊利里亚派去使节，要求他们停止海盗行为。

但是，在希腊达到鼎盛期的时代，依然是未开化民族的伊利里亚人，不仅不接受罗马使节提出的要求，甚至还蛮横地杀害了使节。罗马于是决定向伊利里亚人宣战。

公元前229年，由两位执政官率领的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乘坐200艘战船，离开了布林迪西。这是罗马第一次进军希腊。

在训练有素的罗马军队的攻击下，海盗很快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的据点之一阿波罗尼亚陷落后，罗马军队就势把大本营安在了此地。最终，伊利里亚人不得不前来求和。罗马军以割让出阿波罗尼亚及其周边为条件，同意了讲和。就这样，以布林迪西和阿波罗尼亚为两根门柱的亚得里亚海出入口也并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之中。从此以后，与希腊通商的意大利南部各城邦的船只解除了遭遇海盗的危险。

罗马通过打压伊利里亚人，确保了东部边境的安全。南部和西部的边境因得到西西里和撒丁，早已有了安全保证。

从边境安全的角度来看，现在只剩下北边了。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民族是高卢人。早期，按希腊的称呼，这个民族叫凯尔特人，此时这一叫法早已弃用，改叫高卢人。罗马与高卢民族的国境线不直接接壤。但是，罗马的同盟国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与高卢直接接壤。

尚未开化的高卢人不知道可以通过增收方法来养活日渐增多的人口。当饥荒袭来的时候，他们采用的办法就是由军队做开路先锋，进行全民大迁移。高卢人就像公元前290年攻打罗马时一样，随时都会进行全民大迁移。他们的存在就好比火山随时可能爆发。连马其顿王国也时刻不忘关注北边的土耳其，目的就是为了不给在那儿的凯尔特人以南下的机会。

高卢人并非总是对罗马北部造成威胁。在大丰收之年，粮仓充足时，他们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地盘上。再加上高卢民族的内部分为许多部族，各部族之间争斗不断，很多时候无法实施南下的行动。所以，罗马需要警惕的是，高卢人居住的整个地区出现饥荒的时候以及高卢人各部族建立起共同体的年份。公元前238年至公元前227年，尽管其间出现过危险的情况，但都是暂时性的，没有严重到罗马需要向那里派遣执政官并动用军队。

但是，公元前226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隔着阿尔卑斯山，生活在意大利一侧的高卢人和生活在高卢即现在的法国一侧的高卢人之间，建立起了共同体。为了让饱受饥饿的族人吃上饭，他们只有南下攻打罗马属地。

第二年，即公元前225年，由5万名步兵和2万名骑兵组成的高卢军队横渡波河开始南下。迎战他们的罗马军队决心乘机从根本上解决北方问题。所以把2位执政官及其所率领的4个军团送出了城。罗马市民

兵有步兵2.1万人、骑兵1200人，加上来自同盟国的士兵有步兵3万人、骑兵2000人，共计步兵5.1万人、骑兵3200人。这就意味着，罗马投入了这一年可以动员的几乎所有的现役兵力。

率领其中两个军团的执政官帕普斯前往里米尼，率领另两个军团的执政官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前往比萨。两地都处于北部最前线的位置，里米尼在东侧，比萨在西侧。

高卢军队南下途中，极尽抢掠之能事。他们南下的路线正好处于埋伏在东西两侧的罗马军队之间。罗马军队分别从里米尼和比萨发起进攻，对高卢军队形成了合围之势。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执政官雷古鲁斯阵亡。尽管如此，这场战斗仍然以罗马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高卢军队像以前一样，在战斗初期力量惊人。但是，随着战斗的持续，他们越来越弱。高卢方面阵亡士兵达4万人，被俘上万人，余下的人逃向了波河以北。

一年以后是公元前224年，罗马再次派出两位执政官率领四个军团北上。这一年，罗马军越过了卢比孔河。这条河经过里米尼北部，最后流入亚得里亚海。仍未从前一年的失败中恢复元气的高卢人只能以小规模的战斗抵抗罗马军队的进攻。罗马军队采取的是瓦解高卢人的战术。几个有实力的部族同意与罗马和谈。

公元前223年，率领罗马军团的两位执政官之一是以性格果敢著称的盖乌斯·弗拉米尼。就在这一年，他率军渡过了波河，这充分反映了这位指挥官的性格。眼看罗马军打到家门口，高卢人奋起抵抗。他们召集了5万人的军队迎战罗马军团。一番激战过后，战斗再次以罗马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几个有实力的高卢部族选择了与罗马签署和平条约。

高卢人全都对此深感不安。刚进入下一年，高卢人会合了刚翻过阿尔卑斯山前来增援的部队，组成共计5万人军队向罗马军团发起了攻

势。由两位执政官率领的四个罗马军团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不仅如此，还把他们一路追到了波河上游，攻占了高卢人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老巢——现在的米兰。

在这次战斗中，高卢方面一个部族的酋长向罗马的两位执政官提出单独决斗的挑战。执政官之一的马尔凯鲁斯接受了挑战。马尔凯鲁斯时年48岁，如果是一名普通士兵，无疑这个年龄已经退入了预备役。由于他非常敬佩高卢民族的个人作战能力，所以他无法不接受挑战，而且，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必定会接受挑战。

在两军士兵的注视下，一对一的决斗开始了。决斗结果，罗马执政官胜出。这是关于克劳狄乌斯·马尔凯鲁斯的一段插曲，他在若干年后对汉尼拔的战争中，被誉为“意大利之剑”。

到了公元前220年，平定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人的战斗暂告一段落。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所有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都屈从了罗马，事实上，只是与罗马缔结和平条约的部族增加了。罗马决定把防御线从卢比孔河移至波河。公元前218年，罗马在与波河相接的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建起了“拉丁殖民地”。并且，铺设从里米尼到皮亚琴察的道路一事也提到了日程上。在弗拉米尼的提议下，从首都罗马到里米尼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已于四年前完成。罗马准备在波河以南也实行“罗马化”。然而，汉尼拔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时间。

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相隔的23年里，罗马人除了在西西里实行了行省统治，击退了伊利里亚海盗、打败了高卢人外，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公元前241年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这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王政时期，第六代国王塞尔维乌斯推行税制、选举制、军制改革后，相隔300年的又一次改革。

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改革			
	财产	军队	票数

	（单位：阿斯）	（单位：百人队）	
第一阶级	100000以上	骑兵18，步兵80	98
第二阶级	75000—100000	步兵20	20
第三阶级	50000—75000	步兵20	20
第四阶级	25000—50000	步兵20	20
第五阶级	12500—25000	步兵30	30
无产阶级	所谓的财产只有子女	步兵5 常常免除兵役	5
合计		骑兵18（1800） 步兵175（17500）	193

公元前241年的改革			
	财产 （单位：阿斯）	军队 （单位：百人队）	票数
第一阶级	100000以上	骑兵18，步兵70	88
第二阶级	75000—100000	步兵70	70
第三阶级	50000—75000	步兵70	70
第四阶级	25000—50000	步兵70	70
第五阶级	12500—25000	步兵70	70
无产阶级	所谓的财产只有子女	步兵5 常常免除兵役	5
合计		骑兵18（1800） 步兵355（35500）	373

罗马已经不再是台伯河周边农民和羊倌们聚居的国家，也不再是版图仅限于意大利半岛的国家，它已经把西西里和撒丁等地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之下。很显然，塞尔维乌斯的体系不再适用这一现状，但是，罗马人并未实施大的改革。他们只是对塞尔维乌斯制订的制度作了一些调整，以适应现状。需要改的就改，不需改的则不作修改。如

果拿公元前241年的改革与塞尔维乌斯的改革进行对比，具体的情况就反映在上面的两个表中。其中阶级的划分所依据的是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国情调查”所登记的资产额。

对上述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最大的改变是罗马社会的中产阶级化。在王政时代，第一阶级拥有的票数足以超过市民大会上的一半选票。但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如果没有第二、第三阶级的支持，仅靠第一阶级的选票无论如何也过不了半数。这也表明，国家的意志体现为更加广泛的市民意志。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标志着这300年间，罗马人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了。

投票权权利的扩大化是与兵役义务的扩大化相关联的。在由拥有罗马市民权的人所构成的罗马军队中，市民兵的阶层人数变得更加广泛，在军团指挥官的任职上也不再有贵族和平民之分，这对强化罗马举国一致的体制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罗马军团

无论什么事情，罗马人都喜欢做成规范化。他们的这种性格，在罗马军团的编组上表现得最为彻底。为了做到随时能够应对危机，采用规范化的机制是最好的策略。但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状况是：一切以君王的号令为准，来调集军队或根据需要去招募雇佣兵。罗马人的做法显得与众不同。

首先，罗马市民权拥有者分属于35个行政区中的一个。每个行政区，除了无产者，17岁到60岁符合兵役年龄的男性，根据其拥有的资产又分五个阶级。在此基础上，再分现役和预备役。现役年龄是从17岁到45岁，叫Juniors，这是Junior一词的词源。46岁到60岁为预备役，

叫Seniors，这是Senior一词的词源。指挥官没有年龄限制，但是，只要不是无可取代的人物，过了60岁通常也要退役。

召开市民大会的时间是在自然休战期的冬季，地点是罗马的马尔斯广场。在这里，首先选出两位担任次年战场的执政官。然后进行其他将领的选举。罗马军的作战单位是一位执政官统率两个军团，所以，两位执政官统率四个军团。四个军团需要24名军官。其中10人必须有10年以上的军旅经验，因此，年龄小于27岁，市民大会不承认其候选人资格。余下的14人至少要有5年军务经验，而且年龄必须在23岁以上，才有资格参选。

选出的24名军官，根据得票数多少，依次分配职位。

前14个人依次为第一军团4人，第二军团3人，第三军团4人，第四军团3人。后10个人的分配不按得票数多少，而是按年龄大小。

根据年龄，从大到小，依次为第一军团2人，第二军团3人，第三军团2人，第四军团3人。就这样，每个军团的6名上级指挥官分配完毕。从军官的分配结果可以看出，四个军团中，“领头羊”是第一军团。

执政官被选定，担任执政官辅助工作的军官也被选出并分配完毕后，35个行政区通过抽签，确定下一年度服兵役的区。一个区一个军团。如果这一年的军事行动，只要四个军团就可以解决，那么，八分之七以上的区民当时就可以回家。居住在这些区的居民，无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预备役。假如有的区运气太好，从来也没抽中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市民大会会进行适度的调整。罗马人虽然喜欢循规蹈矩，但是，他们的大脑并不僵化。

通过抽签，选出担任军务的行政区后，居住在这些区的所有现役男子，要到卡匹托尔山集合。来这里的人并非个个都要承担军务，因

为每个军团的人数是有规定的。

四个行政区分别列队，每个队伍各上前出列四个人，组成四组。要求年龄体格相近，这是不成文的规定。

第一军团的军官首先带走第一组的四个人编入自己的军团。接着，按第二、第三、第四军团的顺序，在军官们的指挥下，每四人一组分别编入各军团。然后，从四个行政区的队伍中再次分别出列四个人，组成新的四组。这次从第二军团开始“分配”，依次是第三、第四、第一军团的顺序。这一轮结束后，接下来的四个组按第三、第四、第一、第二军团的顺序进行分配。随后的一次分配从第四军团开始，按第一、第二、第三军团的顺序进行。像这样，不断循环，直到各军团达到规定的人数为止。看上去好像很复杂，容易造成混乱。但是，做这种事情的是罗马市民，而且其中不乏担任兵役达十数次之多的人。在卡匹托尔并不开阔的山上，已经习以为常的他们总能把分配工作做得井然有序。用如此复杂的方式分配士兵，目的当然是为了使各军团的士兵水平相当。

在罗马，一个军团的罗马市民兵的人数规定步兵和骑兵合计为4500人上下，即使遇到和强敌对抗的年份，最多也只增加到5000人。所以，四个军团加起来就是1.8万到2万人。因此，从每个行政区队伍中抽选“出列”的工作在达到这个人数后就结束了。余下的人回归预备役，各自回家。

罗马士兵都是普通的市民，因此，罗马非常厌恶无目的的征兵行动。罗马自有一套完整的士兵召集体系，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应对自如。担任这一年兵役的行政区中，作为预备役遣散回家的现役男性首先接受征召，然后是其他区的现役。如果还不够，再召集担任兵役的行政区中的预备役。总之，先后顺序井然有序。只要不发生太严重的事态，不会召集免除兵役义务的无产者。因为这样会剥夺那些无法依赖资产收入的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来源。

骑兵由资产最多的第一阶级担任，四个军团共1200骑的数量是固定的。因为数量少，所以在分配给各军团时，按惯例先于步兵进行，每个军团各300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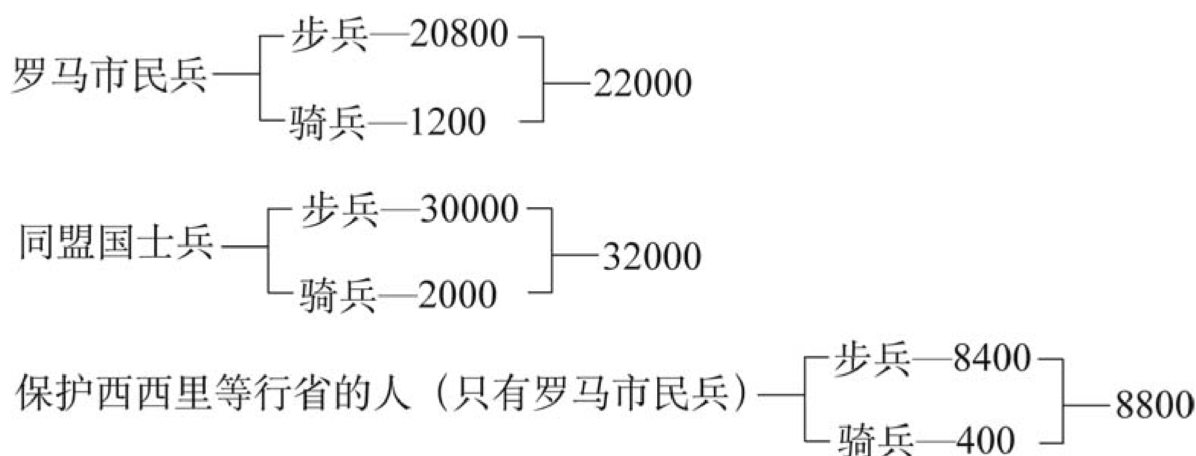
军团编组完成后，全体士兵与执政官及其他军官一起，面对前面的神殿，向诸神发誓。作为自由的市民，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家人，全心全意地完成兵役。

这一仪式结束后，执政官宣布集合的时间和地点。通常集合时间定在3月15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士兵们可以待在自己家里。

罗马市民兵组编结束后，两位执政官这才向罗马联盟的各同盟国要求派遣士兵参加来年春季的军事行动。因为各同盟国享有自治，所以选拔士兵的方式应该各不相同。但是，实际上，许多城邦都采用罗马方式。

根据每个同盟国与罗马签订的条约，各同盟国参加相当于多国联军的罗马联盟军的人数，按一定的比例，取决于各同盟国成年男子的人口。根据历史学家李维的计算，公元前225年，符合罗马市民兵兵役要求的人数是28万。与此相对，各同盟国合计达60万。这两个数字中，罗马市民兵数包括了现役和预备役，同盟国士兵的数量只是现役。

公元前225年，因连续与高卢作战，罗马不得不对正常规模的4个军团进行补充。以这一年为例，战斗力分配情况如下：



罗马市民兵合计：30800

同盟国士兵合计：32000

符合服罗马兵役的人中，现役和预备役的比例如果按2:1粗略计算的话，罗马市民的现役数量约20万人。各同盟国的现役是60万人。每年动员的士兵数基本相等。这就是说，具有盟主地位的罗马，其市民服兵役的次数是同盟国人的3倍。

罗马军团的总指挥权通常由罗马人掌握。但是，这不仅仅因为罗马具有盟主的地位，应该说，罗马承担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牺牲吧。

按照执政官的要求，罗马市民兵和同盟国士兵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集合完毕后，都要向作为最高司令官的罗马执政官发誓，在战斗中严守罗马军纪。至此，“罗马联军”正式开始履行职责。

来自各同盟国的士兵在集结地集合完毕后，分别由来自本国的指挥官率领。在执政官召集的作战会议上，这些同盟国的指挥官列席参加。

作为“罗马联军”核心的罗马市民兵，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和纳税义务的多少，又分以下五种（单位为正常时候的战略单位，即两个军

团）：

第一是由600骑组成的骑兵，分若干小队，每小队30骑。第二是轻装步兵，由资产调查中认定属于第四或第五阶级的市民构成，士兵数量为2400名。只需要轻武器的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打前卫，或作为游击队作战。

普遍认为罗马军团等于重装步兵。事实上，罗马军的主力就是重装步兵，由罗马市民中，出身上、中流阶级的人们组成。在资产调查中，第一、第二、第三阶级出身的人全部编入重装步兵。属于第四阶级的人有时候也会被编入重装步兵。

分前后三排横队作战的为常规战术的罗马军重装步兵，又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排横队是最前面的“新兵”，由年龄17岁以上、缺乏战斗经验的年轻市民组成。士兵数为2400人。

第二排是“熟练兵”，他们作为罗马军团的核心而闻名。当前锋线被敌军冲破时，就需要他们挺身而出。所以，阻止溃败是他们的任务。年龄在30岁以上。士兵数也是2400人。

第三排是“老兵”。由40岁上下到45岁的现役中年龄最大的市民构成。虽然他们体力上不占优势，但是他们作战经验丰富。由他们负责后卫是罗马的常规做法。士兵数为1200人。

组成三排横队的罗马重装步兵中，如果“新兵”、“熟练兵”和“老兵”分别是中队的话，每个中队还会分成20个小队。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军可以在战斗中做到机动灵活的原因。“新兵”和“熟练兵”的小队分别由120人组成，只有“老兵”由60人组成。这就是罗马军团的最小战斗单

位“百人队”。率领小队的是以古罗马为题材的电影中必定出现的“百人队队长”。

总司令官、参谋及中队指挥官均是由市民大会投票选举产生。与名门子弟及名声在外的将领比较容易当选军官不同，百人队队长是由他所属的小队队员投票选举产生的。通常，经过历练有经验的人会当选这些下级士官职务。

但是，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下面要讲述到的理由，把下级士官翻译成“军曹”，感觉上总有些不妥。

第一个理由在于罗马军重装步兵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当时的罗马，他们即便不属于精英之列，至少也属于中流以上的男性。在当时国家政体最高决策机构的市民大会上，他们掌握着半数以上票数。他们能够充满自豪地说自己作为市民兵，是罗马军队的主力。

第二个理由是两个军团加起来共60人的百人队队长中，按照得票数，前12人可以参加由执政官召集的作战会议。与会者是12名将官和1个骑兵队队长以及列席参加的各同盟国指挥官。

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不是纯粹的下级士官。与上级指挥官相比，作为下级指挥官的他们才是罗马军团的中坚力量。他们才是站在罗马军团最小战斗单位“小队”的前头、率领士兵冲锋陷阵的一线指挥员。

军团最高司令官的能力实际上体现在他可以让百人队队长发挥出多大的作用。罗马的名将，都是那些对百人队队长知人善用、能够有效地指挥他们的帅才，恺撒是其中的佼佼者。

再来说一说罗马士兵的装备。公元前3世纪以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士兵的装备都由个人负担。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军出于统一军

容的需要，改成国家配发装备。当然，配置装备的费用要从收缴的“经费”中扣除。

轻装步兵的装备是剑、投枪、盾以及简单的头盔、护胸和轻便的军靴。

盾是直径90厘米的希腊式圆形盾。头盔、护胸和鞋是皮制的。头盔上装饰有漂亮的饰物，是为了与日耳曼和高卢人相比个子略矮的罗马人看上能够稍稍高一些。但是，不是冲锋陷阵的重装步兵是不允许戴有饰物的。

投枪细长，越往前越细，长度为1米左右。这种投枪一旦投掷出去，就不能再回收使用。即使到了敌人的手中，敌人也无法使用，因为细细的尖头扎过就断。

重装步兵虽然分前卫、中央和后卫队形，但是他们的装备都一样，都是罗马人想出来的重装备。与中世的重装备相比，轻便许多。

头盔为铁或铜制，上面装饰有50厘米左右长的羽毛。胸甲不光用于护胸，也护背，是用薄铁片或厚重的皮革制成。护腿使用的材料也相同。

这一时期的盾是1.25米× 1.5米大的椭圆形。考虑到可能被敌人砍伤，或立在地上的需要，25厘米宽的外周部分用铁增强坚固度。其余部分成弧形，中间凸起，便于躲避敌人投掷过来的石弹、投枪及直刺而来的剑力。倒扣碗状的中心部分也是为了避开敌人的攻击力而设计的。盾的基本形状是两块木板合在一起，内侧一面贴麻布，外侧贴牛皮。我猜想，这样的盾应该很重。好在罗马人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却足够健壮。

直到公元前250年西庇阿对剑进行改良，在此之前罗马士兵使用的剑一直都是细长的，通常采用砍杀而不是刺杀的方法。公元前250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终于引进了西班牙土著使用的双刃短剑。

投枪可以投掷也可以直刺。波利比乌斯在他的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说：投枪的长度有3米，投程可达25米。年纪较轻的“新兵”和“熟练兵”每人规定携带一粗一细两杆枪，40岁以上的人组成的后卫“老兵”携带一杆即可。但是，一杆的重量也在1公斤以上。

在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团中，骑兵数量较少，战斗力也较低。骑兵的装备由国家的经费负担。不过，骑兵通常都是来自富裕阶层，这自有它的原因。在古代，驾驭马匹本身就是一种技能。一个人从小没有骑过马，或者不习惯骑马，从头学起来会非常困难。

古代没有马鞍，马鞍是中世时代的发明。会骑马并不意味着有战斗力，所以，罗马军团的骑兵很多时候是用来传令或进行侦察的，最多也就是在战场上用来追击溃败的敌人。两个军团加起来不过600骑，也是缘于骑兵缺乏灵活性，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这个数量已经足够。罗马军团的骑兵团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作为名门子弟的“士官学校”。

与步兵的装备不断得到改良有所不同的是，罗马骑兵的装备模仿希腊骑兵的装备，只配备胸甲、头盔、剑、枪和圆形的盾。

不幸的是，罗马军团对骑兵的使用方法后来竟成了被汉尼拔攻击的最大弱点。

在集结地集合完毕的罗马市民兵，已经就地完成了从中队到小队的编组和武器的配发等所有事务。来自各同盟国的士兵也完成了编队。他们的编队方法与罗马市民兵略有不同。

首先，由各同盟国推荐有资格的人组成执政官的近卫队，负责执政官身边的一切事务以及警卫任务。后面将要提到的在宿营地，距执政官营帐最近的就是他们。罗马把保卫本国出身的最高司令官的任务交给了虽是同盟国却仍为外国市民的他们，而不是本国市民。由于各同盟国派出担任此任务的都是各国的指挥官预备队，因此，罗马也按士官的待遇给予他们在军团内的待遇。

其次，是从同盟国士兵中挑选三分之一骑兵和五分之一步兵，组成精锐部队。这支同盟国精锐部队相当于罗马军团重装步兵的中坚力量——“熟练兵”。

同盟国士兵中，余下的三分之二骑兵和五分之四步兵再分成两支部队，分别叫左翼和右翼，与罗马市民兵的第一军团、第二军团叫法不同。最小作战单位是小队，由来自同一城市或同一地方的人组成，小队长也从他们中间产生。

所有这些编队，全部在集结地完成，便于他们随时投入战斗。行军中的顺序，也按单位行进。

走在最前头的是同盟国的精锐部队，随后跟着警卫部队的执政官也在先头部队当中。

第二支队伍是同盟国士兵中的右翼，他们的行李马车紧随其后。

第三支队伍是罗马市民兵中的第一军团和紧随其后装运行李的马车队。

第四支队伍是罗马市民兵中的第二军团和他们装运行李的马车队。

殿后的一支队伍是同盟国士兵中的左翼和他们装运行李的马车队。这是罗马军团常规的行军次序。

按照这样的行军次序，即使中途遭遇敌人，也能迅速排好阵型。因为只要横向散开即可。

骑兵行进在自己所属的军团两侧，或行进在行李马车队的两侧。

如果事先预计到路上可能有敌人从背后突袭，这时，通常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执政官和同盟国的精锐部队转而殿后，走在行军队伍的最后。其余队伍行军顺序不变。

事实上，在无须担心敌人来袭的时候，行军途中也经常变换顺序。目的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得到休息，补充水和粮食。

如果行军路线正好在铺就的既平坦又宽阔、易于行进的罗马大道上，或者在宽阔的平野上，队伍会排成三列或四列纵队前进。这种时候，行李马车往往与队伍平行前进。这样，即使出现突发情况，行李马车还可以起到盾牌一样的防御作用。

罗马军团一天的行程通常为25公里。

罗马军团的队形的确非常规范。看到罗马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体现出井然有序的性格，我感到由衷的钦佩。不过，罗马人的井井有条远未到此结束。一天的行军结束之后，在搭建宿营地的时候，他们的规范性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写过这样一句话：“在希腊，这种事情的处理要随心所欲得多。”

但是，罗马人有他们追求规范的理由。因为从指挥官到士兵每年都要更换，如果没有规范化的规定，很容易出错。所以，为了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在所有细节上作出规定是很有必要的。

罗马人的确做到了尽善尽美，即使只使用一个晚上的宿营地，他们也忠实地按照规范来搭建宿营地。罗马人把规定订得非常细，即使

到了帝政时代，这些规矩依然无须更改。不仅如此，罗马人把搭建宿营地的做法同样用在了建设新城市中。

行军至日落黄昏，值班的一名士官率领一个小队先行，寻找适合当晚宿营的地方。一旦找到防御方面没有问题、附近又有水源、还可以容纳两个军团近2万人的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中心位置竖起一面白色旗子，表示此地是执政官帐幕的位置。以此为中心，向外围搭建宿营地。当然，他们不用卷尺丈量间距，他们是靠步行测量的。一步的距离约30厘米。

就这样，600米× 800米的宿营地就定下来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出入口，从出入口往里是宽阔的通道，相交于中央。为了预防因突变发生混乱，这些主要通路都很宽。接着，他们一边步行测量间距，一边决定搭建帐幕及各方要冲的位置，分别插上旗子。等这些准备工作完成的时候，大部队也到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由大家一起完成。宿营地的主要通道旁边，会设一个圣火台。这里是奉上祭品、向诸神祈求保护或用鸟占卜的地方。它的一侧是演讲台。在罗马军团，作为总司令官的执政官向士兵们作演讲，被认为是加强司令官和部属之间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执政官的帐幕就在圣火台的后面，其帐幕的一侧是财务检察官的帐幕，他们属于军团的经济部门。为方便保护执政官，负责警卫的士兵的帐幕也在旁边。往外是12个将官的帐幕。此外，骑兵和同盟国指挥官的帐幕也在这一区域内。宿营地余下部分位置是军团士兵的帐幕，各军团依次搭建。同盟国士兵也一样。各帐幕之间的距离必须等距，就像用线拉过一样。马棚搭在宿营地的外墙边上。最后，环绕四周，要挖一条壕沟或搭建栅栏。尽管只是一个晚上，但是在安全方面他们绝不掉以轻心。自此，宿营地搭建才告结束。因为规定很具体，所以搭建宿营地所用的时间出乎意料地短。大概士兵们早习以为常了吧。

罗马军队在搭建宿营地方面的用心在其他民族中是名声远扬的。人人都知道，罗马军队到达一个地方后，最先要做的事就是搭建宿营地。后来，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还将计就计，很好地利用了罗马人的这一做法。

帐幕搭建完成后，全体人员参与大扫除。他们在帐幕之间的通道洒上水，用扫帚扫地。

晚饭要在这一切工作都完成以后才开始。按照帐幕，每个人把食材拿到一起，轮流做饭。吃完饭后的打扫和灭火事宜都严格按要求进行。早于其他民族建起了下水设施的罗马人，在宿营地也建有同类设施。随地小便是绝对禁止的。

夜间的警戒，从日落到日出按四等分安排四个班次，轮流值岗。史书中经常出现“轮到第三班值岗的时候悄悄出征”的记载，指的是午夜12点。日落和日出的时间因季节而不同。一个班的放哨时间约3小时，罗马市民兵和来自各同盟国的士兵无一例外，每四天都会轮到一次。

第二天天一亮就吃早饭。可见越是优秀的司令官，越关注士兵的温饱问题。早饭结束后，士兵们不得擅自行动。等到第一声号声响起，全体人员立刻动手拆除帐幕，捆扎行李。等第二次号声响起，行李装上马车。第三次号声才是离开宿营地开始行军的号令。行军的顺序还是按前面讲到的那样。

在罗马军团的规定中，唯一没有涉及的是罗马军士兵的用餐内容。大概是因为士兵吃的东西和市民没有太大差异，没有必要作特别规定吧。

罗马人不是喜食肉的民族，他们喜欢吃鱼，不喜欢吃陆地动物的肉。甚至有记载说，因为持续的战斗，小麦补给中断，罗马士兵不得

不以肉果腹。罗马人的主食是小麦粉做的面包或是以小麦粉为主的粥。他们喜欢吃蔬菜和水果，也喜欢吃奶酪和牛羊奶。这些东西和鱼就是他们的蛋白质来源。

在饮食方面，罗马人和喜欢食肉的高卢人或日耳曼人不同。与高卢人和后来才开始接触到的日耳曼人相比，罗马士兵在体格上处于劣势，他们常常会因此感到自卑。为此，他们应该多吃肉，以期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但是，他们似乎对此不屑一顾。也许他们认为战斗的胜负不靠体力决定，也许他们离不开海产品、谷物、奶酪、橄榄油加葡萄酒等地中海世界的饮食习惯。罗马士兵在行军途中的餐饮是加牛羊奶煮成的粥、面包、一片奶酪、洋葱和一杯葡萄酒。他们就是靠这些东西征服世界的，这实在令人称奇。现代的欧美人喜欢吃肉，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不是高卢人就是日耳曼人。

罗马军队军规严明，奖惩分明，规定得非常细致。这也是为了在指挥官每年更换的情况下始终能够做到公正。

首先是奖励。对于特别勇敢的士兵，奖以铁制的枪或铁杯。对于在攻城战中，冲在最前面登上城墙的士兵奖以黄金锁。那些救出战友的士兵，将得到被救士兵赠送的、由橡树叶做成的冠。

在所有奖励中，最令人期待的是当选百人队队长。铁杯、黄金锁和橡树叶冠只代表一个人的战斗经历，它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担任几次百人队队长来得荣耀。在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人担任过几次百人队队长。如果担任过第一军团而且是第一小队的百人队队长的话，那种荣耀完全是各类勋章所不能替代的。

其次是惩罚。罗马军队的军规之严比每晚必规规矩矩搭建宿营地还出名。

士兵夜间值岗时打盹，或未及时完成任务等，将面临死刑的处罚。届时，会有两排人站在他的两侧，挥舞棍棒朝他身上打去。这种情形下活下来几乎不可能。此外，偷窃、作伪证、集合迟到三次以上的士兵，也要被处以相应的惩罚。

作战不努力，或过早输于敌人，这些情况属于集体犯罪，军团或分队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最轻的惩罚是其他士兵吃小麦，受罚士兵只能吃大麦。因为大麦是马匹的饲料，所以表示他们的待遇只能与马一样。惩罚稍微重一些的话，是不许他们在宿营地内搭建帐幕，他们的帐幕只能搭在环绕宿营地的栅栏外面。

因为罗马人从不惩罚打了败仗的司令官，所以最重的惩罚不是因为战败。在罗马，被处以最重惩罚的是集体违反军规，也就是不服从总司令官的指挥举旗造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按十分之一的比例，从军团中抽签决定牺牲者。抽中的人要担负起其他人的罪责，在严刑拷打之后被处以斩首。这一刑法通称做“十分之一刑罚”，在罗马军队中被认为是最严厉的酷刑。因为大家虽是同犯，却不得不亲手惩处同伴。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惩罚，而且，没有比这种惩罚更残忍的了。

罗马军队的军规因其严厉而闻名，但是，其公正性也是有目共睹的。执政官处罚亲生儿子的故事就广为流传。

罗马国库的收入来源于国有土地的租地费和间接税以及行省的什一税。

除了行省市民外，直接税都以“血税”，也就是兵役的形式来抵扣。因此，原则上市民在服兵役期间是没有报酬的。如果还要他们负担服兵役期间的经费，显然税负过重。所以，从战斗持续一个夏季以上的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罗马军队以日薪的形式向士兵发放津贴。

步兵（不分轻重装步兵）：一天4阿斯。

百人队队长：一天8阿斯。

骑兵：一天12阿斯。

重装步兵是拥有5万阿斯以上资产的罗马市民，所以，4阿斯的日薪显然过于低廉。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奴隶，只要聪明一点，一天也能挣到12阿斯。所以，这点钱与其说是收入，倒不如把它看做是象征性的报酬。可见，作为一个自由市民，的确很不容易。来自各同盟国的士兵，他们的日薪好像由各自的国家负担。

另外，虽然军队士兵的粮食由罗马配给，但是，罗马市民在分量上也不占优势。下面是一个月的口粮配给比较：

罗马市民步兵：6摩第小麦

罗马市民骑兵：18摩第小麦，外加马吃的63摩第大麦。

同盟国步兵：6摩第小麦

同盟国骑兵：16摩第小麦，外加马吃的45摩第大麦。

1摩第相当于9升。分配给骑兵的量多于其他士兵，是因为他们有随从。此外，罗马市民兵和同盟国士兵也有区别。对于来自同盟国的士兵，罗马方面无偿提供粮食，但是对于本国的士兵，要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相应费用。

兵役是享有参与国政权利的自由市民的职责。从经济上考虑，缴纳什一税、免除兵役的行省市民要合适得多。

但是，对于比奴隶的日薪还低的日薪，正在服兵役的无论是罗马市民还是各同盟国市民无一持有异议。

因为他们，罗马与迦太基之战取得了胜利，保证了西部和南部国境的安全；因为他们，伊利里亚的海盗被击溃，东部国境也得以高枕无忧；因为他们，北方安全有了保证，高卢人的骚扰得以暂时平息。

罗马人“完善基础设施”的网络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23年间越铺越大，越铺越密，甚至覆盖了波河以南暂时平定高卢人后的当地人居住的区域。

罗马与罗马联盟中的各同盟城邦、同盟民族，不只是军事上的同舟共济，在经济方面也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体。

在这样的罗马，找不到一个主动要与迦太基再战的理由。对于他们来说，需要诉诸军事行动的只有生活在波河以北的高卢人。



第三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

（前219—前216）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前的地中海

公元前221年，罗马北部的防御体系尚未巩固。就在这一年，总督哈斯德鲁鲍尔在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遇害身亡。据说是他的仆人—— 一个高卢人——不堪他的侮辱，杀死了他。哈斯德鲁鲍尔是巴卡家的女婿，在巴卡家族的直系继承人汉尼拔长大成人前，他继哈米尔卡之后统治西班牙。这位继承人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一年，汉尼拔26岁。

父亲哈米尔卡去世的那一年，汉尼拔只有18岁。8年过去了，已经26岁的他，在所有方面都已经成熟起来。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一致推荐他就任总督，宗主国迦太基也同意他担任总督之职。

踌躇满志的汉尼拔上任第二年就计划征服埃布罗河以南的所有地区。西班牙土著居民是未开化的民族，他们的骁勇彪悍远胜高卢人，因此汉尼拔要彻底统一西班牙并非易事。

一年过去了，到了公元前219年，是年28岁的汉尼拔开始要把长期以来的愿望付诸行动。当时，罗马和迦太基本国都未觉察到这位年轻人的真实意图，直到后来，人们才恍然大悟。

这一年，汉尼拔首先向萨贡托城发起了进攻。萨贡托是港口城市，位于西班牙东岸，与马赛一样，是希腊人殖民后建起来的城市。同样与马赛一样，是罗马的同盟城市。与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的希腊人一样，为了对抗大国迦太基，生活在西地中海的希腊人都与罗马结交，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当受到汉尼拔的进攻后，萨贡托紧急向同盟国罗马派出使者求援。与之有同盟关系的城市遭遇麻烦时，罗马人绝不会袖手旁观。然而，这一年罗马的境况实在是有心无力。

正是在这一年，罗马把北方防线推进到了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刚在波河河畔建起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两个新殖民城市。但是，通往这两个殖民城市的公路建设尚未动工。在相当于现代高速公路的道路铺设未完成之前，军队的行动速度受到限制。因此，这两个地方需要长期驻扎军团，以防止生活在波河以北的高卢人侵扰。在这种情形下，罗马无力派援军前往遥远的西班牙。

为此，罗马决定采用外交手段解决萨贡托问题。两位元老院议员，以使节的身份动身前往萨贡托。

罗马的两位使节见到了正在攻打萨贡托的汉尼拔，抗议他攻打自己的同盟城市。但是，这位28岁的年轻人避重就轻，不予正面答复。他甚至扬言：自己没有信心保证两位使节的安全，如果他们一定要继续留在这里，不能够保证他们不被杀得兴起的士兵所害。罗马的两位使节认为话已至此，多说无用，于是，他们决定离开萨贡托，直接去迦太基。然而，汉尼拔的信先于他们送到了迦太基。

罗马方面向迦太基政府正式提出抗议。遗憾的是，在萨贡托的问题上，罗马有难言之隐。

萨贡托位于埃布罗河以南。公元前226年，罗马与哈斯德鲁鲍尔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中规定，迦太基不得染指埃布罗河以北。因为当时的罗马与西班牙没有直接接壤，这份协议是为同盟国马赛签署的。

为什么协议中一句也没有提到萨贡托呢？难道是因为公元前226年的时候，萨贡托还没有和罗马缔结同盟？又抑或是罗马认为萨贡托尽管位于埃布罗河以南，但是，既然它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相信迦太基会尊重它的不可侵犯地位？不管怎样，萨贡托的处境非常微妙。

两位使节在迦太基本国同样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返回了罗马。元老院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再次向迦太基派出五人使节团，并把决定权交给了他们。这五位使节都是元老院中颇有影响的人，可见此时的罗马非常不希望发生战争。

然而，使节团出行的目的依然没有达到。这时的迦太基统治者因为在西班牙殖民经营的成功已经完成财富积累。他们不仅不打算阻止汉尼拔攻打萨贡托，而且对罗马人提出引渡汉尼拔的要求也只是付之一笑。

只有国内农业派的代表人物汉农有不祥的预感。对于自己的同胞终于为有机会伤害罗马名誉而得意洋洋这一点，他深感担忧，于是呼吁国人认清形势。他说：

> 那个年轻人性情刚烈，又是巴卡家的人，所以才更危险。我有预感，攻打罗马的同盟城市萨贡托会重开与罗马之间的战争。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立刻下令，要求汉尼拔马上撤离萨贡托。

但是，几乎没有多少人听得进汉农的话。迦太基政权对罗马的五位使节说，汉尼拔攻打萨贡托完全是萨贡托挑起的。罗马人最憎恨别人睁着眼睛说瞎话，由此认为事已至此，已经无可挽回。于是，他们要求迦太基政府表明立场：或者从萨贡托撤兵，或者与罗马开战。对此，迦太基政府的回答很明确——“不能从萨贡托撤兵。”

不管是罗马人还是迦太基人，当时都没有料到这样一件小事，竟然会与第二次布匿战争联系在一起。此时，萨贡托攻城战还在继续。是否加入战争，此事在罗马要由市民大会决定。

五位使节回到了罗马。几乎同时，萨贡托沦陷的消息传到了罗马。公元前219年，时间已经进入秋季。在经历八个月的厮杀之后，萨贡托终于失陷。幸存下来的居民全部沦为奴隶。包括他们在内的战利品售出后，汉尼拔把所得利益分成三份：一份分配给士兵，一份送到迦太基本国，剩下的三分之一留做了军费。接到萨贡托失陷的消息后，罗马市民大会决定向迦太基宣战。

汉尼拔是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战术家，这是罗马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但是，这样一位战术家竟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才攻陷了萨贡托。因此，现代史学家中有人评价汉尼拔，说他进行大规模会战时，具备超常的战术才能，却不擅长攻城战。

凡到过萨贡托的人，一定觉得攻打这个城市易如反掌。即使是不善攻城的乃木希典将军，同样可以轻而易举攻下这座城市。我不能不认为，汉尼拔是有意拖延时间。他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延长攻城战的时间，迫使罗马向自己宣战。因为，罗马人不会允许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欺辱自己的同盟国。

因为萨贡托位于埃布罗河以南，所以，如果只是攻打这个城市，很难指责他违反了公元前226年签署的协议。但是，如果进攻埃布罗河

以北，显然违反了协议。对他来说，只要罗马向他宣战，就无所谓违约了。因为，一旦爆发战争，就意味着协议中的义务自动废除。

萨贡托只是一个小城，小到让罗马想不到应该在协议中特别声明。显然，汉尼拔想要的不是这个小小的城市，他等待的应该是罗马的宣战。他要让当时已经以遵守协议闻名的罗马人首先表态与自己为敌。

卡塔赫纳被称为新迦太基，是迦太基势力在西班牙的根据地。正在这里越冬的汉尼拔终于等来了他翘首以待的罗马宣战的消息。罗马人称做“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战场将在哪里，只有不满30岁的这位年轻人知道。

公元前218年5月，29岁的汉尼拔率领全军，全副武装地离开了卡塔赫纳。

生活在后世的我们知道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全过程。但是在当时，只有汉尼拔一个人知道。汉尼拔要率领他的军队一路向北横渡埃布罗河，翻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现在的法国——当时的高卢，再渡过罗纳河，横穿法国，最后，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汉尼拔率领大军、带着象队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壮举，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在其后的2200年里广为人知，即使对历史不感兴趣的人也有耳闻。

当然，他选择这一冒险的行军路线不是为了博取后人的赞誉。如果只是因为喜欢冒险而冒险，是不可能完成冒险的。既然这样，我们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为什么他一定要冒险翻越阿尔卑斯山？

我想，答案是，汉尼拔没有其他选择。

虽说是为了继承其父哈米尔卡的遗志，但是，汉尼拔的终极目标是打败罗马。以西西里为战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已经证实，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作战，不可能战胜罗马。要战胜罗马，战场只能在罗马的土地上，在意大利境内进行。

意大利半岛像一只靴子一样伸向地中海中央。南部与迦太基本国相距很近。无疑，从迦太基出发，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最为便利。但是，那里有西西里岛，岛上大多数地方是罗马的行省，而且，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迦太基和西西里之间的制海权掌握在罗马海军的手中，因此，从这里进入意大利本土几乎没有可能。

那么，从东边进入又如何呢？首先，航海中的风险与航海距离成正比，西班牙和意大利相距太远。其次，即使顺利通过西西里附近的海域，后面还有意大利南部的海港城市及罗马联盟同盟国的海域。即使成功穿越所有这些海域，进入了亚得里亚海，同样还有危险存在，因为罗马已经把希腊西岸的伊利里亚地区纳入了自己的势力圈，遭遇罗马海军的概率非常高。

此外，从西班牙横渡西地中海也可以到达意大利。但是，从西侧进入意大利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撒丁岛和科西嘉岛都是罗马行省，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是，罗马海陆军常驻这两个岛上。如果只有五六艘船，或许可以顺利通过。但是，运送大军的船队，无疑会有多达数百艘船。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庞大的船队可以顺利从罗马海军的眼皮底下通过。

公元前218年的时候，罗马在意大利东、南、西三面的防线几乎像铜墙铁壁一样坚不可摧。

从北方进入意大利是唯一可行的路线。但是，这条进攻路线不仅漫长而且困难重重。需要横穿辽阔的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而且，

生活在这一带的原住民高卢人虽然不是罗马人的友邦，却也不是迦太基的友邦。

当然，这条路线也有有利因素。当时，罗马防线虽然已经扩张到了波河，却尚未巩固。而且，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的殖民地建设虽已完成，但是，与旧防线相连的公路尚未铺设。此外，生活在这一带的高卢人虽然和罗马签署了和平条约，那也只是战败后的权宜之计。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完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罗马化”的恩泽。因为，这里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才刚刚开始。更何况，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被罗马所保护。

汉尼拔在意大利北部看到了突破罗马防线的可能性。

我想，汉尼拔应该清楚，虽然翻越阿尔卑斯山难关重重，代价很大，但不是不可能，只是当时的罗马人想不到这一点。

后面还会讲到，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汉尼拔之所以拥有出色、超常的判断能力，是因为他知道情报的重要性。可以断定，他早就知道生活在意大利一侧的高卢人和生活在法国一侧的高卢人，经常赶着家畜往返于阿尔卑斯山两侧。数年前，与罗马军交战的高卢军中，有一部分高卢人就来自罗纳河一带。汉尼拔要做的就是当地高卢人平常在做的事情。只不过他的规模更大——他要率领大军，还要带着大象。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虽然冒险，却是在经过冷静观察和谋划之后实施的一次大胆行动。

现在的我们能够对汉尼拔的这次行动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得益于当时有记录员随行。或许，这一点他是向亚历山大大帝学的吧。

担任记录员的是汉尼拔的希腊语教师，一个叫西勒诺斯的希腊人。

同一时期，罗马也有一名记录员，他是罗马元老院议员费边·皮克托，与汉尼拔同时代的人。

这两人的记述没有留存至今。但是，古代有人看过他们的记述。汉尼拔46岁那年出生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和200年后的罗马人李维的作品都参考了这两人写的原始史料。根据他们的记载，汉尼拔离开西班牙的根据地卡塔赫纳时，军队的组成是步兵9万人、骑兵1.2万人和大象37头。

与此同时，汉尼拔派出2万士兵前往迦太基本国，在西班牙留下1.2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以及21头大象。对他来说，西班牙是他的第二故乡，比迦太基本国还要重要。他把守卫西班牙的任务交给了二弟哈斯德鲁鲍尔，让小弟马可尼与自己率领的远征军一起远征。

9万名步兵加1.2万名骑兵的规模应该说非常庞大。骑兵以非洲的努米底亚人为主，步兵是非洲的利比亚人和西班牙人的混合军，比例为2:1。除了将官，全体士兵都是雇佣兵。这一点，汉尼拔完全遵循了迦太基军的作战传统。

但是，这位年仅29岁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把所有人都带到意大利，也没有想过要把所有人都带去。这是一次深入敌后的行军，军粮供应是最大的难题。事实上，过了埃布罗河，汉尼拔已经留下1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守卫比利牛斯山至埃布罗河的地区。同时，他还慷慨允许不愿去遥远意大利的西班牙士兵回家。像这样，汉尼拔在行军途中，同时选拔精锐士兵。翻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法国境内时，他的军队还剩步兵5万人、骑兵9000人以及大象37头。

汉尼拔刚过埃布罗河，就有使者紧急向罗马送去了急报。估计是位于埃布罗河以北的沿海城市、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塔拉戈纳及恩波利亚居民发现了汉尼拔的大部队。急报通过那一带实力最强的罗马同盟城市马赛，送到了罗马。

接到急报后，罗马一开始以为汉尼拔发动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称霸比利牛斯山脉以南的西班牙全境，并认为，为了配合汉尼拔在西班牙起兵，迦太基国内一定也会有所行动，目标当然是西西里。所以，他们预计这次同迦太基之间的战斗，战场将在西西里和西班牙两地。

这一年当选执政官的是贵族出身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和平民出身的提比利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二人。为了加速推广“罗马化”的进程，二人最初定下来的任职地都在波河流域。接到“汉尼拔渡过埃布罗河”的消息后，元老院当即变更了二人的任职地，决定派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前往西班牙，派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前往西西里。

通常情况下，罗马每年都要编组四个军团。公元前218年，也只编组了四个军团。因为罗马虽然向迦太基宣战，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接到来自西班牙的急报后，罗马决定在已经编组完成的四个军团的基础上，再增编两个军团。毕竟，意大利半岛也需要有军队来保卫。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指挥的两个军团组成如下：

罗马市民兵：步兵8000人，骑兵600人。

同盟各国士兵：步兵1.4万人，骑兵1600人。

合计步兵2.2万人，骑兵2200人，共计24200人。

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指挥的两个军团组成如下：

罗马市民兵：步兵8000人，骑兵600人。

同盟各国士兵：步兵1.6万人，骑兵1800人。

合计步兵2.4万人，骑兵2400人，共计26400人。

联盟规定，罗马联军在平时，罗马市民兵和同盟各国士兵的比例为5:5。遇到突变事件，增加人口居多的同盟国的士兵数。危机程度进一步提高时，每个军团中的罗马市民兵数从平时的4000人增至5000人。

看得出来，接到“汉尼拔渡过埃布罗河”的消息时，罗马元老院的反应还只停留在警钟响起的程度。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率领2.42万名士兵首先到达比萨。在这里，乘坐已等候于此的60艘蓬特型战船，向西班牙进发了。

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和他的2.64万名士兵分坐160艘由三层桨战船和蓬特型战船构成的混合船队，与20艘运输船一起，离开了罗马外港奥斯提亚，目的地是西西里。

塞姆普罗尼乌斯的战船多于科尔涅利乌斯，而且还配备了运输船，是因为他的任务不是单纯的保卫西西里。在科尔涅利乌斯和他的军团成功阻截汉尼拔的时候，他要登陆迦太基作战。由此可见，汉尼拔离开西班牙前，向迦太基本国送去2万名士兵保卫迦太基的做法是多么正确。

然而，两位执政官分别向西、南出发后不久，第二份情报送到了罗马，内容是“汉尼拔翻过比利牛斯山”。

罗马猜不透这位29岁的年轻人想要干什么。既然翻过了横亘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脉，可见，汉尼拔的意图显然不是称霸西班牙全境。那么，他率领如此大军，究竟要干什么？难道是要征服以马赛为首的希腊系城邦居多的法国南部吗？不管怎样，从海上一路

向西的科尔涅利乌斯和他的军团第一站就是友邦马赛，所以迟早，他们会知道迦太基年轻人的真实意图。

另一方面，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到达西西里后，经与同盟国僭主希伦商议，进军西西里西部，并在马尔萨拉建起了大本营。他对西西里岛上平静祥和的气氛深感意外，于是亲自率领船队，到迦太基近海视察，却没有看到迦太基本国有任何异常，甚至看不出他们在关注汉尼拔的动向。汉尼拔派来的2万名士兵也在街上游逛，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尽管如此，塞姆普罗尼乌斯依然命令属下海军加强对西西里至意大利南部沿岸的警戒。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和他的军团乘坐的舰队顺利进入了马赛港。然而，等候他们的是敌军已经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的消息以及汉尼拔失去行踪的报告。没有人知道汉尼拔和他的5万大军去了哪里。

现在的法国，即当时的高卢，不像现在是一望无际的耕地。当时虽然是一片平原，却遍布森林和沼泽。假如是草原或是耕地，行进途中的一支大军不可能遁迹。因为行军会扬起尘土，即使离得很远，也能被发现。但是，遍地都是茂密的森林会妨碍视线，即使是大队人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隐藏其行踪。更何况，法国的腹地很深。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派出300名骑兵，请马赛人当向导，搜索敌人的行踪。在找到汉尼拔军之前，大部队在马赛待命。

搜索极其不易。因为汉尼拔和他的军队不是在马赛附近消失的，而是在翻过比利牛斯山脉后，突然就不见了踪影。当然，“去向不明”也是汉尼拔的行动计划之一。他之所以选择在内陆绕一大圈，故意避开罗马的同盟国马赛以及罗马势力所及的法国南部，就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

罗纳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流经里昂，在马赛附近注入地中海。虽然水流并不湍急，但是其水量丰富，即使在夏季也不见减少（据当地水文特征，夏季水位较低——编者注），用波涛滚滚来形容罗纳河最贴切不过。去阿尔卑斯山必须过这条河，但是，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当时还不知道汉尼拔的真实意图。

汉尼拔尽管年纪轻轻，只有29岁，却要做出前人未曾有过的伟业，他不会鲁莽行事。进入法国后，大多数情况下，他采用的是怀柔政策，用钱笼络部族众多的高卢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用武力。他很清楚，一旦罗马发现自己的行踪，一定会派军队阻截自己。汉尼拔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横渡罗纳河，既不会遭遇罗马军，也不会被马赛及其周边的希腊人发现。按惯例，他陆续派出侦察员侦察地形，并结合被收买的高卢人提供的情报，确定了过河地点。罗纳河的其中一处沙洲很多，水流受到河中沙洲的阻挡，变得很缓慢，非常适合大军和大象过河。这个地点应该是现在的瓦朗斯附近，位于罗纳河上流，距离马赛150公里。因此，遭遇罗马军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这终究是一次达5万人之多的大部队过河。如果按小队依次过河，无论如何也要分几十次，才能全部渡过。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过河，风险太大。因为生活在罗纳河以东的高卢人一定不会坐视他们过河。部队还没有过河，可能已经遭到高卢人的袭击了。实际情况是，汉尼拔的士兵刚刚开始砍树造木筏，河对岸就出现了高卢人的身影，他们带着明显的敌意，注视这边的动静。

汉尼拔于是命令一名部下带着骑兵队，到40公里开外的上游过河。因为是骑兵，过河相对比较容易。骑兵队的任务是，在上游40公里处，渡过罗纳河，袭击并烧毁河对岸所有高卢人的部落。其余人专心制造木筏。

隔着河中沙洲遍布的罗纳河，看到对岸升起的火和烟，汉尼拔知道骑兵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因为火和烟就是信号。河对岸，怀有敌意的高卢人像潮水退去一样消失了。由于部落住处被烧毁，他们已经无力隔着罗纳河，向汉尼拔军挥舞刀剑。

5万名士兵和马匹、辎重车、大象横渡罗纳河的大规模行动开始了。他们没有利用河中沙洲，他们首先在河中，过河路线的上下筑起两道栅栏，以减缓水流的速度。接着，拉起若干条绳子，两端分别固定在两岸的树上。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和大象，因为害怕，或失足落水，或掌控不住木筏，顺流穿过栅栏，消失在河的下游。

横渡罗纳河的壮举终于结束。但此时的汉尼拔军仅剩下步兵和骑兵合计4.6万人。翻过比利牛斯山脉的时候，全军共5.9万人，进入高卢以后，因为横渡罗纳河，损失了1.3万人。好在这一切都在汉尼拔的预料之中。

横渡罗纳河需要很长时间。为了顺利完成渡河壮举，这位年轻的统帅派出后卫骑兵队到罗纳河下游巡逻。这500人的骑兵队遭遇了前来搜索汉尼拔军的罗马骑兵队。

两支骑兵队战斗的结果，罗马方面损失了300名骑兵中的140名骑兵，迦太基方面损失了200名骑兵。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因此终于掌握了汉尼拔的行踪。

然而，当科尔涅利乌斯紧急赶来时，得到的消息却是，汉尼拔全军已于三天前过河，一刻未停留，向阿尔卑斯山进军了。因为有步兵，三天的距离无论如何也难以追上。即使追上了，没有罗马军的主力——重装步兵也无济于事。

至此，汉尼拔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朗。他要翻过阿尔卑斯山，自北攻入意大利。因为汉尼拔和他的军队过了罗纳河后，沿峡谷向东北直

指现在的格勒诺布尔。从格勒诺布尔再往前，就是阿尔卑斯山。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陷入了两难的选择。首先，他考虑带着自己的军团返回意大利，迎战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的汉尼拔。但是，他身边只有2万兵力。因为在获悉高卢人骑兵的消息后，他向波河周边派出了部分士兵。同时，在离开比萨的时候，又留下了一部分人守卫那里。

其次，他考虑把迎战汉尼拔的任务交给同僚塞姆普罗尼乌斯，自己则按预定计划继续向西班牙进军，捣毁汉尼拔的大本营，摧毁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

问题是，塞姆普罗尼乌斯已经到了西西里。从最南端的西西里到北端的阿尔卑斯，相距太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来。而且，此时的科尔涅利乌斯尚不清楚迦太基的情况，并不知道迦太基完全没有要与意大利交战的意图。对科尔涅利乌斯来说，从马赛去西班牙并不难。虽然马赛和恩波利亚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海湾，但是只要横渡这个海湾就可以到达罗马的同盟城市恩波利亚。从恩波利亚去西班牙无须翻越比利牛斯山。相反，如果率全军返回比萨，海上的距离就要多走两倍以上。话虽如此，罗马执政官是保卫意大利的最高责任者。如果置正在进军意大利的敌人于不顾，坚持率军去西班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考虑再三，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作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选择。

他把自己的军团交给同行的弟弟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让他率军继续前往西班牙，自己则只带高级指挥官们回意大利，率领在那里已经编组好的另两个军团，迎战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的汉尼拔。因为回意大利的人数不多，只要几艘战船即可，所以，尽管海上的距离在两倍以上，也不成问题。

四年后的战况证实他此时的选择是正确的。罗马元老院在接到科尔涅利乌斯送来的急报后，马上把编组好的两个预备军军团升格为现役军，让他们前往比萨等候执政官从马赛赶来。同时，元老院也向西西里的塞姆普罗尼乌斯送去了指令，要求他紧急北上。很显然，和迦太基军交锋的战场不再是西西里，而是意大利北部了。

尽管已经过去了2200年的岁月，尽管有为数众多的学者在努力探索，但是，汉尼拔和他的军队究竟在哪个地点翻越阿尔卑斯山，至今尚未弄清。各派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目前主要有六种说法。在古代，也有两种说法。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认为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地点是现在的圣伯尔纳铎山，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则认为是圣伯尔纳铎山以南的蒙吉内夫罗。

德国历史学家蒙森采用了波利比乌斯的说法。但是，自己也经历过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拿破仑则认为李维的说法更合理。

如果按波利比乌斯的说法，汉尼拔离开格勒诺布尔后，行军路线应该转向东北，从海拔2110米的圣伯尔纳铎山进入意大利，自北攻入都灵。

相反，如果按李维的说法，汉尼拔离开格勒诺布尔以后，应该向正东方向前进，在海拔1854米的蒙吉内夫罗翻过阿尔卑斯山，之后，沿苏萨的峡谷，向东攻入都灵。

拿破仑说过，汉尼拔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遭遇的真正困难是让象群翻过山。历史上，在汉尼拔翻过阿尔卑斯山的160年之后，尤里乌斯·恺撒也率领大军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只是，与汉尼拔的方向相反，他的出发地是意大利。

虽然我们至今也不清楚汉尼拔究竟在哪个地点翻越阿尔卑斯山，但是，对于他如何翻越阿尔卑斯山，可以说，我们了如指掌。原因当然是归功于他的希腊语教师——同行的记录员西勒诺斯,是他为后人留下了详细的记录。波利比乌斯和李维的著作都参考了他的记录。

话说回来，这终究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再加上有大象，其难度可想而知。甚至我在想，当时的罗马人认为汉尼拔绝无可能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并非没有道理。

自古以来，山地民族的性格大多封闭，因此多疑。尽管汉尼拔的大军已经到了阿尔卑斯山脚下，但是，影响汉尼拔军士气的不是高高耸立在面前的大山，而是高卢人。因为他们带着明显的敌意。他们手持明晃晃的剑，会从森林中的任一方向向汉尼拔军队袭来。

汉尼拔非常不喜欢无谓的牺牲。在这里，他依然采取了怀柔政策，笼络各部族的首领。他惯常的做法是，赠送金钱等财物，并告诉高卢人，自己的敌人是罗马人，到这里只是路过。怀柔政策使他成功化解了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危机，各部族首领们甚至为他们送来毛皮斗篷，以抵御翻山途中的寒冷。毛皮斗篷自然难得，但是，对汉尼拔来说，他们提供的路线，可以减少牺牲，更是难能可贵。但是，部族众多的高卢人，虽说都是高卢民族，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部族和生活在山中的部族不同。事实上，汉尼拔从心里并不相信高卢人提供的情报。

开始上山了。汉尼拔安排象群走在最前面，目的是要唬住高卢人，让他们不要试图阻止自己的行军队伍。横渡罗纳河时，有一些大象不幸落水，此时尚存30头。紧跟象群后面的是运输军粮的辎重车和步兵军团。后卫由骑兵担任。29岁的年轻统帅走在行军队伍的中间，尽管他是总司令官。有山民不相信他们只是纯粹的路过，认为这是一支入侵的队伍。于是，他们在悬崖上堆起石块，在他们经过时，一块

接一块地推落下来。也有人在转角处设下埋伏，等他们走近，射出手中的箭。每当这种时候，冲在最前面的总是总指挥官汉尼拔。

此时还是9月。但是，初雪已经开始在山上纷纷扬扬地飘落起来。不知是否因为第一次看到大象，吓着了，高卢人没有正面袭击汉尼拔军。但是，阿尔卑斯山中的气候对生于南国的大象来说应该很不舒服，象群经常表现出狂躁不安。安抚它们的骑手也是第一次走在雪花纷飞的地方。更可怕的是，山上只有狭窄的小路，往往是一侧峭壁，一侧悬崖，稍不留神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大象凭动物的直觉，遇到危险就停滞不前，全靠步兵从后面推它们前行。这样一来，掉入谷底的危险大大增加。失足的大象、侧翻的辎重车带着士兵，转眼消失在谷底。每次听到下面传来的绝望的叫声，让远远走在后面的骑兵也忍不住心惊胆战。

山上完全没有可以搭建宿营地、让全军歇脚的地方。这种事情连想都不要想。当他们看到山民上山时使用的避难所或要塞，甚至觉得这是神的恩赐。很多时候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搭建营帐，只好燃起篝火，用帐幕裹住身体，抵御寒冷和风，但是，这样仍然无济于事。总司令官汉尼拔身先士卒，他和雇佣兵一样吃冻僵的食物，和雇佣兵一样，在峭壁下面小睡片刻。但是，他比雇佣兵辛苦得多，他要考虑雇佣兵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他要根据情况迅速作出判断。

上山后的第九天，全军终于登上了山顶。此时，士兵、马匹和大象都已经疲惫不堪。幸好山顶附近有一块足以让全军休整的平地。汉尼拔下令全军休息两天。

尽管如此，士兵们的情绪依然低落。于是，这位29岁的总司令官集合全体士兵，指着东方给大家鼓气。他指的那个地方，虽然很遥远，但是在蓝天下，依稀可见。

那儿就是意大利。只要我们进入意大利，就意味着我们站在了罗马的城门前。接下来，我们走的都是下坡路。下了阿尔卑斯山，我们只需进行一两次战斗，意大利就会投降。我们将是意大利的新主人。

于是，士兵们满脸的疲劳和不满好像一下子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学过这段史实，2000年后，拿破仑攻打意大利时，也站在阿尔卑斯山的山顶，对着士兵，讲了同样的一番话。

下坡比上坡还要困难。虽然高卢人终于明白汉尼拔只是路过而不再袭击他们，但此时，阿尔卑斯山中已经完全进入冬季，寒冷一天比一天严酷，凛冽的寒风像针一样直往身上扎。白天下的雪，到了第二天一看，已经冻成冰。在冰路上往下走，别说是大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考验。为了等待开路的士兵敲开冻住的路面，全军不得不常常停下前进的脚步。冻雪上面又落了新雪的地方，更加危险。敲开上面的第一层冰，以为可以走了，但是，往往刚迈出一步，就因下面的冰滑倒在地。一路上还经常遇到雪崩。一旦发生雪崩，前面的道路就会堵住，全军不得不停下来开通前行的路，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挪不了步。还有些地方，人和马可以通过，但是，辎重车和大象不能通过。这时，就要凿峭壁，拓宽路面。耐不住寒冷和疲劳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失足坠入深渊的人，比上山时还要多。好几头大象遭遇了这些士兵相同的命运。

汉尼拔从开始攀登阿尔卑斯山到走下阿尔卑斯山，据说共用了15天时间。根据汉尼拔自己留下来的记录，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到达意大利一侧的平地上时，他的军队人数是步兵2万人、骑兵6000人，计2.6万人。

渡过罗纳河的时候，步兵和骑兵合计是4.6万人。这就意味着，翻越阿尔卑斯山，他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2万人。从走下比利牛斯山脉开

始，一路上留下了多达3.3万人的尸骸。虽然他做到了前人未曾尝试的伟业，但是，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

我在想，这部分牺牲或许也在这个29岁的年轻人的预计之中。对他来说，为了把战场设在罗马人的大本营意大利，即使牺牲再大，也必须自北向南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卡塔赫纳出发，到进入意大利，已经过去了4个月。

下了阿尔卑斯山，脚下是一片开阔的峡谷。汉尼拔下令全军休息。这一歇，就是15天。

有学者指出，如果罗马军队早早等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或许轻而易举就能打败精疲力竭外加饥寒交迫的汉尼拔军。我想，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没资格评论历史。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这一年，罗马好不容易刚刚完成殖民地建设的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两地，距离汉尼拔下山的地方，向东有250公里之遥。而且，夹在皮亚琴察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区域还是高卢人的天下。汉尼拔毅然决定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就是因为他了解这些情况。对罗马军来说，在山脚下设伏全无可能。

士兵们在山脚下休整期间，汉尼拔却没有闲着，他在笼络周边的高卢人。此时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让他和他的军队顺利通过，而是招募高卢人作为雇佣兵，加入其军队，与罗马人作战。

利用雇佣兵保卫国家是迦太基的传统。一直以来，迦太基的雇佣兵中不乏高卢人。近200年来，生活在意大利北部，也就是阿尔卑斯山南侧被称为内高卢的高卢人，一直受罗马的压制。他们时常有南下的企图，但是，像公元前390年入侵罗马这样的事情，已经是遥远的幻想。迄今，罗马一直把卢比孔河作为北方国界线，现在这条线已经扩张到波河沿岸。还隔着波河，一南一北在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建起了殖民地。这些举动真实地反映了罗马的意图。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南

的高卢人自然不能接受。他们一次次地挑起战斗，但是，每逢重大战斗，胜利者总是罗马。因此，内高卢的高卢人虽然滞缓，却在不断前进的罗马人面前一步步地在后退。

现在，好像神兵从天而降一样，迦太基军来到了他们面前。而且，他们宣称要和高卢人一起，共同对付罗马。很快，几个高卢部族和汉尼拔结成了同盟。

但是，位于意大利一侧的高卢人也分很多部族，相互间内讧不断，对外族本能地怀有强烈的猜疑。当汉尼拔不能成功笼络一个部族的时候，他就毫不留情地用武力解决。高卢人的聚居地之一都灵就是在汉尼拔军的进攻下一天内沦陷的。不管怎样，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并未全体响应汉尼拔的号召。通过接触和观察高卢民族，汉尼拔认为，要把他们拉入自己旗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自己打败罗马军队。于是在攻陷都灵后，汉尼拔转战向东，寻找真正的对手去了。

汉尼拔向意大利发起进攻的公元前218年，被迫迎战的罗马可动员的兵力是多少呢?

相信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对此，汉尼拔同时代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皮克托给了我们答案。我在前面提到过，此人的著作，大概是罗马人最早的历史著作，遗憾的是，没有留存至今。但是，波利比乌斯及李维引用了他的著作，因此，我们得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根据他们的记载，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所有罗马联盟加盟国中，可动员的兵力人数总计是75万人，其中，罗马联盟盟主罗马的市民超过三分之一。

因为是盟主，所以承担的义务比各同盟城市多。罗马市民中，可动员的兵力共计28万人。其中，除了17岁到45岁的现役，还包括46岁

到60岁的预备役。与此相对，同盟各国的可动员的兵力都是现役，他们和罗马市民不同，即使出现紧急情况，也不会召集预备役。

细述起来，非常繁复，所以我在这里不详述了。总之，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同时代见证人皮克托一一记录下了加盟罗马联盟的同盟各国及地方的可动员兵力。从他的记述中，我们得知，普鲁塔克和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完全正确。前者说过罗马人甚至会同化战败者，后者则评价罗马联盟是政治建筑的杰作。例如，后世的我们以为，伊特鲁里亚人于公元前4世纪初被罗马打败后，彻底销声匿迹。事实却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的这一时期，该民族已经是罗马联盟中强有力的一员，有步兵5万人、骑兵4000人。还有萨莫奈人，虽然其间一度中断，但是，自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曾经与罗马进行了长达40年的艰苦战斗。被罗马打败后，也成了罗马联盟的同盟者，拥有7万步兵和7000骑兵。

对于这些战败者，罗马并没有把他们作为被统治阶层来统治他们，而是吸收他们成为罗马的同盟市。在现代意大利语中，“同盟市”的意思是共同经营者。正因为如此，在建设以罗马大道为代表的“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他们也充分享受了和罗马一样的待遇。这也是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在和汉尼拔较量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也是罗马拥有的真正力量。

只从数字上看，汉尼拔以2.6万人的兵力攻打拥有75万人兵力的意大利，难免会认为他是个疯子，有勇无谋。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罗马联军”的士兵，无论其出生地在罗马还是同盟国，都是市民，具备缴纳直接税的经济实力。骑兵和重装步兵是共同体的核心，他们都是拥有中等以上经济实力的人。如果把这些核心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参加军队，共同体将不复存在。事实上，无论是罗马还是同盟

各国，市民都是轮流承担兵役义务的，而且尽可能做到平等。因此，进攻意大利的汉尼拔不可能同时与75万人交战。

公元前225年，罗马联盟不得不同时对付东部伊利里亚人和北部高卢人的时候，动员起来的全部兵力是62800人。这个数字还包括西西里及撒丁等行省的驻兵。即使进入战争时期，“罗马联军”的兵力也就这么多。所以，可以认为，自北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必须面对的敌人兵力大约是5万人。

对于只有2.6万人兵力的汉尼拔来说，这个数字也是他的两倍。尽管如此，汉尼拔军的实力却不一般。

汉尼拔军的2.6万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的考验后幸存下来的士兵。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在横穿法国时一次次击退高卢人的袭击，渡过了罗纳河，还翻越了阿尔卑斯山。用“精兵”一词来形容这支部队最贴切不过。在这个战斗集体中，士兵一个比一个勇猛顽强。

5个月来，他们同吃一锅饭，一起挨过千辛万苦，他们是患难与共的伙伴。尽管这个集体中有西班牙人、利比亚人、努米底亚人等，但是，他们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位年轻的天才领袖。与此相比，罗马联军每年都要更换从总司令官到士兵的所有人。我想，尽管在绝对数量上，汉尼拔的兵力只有意大利的二分之一，但是，在实力上毫不逊色。

从军队的构成来看，汉尼拔的2.6万名士兵中，步兵2万人，骑兵6000人。步兵和骑兵的比例接近3:1。与此相对，罗马联军向来以重装步兵为主力，所以，根据传统，步兵和骑兵的比例不会超过10:1。

通过汉尼拔参加过的战役，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很熟悉亚历山大大帝的战术。这一点，从他有意识地强调步兵和骑兵的比例上可见

一斑。亚历山大大帝攻打大国波斯时，率领的军队是步兵3.1万人、骑兵5000人，步兵和骑兵的比例为6:1。

与马其顿的年轻人率领的3.6万人相比，迦太基的年轻人率领的士兵数是2.6万人。虽然骑兵的战斗力占优势，但是，整体战斗力不如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不过，汉尼拔自有他的优势。亚历山大进入波斯以后，缺少增强战斗力的手段。与此相反，汉尼拔能够招募高卢人加入自己的队伍。所以，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这位29岁的迦太基将领看似冒险进攻意大利，其实并非鲁莽之举。

决定战斗结果的所谓战术，既是哥伦布的鸡蛋，同时又不是哥伦布的鸡蛋。

所谓哥伦布的鸡蛋，是指用别人不曾想到的方法解决问题。但是，同样的方法，用的人不同，结果不一定相同。所以，它又不是哥伦布的鸡蛋。同样的方法，是否有效，要看实际使用这一方法的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才能。因为使用的人是亚历山大，所以，他成功了。但是，这不表示任何人都会成功。汉尼拔以亚历山大的先例为参考，加上自己的独创思想，进行了灵活运用。

优秀的指挥官懂得如何有效利用主要战斗力量来决定战斗的胜利，懂得要有效利用主要战斗力量，同时也懂得辅助战斗力量不可缺少。2.6万人是汉尼拔的主要战斗力量。他努力笼络居住在意大利一侧的高卢人，就是因为他需要辅助的战斗力量。

高卢人部族多，各部族间纷争不断，所以在战场上，他们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爆发力特别强，但持久性有所欠缺。组织力的脆弱也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凝聚力，因此，他们常常被看做是蛮族、未开化的人。汉尼拔熟知高卢民族的这一特点。他没有把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看做是同盟者。虽然结成了同盟，但是，他只是把他们当雇佣兵看待。也就是说，他没有像罗马人信任同盟各国那样信任高卢人。但

是，他需要辅助性的战斗力量。高卢人并不清楚汉尼拔的真实意图，但是，出于对罗马的深恶痛绝，他们还是一点一点地赶来加入到汉尼拔的旗下。成功翻过阿尔卑斯山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汇聚到汉尼拔旗下的高卢士兵已经超过1万人。2.6万人变成了3.6万人。更让汉尼拔高兴的是，当时的高卢和非洲的努米底亚一样，是骑兵的产地。

这一期间，罗马方面也作好了准备，迎战从出人意料的方向攻过来的敌人。

从马赛撤回来的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率领等候在比萨的两个军团，一路直奔皮亚琴察。这里已经成为迎战汉尼拔的最前沿阵地。但是，他还没有想好是否仅靠自己手中的两个军团与汉尼拔拉开战斗的序幕。

罗马的指挥官中，只有科尔涅利乌斯对汉尼拔的才能有所耳闻。无论是横渡罗纳河的方法，还是成功翻越了谁都认为不可能翻越的阿尔卑斯山的壮举，以及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艰苦行军的方法，这一切都让科尔涅利乌斯有理由认为，汉尼拔绝对不是一个青涩的年轻人。

科尔涅利乌斯听说了高卢人纷纷加入汉尼拔军队。这就是说，汉尼拔军还在不断壮大。所以，从人数上看，两个军团显然处于劣势。此时，同僚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率领两个军团已经离开当初的任职地西西里正在北上。科尔涅利乌斯决定等待友军的到来。时间已经是11月。在以往，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冬季自然休战期了。

第一次战役：提契诺战役

迄今为止，罗马与其遇到过的敌人，一到冬季，双方就像约好了似的，自动进入休战期。这时，罗马军队会留下少量士兵防守，罗马

市民兵回罗马参加市民大会，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也各自回家。然而，这次面对的敌人是汉尼拔，是采取非常手段，甚至带着大象翻过了阿尔卑斯山的人物。面对这个年轻人，一切常规的方式都不再适用。于是，罗马的两个军团全部留在了前线基地皮亚琴察。冬营地皮亚琴察的要塞建设尚不充分，也不知道敌人几时会打来。罗马军就在这种状况下准备越冬。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认为有必要鼓舞一下士兵的士气。他召集起全体士兵，开始讲话：

> 士兵们，如果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我带到马赛去的战士们，我无须多说。因为他们知道，罗马军队和迦太基军队的第一次交锋是以罗马方面的重大胜利而告结束的。

事实上，那次交战只是骑兵间的小规模战斗，虽然敌人损失了200名骑兵，但是罗马军也有140名骑兵阵亡。这样的战果实在很难称得上是重大胜利。但是，科尔涅利乌斯的目的只是为了鼓励即将见识汉尼拔的士兵们。

> 但是，站在我面前的是你们。你们没有看到那场我们取得辉煌战绩的战斗。因此我想，我有必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对大家说几句话。
>
> 各位，我们将要面对的不是新的敌人，他们是23年前被我们大败的敌人余孽。我们战胜过他们，从他们手中夺取了西西里和撒丁。所以，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场战争，不是势均力敌的战争，而是败者挑战胜者的再次较量。
>
> 他们为了翻越阿尔卑斯山，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他们的士兵忍受了饥寒交迫，浑身污垢，山上的岩石在他们身上留下了

> 累累伤痕。他们的手脚冻裂，肌肉僵硬，兵不像兵，马不像马。他们就像毫无意志、随处飘游的幽灵。
>
> 23年的时间并没有让迦太基人洗心革面。他们是迦太基人，和那些在埃加迪群岛海域的海战中被我们打败后又被我们成功赶出西西里时的敌人一样。
>
> 现在，这些迦太基人公然进入意大利挑战我们。所以，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西西里的统治权，而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意大利，保卫我们每一个意大利人的亲人。我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将决定他们的命运。要记住，诸神会保佑我们所有的人！

与此同时，在迦太基军营地，汉尼拔也召集了士兵，鼓舞士气。但是，迦太基的年轻人采用的方法和罗马的名门望族科尔涅利乌斯的方法大不相同。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汉尼拔让全体士兵围成一个大圈，接着，命人把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途中抓获的高卢人带到圆圈中央。一个个高卢人被沉重的锁链铐在一起。由于被捕以后，几乎没进食东西，所有人看上去弱不禁风。几近裸体的他们在严寒的山上一路走来，身上都是冻伤，连站立都非常困难。

汉尼拔命令部下解开他们身上的锁链，通过翻译，对他们说：

> 如果你们愿意，我允许你们进行决斗。胜出者我会给你武器和马，还给你自由。

可怜的高卢人俘虏都要求加入决斗。惨烈的决斗开始了。随着决斗的进行，决斗中的高卢人和围观的士兵们内心的感受有了共鸣。所有人为胜者鼓掌庆贺，也为失败而亡的高卢人送去更加热烈的掌声，

因为他们终于得以结束残酷的人生。这场决斗结束后，年轻的指挥官对士兵们说：

> 你们看到了高卢人刚才的表现。如果你们怀着与他们同样的心情去战斗，我可以肯定，胜利将属于我们。刚才，你们看到的不是表演，而是真实地反映你们现状的一面镜子。
>
> 我们的左边和右边都是大海，这两个大海把我们阻隔在这里，我们没有船可以从这里逃出去。我们的前面是波河，这条河比罗纳河还要大，水流更湍急。我们的背后是高高耸立的阿尔卑斯山，是我们经过千辛万苦刚刚翻越过的山。我想，没有人愿意再次翻越这座山吧。
>
> 所以，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面对罗马军队勇往直前。战斗中要么胜利要么失败而亡。如果战胜了他们，你们可以得到长生不老的诸神都不敢奢望的酬报。只要战胜罗马，不要说西西里或撒丁，罗马人所有的一切都将属于你们。你们将是罗马人统治的所有土地上的统治者。
>
> 我想，大家休息的时间已经够长,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还会很艰苦。但是，与之前我们从西班牙出发，直到翻越阿尔卑斯山这一路上的千辛万苦不同，我们的辛苦将会有所回报。
>
> 现在，我还不知道敌人的统帅是谁。但是，无论是谁，都无法与生于军帐内、长于军帐中、还有个勇敢的父亲哈米尔卡的我相比。在罗马没有一位将领可以与率领军队完成从西班牙到意大利长途跋涉的我相提并论。
>
> 我们一定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结束后，你们可以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国家，我将赠与你们当地的土地，无论是在迦太基，在西班牙，还是在意大利。免除一切租税，直到你们的孩子那一代。如果你不要土地只要金钱，我会给你相应的金币。如果你想要迦太基市民权，我会授予你这一权利。

此外，汉尼拔还许诺跟随士兵一起来的奴隶说，如果他们参加战斗就还他们自由。同时承诺，这些奴隶成为自由民后，将为他们的主人各配两个罗马人奴隶照顾他们的生活。总指挥官强烈的自信感染了在场的士兵。在士兵们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汉尼拔结束了演讲。

当汉尼拔获知罗马有两个军团就在皮亚琴察时，他马上率领全军离开宿营地，向东行军。目标直指皮亚琴察。

在皮亚琴察的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虽然不希望此时立刻开战，但是，他认为在友军到来之前，至少应该视察一下敌情，因此，带着全体骑兵和少量轻装步兵，离开皮亚琴察，向西而来。

从皮亚琴察往西，过了波河上流的提契诺（现在的帕维亚），有一个波河流域最平坦的开阔地带，这里现在是意大利最大的稻谷种植区。罗马骑兵队在波河支流之一的提契诺河上架起桥梁后，继续西行。然而，刚过桥不久，就看见西边远处地平线上尘土飞扬。原来是汉尼拔带着骑兵，也出来视察地形。他们似乎也发现了罗马的骑兵队。

两军的距离渐渐缩短。因为罗马执政官去任何地方都有手持权杖的12名警卫相随，所以，汉尼拔知道罗马的执政官也在敌人的队伍里。罗马人从渐渐临近的迦太基骑兵队的情形中，也知道了汉尼拔就在其中。如此一来，双方别无选择，只有开战。

汉尼拔率领的骑兵兵力是多少，不是很清楚。罗马骑兵队是4000人，据说应该比这个数量还多。罗马方面的轻装步兵在射出第一轮箭后，慑于敌人骑兵的突击力，很快躲到后面，已毫无战斗力可言。骑兵的这次交战成为了罗马和汉尼拔之间的第一次战役。

汉尼拔一边迎着罗马军队而上，一边迅速部署好阵型。他把骑兵中最优秀的努米底亚骑兵放在两翼，中间是来自迦太基及西班牙的骑

兵，由他亲自指挥。与此相反，罗马方面来自最值得信赖的罗马及同盟各国的骑兵组成了主力阵容，前卫由与罗马缔结了和平条约的高卢部族中的高卢骑兵担任。

战斗之初，双方不分上下。但是，负责迦太基军两翼的努米底亚骑兵攻势非常凌厉，最早和他们发生激战的高卢骑兵眼看着一个个成了刀下鬼。努米底亚骑兵突破罗马军的前卫之后，直逼战斗力最强的罗马主力。罗马主力骑兵队担心被敌人包围，自乱阵脚，连执政官也无人护卫，迦太基骑兵乘机将罗马执政官团团围住。幸亏一名首次参加战斗的年轻骑兵从敌方骑兵的包围之中拼命救出了身负重伤的执政官。

罗马骑兵围成一团，护着身负重伤的执政官且战且退。继续留在战场上，显然会被数量和战斗力都占上风的迦太基军队包围，难逃全歼的厄运。骑兵队无暇顾及轻装步兵，他们负责破坏刚刚在提契诺河上架起的桥梁，在骑兵过桥向东逃去后，开始拆桥。他们中有上百人动作不够快，成了迦太基军的俘虏，有一些人逃进了草丛中。汉尼拔抓到的第一批罗马俘虏，成了他极宝贵的情报来源。

这一天，让差一点到手的罗马执政官逃脱，令汉尼拔感到十分惋惜。但是，更加令他惋惜的应该是让那名救出执政官的年轻骑兵逃脱了。这名骑兵正是执政官的儿子，这一年刚满17岁。他和父亲同名，叫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16年后的扎马战役中，他将率领罗马军队与汉尼拔展开激烈的战斗。

逃回皮亚琴察的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尽管身负重伤，还是对敌人的兵力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既然弄清了迦太基军的骑兵战斗力高出自己许多，那么就要考虑尽可能地避免在平原地带宿营。刚刚建成的皮亚琴察防守能力还很薄弱，对自己手下的两个军团和来自西西里的两个军团共四个军团来说，作为宿营地，既不安全也过于窄小。

第二次战役：特雷比亚战役

特雷比亚河是波河的支流之一，源头在亚平宁山脉，自南向北，在皮亚琴察附近流入波河。提契诺河也是波河的支流之一，源头在阿尔卑斯山，自北向南流入波河。但是，特雷比亚河流经的地域，因为靠近亚平宁山脉，所以地势高低起伏，非常不利于骑兵作战。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选择了这一带最高却很开阔的山丘，在这里构筑起坚固的要塞。因为这个宿营地是为四个军团准备的，所以，称之为城堡似乎更贴切。他考虑在这里越冬。

但是，汉尼拔并不打算无所作为地越冬。根据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他了解到附近的卡斯泰焦村不是单纯的村落，而是罗马军队的军粮储藏地。他当即命令步兵和象队向东进军，自己带着骑兵，突袭了这个村落。就这样，罗马军队的军粮储藏地变成了迦太基军队的军粮储藏地。

有了粮食保障，就不必再掠夺周边高卢人的部落，这使汉尼拔用怀柔政策拉拢高卢人更有效了。再加上骑兵部队在提契诺之战中的胜利，要求加入汉尼拔军的高卢人越来越多。尽管如此，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中，实际上也只是一部分人追随迦太基军而已，大多数高卢部落人仍在观望。因此，汉尼拔希望在新年到来之前，与罗马军再战一次，以增加高卢人对自己的信心，影响他们的去向。为此，他下令全军带上充足的军粮，继续东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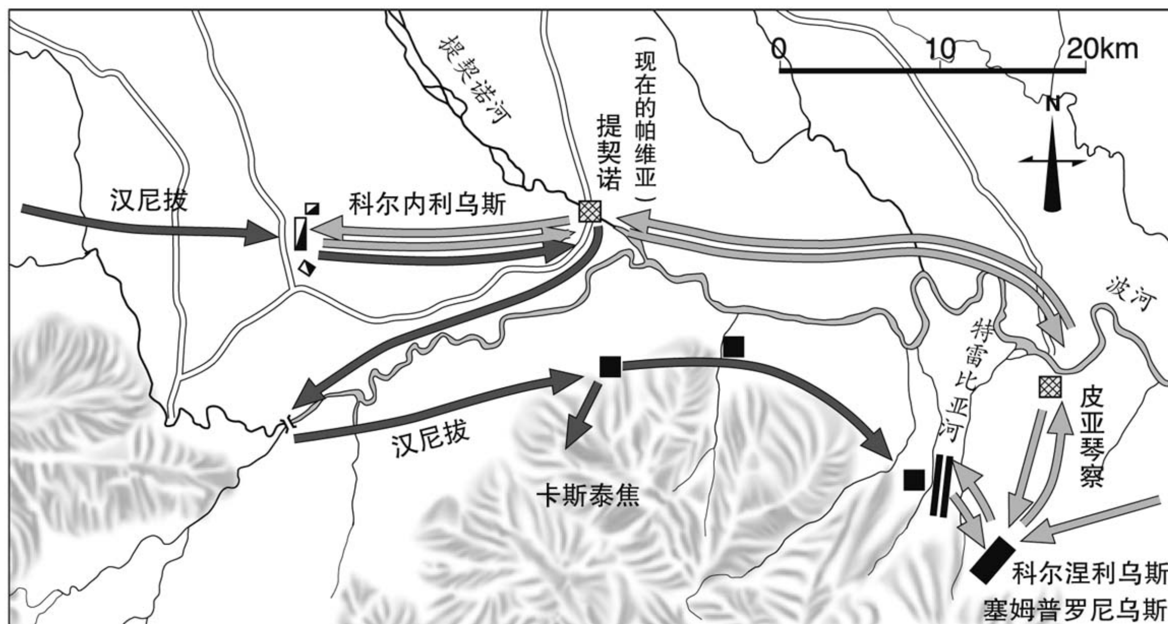
塞姆普罗尼乌斯率领的两个军团，自南向北纵贯整个意大利，这时，终于到达翘首以盼的科尔涅利乌斯建好的宿营地。为了守卫西西里及其周边海域，战船全部留在了那里。所以，未走海路北上的这两个军团只好全程步行。

宿营地在皮亚琴察以南20公里处。士兵们在这里休息恢复体力。其间，两位执政官多次进行了商讨。

科尔涅利乌斯的想法是就此越冬，宿营地建在要冲上，敌人轻易攻不上来。虽然卡斯泰焦落入敌人之手，失去军粮储藏地令人痛惜，但是皮亚琴察以东的高卢人是罗马的同盟者。即使不得不依靠罗马联盟的同盟国，从里米尼到皮亚琴察只要走平原即可，所以，军粮补给并不困难。而且，尽管时间已经进入冬季最寒冷的12月，但是河道没有因阿尔卑斯山上刮来的寒风而封冻，因为这段河道的水流实在太湍急。

然而，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的想法与他的不同。

提比利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出身平民。这个时期，平民出身的罗马执政官中，大多表现得个性张扬。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或是权力欲膨胀而显得个性张扬。在护民官时代，护民官只是平民阶级的代表。但是，执政官是全体罗马市民的代表，其中包括贵族阶级。因此，平民出身的执政官身份意识更加强烈。他们为了自己出身的阶级，也为了继自己之后当选执政官的同一阶级出身的人，必须努力有所作为。其结果是他们显得个性十分张扬。



提契诺、特雷比亚周边图（选自KROMAYER，“Antike Schlachtfelder”）

汉尼拔很重视情报的收集。他因此似乎猜透了塞姆普罗尼乌斯的心思。他想，自己或许可以挑逗一下此人。汉尼拔知道，在罗马的军队中，如果两位执政官在同一战线担任总指挥时，采用的是轮班制，一人一天。但是，如果其中一位执政官身负重伤，那么，在他伤愈之前，另一位执政官将全权担任指挥。此时，科尔涅利乌斯身负重伤，所以，汉尼拔判断他的对手应该只有塞姆普罗尼乌斯一个人。

白天，这位29岁的年轻人率领军队无所顾忌地来到特雷比亚河岸附近，并在此扎营。尽管中间隔着一条河，但是，距离罗马营地只有7.5公里。不仅如此，汉尼拔还故意频频地派出小队人马，袭扰周边地区，尽管此时的他并不需要筹集军粮。罗马营地内，塞姆普罗尼乌斯的话语权一天比一天大，科尔涅利乌斯的说服劝阻失去了效力。

公元前218年12月，临近月底。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冬至前一天，汉尼拔带着他的小弟马可尼一同外出视察周边地形。在详细考察了特雷比亚河西岸之后，他指着一处灌木林对弟弟说：

“那儿就是你的位置。你挑选1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明天天亮前离开宿营地，藏到那片林中。在我发出命令之前，就待在那里。”

回到宿营地后，汉尼拔下令让大家痛痛快快地吃晚饭。接着，命令全体士兵第二天天不亮吃好早饭，在篝火旁烤暖身体后，全身抹上油。

12月22日，寒冷进一步加剧。早上起来，天色阴沉沉的，好像雨就要下下来了。天色未亮，罗马士兵被营地外传来的嘈杂声吵醒。原来是敌人的骑兵杀过来了。

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得知来的只有骑兵，马上命令属下全体骑兵回击。骑兵们穿戴完毕马上出击，没有来得及吃早饭。步兵也没有时间吃早饭。他们甚至来不及取出御寒用的毛织外衣，仅来得及在短衣外匆匆套上盔甲，就抓起剑和盾跑出了营地。

步兵们眼前看到的一幕是，在己方骑兵的回击下，敌人不断后退。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和重装步兵没有参加提契诺战役，这是第一次与迦太基军队的骑兵主力努米底亚骑兵交锋。他们听说过努米底亚骑兵的战斗力远在罗马军队的骑兵之上，但是现在，敌人被逼得节节败退。不只是总指挥塞姆普罗尼乌斯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最好机会，重装步兵也非常振奋。骑兵当然也希望一雪提契诺之耻。以骑兵为先锋的罗马军队等不及情绪高昂的总指挥官发出命令，就向退却中的敌人追去，一蜂窝地过了河。然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严阵以待的迦太基大部队。

虽然特雷比亚河只是一条溪谷，但是雨水使得河水大涨。涉河而过的罗马士兵肚子里没有一点食物，还被河水浸得浑身湿透。相反，汉尼拔的士兵们不仅吃饱喝足，还在烤暖的身体上抹了油，作好了充分准备来抵御寒冷与雨水。罗马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没有时间考虑

这些。罗马军在匆匆离开总司令官身边的将官们的指挥下，布好了阵型。一看就知道，他们没有吸取提契诺战役的教训。

罗马军队的兵力包括来自罗马和各同盟城市的士兵合计有4万人。其中，骑兵4000人。

汉尼拔军队主力加上高卢士兵，共计3.8万人。由于高卢士兵的加入，骑兵达1万人。

应该说，步兵的战斗势均力敌。但是，骑兵的战斗相差悬殊。

从阵型上来看，罗马方面按常规，依然把军队的主力重装步兵部署在中央，以期突破敌人的中央。相反，汉尼拔把高卢步兵团部署在中央，在两翼，越往外战斗力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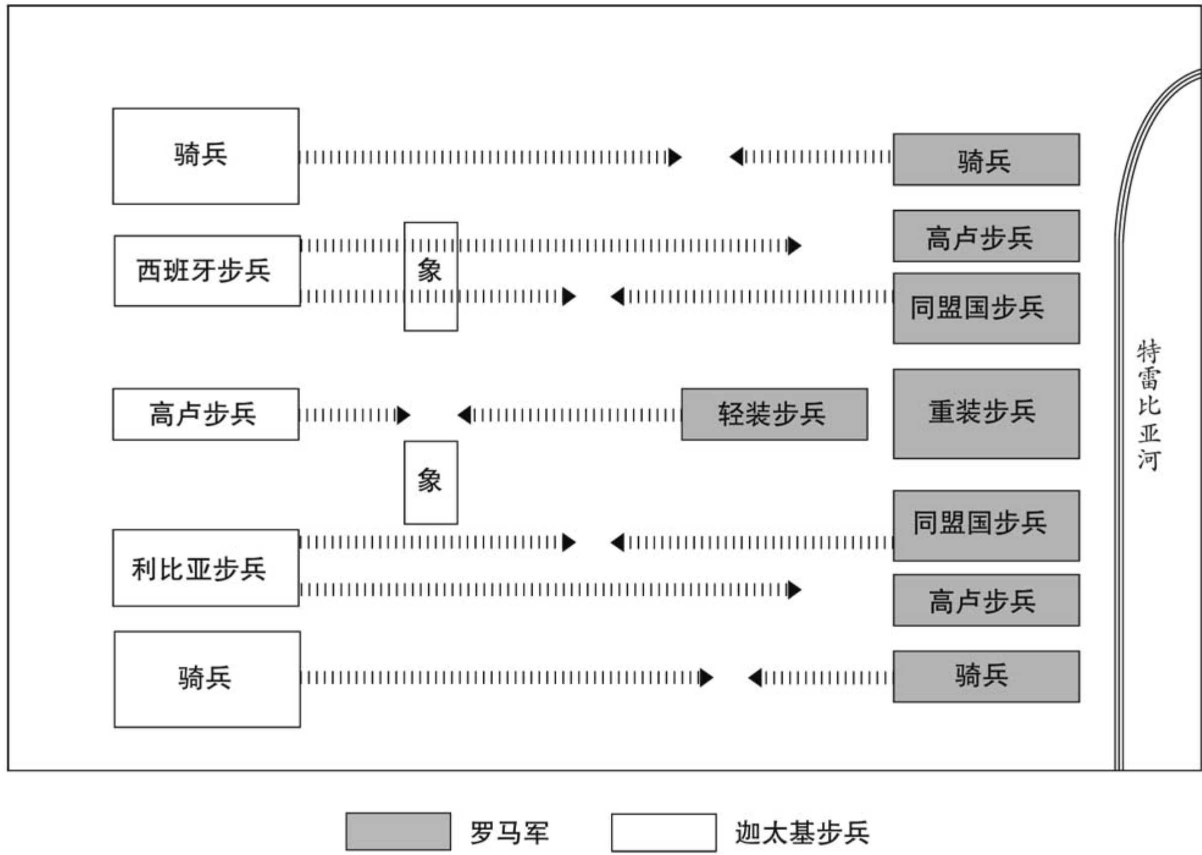
根据汉尼拔军的阵型，他的意图一目了然。他要实施包围战，包围战意味着把敌人的主要战斗力量化解为非战斗力量。这是战术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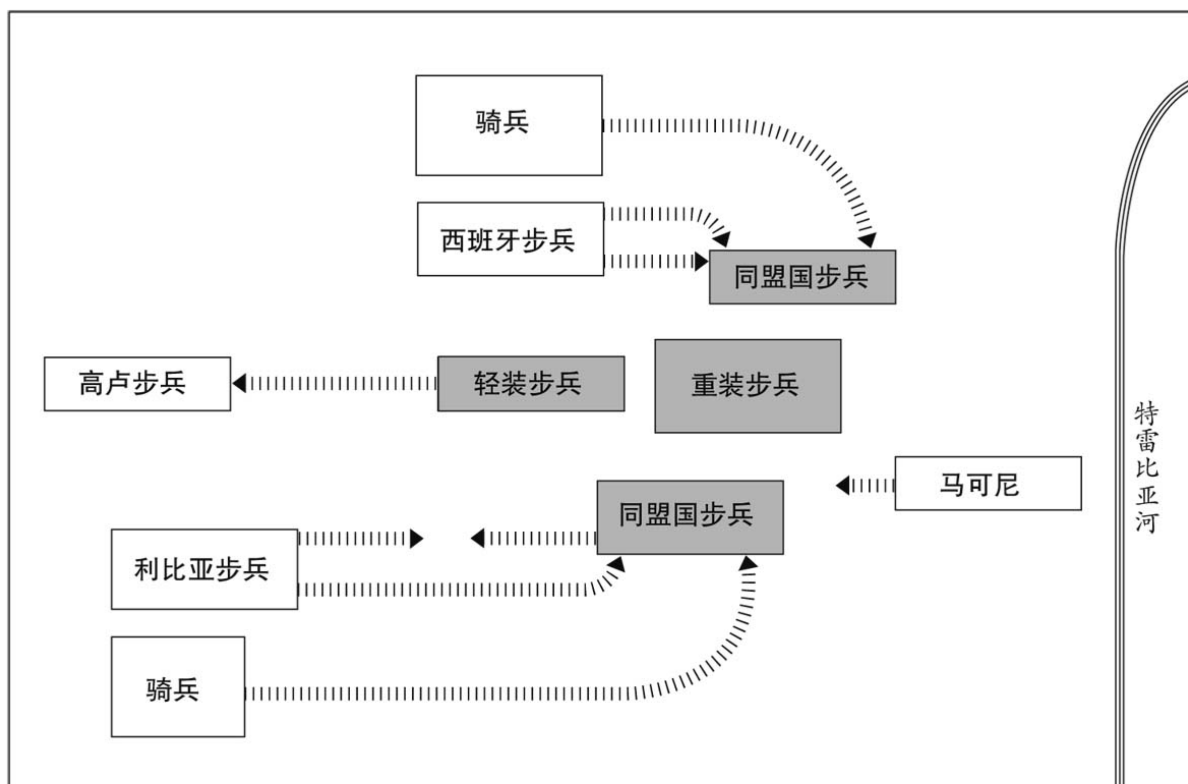
只有辛辛苦苦带来的大象辜负了汉尼拔的期望。生于南国的巨大“战车”虽然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但是，它们终究不敌意大利北部的寒冷。那些被罗马轻装步兵射出的箭刺伤而狂躁不已的大象，不仅没有打乱敌人的阵型，还把自己的骑手震落在地，四处乱窜。好在，除此之外，一切都在汉尼拔的掌控之中。

罗马军队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团尽管腹中空空，浑身湿透，条件险恶，但是他们的攻击力相当惊人。冒着夹雪的雨，他们奋力杀向敌人中央。很快，迦太基军的中央被击破。两侧是来自同盟各国的步兵，他们面对西班牙和利比亚步兵展开英勇的战斗。步兵之间的战斗在罗马军队占上风的情形下进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饥饿、浑

身湿透、寒冷等不利因素向英勇奋战的罗马步兵袭来。同时，在两军骑兵的交锋中，罗马方面也渐显下风。

当骑兵被击退后，罗马军队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汉尼拔步兵从两翼向他们包抄上来。接着，骑兵队在赶走罗马骑兵后，也从后面逼近。同时，一直藏在灌木林中的马可尼，带着2000人也出现在罗马军的身后。虽然因为汉尼拔部署在中央的高卢步兵实在太弱，相反罗马重装步兵又过于强大，所以，包围圈没有像画中描绘的那样完美。但是，无疑4万罗马军被包围了。





包围圈一点点地在缩小，罗马士兵挥剑战斗的空间不断地在缩减。迦太基士兵从外侧，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血刃罗马士兵。要避免全歼的结局，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突破敌人最弱的中央，逃出去。身处军队中心的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一声令下，罗马军队全力向前突围。高卢士兵战斗的爆发力很强，但是持续性极差，击溃他们并非难事。但是，骑兵围住的背后几近铜墙铁壁。成功突破敌人中央，在下游渡过特雷比亚河逃回皮亚琴察的仅剩下区区1万人，2万名士兵身陷重围。向他们发起进攻的迦太基士兵，已经不是在战斗，而是在杀戮。有不少人突破重围逃了出来。但是，在逃回营地的途中，跳入特雷比亚河时，大部分被敌人骑兵追上，遭到杀害。特雷比亚河河面被他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

提契诺战役的失败，因为是两军骑兵偶遇发生的战斗，罗马可以不承认自己失败。但是，特雷比亚之战是两军的正式交战，全体步兵和骑兵都加入了战斗的行列，因此罗马不得不承认自己完败。应该

说，汉尼拔在特雷比亚之战中的胜利，不是士兵战斗力的胜利，而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

作为失败方，罗马方面阵亡者达2万人，成功突破中央逃回皮亚琴察的士兵1万人，其中包括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加上留下来守卫营地的士兵，罗马方面的幸存者人数据说超不过1.5万人。余下的人成了汉尼拔的俘虏。

相反，胜利者汉尼拔军的阵亡者中，大多数是高卢人。汉尼拔从西班牙带来的士兵阵亡者人数少之又少，甚至不值一提。只是，大象或是被杀，或是逃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有一头。

尽管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雨夹雪的恶劣天气条件下，长时间的战斗对于胜利者汉尼拔的士兵们来说也是严酷的，汉尼拔不得不放弃继续追击敌人。因伤留在营地的科尔涅利乌斯也得以逃到只有小部分士兵守卫的皮亚琴察。这一次，汉尼拔又让执政官那个17岁的儿子逃脱了。

两位执政官在皮亚琴察重逢后，一致认为不能在皮亚琴察久留。特雷比亚之战的结果，很快在波河两岸的高卢人中传开。之前追随罗马的部族、还在观望犹豫的部族纷纷投奔胜利者的帐下。汉尼拔军很快扩充到了5万人。

罗马的两位执政官决定撤离，他们汇集残余兵力，离开殖民地皮亚琴察，向里米尼而去。至此，罗马彻底放弃了几个月前正一步步实现称霸的意大利北部。但是，由于第二年开始战场南移，命运多舛的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这两个罗马殖民城市，成为周围都是高卢人的两个孤岛城市。从此时开始一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的16年间，竟得以奇迹般地幸存下来，这不能不归咎于高卢人不懂利用好机会的性格缺陷。

远征的第一年，汉尼拔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不过，他不会沉湎在已有的胜利之中。

面对接踵而至前来称臣、表示顺服的高卢部落首领们，汉尼拔丝毫没有表现出洋洋自得，军队人数的倍增也没有让他得意忘形。因为他始终认为，无论加入自己军队的高卢人有多少，都不足以战胜罗马。

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汉尼拔也有自己的想法。从俘虏口中得到自己所需的情报后，他把俘虏一分为二：一边是罗马市民，另一边是同盟各国市民，并给他们完全不同的待遇。罗马市民兵得不到充足的食物，还要承受繁重的劳动，境遇非常艰难。相反，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不仅可以吃饱饭，甚至手脚也未被束缚起来，还可以在火堆旁取暖。一段时间后，他杀掉罗马市民俘虏，然后集合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对他们说：

> 我的敌人不是罗马联盟的所有成员，我的敌人只有罗马。现在我还给你们自由，还不要求你们支付赎金。但是，条件是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要把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事和我说过的话转告给你们的同胞。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脱离罗马，投奔我，我汉尼拔保证你们国家的自由、独立和安全。

尚不满30岁的年轻人，从未想过仅靠2.6万人攻打可召集兵源达75万人之多的意大利。他要瓦解罗马联盟。他要在铁一样牢固的罗马联盟中插入楔子。罗马联盟的模式是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失败的最大原因。只要成功瓦解罗马联盟，双方力量就不再是75万人对2.6万人。翻越阿尔卑斯山，坚持把战场设在意大利，就是为了要挑动同盟各国背叛罗马。

汉尼拔认为，自己成功争取高卢人的策略同样适用于罗马联盟的加盟国。因此，他认为光靠释放俘虏远远不够。就像为了证明给高卢人看一样，他还需要挑战罗马军，让罗马的同盟各国看到他的实力。对汉尼拔来说，下一个战场，也就是充分展示他才能的舞台必须在罗马联盟的领地上，卢比孔河以南。

第三次战役：特拉西梅诺战役

迦太基的惯例是用十字架处死负有战败责任者。相反，罗马人的传统是不处罚败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曾经不惜溢美之词盛赞罗马的这一做法。马基雅弗利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指挥官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可以专心在战场上指挥战斗。这一说法当然对。但是，我认为，原因不仅于此。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没有选择民主制雅典那样排挤贵族阶级、实行以平民为主体的政体。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贵族和平民相辅相成。把两个阶级的力量合二为一，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活力。既然选择了这样一种政体，就要时刻不忘把贵族和平民之间动辄出现的对立情绪掐断在萌芽之中。以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出台为界，罗马确立了新的方针，所有国家要职向平民开放。为此，作为罗马最高统治者的执政官中，有平民出身的人当选几乎已司空见惯。

在这种情况下，惩戒战败责任者，难免成为内乱的导火索。接受惩罚的是贵族，会引起贵族阶级的不满。相反，如果惩罚的是平民，显然所有平民都会认为受罚的原因是因为他出身平民。要追究责任，却找不到客观的、能让所有人接受的标准。为此，罗马人决定不对任何人追究战败的责任。

如此一来，阵亡者岂不是难以瞑目吗？对个体来说，也许是。但若舍弃小我，为共同体的长远利益着想，则完全可以瞑目。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上下舆论不统一，会很难有效发挥国家的国力。只有国论统一，才能有效发挥国力，就可以减少牺牲。人是具备牺牲精神的，他可以接受自己牺牲，但是，无法接受自己的子孙也成为统治阶级无能的牺牲品。

罗马人的这种做法与迦太基人和希腊人完全不同。也多亏罗马的这种做法，使那些不幸成为败将的人，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罗马人非常通情达理，如果战败的原因在于指挥官能力不足，那么有兵役义务的所有罗马市民不会再选他担任执政官。但是，如果大家都承认总指挥官的能力，那么，即使成为败将，他依然有可能再次当选执政官。

特雷比亚战役期间的罗马军队统帅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任期满后，无缘再次当选执政官。相反，因重伤未能参加战斗的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则被任命为前执政官，享有和执政官同等的绝对指挥权，领命率1万士兵开赴西班牙。

前执政官的弟弟格奈乌斯率领两个军团还在西班牙与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交战。在对抗汉尼拔的过程中，罗马元老院所起到的是“总参谋本部”的作用。元老院非常清楚大后方西班牙对汉尼拔的重要性，因此把在西班牙的战事交给了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既然汉尼拔要离间罗马联盟的各成员国，罗马就要彻底铲平汉尼拔的大后方西班牙。

这次从比萨港前往西班牙的前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没有带年已18岁的儿子同行。因为在罗马，贵族子弟的人生轨迹通常是，初次上阵要跟随父亲，以后就要在其他人手下学习了。贵族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成了这位年轻人的第二任指挥官。

公元前217年是汉尼拔远征的第二年，这一年，罗马当选执政官的是贵族塞尔维利乌斯和平民弗拉米尼。

塞尔维利乌斯性格温和谨慎。盖乌斯·弗拉米尼与他正好相反，天性要强又很胆大。因为他力主攻打汉尼拔，因而获得候选资格，并以比同僚多得多的票数当选执政官。他的出生年月不详。他曾经于公元前232年当选护民官，后来进入元老院，于公元前227年担任行省西西里的总督。公元前223年一度当选执政官，在与高卢人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公元前220年当选财务官，并提议铺设弗拉米尼亚大道，即现在的意大利国道三号线。

公元前217年当选执政官，是他第二次就任罗马这一最高官职。从他当选护民官那年开始推算，这一年应该在45岁上下。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这一年龄正是最合适的时候。

作为平民阶级出身的杰出代表，弗拉米尼被认为远比特雷比亚之战的败将塞姆普罗尼乌斯优秀得多。他曾经提出国有土地租用上限规定为125公顷，他制订了法律草案，禁止元老院议员从事通商事业。他制订这些政策，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所以，事实上，受到限制的大多数是贵族。尽管如此，反弗拉米尼的现象并没有表面化。这不是因为他制订的政策没有明确反贵族，而是罗马贵族深知这样做的危害性。当然，弗拉米尼本人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贵族阶级对自己的不满。对他来说，公元前217年出任执政官，应该也是报复他们的绝好机会。

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执政官通常被派到最前线。此时，汉尼拔已经到了博诺尼亚附近，要在那里过冬。所有人都猜测第二年春天，他会南下，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会沿哪条路线南下。

平庸的指挥官一定会选择从博诺尼亚穿过平原地带到里米尼，再从里米尼沿始于罗马的弗拉米尼亚大道，翻过阻挡在途中的亚平宁山

脉自北南下意大利半岛的路线。弗拉米尼亚大道于三年前刚铺设完成，5万大军同时翻越亚平宁山，走这条路应该最轻松。但是，无人能预测汉尼拔的意图。

既然不知道汉尼拔走哪条路线南下，罗马只有把军队一分为二。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被派往里米尼，防止汉尼拔选择弗拉米尼亚大道。执政官弗拉米尼前往阿雷佐，阻止敌人从亚平宁山脉的某处下来，到达托斯卡纳。两位执政官各带两个军团。这一年军团增加了兵力，分别为2.5万士兵。两位执政官约好，一旦发现汉尼拔的动向，立刻合兵一处。

公元前217年4月，已经30岁的汉尼拔率领全军离开了冬营地。他没有选择从越冬的博诺尼亚去里米尼，再从那里通过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平坦大道，而是选择了从博诺尼亚直接挑战亚平宁山脉，翻过山直奔佛罗伦萨的路线。这条路线距离短一些，但是难度大为增加。

选择这条路线不是因为害怕与守候在里米尼的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之间发生战斗，而是他已经确定了下一个战场——就在伊特鲁里亚人居住的托斯卡纳。

如果伊特鲁里亚的各个城市叛离罗马，那么罗马联盟的一个角就会轰然倒塌。而骚扰弗拉米尼亚大道周边，受害的只是生活在那一带的翁布里亚人。在罗马联盟中，伊特鲁里亚的可动员士兵人数有5万人，与此相比，翁布里亚人不过2万人。如果以瓦解罗马联盟为目的，那么选择伊特鲁里亚人集中居住的托斯卡纳作为战场，取得战斗的胜利会给伊特鲁里亚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能够更有效地达到瓦解罗马联盟的效果。

但是，这样的理由只有在事情过后，才能经过分析得出来。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他们完全猜不透汉尼拔的意图。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这位30岁的年轻统帅手中，他曾成功完成翻越阿尔卑斯山这一前人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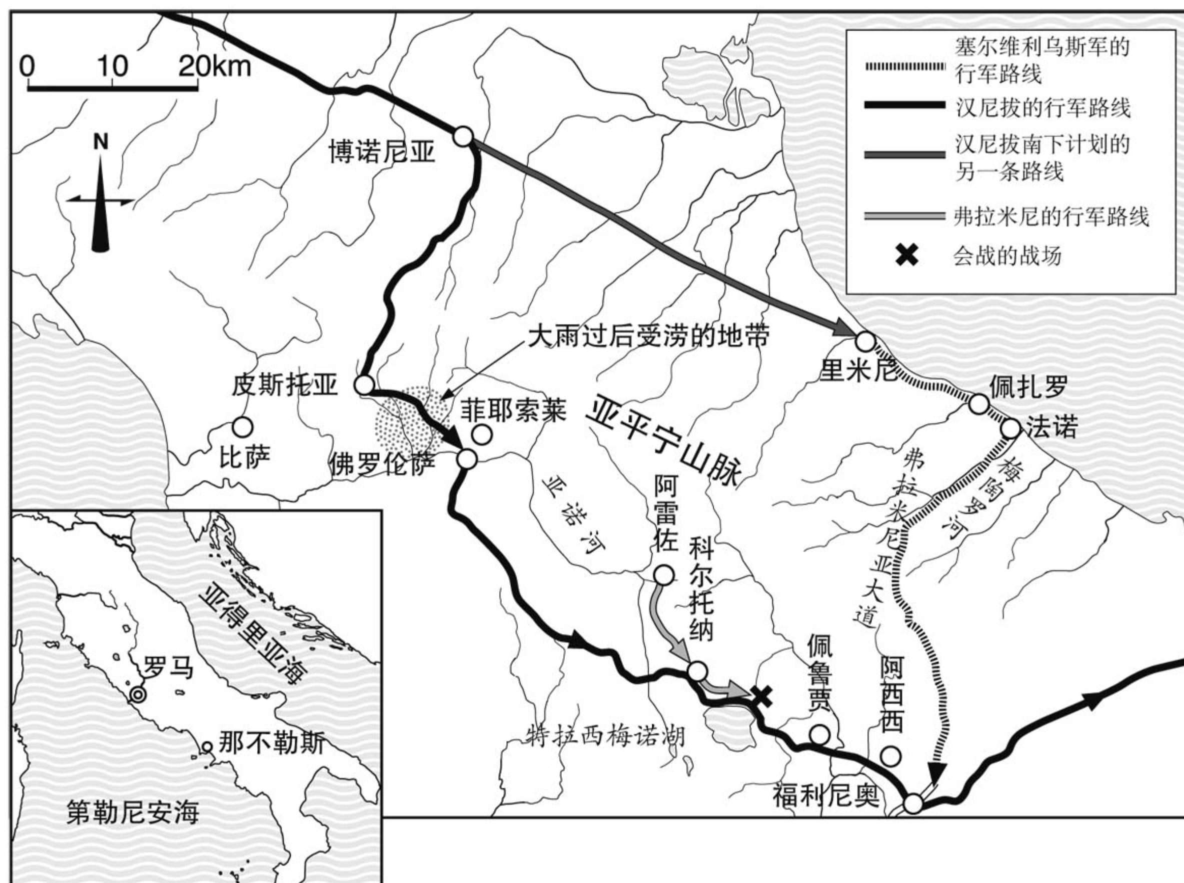
尝试过的壮举，紧接着又两度给罗马以重创。虽然罗马方面在里米尼和阿雷佐部署了军队，但是，在汉尼拔现身以前，没有人可以预知汉尼拔的动向。

翻越亚平宁山脉确实比翻越阿尔卑斯山容易许多。但是，翻过亚平宁山，来到亚诺河流域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不曾预料到的困难。

意大利处于地中海气候带，从冬季到春季，降雨非常集中。公元前217年春季，雨水比往年还要多。源自亚平宁山脉的亚诺河是托斯卡纳当地最大的一条河，流经佛罗伦萨后，汇集多条支流，浩浩荡荡地流向比萨，再从那儿注入第勒尼安海。如果连续下雨，支流流域的平原地区很容易受涝被淹。汉尼拔和他的军队刚下亚平宁山，就一脚踏上了已化做一片沼泽的地带。

汉尼拔耗用了四天三夜的时间才走出沼泽地。在沼泽地的行军顺序是利比亚和西班牙步兵团充当前卫，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高卢兵，努米底亚骑兵为后卫。骑兵与其说是后卫，不如说是为了防止牢骚满腹的高卢兵不堪艰难的行军离队逃跑。行军途中几乎找不到休息的地方，士兵们只能倚在死去的马或辎重车旁小歇片刻。安稳的睡觉是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汉尼拔骑在唯一的一头大象背上，此时的他因患眼疾苦不堪言，艰难的行军于他已经算不了什么。结果，一只眼睛完全丧失了视力，绝世战术家从此变成了独眼龙。

全军终于可以有机会好好休息，是在到达佛罗伦萨以后。就在兵马休整的期间，汉尼拔派出了侦察兵，收集情报。他不仅掌握了弗拉米尼的两个军团就在位于佛罗伦萨东南约100公里的地方——阿雷佐，也了解到了执政官盖乌斯·弗拉米尼的性格。在全军得到充分休息，恢复了体力以后，汉尼拔下达了南下的命令。他没有选择直奔阿雷佐的路线，而是选择了阿雷佐西侧的路线。



南下的汉尼拔和追赶汉尼拔的罗马军的动态

行军不再是纯粹的行军，他们边走边烧杀抢掠。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在丘陵众多的托斯卡纳地方非常难得。火着后升起的滚滚浓烟，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阿雷佐是伊特鲁里亚人建的城镇，环绕着低矮的山丘，是罗马的同盟城市。从阿雷佐看过去，大火和浓烟似乎近在眼前。

执政官弗拉米尼确认来者就是敌军后，马上向里米尼派去了紧急使者，向友军通报敌军的动向，同时要求在里米尼的两个军团即刻南下。弗拉米尼考虑让同僚塞尔维利乌斯从里米尼出发，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前来和自己会合，对汉尼拔形成夹攻之势。他想，按这一计划追击汉尼拔，在佩鲁贾附近就可以和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友军会合。执政官弗拉米尼要求在里米尼的塞尔维利乌斯让骑兵先行一步。

如果对手是平庸之辈，这一战术一定可以奏效。但是，身为统帅的年轻对手在收集、分析、选择情报以及利用情报方面有过人之处。不仅如此，其行动之迅速也无人能及。他绝不会轻易让罗马的四个军团会合的。

只能追赶敌军却不能与之交锋，这一定让争强好胜的罗马军队指挥官感觉非常痛苦。作为罗马联盟的盟主，罗马认为有责任保护联盟的加盟者。然而事实上，执政官弗拉米尼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罗马忠实的同盟者伊特鲁里亚人惨遭烧杀抢掠，自己却什么也不能做。弗拉米尼作为罗马联盟最高官职的执政官，有比常人更强的责任感，加之其正当45岁左右的壮年。所以，对他来说，按捺住心中的愤怒实非易事。就像故意挑衅弗拉米尼似的，汉尼拔和他的军队牵着罗马军队的鼻子一路南下，并沿途继续做着野蛮杀戮的事情。

在佛罗伦萨和佩鲁贾中间，有一个湖叫特拉西梅诺湖，视野非常开阔，这是意大利中部最大的一个湖。湖的北面是一块细长的平地，夹在丘陵和湖面中间，自西向东延伸。通过这个平地继续向东，就是弗拉米尼计划和友军会合的地点佩鲁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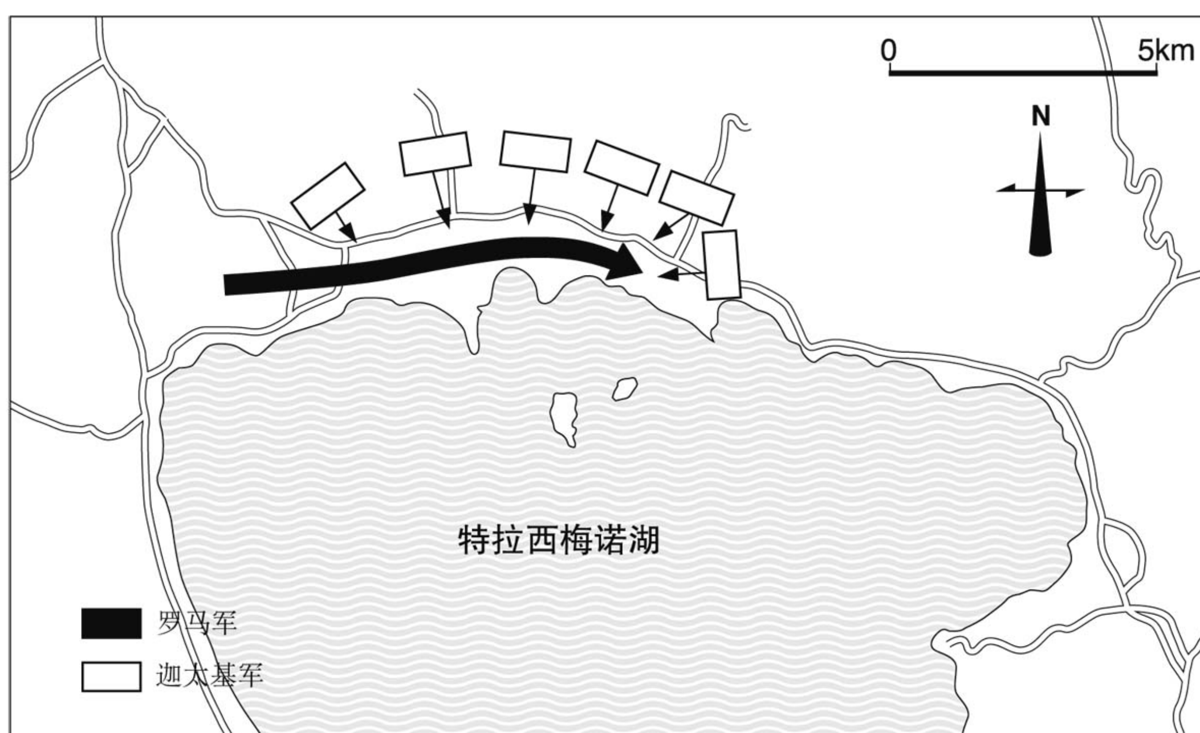
这天，白天经过一番急行军，汉尼拔军于傍晚时分到达特拉西梅诺湖畔。由于事先已经派侦察兵侦察过周边地形，所以，一到这里，汉尼拔就下达了指令。根据汉尼拔的指示，各大队分别散开，到指定的区域安营扎寨。当天晚上就在这里野营，但是禁止点火。

南下的路被湖阻断后向东拐去。拐角处是一片丘陵，骑兵部队就隐藏在丘陵的脚下。骑兵部队往东是高卢士兵，再往东是利比亚和西班牙的轻装步兵团。所有人都躲在丘陵脚下，等待第二天早晨的到来。重装步兵扎营在细长的湖畔尽头，堵住了自西向东的湖畔出口。

从下面的图中，汉尼拔的意图一目了然。他要把敌人引入细长、狭窄的湖畔，待弗拉米尼全军进入湖畔后，骑兵、重装步兵和其他步

兵分别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夹击罗马军队。唯一没有部署兵力的南侧是一片湖水。汉尼拔最擅长的全歼敌人的包围战术，就连天然环境也利用上了。

入夜，执政官弗拉米尼和他的两个军团到了湖畔。没有人知道汉尼拔的军队在哪里扎营，弗拉米尼事先也没有派侦察兵侦察。湖畔看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篝火。罗马士兵们因此以为汉尼拔军队已经通过特拉西梅诺湖畔，向着佩鲁贾方向去了。夜间行军遭遇敌人埋伏的可能性很大，应尽量避免。于是，弗拉米尼下令全军在湖畔西侧的平地上搭建宿营地。



特拉西梅诺战役

公元前217年4月19日一早，浓浓的晨雾笼罩在特拉西梅诺湖畔上空。到了春季，这一带经常出现晨雾。雾中含有开阔的湖面上蒸发的大量水分，浓得让人很难相信这是晨雾，雾飘浮在地表上方久久不

散。稍早一些时，目力所及不过10米。由此可见，汉尼拔甚至还掌握了此地的气象信息。

罗马军队幻想着今天可以追上敌人，他们早早收起帐幕，没有丝毫犹豫或怀疑，踏进了狭长的湖畔地带。能见度非常低，只能勉强看到行进在各队前头的队标。以为敌人在远处的罗马士兵，在浓雾中全速前进。全军2.5万人用了并不太长的时间全部进入了狭长的湖畔地带。

最早发现异常的是罗马军队的前卫。因为他们走在最前面，最先遭遇到在湖畔东侧张网以待的敌人。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和面前的敌人展开了战斗。然而，因为晨雾浓厚，后续部队即使注意到了前面的异常，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情形。就在他们尚未来得及弄明白的时候，对方的骑兵堵住了湖畔的西端。这时，隐藏在丘陵脚下林中的高卢兵及轻装步兵也开始向被困于狭长湖畔的罗马军队发起攻击。

现代高速公路上常常发生多辆汽车连环追尾的事故，原因就是后面的汽车未注意到前面发生了事故。公元前217年春天，在特拉西梅诺湖畔，类似的情况不幸发生了。

这不是战斗而是杀戮。杀戮圈从西、北、东三个方向不断缩小。就连跳进湖里准备逃跑的罗马士兵也被沿湖追来的敌方骑兵所掷出的投枪击倒，比投向到处乱窜的羊还要准。

面对5万名汉尼拔军队士兵，2.5万名罗马军队士兵陷入了绝境，但是他们没有彻底放弃战斗。这场战斗，准确的应该叫杀戮，持续了3个小时。执政官弗拉米尼已经无法指挥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一名骑兵的姿态英勇奋战，直至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也未能找到他的尸体。因为堆积如山的尸体中，执政官和士兵完全没有了区别。当晨雾散尽时分，特拉西梅诺湖畔的惨状，连迦太基士兵也不忍多看一眼。

2.5万罗马士兵中，有1.7万人战死。6000名前卫士兵冲出敌阵后向东逃去，又被刚刚结束湖畔杀戮的敌军骑兵追上，悉数被捕。游过湖逃到山中，并最终逃回罗马的仅剩2000人。意识到汉尼拔的强大后已经加强了其战斗力的整整两个军团，就这样消失了。

汉尼拔方面的损失只有区区2000人，而且几乎都是高卢兵。汉尼拔从西班牙带来的精锐主力又几乎毫发未伤。

后世的战史家认为，特拉西梅诺之战不能算是一场战役，而是暗算。但是，不管这场战斗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当时的罗马人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且如实告诉了所有市民。

负责召集市民大会的执政官一个阵亡，另一个还在前线，不在罗马。所以，法务官代替执政官召集了市民大会。他面色阴沉，对着集合起来的市民们，毫不掩饰地说:

“我们是完败。”

市民大会上，还公布了阵亡者和被捕者人数，以及经过确认后的相关人员姓名。

三天之后，法务官不得不再次召集市民大会，因为前方又传来了失败的消息。

在里米尼担任警戒的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应弗拉米尼的要求派出4000名骑兵先行出发。他们不知道特拉西梅诺湖畔发生的变故，沿弗拉米尼亚大道来到了福利尼奥附近。在这里，离开弗拉米尼亚大道，向西北赶往佩鲁贾，准备和追赶汉尼拔的执政官弗拉米尼军会合。然而，等候在那里的不是友军，而是努米底亚骑兵。无论数量还是战斗力都处于劣势的罗马骑兵很快被包围，2000人丧身战场，余下的2000人彻底失去了战斗力，逃进附近村落，后来全部被俘。正从里

米尼南下的两个军团由此完全失去了其骑兵的战斗力。由于骑兵补充非常困难，所以对罗马来说，这一重创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数字来计算的。

因为特雷比亚之战的失败，罗马不得不放弃内高卢（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又因为特拉西梅诺之战的失败，罗马把托斯卡纳地区也拱手交到了敌人的手中。

但是，与波河沿岸的意大利北部不同，罗马人绝不会放弃夹在亚诺河和台伯河之间的托斯卡纳地区，罗马也绝对不能轻易放弃长期以来的同盟者伊特鲁里亚的各个城市。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伊特鲁里亚人领教了汉尼拔的本事，但是没有一个城市因为罗马在特拉西梅诺之战的惨败而背叛罗马，倒向汉尼拔。以科尔托纳为首的伊特鲁里亚人的所有城市，在汉尼拔到来时，依然紧紧地关住城门。与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不同，居住在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罗马化”已经有200年历史了。

汉尼拔的5万大军就在离“高速公路”弗拉米尼亚大道三天行程的地方，他们正因胜利而士气高昂。与此同时，罗马作好了迎战敌人的准备。但是，虽然有保卫首都罗马的两个军团，加上在里米尼失去了骑兵的两个军团，罗马军队的兵力也不过和汉尼拔军相当。所有人都猜测汉尼拔会沿弗拉米尼亚大道直指罗马。时间刚刚进入5月。

然而，年轻的迦太基统帅没有像人们猜测的那样做——他没有选择直奔罗马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而是选择了前往亚得里亚海的路。其部下很多士兵对统帅的这一选择心有不解。因为他们不但无法去进攻能获得丰厚战利品的首都罗马，而且要离开已经成为自己地盘的托斯卡纳地区，沿亚得里亚海海岸转向意大利南部。汉尼拔的一贯做法是事先从来不向任何人，甚至不向其他将军们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将军和士兵所需要做的就只有听命于这位战无不胜的年轻统帅。

我想，汉尼拔的计划大概是先打掉外围，再攻打对方的大本营罗马。在特拉西梅诺战役之后，对于抓获的俘虏，他依然采用了扣下罗马市民兵、释放来自各同盟城市的士兵的做法。他在等待罗马联盟解体。托斯卡纳地区的伊特鲁里亚人没有叛离罗马，这让他颇感意外。尽管如此，他认为罗马联盟的解体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将向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罗马同盟者希腊人充分展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虽然在特拉西梅诺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他并没有急于求成。到了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汉尼拔的战略企图已为大多数罗马人知晓。

第一步：他有目的地在罗马联盟加盟各国的领土上烧杀抢掠。

第二步：当罗马军无法容忍他们的行为，主动出击时，他就挑起会战，并取得战役的胜利。

随着一次次会战的胜利，同盟国纷纷叛离罗马。

最后一步：当彻底打掉外围后，进攻并一举征服罗马。

他的这一战略构想非常合乎情理。

除了共和国罗马境内有罗马市民兵，罗马在全意大利的70多个殖民城市均有值得信赖的市民。在汉尼拔攻打首都罗马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出现在汉尼拔军队背后。尽管汉尼拔在两次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现状不允许他虽距罗马仅三日之遥就轻率作出决定向罗马进军。

到了亚得里亚海沿岸，汉尼拔给了全军充分的休整时间。他还让士兵们脱掉早已破烂不堪的衣服，换上从阵亡的罗马兵身上剥下来的衣服。这一情况后来一度让罗马军苦恼不已，因为他们分不清谁是敌谁是友。不得已，罗马军全体士兵被要求剃光胡须，因为汉尼拔军队中的迦太基人、西班牙人和努米底亚人都有蓄胡须的风俗。

汉尼拔的军队甚至给马也洗了澡，用的还是葡萄酒。在得到充分休整后，汉尼拔军队沿亚得里亚海右海岸，开始向意大利南部进军。途中所经的罗马同盟城市都饱受烧杀抢掠之苦，无一幸免。据说他们掠夺的物资多得甚至没办法带走。但是，满足5万人的餐饮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虽然烧杀抢掠的目的是诱发各同盟城市背叛罗马，但是，其中也有满足5万人胃口的重要目的。

在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极尽恣意妄为之能事后，汉尼拔率领全军改变了行军方向，前往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坎帕尼亚地区。与托斯卡纳地区一样，这里有很多罗马的同盟城市。除了阿皮亚大道必经的大城市卡普亚，这里还有库马、波佐利、那不勒斯、索伦托等很多罗马的“海港同盟市”。对罗马来说，托斯卡纳地区的伊特鲁里亚人是非常重要的同盟者，同样，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其重要程度丝毫不差。

虽然敌军进攻首都的危险性减小，但是罗马依然有必要重建防御体系。为此，罗马决定设立独裁官。自第一次布匿战争拥立独裁官以来，这是相隔32年后再次建立的危机应对机制。费边·马克西姆斯被指定担任独裁官，尽管任期只有6个月，却集大权于一身。这位出身罗马名门望族费边家族的独裁官，是年58岁。他曾经当选过两任执政官，在与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的战斗中有过光荣的胜利记录，战场上的成绩不比任何人差。在这位比30岁的汉尼拔年长一倍的费边脑海里，有与迄今已知的其他罗马统帅完全不同的想法。

虽然费边率领从里米尼赶来的两个军团和新编的两个军团共四个军团在后面追踪汉尼拔，但是他的战略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避免和汉尼拔正面交锋。

科尔涅利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弗拉米尼，这些已与汉尼拔交过手的执政官都吃了败仗。58岁的费边不认为自己有获胜的机会，他

认为如果与汉尼拔交手，自己同样会败。他甚至认为，当时的罗马将军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战胜汉尼拔。

为了不输给汉尼拔，只要不交手就可以。所以，他率领4个军团，共计5万人马，虽然紧随在普利亚、坎帕尼亚等地极尽疯狂之举的敌军后面，却绝不回应汉尼拔的挑战。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等待敌军自我消耗。

费边因此得到一个外号，叫“持久战主义者”。但是，表示这个意思是后来的事情，最初大家要表达的意思是“拖延者”。

费边采用的战术尽管有效，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很大。罗马联军中，除了罗马市民，还有来自各同盟城市的市民。由于费边的不作为，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市遭受涂炭。就连罗马市民兵，也同样咒骂自己的无能为力。对他们来说，因为未尽到联盟盟主的职责深感懊恼。

反对独裁官费边战术的声音一天高过一天，终于因为中了汉尼拔圈套一事而爆发。

公元前217年之初发生过特拉西梅诺湖战役。此时，这一年的秋天快过去了。在富饶的坎帕尼亚地区，汉尼拔军队没有受到罗马军队的任何阻挠，随心所欲地进行掠夺，而后带着足以越冬的军粮准备回普利亚地区。对汉尼拔来说，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是让5万士兵安全越冬最合适不过的地方。

独裁官费边觉得自己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从坎帕尼亚到普利亚，必须翻过像脊椎一样纵贯意大利半岛的亚平宁山脉。只是，不需要上下山来翻越山脉，沿山谷即可越过亚平宁山。费边把全军分为三个部分，分别部署在汉尼拔和他的军队可能通过的几个地点。一旦敌人进入山谷，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费边所未预料到的是，年纪轻轻的迦太基统帅凭借着其卓越的情报收集能力掌握了罗马军队的动向。当汉尼拔来到山谷前，他命令士兵收集大量枯木。接着，挑选了2000头拉辎重车的牛，把枯木绑在这些牛的牛角上。

士兵们按照命令完成这一切之后，汉尼拔把他们召集起来，指着远处高山之间的山涧，说：

“我们今晚要通过那里。”

他告诉全体士兵，罗马军队就埋伏在山谷两边的高山一侧。但是，他又说，今晚就要在等候自己到来的敌人面前通过那里。

太阳下山，夜幕降临的时分，传令兵带着总指挥官的命令，与牛群一起来到待命中的士兵面前。当绑在牛角上的枯木点上了火后，在士兵们的驱赶下，牛群一边掉着火星灰，一边向罗马军队埋伏的相反方向跑去。惊恐万状的2000头牛疯狂奔跑，埋伏中的罗马士兵看到黑暗中沿山脊移动的火群，以为是敌人发起了进攻。因为远远看去，就好像无数士兵手举火把一起跑上了山丘。

一向性格沉稳的费边不希望夜间作战。而且，看上去敌军似乎是为了占领一个山丘。失去一个山丘，对于在山谷设伏的战术思想没有任何影响。费边决定天亮前按兵不动。

就在这天夜里，汉尼拔和他的全体士兵，未损失一兵一卒，未丢失一件掠夺品，在罗马军队的眼皮底下顺利通过了山谷。第二天早上，等费边知道的时候，敌人已经翻越过了亚平宁山。匆忙间派出的骑兵队虽然追上了汉尼拔的后卫部队，却未能啃动著名的努米底亚骑兵。罗马军队虽说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却颜面尽失。

从此，罗马人对于无论受到怎样的阻碍也得以成功的事，改用这样一句习语来表达了：

“不管怎样，汉尼拔过去了。”

独裁官6个月的任期尚未结束，费边就被召回首都罗马，理由是要举行祭祀仪式，实际上就是免职。

当汉尼拔悠然自得地在气候温暖的普利亚过冬时，在罗马，围绕下一年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执政官选举，出现了支持费边主张的拖延战术派和相反的积极战术派。两派对立愈演愈烈。

积极战术派指出，如果采用费边式的拖延战术，那么在敌人消耗殆尽之前会自己先消耗尽了。相反，拖延战术派拿出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先例，指出，把始终未能降伏的哈米尔卡赶出西西里，是因为罗马从迦太基人手中夺取了制海权，切断了迦太基方面的补给线。哈米尔卡是汉尼拔的父亲，他们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无论对父亲还是对儿子都同样有效。

事实上，拖延战术派的软肋不是“牛角事件”中的失败，而是这一年来各同盟城市蒙受的损失。元老院当然希望避免可能导致同盟各国叛离的一切状况出现。

最后的结果是，下一年，即公元前216年，从两派中各选了一位作为前线总指挥官的执政官，他们分别是贵族出生的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和平民出身的特雷恩蒂乌斯·瓦罗。前者与费边想法一致，后者则是积极战术思想的代表。

尽管选举的结果是两派中各选出了一位执政官，但是市民大会会场现场的气氛却是一边倒地支持积极战术派。

汉尼拔进攻意大利的公元前218年，罗马编组了6个军团，第二年，即公元前217年，增加到11个军团，到了公元前216年，又增加到了13个军团。罗马市民们为了向汉尼拔一雪前耻，尽管要增加自己的兵役义务，依然投了赞成票。对他们来说，翌年春季开始的公元前216年，应该是罗马与汉尼拔之间一决高下的一年。

通过会战决定胜负正是汉尼拔所期待的。

尽管汉尼拔军队在特拉西梅诺湖之战的胜利，以及在普利亚和坎帕尼亚两地汉尼拔军队未受任何阻挠地烧杀抢掠，让人们看到了罗马的软弱；尽管汉尼拔善待同盟城市士兵，无偿释放他们回归故里，但是，罗马联盟的加盟城邦至今尚未有一个背弃罗马，投奔到汉尼拔的帐下。既然汉尼拔认为要让罗马彻底失败只能寄希望于罗马联盟解体，那么，对他来说，这个问题绝不能置之不理。他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决战。

第四次战役：坎尼会战

好像是1991年的1月，就在全世界都在紧张地关注着始于空袭的海湾战争，进入地面战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一天早上，我打开电视机，换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台（CNN）看实况转播。结果，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不是沙特阿拉伯的基地，也不是遭受夜间空袭的伊拉克，而是呈现一派和平景象的麦田。站在麦田中央的记者说，今天早上播出的节目来自意大利。

这位记者说，战争迟早会进入地面战。虽然不知道会始于何时，但是，多国部队已经作好准备。在这里，他将想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介绍一场历史上最著名的地面战。这场战役也许对当天即将展开的地面战有所启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意大利南部的坎尼平原，距今2200年前的公元前216年，这里曾是汉尼拔与罗马展开大会战的战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台记者指着电视画面上的战况展开图，对汉尼拔用什么战术战胜了数量占优势的罗马军队进行了说明。之后，他又补充道：

“坎尼战役是战争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战役，所以，在军事学院都要学习有关这场战役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和施瓦茨科普夫一样，伊拉克的将军也知道坎尼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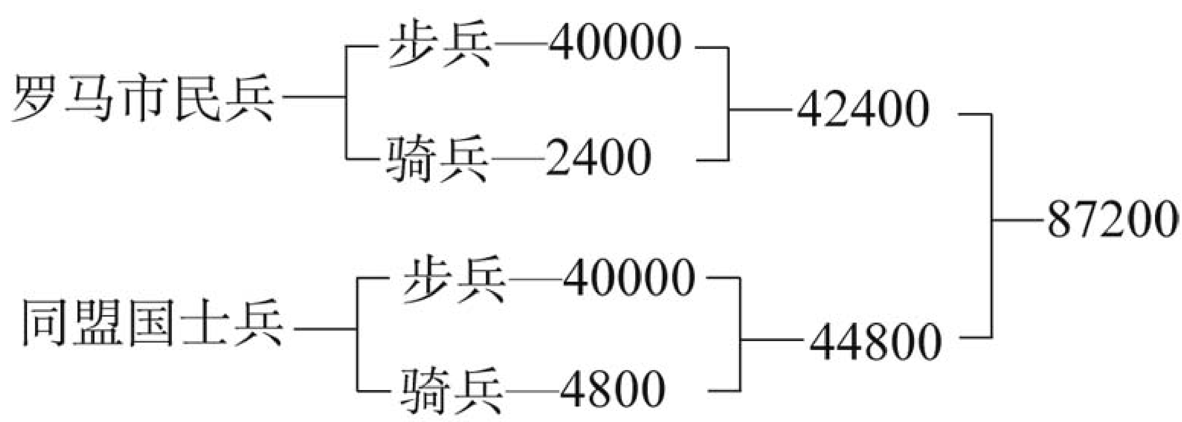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发生在没有战斗机、直升机时代的一场会战，竟然会引起卫星转播时代的记者的关心，实在很有意思。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坎尼会战。我不知道日本的国防大学的情况怎样，但是，欧美的军校一定会学习这部分内容。

公元前216年，罗马市民大会决定加强军队力量，编组军队，准备春季重启战事。

前面已经提到，通常罗马军团由罗马市民兵和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组成。其中，罗马市民兵为步兵4000人、骑兵3000人，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人数略少于这个数目。每位执政官率领两个军团，就是所谓的“执政官军团”，这是罗马军的作战单位。因为执政官有两位，所以，罗马每年需要编组四个军团。因此，“罗马联军”的兵力通常在3.8万人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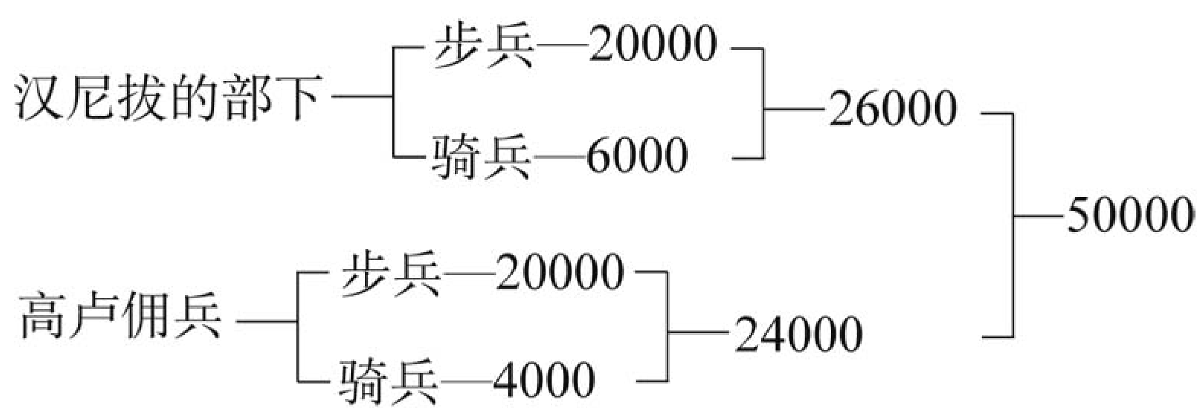
进入战时，根据情况，会相应增加军队力量。兵力最多时曾经达到过5.4万人左右，这是不得不同时面对高卢人和伊利里亚海盗两方面敌人的那一年的事情。当时，罗马市民兵和同盟各国士兵的比例是2:3。

公元前216年，尽管敌人只有汉尼拔一个，但是，罗马的兵力增加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只是，增加的不是军团数。因为一位执政官指挥两个军团，两位执政官只能有四个军团，不能超过这个数。因此，与以往的“战时”情况相比，公元前216年的罗马进一步扩大了每个军团的规模。增加的人员主要由罗马联盟盟主、担任总指挥的罗马提供，因此，由两位执政官每天轮流担任总指挥的公元前216年度的兵力构成情况如下：



其中步兵8万人、骑兵7200人，所以步兵和骑兵的比例是11∶1。

在普利亚越冬的汉尼拔军的构成如下：



其中步兵4万人、骑兵1万人，所以步兵和骑兵的比例是4∶1。

两军步兵的兵力是8万人比4万人，从数量上看，罗马方面占绝对的优势。但是，再看骑兵战斗力，罗马军是7200人，汉尼拔有1万人，正好相反。前一年在特拉西梅诺之战中失去7000骑兵后，罗马方面尚未补上这个缺口。

每天轮流担任总指挥，率领8.72万大军决战汉尼拔的两位执政官都没有与汉尼拔交过手。从战绩上看，执政官埃米利乌斯在汉尼拔进入意大利的前一年，作为执政官，曾率军队与伊利里亚人交战，有过胜利的记录。但是，执政官瓦罗在战斗中只是一名普通士兵，甚至没有担任过百人队队长。他之所以能够当选军队总指挥官的执政官，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通过决战尽早解决战事的主张得到了罗马大多数市民的支持。

两位执政官确切的年龄不详，根据当选执政官必须在40岁以上的这一要求，所以，他们应该比31岁的汉尼拔至少大10岁。不管怎样，公元前216年的罗马，把可能的一切都投入到了与汉尼拔的一战。

和往年一样，于3月15日开始军事行动的罗马军队沿阿皮亚大道开始南下。过了加普亚，快到贝内文托的时候，监视尚在过冬的汉尼拔动向的友军送来一个情报，说汉尼拔已经离开冬营地，没有北上，而是南下了。于是，以两位执政官为先锋，罗马军的8.72万大军追踪着汉尼拔，进入了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

不清楚汉尼拔是如何知道的，也许是在审讯俘虏时了解到的。汉尼拔虽然尚未遭遇罗马军队，但是，他已经掌握了追来的罗马军的规模。不仅如此，他甚至对罗马军队的构成、对两位执政官的性格都了如指掌。他考虑把战场设在平原，以便更好地发挥骑兵的威力。这时，罗马方面已经意识到了汉尼拔的意图。但是，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踏进了有大片平原的普利亚地区。也许因为有两倍于敌人的8万步兵，这给了他们充分的信心吧。因为，罗马重装步兵的勇敢在当时名震天下，几乎无人能敌。

貌似为了躲开追来的罗马军队，汉尼拔的军队继续一路南下，直到位于奥方托河注入亚得里亚海的附近一片开阔平原，才终于停下前行的脚步，随即攻取了位于这条河附近的坎尼村。坎尼是罗马军队在同盟国内的粮食储藏基地之一。看重罗马联盟稳定关系的罗马人，严禁在同盟国内掠夺。

对汉尼拔来说，攻取坎尼村的目的，一是为了刺激罗马军队，二是为了补充军粮。尽管他们一路上不断掠夺，但是要让5万人吃饱饭终究是个巨大的工程。意大利南部所有的罗马同盟国都很敌视汉尼拔。汉尼拔必须依靠武力，才能迫使他们打开城门。至今，尚未有一个城市主动向他提供军粮补给。而且，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全年未得到来自迦太基本国的援助。同时，在西班牙，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率领的罗马军队不断攻打迦太基军队，西班牙方面也没有能力支援在遥远的意大利的汉尼拔军队。此时，汉尼拔军队尽管得到了坎尼，但是，储存在此地的粮食据说只够维持10天。

在坎尼得到粮食补充以后，汉尼拔没有率领军队继续前进，他在坎尼村后面的丘陵上建好了营地，一心等待罗马军队的到来。

一路追来的罗马军队在距离汉尼拔10公里左右的地方也停了下来，开始扎营。罗马军队的营地建在野外，四周筑起高高的栅栏，挖好了纵深的壕沟，非常正规。两军隔着10公里的原野，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对峙。

当然，在近两个月的对峙中，双方并非一次也没有动过手。

汉尼拔曾经派出2000人左右挑逗罗马军队，罗马方面派出同样规模的队伍出来应战。在这两个月间，类似这样的小规模战斗，发生频繁。随着小规模战斗的一次次展开，罗马方面的优势渐渐显现。有一次，罗马军队损失了近100人，但是，相比较而言，汉尼拔方面的战死者多达1700人。当然，汉尼拔军队的阵亡者几乎总是高卢兵。尽管如

此，还是让罗马阵营中的士气不断高涨，所有人都觉得，照此下去，胜者一定属于自己。

然而，31岁的年轻人就像职业赌徒在台球或扑克游戏中，常常对容易上当的生手施以骗术一样，先让对手小赢几次，然后再让对方赔个精光。

罗马军队已经跃跃欲试，他们甚至把营地移到了奥方托河的左岸，随即汉尼拔也把营地移到了同一岸边。两军相距不足2公里。

两军并没有马上开启战端，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营地内，继续相互对峙。其间，罗马军队渡过奥方托河，在对岸也建了一个小规模的营地。他们认为在河两岸建营地，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数量占优势的兵力。对此，汉尼拔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就像特雷比亚和特拉西梅诺战役一样，汉尼拔总是在他希望的地点、希望的时间发起战斗。坎尼之战也一样。他先把敌人引到他所希望的地方。只是在坎尼，汉尼拔与罗马军队相隔2公里，进入对峙状态以后，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不仅如此，他还装出因小规模战斗失利而萎靡不振、畏首畏尾的样子。

年轻的汉尼拔早就看穿了罗马指挥官们的心思——他们非常警惕，想方设法避免掉入他的圈套。为了让他们与自己进行会战，汉尼拔首先需要解除他们的戒备心。为此，他故意装出主导权掌握在罗马手中的样子。

公元前216年8月2日，在执政官每天轮流担任总指挥的罗马军中，这天的总指挥官是特雷恩蒂乌斯·瓦罗。

这天早上，东方刚刚开始泛白，接到总指挥官特雷恩蒂乌斯·瓦罗的命令，士兵们从奥方托河两岸的罗马军队两个大小营地中陆续出

来，在河右岸集合。瓦罗选择右岸而不是左岸集合全军，是因为左岸是一片平原，有利于敌人骑兵驰骋纵横，危险度较高。右岸地势高低起伏，对骑兵力量较强的汉尼拔军来说，应该不太有利。

看到罗马军队布好了阵，汉尼拔也亲自率领全军过了河，在罗马军队的正面布下了阵。罗马军队的阵型是横向一条直线，与此相对，汉尼拔部署的阵型呈弓形，中间凸起。

罗马军队的阵型清楚地反映了担任这一天罗马军总司令官的瓦罗的战术。部署在中间的步兵团阵型不是横向的长方形，而是纵向的长方形。目的是由罗马军队的主力重装步兵突破敌人的中央。正因为如此，他选择了奥方托河右岸、环绕坎尼村后面的丘陵下比较狭窄的地方作为战场。但是这样一来，对于担任右翼的2400罗马军队骑兵来说，他们不得不在奥方托河与步兵之间的窄小地带，与3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显然非常不利。

此外，瓦罗还留了1万士兵在布满军队的战场后的小营地里待命。他的计划是：当骑兵顶住敌人的进攻，步兵又成功突破敌人中央的时候，再投入这1万兵力，争取一口气取得会战的胜利。

然而，阵型不同于特雷比亚之战的汉尼拔没有上他的当。

会战开始了。两军首先采用了常规的战术，分别与正面的敌人交战。汉尼拔的左翼对罗马的右翼，中央的轻装步兵对中央的轻装步兵，汉尼拔的右翼对罗马的左翼。第一回合是在汉尼拔弓形阵型中的高卢雇佣兵与罗马的轻装步兵之间展开。

会战之初，战斗的展开罗马方面占尽上风。见此情形，瓦罗下令负责步兵部队指挥的前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投入重装步兵团。由高卢雇佣兵组成的汉尼拔军前卫，在罗马全体步兵的凌厉攻势下，突起的弓形变成了凹陷的弓形。汉尼拔部署弓形阵型，目的在于尽可能让罗

马步兵团把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这里。效果非常明显，高卢兵虽然步步后退，却还在抵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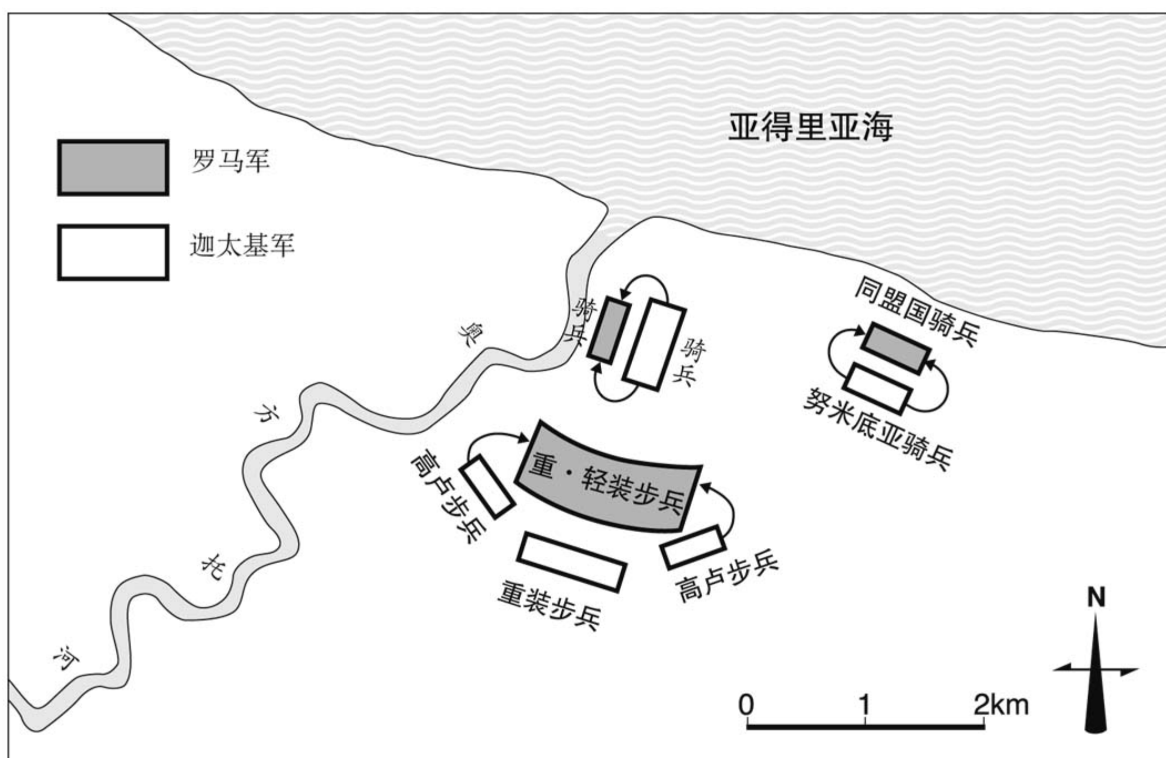
步兵交战开始不久，左右两翼的骑兵也加入了战斗。近3倍于敌人兵力的汉尼拔军左翼对执政官埃米利乌斯率领的罗马骑兵队，从一开始就占尽了先机。罗马骑兵一步步地被逼到河边。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依然顽强奋战。构成罗马右翼的这些骑兵，很多是罗马贵族的子弟，换言之，他们都是候补的士官。

执政官瓦罗率领的是同盟国骑兵组成的左翼，对敌人的努米底亚骑兵。也许因为数量相当，他们奋力作战，战斗之初，没有后退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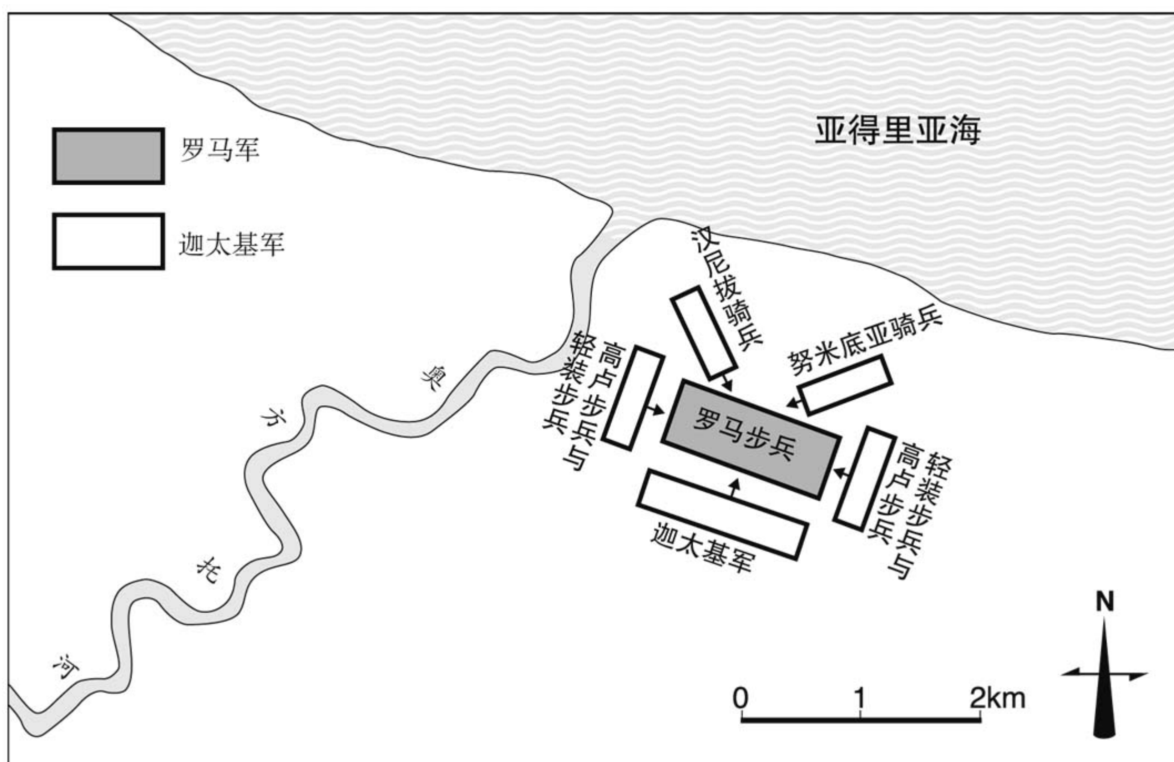
其间，在罗马重装步兵的猛烈进攻下，处于汉尼拔军中央位置的高卢士兵彻底失去了战斗力。气势越来越猛的罗马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乘胜追击节节后退的敌人。



坎尼会战（布阵结束时的阵型）



坎尼会战：第二阶段



坎尼会战：最后阶段）

这时，一直后退的高卢兵突然向战线两侧散开，汉尼拔的重装步兵出现在罗马重装步兵的面前。不愧是跟随汉尼拔远征而来的精锐部队，2万人抵住了7万罗马士兵的猛烈进攻。

战场中央，重装步兵之间的激战显现了罗马方面处于有利的形势下。但是，骑兵之间的战斗一直处于汉尼拔方面的掌控之中。

执政官埃米利乌斯率领的2400骑兵中的大多数，被敌人的6000骑兵切断退路，被包围在岸边后消灭。只有小部分人跳进河里，逃脱了敌人的追杀。埃米利乌斯的坐骑被杀，又失去可以指挥的骑兵团，于是，他加入了重装步兵团，继续战斗。

执政官瓦罗指挥的4800名骑兵来自同盟各国，会战开始时，抵住了敌人的进攻。然而，终究不敌骑术高超的努米底亚人。左翼没有河相阻，要摆脱努米底亚骑兵的追击，只有一溜烟地快跑。

在罗马重装步兵和汉尼拔的主力激战的战场中央，汉尼拔的战术开始显出效果。在这里，每名罗马士兵的战斗意志和作战能力已经不起作用。

汉尼拔的精锐部队抵制住罗马重装步兵猛烈进攻的同时，看似已经撤离战线的高卢兵及轻装步兵转移到了罗马军团的两侧。原来在这里的罗马骑兵已经被汉尼拔的骑兵击退。接着，汉尼拔的左翼骑兵在击退罗马军的右翼骑兵后，也绕到了罗马步兵团的背后。最后，努米底亚骑兵赶走执政官瓦罗率领的罗马军骑兵后，也回到了战场。至此，汉尼拔设计的包围圈已经完成。

就像画中画的一样，7万名罗马步兵被汉尼拔的5万士兵团团围住。

罗马市民兵是罗马联盟的核心，尽管遭到敌人的包围，但是，他们绝不轻言放弃，举手投降。对汉尼拔来说，就像之前发生的所有战斗一样，对罗马军实施包围战，意味着实施歼灭战。

上一年度的执政官、指挥重装步兵部队的塞尔维利乌斯阵亡。坐骑被杀后，选择与部下共同战斗的执政官埃米利乌斯战死。独裁官时代担任费边副官的米努基乌斯被杀。加入骑兵队及重装步兵团的80位元老院议员几乎无一幸存，只有极少数人冲破汉尼拔的包围圈，得以逃生。坎尼之战，就像非常完美的包围战一样，这场歼灭战打得非常漂亮。这一次，汉尼拔又一次把敌人的主力，即罗马军团的精锐重装步兵的战斗力给化解了。

未接到总指挥官的命令，一直在营地待命的1万士兵悉数被俘。

担任这一天总指挥官的执政官瓦罗只带着50骑，沿山路向西逃到距离坎尼数十公里开外的罗马殖民城市韦诺萨，侥幸逃脱。40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向南逃到距离坎尼10公里的卡诺莎，已经19岁的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也在其中。特雷比亚之战后，他的父亲被派往西班牙时，就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埃米利乌斯。对于年轻的西庇阿来说，接触汉尼拔精妙的战术，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得知执政官及将官逃了出来，坎尼会战的残兵也纷纷聚集到韦诺萨和卡诺莎来了。所有人加起来不到1万人。

坎尼会战中，如果相信古人的记载，罗马方面的牺牲人数多达7万人。胜利者汉尼拔方面的战死者只有5500人，其中三人之二还是高卢兵。

纵观整个历史，罗马军团遭受如此重创，坎尼会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为了扒下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汉尼拔军队第二天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也没有完成。汉尼拔派去向迦太基本国通报胜利消息的弟弟马可尼在本国要人面前，据说用从阵亡罗马士兵手指上摘下来的金戒指，堆成了小山。罗马市民手上的金戒指不是结婚戒指，而是他们的印鉴，不仅大还很重。把几万个这样的戒指堆起来，该是多高的山，我难以想象。

罗马平静地接受了完败的消息。以元老院议员为首的全体市民，到城门口迎接、慰问带着残兵败将回到首都的执政官瓦罗。阵亡者家族服丧的时间从以往的1年缩短至30日。

没有责备特雷恩蒂乌斯·瓦罗一句话，就连最初反对他主张尽早解决问题的提议的人，现在也不再提起。特雷比亚之战、特拉西梅诺之战、坎尼会战，没有一个贵族抱怨惨遭失败的这些战斗的总指挥是平民出身。在其他民族常常发生的类似聚到古罗马广场抗议为政者的事情，在此时的罗马，完全看不到。

祸不单行。坎尼会战失败后，人们的服丧期还没有过去，又传来了在高卢的两个军团被歼的消息。

自从汉尼拔进入意大利后，高卢民族纷纷起兵。这一年，为了镇压起义，罗马向波河流域派去了两个军团，由法务官波斯图米乌斯率领。然而，在追击高卢兵的时候，全军落入了敌人设下的圈套。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进入了森林之中。

高卢人事先已经把森林中沿路的树木砍倒，又照原样把它们立起来。为了追赶高卢兵，罗马军进入森林，然而立着的树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棵接一棵地砸了下来。两个军团8600人几乎全被树木压倒，动弹不得。躲在一旁的高卢兵乘机把他们杀死。据仅剩的幸存者证实，法务官波斯图米乌斯也和士兵们一起共赴黄泉了。

几天时间，罗马相继失去了合计8万士兵。元老院担心对虔诚信仰宗教的罗马百姓的思想会产生波动，决定派使节去求神谕。派去希腊德尔斐求神谕的是后来记录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史的元老院议员费边·皮克托。这是罗马人对接踵而至的噩耗表现出动摇的唯一证据。

另一方面，在坎尼的汉尼拔营地，完胜之夜，将士们的喜悦之情一展无遗。将官们纷纷向汉尼拔进言，要求立即攻打罗马。他们中有一人扬言，现在攻打罗马，5天后，我们就可以坐在卡匹托尔山上吃晚饭了。

但是，31岁的胜利者对他们的话充耳不闻。汉尼拔坚信只有罗马联盟分崩离析才能彻底消灭罗马。他说，现在攻打首都为时尚早。于是，指挥官中的一人对他说：

“你知道怎样取得胜利，却不知道怎样利用胜利。”

汉尼拔年纪尚轻，内心也许有过迷茫。但是，就像后来锡拉库萨及迦太基的例子所示，攻打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必须作好持续两三年时间的心理准备。此外，一天时间就可以决出胜负的会战自然无关紧要，但是，攻城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在这种情况下，高卢兵首先难以信任，汉尼拔可以依靠的只有略多于2.5万人的部下。仅靠这点兵力，强行攻打大城市，无异于自取灭亡。更何况，罗马作为一个国家，并非把所有的国家功能全部集中在首都。这也是汉尼拔不敢轻举妄动的一个原因。

罗马是由面、点和线构成的国家。坐落于同盟城市之间的殖民城市里，住着罗马市民及享有与罗马市民几乎同等权利的拉丁市民。他们是罗马市民权的拥有者，所以，他们也是士兵。不难想象，他们一定会带着来自各同盟城市的士兵，袭击正在围攻首都罗马的汉尼拔军。

不管内心想法如何，汉尼拔绝不允许自己改变瓦解罗马联盟这一基本战略。这是在决定攻打意大利之初早已定下的。坎尼会战的重大胜利必须为实现这一基本战略服务。

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又把俘虏分成罗马市民兵和同盟国士兵，后者被无偿释放回国。当然，他们走的时候，汉尼拔要他们答应回去后转告他们的同胞，说汉尼拔的敌人只是罗马，不是罗马以外的意大利人。

汉尼拔本人也不浪费时间。他没有攻打首都罗马，也没有追击败兵，而是把自己的军队送往南方。他的目的很明确，他认为，由于罗马在坎尼会战中大败，意大利南部的城市一定会出现动摇。他要攻打这些城市，迫使他们脱离罗马联盟。

卡拉布里亚地区位于状如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脚趾到脚尖的地方。汉尼拔首先在这一带发起了进攻，有一两个城市试图抵抗，但很快被攻占。之后几乎所有城市都在汉尼拔面前打开了城门。只有那些殖民城市，因为居民是罗马士兵，同时要塞化做得很充分，所以，就像海面上到处露着脑袋的岛屿一样，依然属于罗马。这个地方的同盟国中，唯一坚持站在罗马一方的是面向墨西拿海峡的雷焦。因为那里相距西西里较近，可以得到西西里岛上亲罗马势力的援助。

罗马联盟在南方最先被削掉一角。

但是，对罗马来说，更沉重的打击是来自加普亚的背叛。

当时，在意大利中南部的坎帕尼亚地区，加普亚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比任何地方都重要，甚至比那不勒斯还要重要。它坐落在始于罗马的拉蒂纳大道与阿皮亚大道交会处，是具有“无投票权的市民权”的城邦国家，市民除了无权参与罗马国政以外，在法律上享有与罗马市民同等的权利，同时，又有完全的自主权。加普亚是罗马联盟完

全的同盟国，市民有义务参加罗马军队，迄今为止，市民一直与罗马市民兵一起，共同抗击汉尼拔。

然而，罗马在坎尼会战中败于汉尼拔之后，加普亚背弃了罗马。汉尼拔释放来自同盟国俘虏的策略终于结出了巨大的硕果。

加普亚派出市民代表前往汉尼拔营地，提出了讲和条件：

一、达成和谈后，加普亚不承担向汉尼拔军提供士兵的义务。

二、汉尼拔承认加普亚境内的完全自治。

三、汉尼拔向加普亚送去300名罗马市民兵俘虏，换回正在西西里战场服役的300名加普亚市民。

汉尼拔爽快地答应了所有这些条件。就这样，汉尼拔完成了与加普亚之间的和谈。

一个有实力的城邦国家，周边通常会有若干卫星城市。加普亚背离罗马后，又有4个相邻的城市脱离罗马。罗马联盟在意大利中南部也被插上了楔子。

取得坎尼会战完胜的公元前216年，是汉尼拔和他的士兵们离开西班牙的第三年。这年冬天，他们终于不必睡在营帐内的地上越冬了，他们住进了有房顶有墙的房子里，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床上了。公元前216年至公元前215年的冬季，汉尼拔率全军在加普亚度过。加普亚是伊特鲁里亚人建设起来的城市。即将告别31岁的汉尼拔在这个大城市里边过冬，边等待罗马联盟的解体。

亚历山大大帝和汉尼拔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如果想了解2300年的古人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最容易找到的著作只有普鲁塔克的《列传》。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只能了解亚历山大的人性的一面，却几乎找不到他使用过的战略战术。原因是，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文化人普鲁塔克不关心这类东西，也没有写这类东西的专业知识。

好在书写亚历山大的古人不止普鲁塔克一个人。在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以后，他成就的远征事业就征服了古代人们的心。在当时，有关亚历山大的史料有不少，有很多历史学家提笔书写这位年轻天才的丰功伟绩。

亚历山大远征时有两位记录员随行。在大帝死后，又有两位历史学家根据这两位记录员的记录，很快完成了传记的写作。

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与亚历山大同行的两位记录员写的记录以及在大帝死后，两位历史学家写的著作。但是，在罗马时代，以这些作品为原始史料，普鲁塔克写下了《列传》，库尔提乌斯·鲁夫斯及阿里安写下了《亚历山大大帝传》等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亚历山大的真容。当然，与生活在大帝去世100年后的汉尼拔相比，从信息量上来说，前者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有关战略战术的描述。在作品中，描述这类内容，不仅需要对此有兴趣，同时必须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古代历史学家中，不光是普鲁塔克，绝大多数人都热衷于颂扬大帝的丰功伟业，很少提及大帝是如何成就这些伟业的。虽然历史学家中，有人有这样的资质，如色诺芬有过率领军队作战的经历，修昔底德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波利比乌斯担任过阿卡亚同盟军骑士团团长。但是，除了当过兵的阿里安，没有一个人写亚历山大，实属可惜。

不过，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关心先人的业绩，希望从中找到有用的东西，为己所用。我想汉尼拔应该是其中之一。很久之后，当西庇阿

向汉尼拔提出问题时，他曾经回答说亚历山大大帝是最优秀的军事家。当然，汉尼拔认为自己同样也是优秀的军事家。如果只是道听途说，他不可能如此肯定地回答说是亚历山大位居第一。因为他很清楚，并且对大帝的才能心悦诚服。

汉尼拔在前往意大利的时候，带了一个希腊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此人始终与汉尼拔同行。他是汉尼拔的亲信，叫西勒诺斯，担任远征意大利的记录员，同时教汉尼拔希腊语。当时，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书籍都是用希腊语写的，也许，西勒诺斯的任务就是把亚历山大的故事读给汉尼拔听吧。当然，重点一定是这位迦太基年轻统帅最关心的大帝用过的战略和战术。

被后人尊称为大帝的亚历山大在22岁那年，只带着3.6万名士兵攻入了幅员辽阔的波斯。靠这一支军队，与多达10万至20万名士兵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作战，两次战胜大流士。与波斯方面的战死者多达10万相比，亚历山大的损失只有两三百人。让看到这个数字的人，忍不住以为少写了一个零。尽管古人有夸张的毛病，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完胜。

对此，常人只会感慨其伟大。但是一位将军看到这样的战况，一定深受刺激，从而产生强烈的探知欲。为什么他能做到这样？尤其是汉尼拔，要以不到十分之一的兵力攻打总兵力达75万人的意大利，不难想象，他的探知欲会比别人更强烈。

亚历山大18岁那年，跟随其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率领的军队，参加了喀罗尼亚战役，与底比斯·雅典联军作战。当时，他任骑兵团指挥。马其顿军与底比斯·雅典联军，在士兵数量上不相上下。战斗结果是，马其顿获胜。决定这场战斗结果的是马其顿骑兵。

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军队主力都是重装步兵，由中、上层市民构成。喀罗尼亚战役中，马其顿军的步兵与骑兵比例也是10:1。

我想，让年轻的亚历山大意识到骑兵的重要，源自他亲自指挥骑兵，并因此决定了战斗结果的这一经历吧。两年后，他准备东征的时候，兵力是步兵3.1万人，骑兵5000人。步兵和骑兵的比例缩小到了6:1。同时，为了提高骑兵的战斗力和防御能力，甚至编组了重装骑兵队。

历史书中随处可见对亚历山大的溢美之词。随意地去翻看这些历史书，还以为是位神仙再世呢。但是，如果带着探知欲去读，有时候会看到有关战略战术的记述。如“从敌军侧面进攻”，如“绕到敌人背后”等等。在讲述伊苏斯战役的内容中，面对5倍于己方兵力的敌人，“亚历山大知道，尽管自己的军队主力是重装步兵，但是，随着战局的展开，他确信由骑兵决出胜负的时候到了”。

这位马其顿的年轻统帅认为，重视骑兵的机动性，由步兵和骑兵构成的军队就能够更高效地发挥它的战斗力。并通过有机发挥全军的力量，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以往的战斗中，步兵对阵步兵，骑兵对阵骑兵，这已成作战惯例。骑兵的机动性往往用在追击败退的敌人。在这种情形下，决定胜负的是“量”。大流士并不是害怕亚历山大，只是因为他坚信只有在战场上投入大量的兵力才能体现大帝国君主的威力，所以在伊苏斯战役中，才投入了15万的大规模兵力。伊苏斯战役之前，亚历山大参加过的战斗中，只有一次以波斯为对手。与大流士的交锋，伊苏斯战役是第一次。在亚历山大出现以前，所有的作战方式采用的都是加算。因此，波斯方面有理由派出浩浩荡荡的大军。但是，马其顿的年轻统帅彻底颠覆了以往的作战方式。

对亚历山大来说，步兵和骑兵都是棋子，要根据战术，相应地在战场棋盘上移动。他让骑兵攻打敌人的步兵，也会让步兵迎战敌人的骑兵。他不在乎贵族出身居多的骑兵的自尊心，他关心的首先是如何有效地发挥自己军队的力量。这也是他在战场上屡屡获胜的原因。

所谓天才，不是善于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新事物的人，天才之所以为天才，是因为他能够意识到别人没有意识到的、已知事物的重要性。

面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亚历山大总在思考的是如何有效地发挥出自己军队的每一份战斗力，如何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战场的主导权总是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不是坐等敌人出手。他经常说："所谓战斗，就是呈现出激烈变化的一种状态。因此，战场上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有变化地进行。"

亚历山大同时熟知战场之外必须谨慎。所以，在伊苏斯战役结束后，他没有穷追落败而逃的大流士，任凭波斯国王逃到内陆，自己先专心于控制地中海沿岸地区。因为对亚历山大来说，既然在敌国领土上作战，确保来自希腊的补给线是重中之重。后来，在高加米拉战役中，再次战胜大流士以后，他也没有追击大流士，而是转身攻取了巴比伦、苏萨以及波斯波利斯。对大流士实施追击，是在波斯的这些重要城市一一到手以后。

率领仅有的3.6万人远征东方的亚历山大，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在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后，放弃穷追猛打，改为攻占周边，使他的军队战斗力大大增强。随着不断向东方深入，沿途居民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致使希腊的兵力比例逐渐减少。

亚历山大用过的上述所有战略战术，汉尼拔也都用上了。其中最后一项，一定更强烈地吸引了力促罗马联盟解体的汉尼拔的兴趣。问题在于，汉尼拔的对手不是习惯了波斯及其他专制君主制的东方民族，而是与罗马建立了平等的同盟关系、罗马化了的意大利伊特鲁里亚人及希腊人。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他们已与罗马人在经济上连为一体。

汉尼拔无疑从亚历山大身上学到了很多，但他们是两个人。与汉尼拔不同，亚历山大几乎从来没有向敌人发起过突然袭击，也从来没有用计谋置敌人于死地。这不能说是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之间民族性的差异，只能说是亚历山大和汉尼拔个人性格的不同。荷马的英雄中，亚历山大最喜欢的是既高贵又勇敢、却对谋略一窍不通的阿喀琉斯。我们不清楚汉尼拔的偏爱，也许他说过喜欢用奸计攻陷了特洛伊的奥德修斯。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战略战术是否能够成功。即使是经过缜密设计的战略战术，如果执行者的性格不适合该战术，也很难在战斗中取得成功。因为，人只会把适合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公元前4世纪的阿喀琉斯从来没有想过要进行夜袭，但是，汉尼拔是公元前3世纪的“奥德修斯”。

为了把握时机展开战斗，必须有效利用骑兵。这一点，汉尼拔一定是向亚历山大学的。那么，连续四次大败于汉尼拔的罗马人，为什么没有想到要加强骑兵战斗力呢？难道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骑兵拥有的机动性吗？或者是因为不得已，使得罗马人尽管有想法，却始终无法提高骑兵的力量？

事实上，在提契诺战役后，罗马就已经注意到了汉尼拔骑兵战斗力的优势。当时，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率领的骑兵队第一次与汉尼拔的骑兵队遭遇，就惨遭失败。事后，科尔涅利乌斯向元老院特别提及了这一点。还有，特拉西梅诺之战的败将执政官弗拉米尼，在决定追击正在南下的汉尼拔时，也曾要求同僚塞尔维利乌斯派骑兵队先行一步，从里米尼出发。罗马的指挥们非常清楚汉尼拔强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尽管如此，罗马并没有马上着手增加骑兵兵力。

原因有二：

首先在共和政体下罗马军队的构成上。当时，罗马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由承担市民义务的、属于中上层阶级的市民构成。重装步兵体现了共和政体下罗马的灵魂。

蔑视重装步兵就是蔑视罗马的共和政体精神。例如，我们日本提倡的是“和”的精神，如果因为这种精神在国际化时代不通用而放弃它，那么日本就不是日本了。同样，如果只看到骑兵的重要，而把重装步兵改编为骑兵，那么罗马人也就不是罗马人了。

近500年来，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队足够优秀。对迄今为止战绩卓著的军队进行改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很难对之前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事情实施变革。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罗马和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即使想扩大骑兵兵力，能够形成战斗力的骑兵也是少之又少。在意大利，马匹的集中产地在亚平宁山脉周边的山岳地带。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培养出骑兵。

古人不知道马镫。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罗马人作为工学天才，加上科学创始者希腊人，为什么也没有想到马镫呢?

被认为是医学鼻祖的希波克拉底和集古代医学大成者盖伦，都在他们的论著中指出：由于两脚长时间下垂引起淤血所导致的脚疾是骑士的职业病。

古代骑士和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一样，骑马时马背上只有简单的马鞍，两脚自然下垂，没有马镫的支撑。因为下垂的脚也能踢马肚子，所以，有没有马镫不影响骑马。

但是，在马背上射箭投枪就需要力的支撑点，为此，马镫就显得非常必要。然而，因为没有马镫，所以骑兵们只能靠两腿夹紧马肚

子，以保持身体的平衡。这样的特殊技能，只有从小开始训练才能学会。

如此一来，就限制了骑士队伍的人数。他们或者来自马匹的产地，从小骑着马漫山遍野地跑，或者出生于社会地位高、家境富裕的人家里。按照罗马税制，第一阶级拥有的财产最多。鉴于这一原因，他们要承担罗马骑兵的义务。罗马人知道加强骑兵的战斗力是当务之急。然而，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罗马一时之间难以付诸实施。

与此相对，君主专制国家马其顿和实行雇佣兵制的国家迦太基，在加强骑兵战斗力方面显然有利得多。亚历山大东征之际，从北方的多拉基亚招募了大量骑兵，汉尼拔只要从北非努米底亚雇佣就可以了。作为游牧民族，努米底亚闻名地中海世界。

罗马军队改变了市民兵的性质以后，依然没有改变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方针。因此，如何加强骑兵的力量，作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一直遗留下来了。后来，尤里乌斯·恺撒就从地中海另一个游牧民族高卢人中招募骑兵。应该说，作为游牧民族，高卢和努米底亚不相上下。但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当时，高卢是罗马的敌人，他们追随汉尼拔。这就意味着，通过学习亚历山大大帝，熟知骑兵战斗力之重要的汉尼拔，把努米底亚和高卢这两个地中海世界屈指可数的游牧民族都收入了自己的帐下。

因此，罗马要加强骑兵的战斗力，可谓困难重重。在坎尼会战完败之后，罗马人又等待了14年，终于等到亚历山大战略思想继承者的汉尼拔，他的继承者西庇阿出现时，这一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

顺便提一句，马镫普及是在公元11世纪以后。在中世纪，骑士得以进入黄金时代，原因之一就是马镫的出现。



第四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前期

（前215—前211）

每次看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纪实节目，我总是惊讶于英国人对事物极其冷静客观的叙述。即使没有看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名字，只要认真倾听纪实的内容，也能知道这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制作。他们的这种态度实在很适合讲述历史。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有优秀的历史学家，但是，英国学者的著作最值得信赖。

但是，冷静得让人以为从没流过鲜血的英国人的叙事风格，有时候却会变得激情澎湃。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苦笑着自言自语说：

“又想起了敦刻尔克以后的不列颠之战了吧。”

英国绅士一向以沉着冷静著称。但下面我要讲到的是令他们也会热血沸腾的、历史上的罗马人故事——是被汉尼拔打得头破血流之后的罗马人故事。然而，罗马没有美国的帮助，而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得到了美国的帮助才得以奋起并继续战斗。

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派往本国通报胜利喜讯的小弟马可尼，用从会战中阵亡的罗马士兵手指上摘下来的金戒指堆成山的时候，据说迦太基元老院会场内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汉农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沉浸在向罗马复仇后的喜悦中。他是经常与汉尼拔所属的对外贸易派意见相左的国内农业派代表人物。汉农向马可尼发出了一问：

“请问，在拉丁民族中有哪个部族投奔了我们？在多达37个拉丁殖民城市中，有多少殖民城市脱离战线，投降了汉尼拔军队？”

略显稚嫩的马可尼面对老谋深算、权势在握的汉农，略显紧张地回答：

“没有，一个也没有。”

汉农接着问：

“也就是说，敌人依然强大。那么，请问，罗马的殖民城市和同盟城市的市民中，有没有背叛罗马的迹象？”

“不清楚。”

“罗马人有没有向汉尼拔提出和谈申请？”

“还没有。”

“又是还没有吗？既然这样，现在的情形与汉尼拔翻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又有什么不同？坎尼会战胜利后，迦太基和罗马依然处在激烈的战争之中。各位，我提议现在与罗马讲和。”

但是，罗马方面并不希望讲和。

在意大利中南部最大的城市加普亚度过了舒适的冬季后，汉尼拔做了一件迄今尚未做过的事情。按惯例，他首先无偿释放了来自同盟各国的俘虏。然后，去见留下来的罗马市民俘虏。他语气温和地对他们说：

> 我发起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要灭绝罗马人。我是为了名誉和权力而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我父亲向诸位的父亲作了让步，现在由于我的智慧和诸神的恩赐，似乎应该由你们一方作出让步了。
>
> 现在我宣布，各位只要拿出赎金，我就恢复你们的自由。

据说，此时的罗马市民俘虏仅有8000人。因为汉尼拔为了避免成为行军途中的累赘，把之前四次战斗中抓获的罗马人都杀了。所以，坎尼会战后，罗马市民兵俘虏就只有这个数。汉尼拔要求俘虏选10个代表，随自己的一名亲信回罗马。

汉尼拔无偿释放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俘虏，目的是促使同盟各国脱离罗马联盟。但是，罗马市民兵俘虏获释，回到罗马后，显然会再次成为罗马军队的一员与汉尼拔作战，既然如此，汉尼拔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我猜想，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

第一，确保全军的粮食供给，已经让汉尼拔深感力不从心。8000个罗马人，虽说是俘虏，却也有8000张嘴。对汉尼拔来说，能少一张嘴吃饭都是好的。汉尼拔没有要求过高的赎金，接近无特殊技能的奴隶售价。作为赎金，远比正常的要求低。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和迦太基曾经频繁地进行过俘虏交换。如果一方人数不足，只要支付相应人数的赎金即可。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支付赎金的常常是迦太基方面。

坎尼会战后的情况与那个时代不同。因为，坎尼会战后，罗马没有迦太基俘虏可以与汉尼拔进行交换。因此，罗马若想本国士兵获得释放，只能向汉尼拔支付赎金。也就是说，汉尼拔愿意释放俘虏，不是因为他特别宽容，也不是他要做一件缺乏常识的事情。

第二，这是汉尼拔进入意大利后第一次释放罗马市民兵俘虏。汉尼拔是要通过释放这些罗马市民权拥有者，试探罗马有无讲和的意向。站在汉尼拔的立场上，他认为，罗马经过四次会战的失败，应该信心尽失。这个时候，如果罗马答应放弃西西里和撒丁两岛，以及加普亚以南的意大利南部，那么，他攻打意大利的目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不仅重新夺回了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失去的一切，而且还得到了希腊人聚居的富饶的意大利中南部地区。

回到首都罗马的10个代表请求在元老院发言，很快获得允许。但是，和俘虏代表同去的汉尼拔的那位亲信没有被允许进入环绕罗马的城墙内，只能等候在外面。

在元老院议员面前，10个俘虏代表把汉尼拔说过的话转述了一遍。当然，也说了赎金金额。元老院议员们表情沉重地倾听他们的诉说。俘虏中有他们的亲属，也有坎尼会战中英勇奋战、最终被捕的元老院议员。在俘虏代表离开后，元老院议员们展开了讨论，结论是拒绝支付赎金。俘虏代表们与家人只见了一面，相拥片刻即带着这一答案，再次回到汉尼拔的身边。

罗马人从不认为被捕是可耻的事情。罗马不是不需要这8000名战士，也不是付不起8000名被俘战士的赎金。

8000名市民兵相当于两个军团的兵力。在坎尼会战中遭受重创的公元前216年冬季，罗马太需要这8000名士兵了。这一时期，罗马为了编组新的军团，已经极尽所能。除了无产者，甚至把预备役也召集起来了。尽管如此，缺口还是很大。为此，罗马不得不招募奴隶志愿者，由国家出钱，从奴隶主手中购买奴隶，约定费用于战争结束后支付。此时正在编组奴隶的两个军团。购买8000个奴隶所需的费用与汉尼拔提出的8000名俘虏的赎金几乎相等。按说，既然要编组奴隶军团，不如把全体俘虏赎回来更好。而且，俘虏中不乏经济宽裕的人。事实上，在元老院的讨论中，也有人提出有能力支付赎金的人自己出赎金，国家只负担无力支付赎金的俘虏的赎金。

但是，罗马拒绝了汉尼拔的提议——他们拒绝的不是赎回俘虏，而是汉尼拔讲和的试探。从俘虏代表的口中得知罗马给出的决定后，汉尼拔把8000名罗马市民兵俘虏全部卖给了希腊人做奴隶。

既然表明了继续战斗的决心，罗马决定全体元老院议员除了不动产，贡献出所有个人财产，并且真的这样实施了。为了确保战争经费，罗马发行了战时国债。除了无产阶级，所有市民必须根据家庭经济实力，购买相应的份额。

其时，各同盟国也开始向罗马提供资金援助。那不勒斯送来了25个装满金币的壶，元老院只接受了其中一个，以示感恩，其余24个壶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锡拉库萨也送来了大量小麦和一个兵团的士兵。罗马接受了兵力援助。至于小麦，罗马表示要出钱购买。罗马希望同盟各国提供兵力援助，却不要求资金援助。

公元前215年，罗马的境况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不仅如此，还在继续恶化。

公元前215年春季，罗马最信赖的同盟者锡拉库萨僭主希伦以90岁的高龄去世了，继位的是他15岁的孙子。锡拉库萨拥立少年君主之后不久，开始出现内乱。汉尼拔于是派了很少一些人，进入锡拉库萨策反反对派。武装政变获得成功，少年君主被杀。不久，锡拉库萨撕毁与罗马之间的同盟条约，与汉尼拔结成了同盟。锡拉库萨政变派觉得自己咬到了美味的诱饵。因为汉尼拔答应，只要追随迦太基，就帮助锡拉库萨成为西西里全岛的最高统治者。

包括西西里在内的意大利南部重要城市中，现在有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但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是加普亚、塔兰托和锡拉库萨三大城市。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后的第四年，罗马被汉尼拔抢去了加普亚和锡拉库萨。

还有一件事情大概是汉尼拔没有预料到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主动向汉尼拔提出加入同盟。就这样，第二次布匿战争与第一次不同，不再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两国之争，而是正在呈现世界大战的色彩。

是年22岁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与亚历山大大帝同出一宗。因此，对于自己的皇室继承人，有着非常强的意识。对于马其顿王国的年轻国王来说，他太想再次称霸全希腊了。但是，击退横行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平定伊利里亚人，并把势力扩张到了希腊西海岸的罗马，

让他感到非常不安。马其顿国王知道罗马在坎尼会战中大败后，决定与胜利者汉尼拔站到一条战线上。国王派出使节，在汉尼拔控制下的意大利南端登陆。见到汉尼拔后，要求缔结同盟关系。当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同盟，而是马其顿国王与汉尼拔之间建立共同战线的同盟。内容分三个阶段：

一、马其顿国王率领军队，击退罗马在希腊西北岸伊利里亚地区的势力。

二、之后，马其顿军攻打罗马军位于希腊西北岸的阿波罗尼亚和都拉基乌姆基地，并占领两地。

三、马其顿国王率领军队，登陆意大利，与迦太基军共同作战，直至攻下罗马。

为了答谢马其顿参战，汉尼拔承诺，与罗马之间的战争结束后，汉尼拔率军登陆希腊，协助马其顿国王称霸全希腊，承认希腊西岸全部为马其顿领土。

汉尼拔无条件地接受了马其顿国王的提议。公元前215年初，地中海世界的两大强国——迦太基和马其顿之间结成了同盟。

罗马很快获悉了同盟内容。因为以布林迪西为基地，警戒亚得里亚海的罗马海军抓到了告别汉尼拔后正走在返回马其顿途中的使节。当然，结成同盟的事实并未因此改变。

汉尼拔是否认真考虑过帮助马其顿再次称霸希腊，令人质疑。这是因为他把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如此觊觎的西西里全岛轻松许诺给锡拉库萨所有。对这位32岁的迦太基统帅来说，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攻取罗马。攻取罗马以后，汉尼拔就有了力量。对他来说，锡拉库萨已经不是敌人。同时，他完全可以无视与马其顿国王之间的约

定。有时候，一纸空文也有利用的价值。这个时候，锡拉库萨和马其顿的参战迫使罗马不得不加强对锡拉库萨和马其顿的防卫。

公元前215年以后的罗马，东、南、西、北四处受敌。

东边是马其顿，南边是锡拉库萨，西边是西班牙，北边是高卢民族。还有，最难对付的汉尼拔就在意大利境内。

这一时期的罗马元老院实际上行使起战时总参谋部的职责。为了打破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元老院并没有全面铺开战线，他们纵观全局，从最紧迫的战线入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反击。

尽管汉尼拔以迦太基的名义，与马其顿签署了同盟条约，但是因为马其顿使节落入罗马人手中，这使得汉尼拔和马其顿国王之间未能及时了解各自的信息。所以整整这一年，马其顿军没有任何行动。罗马争取到了时间，强化了以布林迪西为基地的海军。布林迪西是始于罗马的阿皮亚大道的终点。罗马把这个便于从罗马调集军队的地方作为基地，努力维持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这一措施对于防御必须横渡大海才能到达意大利的马其顿军非常有效。不过，在这条战线上，罗马并不打算依靠军事力量，而是选择了外交攻略。因为，此时的罗马没有能力调集大军前往希腊。

锡拉库萨倒向迦太基后，如果置之不理，会有失去西西里全岛的危险。失去西西里，意味着失去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的制海权。这样一来，南部战线等于拱手让给了敌方。

罗马没有马上攻打锡拉库萨，罗马考虑的是，首先要确保西西里的其他地方不要因为锡拉库萨的背叛而出现动摇。锡拉库萨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迦太基国内向汉尼拔提供援助。为此，罗马必须保证制海权在握。为了确保制海权，无论如何不能交出西西里。

与锡拉库萨对垒的这一战线，尚不需要马上拉开战端。罗马派去的士兵都是坎尼会战的幸存者。这样做使得他们有报仇雪恨的机会。

汉尼拔大本营是西班牙而不是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战线，由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负责。他们的战略已经开始奏效。渡过埃布罗河后，越向南进攻，罗马的优势越明显。对于因坎尼会战完败，又遭加普亚和锡拉库萨背叛而难掩低落情绪的罗马人来说，这是唯一一条可以让他们心情转好的战线。

北方战线，在罗马的两个军团中了敌人高卢人的圈套，进入森林并遭到全歼以后，罗马军队彻底撤离了卢比孔河以北。此时，罗马必须警惕的是，阻止高卢新组建的军队与留在意大利南部的汉尼拔的军队会合。为此，罗马派出曾遭受坎尼会战失利的指挥官瓦罗，前往位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皮切诺，这里连接里米尼和意大利南部。他领命组织当地居民，编组成一个军团。因为罗马已经派不出多余的市民兵了。

坎尼会战以后，罗马采取的第一个策略是切断汉尼拔来自东、南、西、北所有方向的补给线，把他孤立在意大利境内。假如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指望持久战取得预期效果。

话虽如此，把汉尼拔孤立起来，等待他自我消耗的战术并不容易。罗马人在坎尼会战中见识了汉尼拔的才能。但是，他们一致同意继续坚持下去。当然，他们也知道，罗马方面有必要改变以往的战略。当罗马人重新认识了持久战的意义后，“拖延者”费边再次得到启用。

坎尼会战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5年，元老院推荐费边为执政官候选人，并获得当选。但是，罗马始于这一年的持久战和独裁官时代费边采用的战术虽然同属持久战，内容却全然不同。曾经是两位执政

官一同率领主力军团，与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面对面交锋，现在则把主力军团分成了若干队伍。

罗马人已经知道敌方的可怕将领只有汉尼拔一人，所以，只要避免与汉尼拔会战即可。因为一旦与汉尼拔展开会战，必定导致失败。但是，遇到没有汉尼拔指挥的迦太基军队，就毫不犹豫地给予痛击。

罗马在坎尼会战失败以后，这一战略才显示出效果，这一点非常具有讽刺性。汉尼拔在坎尼取得胜利后，又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意大利的南部地区。由他统治的城市和地方多了，反而增加了他的负担。对于神出鬼没的汉尼拔来说，意大利南部实在太大。在这辽阔的地方，一个人要做到神出鬼没，终非易事。

坎尼会战以后，罗马决定采用群鼠戏猫的战术。但是，罗马人毕竟不是鼠，看见猫不会逃。他们一方面极力避免与汉尼拔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又不懈怠加固周边防御。只要有机会，还要咬一口猫尾巴。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最艰难的时候被认为是公元前215年至公元前211年的四年间，也就是罗马被迫专心打防御战的四年。这期间，有四位前线指挥官在后方元老院支持下，始终坚守在对阵汉尼拔的最前线。一旦有机会，罗马就要让士兵轮换上前线，尽量每年轮换一次。不过，指挥官却没有轮换过。

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执政官不能连续当选，但是，给他们冠以前执政官、法务官、前法务官之类的官名，就可以继续指挥军团。一方面因为战线的扩大和分散，需要更多的指挥官，同时还可以避免每年因更换指挥官带来的弊端。毕竟，汉尼拔的优势是担任指挥官的人始终只有他一个人。

费边·马克西姆斯（贵族）——公元前215年，这一年他的年龄是60岁，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外号由“拖延者”变成了对付汉尼拔

的“意大利之盾”。

克劳狄乌斯·马尔凯鲁斯（平民）——公元前215年，这一年他的年龄是55岁。在对待汉尼拔的问题上，他多采用主动出击的战法，为此，被称为“意大利之剑”。

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平民）——公元前215年，42岁。他负责奴隶军团，训练奴隶成为士兵，并率领这个军团与汉尼拔作战。其所承担的任务相当艰巨。

瓦莱里乌斯·拉埃维努斯（贵族）——当时的年龄在50岁上下。虽然出身行伍，他却更擅长外交攻略及行政管理。因此，元老院委任他负责马其顿战线。

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分别注上了“贵族”或“平民”，这是为了表示罗马上下舆论一致。在这四位指挥官下面的军官们，也是贵族和平民出身相互搭配。平民出身的指挥官，其助手通常是出身于贵族家庭。

很多国家在危机来临时，常常出现意见分歧，但是，在罗马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正因为如此，在被汉尼拔打得一败涂地之后，罗马依然能够保持真正的强大。

虽然意大利南部大部分罗马联盟成员加入了汉尼拔的旗下，但是，加普亚背叛罗马后，在坎帕尼亚地区，并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除了加普亚，其他罗马同盟城市及殖民地都没有背叛罗马，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罗马联盟内。这也是罗马依然强大的原因之一。

罗马的几个行省也没有背叛它。撒丁一度受到迦太基的进犯，因为迦太基国内认为夺回撒丁等岛的机会来了。但是，除了来自罗马的支援，当地居民同样奋起协助罗马军队，共同击退了迦太基军队的进

攻。在西西里岛上，没有一个城市紧随锡拉库萨背叛罗马。这个时期，罗马在各行省施行的是仁政统治。即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也没有增加行省居民的什一税。虽然由于意大利南部倒向汉尼拔，出现了小麦短缺的情况，罗马不得已要求行省提供小麦。但是，超过什一税的部分罗马照价付了钱。

罗马为自己的这种做法深感自豪，同时又深得人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盟国及行省众叛亲离。罗马的这一目的完全达到了。只要汉尼拔不用武力强行攻取，罗马无须担心友邦叛离。

这就意味着罗马必须阻止汉尼拔更多地动用武力。所以，罗马一方面要避免大规模与汉尼拔正面交锋的会战，同时，也要防止敌人用武力攻打友邦。公元前215年至公元前211年，罗马的所有战略，都是围绕这一难题设计的。

另一方面，汉尼拔自身危机重重。首先，他很担心自己被困在意大利境内。他非常需要设施完善的海港，以便来自迦太基的补给船队靠岸。加普亚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却不靠海。塔兰托依然是罗马的友邦。对汉尼拔来说，在坎帕尼亚地区，夺取一个既有丰富的作物产区，又面向大海的海港城市就显得极为迫切。如果能得到那不勒斯、波佐利和库马三个城市中的一个，那么，来自迦太基的补给船队就可以到达这里而不被以西西里为根据地、掌握着制海权的罗马海军发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港口，本来态度就不积极的迦太基国内，就会借口没有可以让船队安全抵达的港口，转而支援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无视在意大利的汉尼拔。汉尼拔的小弟马可尼在汇报完坎尼会战胜利的消息后，本该随援军返回意大利，本国政府却命令他随援意大利的军队一起改道去了西班牙。因为，从迦太基到西班牙，中间只有一个直布罗陀海峡。所以，公元前215年，汉尼拔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围绕夺取坎帕尼亚地区的海港城市展开。汉尼拔的目标是那不勒斯和波佐利两个良港。这两个良港都有很深的海湾。

为了阻止汉尼拔的行动，罗马向坎帕尼亚派去了三位指挥官，他们分别是费边、马尔凯鲁斯和格拉古三人。

这三位指挥官对以加普亚为根据地的汉尼拔形成了三方合围的态势。

执政官费边率领两个军团，在西北方向距加普亚20公里处扎营。这里既可以监视拉蒂纳大道，同时又可守卫首都罗马。东南方向距加普亚20公里处由前法务官马尔凯鲁斯的两个军团控制。同时，执政官格拉古的两个军团扎营在西南方向，这里可以把阿皮亚大道尽收眼底。如果汉尼拔试图进攻加普亚以南的那不勒斯或波佐利，马尔凯鲁斯和格拉古马上出击，围攻汉尼拔军。对汉尼拔来说，敌人唯一没有设防的只有东北方向，但是，这里有亚平宁山脉相阻。

汉尼拔从加普亚出征，分别向三支军队挑起过会战。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这一年，在这种状态下，汉尼拔强行夺取海港城市过于冒险。因为，他把一半军队派去征战意大利南部了，只靠另一半兵力与罗马的六个军团交战实在很冒险。结果，这一年，双方始终以小规模的战斗相接触。冬天临近的时候，汉尼拔率领军队离开加普亚，向意大利南部出发了。

这一年，罗马军队对汉尼拔之战，虽然没有胜利，却也没有失败。对汉尼拔来说，尽管加普亚有坚固的城墙环绕，但是，在这里越冬并不安全。即使顺利度过了冬季，随着春季的来临，不可避免地会被围困其中。而且，舒适的生活难免会让士兵丧失战斗意志。于是，汉尼拔在加普亚只过了一个冬季，其余时候都选择在意大利南部过野营生活。

第二年，即公元前214年，费边和马尔凯鲁斯二人连续当选执政官。这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还没有过先例。尽管公元前215年，他们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战绩，但是，市民大会一致支持费边的战略。这一

年，罗马编组了20个军团投入到所有战线上，比前一年因坎尼会战的失败不得不减少到14个军团相比，又有所增加。

罗马已经很久没有向卢比孔河以北派遣军队了。为了加强对卢比孔河以北的防御，这次派去了两个军团。基地设在弗拉米尼亚大道的终点里米尼，任务是阻止高卢士兵参加在意大利南部的汉尼拔军队。

既然里米尼是北方最前线，那么为了切断里米尼和意大利南部之间的联系，皮切诺也成了一个重要城市，在这里部署了由瓦罗成功收编组成的一个军团。

两个军团留在罗马拱卫首都的安全。

因为在坎帕尼亚地区最有可能与汉尼拔再次相遇，所以，在这里部署了由费边和马尔凯鲁斯率领的四个军团。

此外，前执政官格拉古率领的两个由奴隶组成的军团被派往现在的卡拉布里亚地区，相当于长筒靴指甲盖和脚趾头的位置。原因是汉尼拔正在彻底占领这个地区的卢卡尼亚和布鲁蒂乌姆。

费边的儿子率领的两个军团被送往长筒靴鞋跟位置上的普利亚地区，因为这里有当地最大的城市塔兰托，要防止它落入敌军之手。

在西西里岛上，以坎尼会战的幸存士兵为核心组成的两个军团正在准备攻打锡拉库萨。

在西班牙战线，由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率领的两个军团还同汉尼拔的两个弟弟展开激战。

若要确保意大利西部海域制海权，撒丁岛必不可少。在完成击退迦太基收复撒丁岛的目标后，罗马方面也在此驻扎了两个军团。

公元前214年，罗马对马其顿的战线开始行动了。拉埃维努斯率领的一个军团一直负责这条战线。

这一年，共编组了20个军团的罗马军队，加上罗马市民兵和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共多达16万人。如果所有罗马联盟都参加的话，应该可以达到19万。但是，意大利南部有很多同盟城市未能参加罗马联军。总动员兵力为75万的罗马联盟中，倒戈加入到汉尼拔旗下的各地兵力共计15万人。罗马是在少了这15万人的情况下增加的军团数，因此不得不减少每个军团的士兵人数。

春天一到，汉尼拔开始北上。他在这一年的目标依然是夺取位于坎帕尼亚地区的海港。因此，他要求在意大利南部的另一半军队暂时离开那里北上。无论如何，他必须夺取海港。

迦太基的另一半军队在北上与汉尼拔会合途中，遭遇到格拉古率领的奴隶军团。格拉古事先已经向手下所有奴隶许诺，说只要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就给他们自由民的身份。奴隶军团精神抖擞，攻势异常凌厉。战斗结果是，准备和汉尼拔会合的那一半军队失去了一大半有生力量。

汉尼拔不得不改变战略。他很清楚，就算身边的军队留在坎帕尼亚地区，也会与前一年一样，不得不面对费边、马尔凯鲁斯和格拉古的六个军团。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对峙和小规模的战斗中空耗一年时光。所以，汉尼拔决定暂时放弃坎帕尼亚，率领军队南下前往塔兰托。因为塔兰托也是一个天然良港。士兵已经变成自由民的格拉古奴隶军团在后面紧追汉尼拔。

因汉尼拔南下而腾出手来的执政官马尔凯鲁斯向位于加普亚北侧的卡锡里纳城堡发起了进攻。加普亚位于平原地带。汉尼拔在加普亚时很担心遭到包围，所以，他在加普亚附近，不易包围的要冲地卡锡

里纳建了一个可容纳整支部队规模的城堡。他考虑既要有效利用在坎帕尼亚地区越冬的优点，同时又要保证安全过冬。

在马尔凯鲁斯指挥的两个军团的猛烈攻势下，守在这里的汉尼拔部下没有能够支持很久，卡锡里纳很快被攻陷。就这样，每到冬季，汉尼拔只能回意大利南部越冬了。

汉尼拔希望通过武力攻占塔兰托的尝试未能如愿，遭到了紧追而来的格拉古和在普利亚严阵以待的费边儿子率领的两支部队共计四个军团的阻挠。在这场攻守战中，两军没有展开大规模会战。但是，袭扰战不断。这一年，汉尼拔既没有攻取那不勒斯，也没有得到塔兰托。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迎来了这一年的冬季。

在马其顿战线，军事和外交攻略并举的做法开始奏效。这条战线的指挥官拉埃维努斯只有一个军团。但是，他可以充分利用在布林迪西的50艘战船，战斗效率很高。马其顿国王在攻打罗马军队位于希腊西部的基地阿波罗尼亚时，被罗马军队击退，逃回自己的国家。

其实，拉埃维努斯的真正本事是体现在外交谋略上的。

罗马元老院刚获悉马其顿参战，就向埃及派去特使，与托勒密王朝缔结了同盟。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也答应保持中立。同时，拉埃维努斯按照元老院的指示，煽动与马其顿国境线相接的埃托利亚人揭竿而起，反抗马其顿。

埃托利亚地区位于马其顿南边的中部希腊，长期以来饱受马其顿欺扰。罗马决定利用该地民众的反马其顿情绪，承诺罗马从西边进军，再提供25艘战船，从海上给予支援。就这样，埃托利亚人决定向马其顿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罗马又成功说服帕加马王国从东边攻打马其顿。因为帕加马王国也时常担心马其顿向其扩张势力。

就这样，仅仅只有一个军团的罗马军队，开始了封锁马其顿的战斗。罗马从未想过攻下强大的马其顿王国，只要困住马其顿，使马其顿国王无法动弹就达到目的了。

转眼又一年过去了。公元前213年，格拉古和费边的儿子当选执政官。费边的儿子当选是因为其父费边不能连续三次当选执政官，所以，带有代替父亲的意思。这样一来，62岁的费边作为副将，随执政官小费边率领的两个军团出征。这说明，费边的持久战在这一年依然得到了市民的支持。

到了这一年，罗马又比前一年增加了2个军团，投入的全部兵力共22个军团。像是为了响应在东方希腊开始的封锁马其顿似的，南方战线也一下子变为采取积极进攻的战术。罗马军队中以勇敢善战闻名的前执政官马尔凯鲁斯是年57岁，他被派往西西里，其任务是攻占锡拉库萨，巩固南部防线。

两位执政官率领的四个军团和法务官雷比达率领的两个军团，共计六个军团，联手对付汉尼拔。希望拉长战线的罗马并没有把这六个军团投入到一个地方。由于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神出鬼没，所以，罗马把意大利南部划分成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两个战区，由两位执政官分别负责。雷比达的两个军团前去支援费边父子负责的普利亚战区。

这一年，34岁的汉尼拔已经没有心情与不响应会战要求的六个罗马军团继续周旋，为了配合马其顿军队的登陆，必须攻取塔兰托。如果正面攻打塔兰托，罗马的六个军团势必会从背后发起袭击。通常采用正面强行攻城的方式很难速战速决。既耗不起时间又不愿损失过多战斗力的汉尼拔，决定放弃凭武力攻取塔兰托，而改为积极争取塔兰托。因为他有过先例。在锡拉库萨，他曾乘僭主交替，国内混乱，成功策动政变，让长期备受罗马信赖的友邦锡拉库萨倒向迦太基方面。

塔兰托与加普亚一样，是被罗马战胜后成为罗马联盟一员的同盟市。因此，有义务向罗马联军提供兵力。但是，塔兰托和其他同盟市又有所不同，不享有完全的国内自治权。塔兰托有意大利南部最好的良港，罗马考虑把它建成堪与布林迪西媲美的军港。以布林迪西为终点的阿皮亚大道途经塔兰托，为此，罗马每年都要向塔兰托派遣总督，尽管只是军事上的，却由总督实施统治。

这不是塔兰托市民心甘情愿接受的待遇。布林迪西是罗马新建的城市，生活在其中的是无投票权的罗马市民权拥有者。与布林迪西不同，塔兰托是由斯巴达人建起来的殖民城市，与罗马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是意大利南部最重要的城邦。虽说是罗马的战败国，却与新兴城市有同等待遇，这让当地居民难以释怀。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塔兰托迎回了汉尼拔无偿释放的士兵。亲汉尼拔的情绪开始抬头，这种情绪更是在年轻人中间不断蔓延开来。

他们选出几个代表前去意大利南部，拜访正在那里越冬的汉尼拔，同汉尼拔交换了想法。之后，汉尼拔交给他们一个行动计划，送他们返回塔兰托。他们回去后，开始到处散布谣言，说汉尼拔身患重病，却不说汉尼拔在哪里卧病。其间，汉尼拔只带着精锐部队，悄悄来到了塔兰托。

这一战打得非常完美。这天深夜，迦太基士兵在塔兰托青年人的接应下，进入城门，没费多少时间，也几乎没流多少血，就占领了市内几处要冲。由于汉尼拔事先要求在塔兰托市民的家门口标上记号，所以，大部分塔兰托市民直到早晨起床后，才察觉到异样。一夜之间，塔兰托全市落入了汉尼拔的手中。只有罗马总督和500人坚守的要塞，没有被迦太基军攻下。

要塞建在塔兰托港附近凸起的悬崖上，只要它还在罗马军的手中，船就会困在港口内，汉尼拔还是无法利用这里的港口。对于这一

情况，汉尼拔考虑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有塔兰托人问什么样的方法，汉尼拔回答说：

“很多事情，看上去没有可能。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没有可能的事情就会变成可能。”

塔兰托城周边都是平原。汉尼拔首先把停泊在港口的船送上陆地，把邻近的海湾改造成了港口。然后，又命令塔兰托人对据守要塞的罗马士兵实施断绝军粮的战术。但是，汉尼拔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为要塞有来自布林迪西以及雷焦的海上补给。原来，塔兰托居民没有执行汉尼拔的命令，同时在海上对要塞进行封锁。

大城市塔兰托的沦陷，导致周边各卫星城市纷纷倒戈。除了布林迪西、卢克利亚、韦诺萨等罗马殖民城市以外，意大利南部几乎全部纳入了汉尼拔的控制范围之中。

得到塔兰托后，汉尼拔再次开始了频繁的军事行动。但是，罗马军队在执政官格拉古的指挥下坚守阵地。他们依然采用以前的战术——不响应会战。不过，在坚守的同时，又会见缝插针地打上一仗。只要汉尼拔一离开，罗马军队就袭击迦太基军队，每次都能获得胜利。

持久战的缺点是战绩不显著。公元前213年，在很多人眼里，是汉尼拔等待罗马联盟解体的战术最见成效的一年。

意大利南部的三大城市，加普亚、塔兰托和锡拉库萨已经全部归到汉尼拔的旗下。汉尼拔的军队中开始出现了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与此相反，罗马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战果。前去攻打锡拉库萨的“意大利之剑”马尔凯鲁斯也遇到了难题，出乎意料地耽搁了很长时间。

然而，认真想来，其实罗马的情况虽然没有好转，却也没有继续恶化。

在意大利的汉尼拔只得到过一次来自迦太基本国的援助。因为，迦太基船队在罗马海军的阻截下，不得不一次次掉转船头，最终不得不放弃尝试。



坎尼会战以后罗马与汉尼拔交战的舞台

同样，在西班牙，汉尼拔的两个弟弟始终被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所牵制，无力前往意大利支援他们的兄长。

高卢人加入汉尼拔军队后，曾经因为战胜罗马而意气风发。但是，坎尼会战以后，也被罗马军队阻挡在卢比孔河以北。

此外，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受到来自罗马、埃托利亚、帕加马三方面的进攻，被封锁在马其顿境内动弹不得，更不要说登陆意大利了。

元老院把汉尼拔孤立在意大利境内的战略尽管不显山不露水，却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罗马人称之为“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就要进入第七个年头。由于已经不能指望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城邦参战，所以市民兵的兵役负担大大增加。他们已经相当疲惫。公元前212年，选举执政官的市民大会上，现场气氛出现异常，有点类似现在的首相辞职。

格拉古没有当选，是因为他是前一年的执政官。有可能当选的老费边、马尔凯鲁斯以及负责马其顿战线的拉埃维努斯也都没有当选。这一年选出的执政官是平民出身的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和贵族出身的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两人。前者是第三次就任罗马这一最高官职，后者是第一次当选。其中，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虽然第三次当选，但是，距离上一次当选执政官已经时隔10年。

但是，尽管感觉像首相辞职，罗马市民并没有对内阁表现出不信任。李维在其著作《罗马史》中，不仅罗列了每年当选的执政官的姓名，同时，也列举了或在执政官之下，或独立率领军团指挥大军的法务官的姓名。根据他的记载，普尔克尔在坎尼会战以后，几乎每年都上了战场。公元前212年，罗马决定编组25个军团，从而成为自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以来兵力最多的一年。马尔凯鲁斯继续担任攻打锡拉库

萨的任务，拉埃维努斯继续坐镇指挥马其顿战线。同样，格拉古的任务也没变，继续对汉尼拔军队采用分片负责的行动模式。

公元前212年的罗马没有改变一贯的战略。只是换了几个抛头露面的人物而已。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对罗马来说，勉为其难地投入25个军团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一年，罗马的目标是收复加普亚。

所谓城邦国家，通常是先有一座城市，然后根据需要，逐步向周边扩充领地。有实力的城市，周边除了种植粮食的耕地，还会有许多与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卫星城市。这些卫星城市，又分别有自己的领地。所以，要攻打城邦国家中的主要城市，往往不能只盯着一个点，而是要对付整个面。加普亚、塔兰托和锡拉库萨的情形左右着其周围一带民众的态度。坐视这三大城市落入汉尼拔之手，是罗马绝不能容忍的事情。

公元前212年，为了收复加普亚，罗马派遣由两位执政官和一名法务官率领的共六个军团。为此，加普亚感到大难临头，紧急派出使者去塔兰托向汉尼拔求救。然而，当汉尼拔和他的军队摆脱格拉古所率奴隶军团的阻拦，进入坎帕尼亚地区的时候，加普亚已经被罗马的六个军团团团围住。

罗马人就连只睡一个晚上的宿营地都按规矩建得很牢固，所以，为了攻城，形成的包围圈自然密不透风。通常他们会挖一条相当深的壕沟，把高大的木材密密麻麻地排列起来做成栅栏，再抹上泥巴。坚固得连一只蚂蚁也别想进出。这一年，在加普亚筑起来的包围圈同样是密不透风，甚至比以往更加牢固。

就连汉尼拔也无法突破这样一个包围圈。他能做的只是派努米底亚骑兵，冒死进入加普亚，告诉被困其中的加普亚军队，他已经到

了。

既然无法突破包围圈，汉尼拔不得不在平原地带布下阵地，向包围加普亚的罗马三支军队一一挑起会战。然而，罗马的三位指挥官完全无视他挑起的正面会战。当然，两军没有单纯地相互对峙。汉尼拔乘罗马的六个军团全部投入到攻打加普亚的机会，尝试向那不勒斯、波佐利和库马等海港城市发起进攻。但是，作为罗马联盟的加盟国，这些城市都抵御住了汉尼拔的进攻。后来，包围加普亚的罗马六个军团中的其中一个赶来增援，致使汉尼拔无功而返。为了宣泄心中的愤怒，他只有在那一带烧杀抢掠。

在这些战斗中，罗马方面自然有死伤者出现。同样，汉尼拔的部下也在一点一点地减少。自从塔兰托倒向汉尼拔后，汉尼拔几乎控制了意大利南部的所有地方。为了守住这些地方，汉尼拔不得不分出部分兵力。因为意大利南部的各城市，没有一座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对抗罗马军队。

当然，分出兵力，对汉尼拔来说并不难。因为他在自己控制下的各地招募士兵，补充了军队的有生力量。问题是，一支队伍如果没有一位优秀的指挥官，这支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在意大利的迦太基军中，除了汉尼拔，找不出第二位有才华的指挥官，这就是现实。只要汉尼拔一离开，迦太基军队就会成为格拉古的奴隶军团口中的肉。所以，汉尼拔看似所向披靡，事实上，不管是留在坎帕尼亚全力支援加普亚，还是试图攻占那不勒斯等海港城市，汉尼拔都处于两难的境地。

公元前212年一整年，罗马军队和迦太基军队没有交手。与意大利本土情况相反，在西西里战线，局势明显有利于罗马方面。

罗马元老院把马尔凯鲁斯从汉尼拔战线上撤出来，派往西西里是有原因的。马尔凯鲁斯有一个外号，叫“意大利之剑”，这源自他主动

出击、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他的任务是在攻打倒向敌方的锡拉库萨时阻击来自迦太基的军事增援。

如果说汉尼拔是在完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在意大利的战事，那么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不真实的。尽管迦太基没有向罗马发动海战以争夺制海权，但是迦太基的确曾多次派出船队前往意大利增援汉尼拔。只是除了仅有的一两次，增援行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罗马海军在海上作战能力非常强大。

向锡拉库萨提供援助远比向塔兰托派出船队支援容易得多。毕竟，从迦太基到锡拉库萨的海上距离只有到塔兰托的二分之一。首先，派遣船队不可能只有一艘；其次，船队在海上遭遇罗马海军的概率，与海路的距离成正比；再有，支援锡拉库萨关系到对西西里全岛的控制，因此，在迦太基国内也更容易得到国内农业派的支持。事实上，从坎尼会战后的第二年开始，迦太基就匆匆向倒向迦太基方面的锡拉库萨送去了援助。

受命负责西西里战线的是马尔凯鲁斯所辖、共计四个军团的3万名士兵。其中两个军团是坎尼会战中的幸存者，因此得绰号“坎尼军团”，自坎尼会战失败后，一直驻守在西西里岛上。另两个军团则来自意大利本土。

早在公元前213年春天，罗马军队便南下进攻锡拉库萨。在对其招降失败后，罗马军队开始对锡拉库萨展开攻城战。然而，罗马军队很快遭受到严重挫折。原因并不是锡拉库萨全城动员，誓死抵抗，原因之一是锡拉库萨的中心城市位于天然要冲之地。但是，原因不仅于此，更重要的原因是锡拉库萨有阿基米德，是他让罗马人领教了一个人的智慧有时可以与四个军团相匹敌。

指挥官马尔凯鲁斯的计划是从海陆两路同时对大城市锡拉库萨发起进攻。在锡拉库萨的陆地一侧，他部署了2万名士兵。同时，指挥从

巴勒莫赶来的100艘蓬特型战船从海上封锁锡拉库萨靠海的一侧。因此，来自迦太基的支援船队只能无功而返。

完成对锡拉库萨的包围后，海陆双方同时发起了总攻，但遭遇到锡拉库萨方面的军队用各种奇形怪状、用途各异的兵器的顽强抵抗。在陆地一侧发起进攻的罗马士兵，被伸出城墙外、能够发射石弹的新式兵器打得措手不及。这些新兵器不仅射程距离伸缩自如，还能自由改变方向。无论罗马士兵转移到哪个位置，都能准确无误地打过来。城墙上只有探着脑袋，观察并随时报告罗马军队动向的士兵。他们把身体压得很低，只露出两只眼睛，罗马士兵根本无法射中他们。别说爬上环绕锡拉库萨全城的城墙，罗马军队连靠近城墙的机会都没有。

靠海一侧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罗马军队没有靠蛮力进攻，而是采取了一些策略。

锡拉库萨靠海一侧的城墙比陆地一侧的城墙略微简单些，只在临海的悬崖上建了一堵并不坚固的薄薄的城墙。在靠海一侧，罗马军的进攻计划是这样的：

首先，每两艘满载士兵的船用绳子拴在一起，在船的左右两侧用橹划向悬崖下。从船尾通过帆杆顶端直达船头的绳子前端绑着攻城用的梯子。船一到悬崖下面，就用滑车卸下梯子，士兵们顺着梯子爬上悬崖，再把梯子搭在城墙上，爬梯子登上城墙。即使敌人从城墙上方投下石块，射来箭抵抗，只要坐在两艘战船上的士兵同时向上放箭，守兵就无法站到城墙上。以量取胜，是罗马人的做法。

然而，罗马战船刚靠近悬崖，出现在城墙上的却不是敌人，而是奇形怪状的装置。这些装置伸出城墙，伸到悬崖上，钩住准备卸下来攻城的梯子扔进海里。这类怪东西不止一件，在靠海一侧的城墙上到处都是。它们把攻城用的梯子和顺着梯子准备爬上悬崖的罗马士兵一一拎起来又扔进了海里。

射程距离伸缩自如又可以随意移动的投石器也用在了靠海一侧。不少船只被石弹射中后，失去平衡，狠狠撞向悬崖而损坏。尽管如此，依然有士兵躲过阿基米德发明的新式兵器的攻势，攀上了城墙。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反射过来的镜子的反光，让他们一个个头昏眼花，一头栽倒，掉到城墙下面去。

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相持时间越久，人员和物资损失就越大。因为看不见敌人的真面目，罗马士兵完全失去了斗志。看着在船上苦苦奋战的部下，性情豪爽的马尔凯鲁斯还对其周围的部下开玩笑地说：

“阿基米德好像把装满水的杯子扔出去一样，把船从海里捞起来又扔出去。我们的士兵就像是因为桑布卡的演技太差而从宴会上被赶出去的乐师似的。”

因为攻城用的梯子形状像桑布卡，所以就用这种乐器对其命名了。通常，演奏水平不高的乐师所能够得到的报酬就是从宴会上被赶出去。

就这样，阿基米德的名声在罗马军队中传开。马尔凯鲁斯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感慨地说，自己“被一个老朽弄得团团转，这算什么事啊”。

这一年，阿基米德大约75岁上下，是一位数学家。数学虽然与罗马军队无关，却让2200年以后的高中生苦恼不已。

就在马尔凯鲁斯开始感到要想勉为其难地打破胶着的战事是愚蠢行为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因为海上被封锁，迦太基的增援部队无法直接进入锡拉库萨，于是计划让援军在西西里中部的阿格里真托附近登陆。马尔凯鲁斯留下副手继续围困锡拉库萨，自己率领一半的士兵紧急赶往阿格里真托。

迦太基派了2.5万名步兵、3000名骑兵以及12头大象来到阿格里真托附近海面准备登陆。交战的结果是，以罗马军胜利而告终。迦太基派遣的满载士兵的船队不得不放弃登陆计划，返回迦太基。马尔凯鲁斯也回到了锡拉库萨城下。但是，公元前213年的这一年里，终因阿基米德，马尔凯鲁斯未能成功攻取锡拉库萨。

又一年过去了。公元前212年是罗马在意大利本土发动收复加普亚之战并落下帷幕的一年。这一年，马尔凯鲁斯也感到有必要尽快结束锡拉库萨攻城战。由于阿基米德发明的新武器非常有效，锡拉库萨市民深受鼓舞。他们完全不再畏惧罗马军的进攻。而且，罗马方面不能指望等到锡拉库萨城中弹尽粮绝，因为锡拉库萨这座大城市的粮食储备非常充足。不难想象，继续相持下去的话，迦太基一定还会与前一年一样，派出大规模的部队前来增援。

马尔凯鲁斯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手中的锡拉库萨俘虏。他马上叫人把他们带来审问。俘虏们的回答中有一件事引起了马尔凯鲁斯的注意，那就是阿尔忒弥斯神的祭祀日快到了。对于希腊民族的锡拉库萨人来说，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祭祀日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关于这一点，马尔凯鲁斯也知道。就像俘虏们所说，祭祀日这天锡拉库萨人通常要一醉方休。罗马人也喜欢喝葡萄酒，但是，不喝到烂醉不罢休的多是希腊民族。白天，阿基米德的新兵器是防御的主角，夜间，守卫城墙的是锡拉库萨市民。马尔凯鲁斯判断，阿尔忒弥斯神的祭祀日之夜，他们一定经不住葡萄酒的诱惑。

马尔凯鲁斯挑选了1000名精兵，命人把攻城用的大部分梯子事先藏在城墙附近的森林中，还在靠陆地一侧的每个城门附近，部署了1万士兵。所有人只等夜幕的降临。

过了夜半时刻，1000名精兵悄无声息地靠近城墙，把藏在森林中的梯子搭在城墙外，开始攀越城墙。

城墙上的哨兵被悄悄干掉。进入城墙内的罗马士兵杀死烂醉如泥的城门守兵，从里侧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了城门。在黑暗中，1万名罗马士兵开进了锡拉库萨城内。天亮时，市区有一半已经落入罗马军的手中。

但是，城邦国家锡拉库萨的中心部分集中在岛上。这个岛面积很大，靠吊桥与本土相连。罗马军占领的只是建有神殿及半圆形剧场的本土部分，还谈不上占领整个锡拉库萨城邦国家。突破靠陆地一侧的城墙，等于夺取了阿基米德的新兵器大显身手的场所，再加上海上的封锁依然严密，所以，中心部位因为涌入许多从本土逃过去的人，一时人满为患，弹尽粮绝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意大利本土，罗马军队对加普亚的包围战中击退了在加普亚的请求下赶来增援的汉尼拔援军，成功坚持到了冬季自然休战期。在这些好消息的鼓舞下，罗马人又拾起了信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沮丧消息。

前执政官格拉古负责的是意大利南部的战线。汉尼拔留在这里的迦太基军队有一名军官派出使者向他表示愿意投诚，希望他前去面谈。格拉古信以为真，只带着一小队人马赶往指定地点。结果，格拉古和同去的全体骑兵被前后左右一拥而上的迦太基士兵杀死。格拉古的奴隶军团得知这一消息，是在他们看到总指挥官的脑袋被扔进营地以后。

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作为指挥官，在坎尼会战后，罗马陷入最困难的时期，率领以奴隶为主的军团，进行了勇敢的作战，完成了艰巨任务。他希望奴隶们成为真正的罗马战士，不过，他没有用鞭子威胁过那些并未表示对罗马效忠的奴隶。在他的奴隶军团内，无论是奴隶还是市民，待遇完全一样。他给奴隶们配备同样的武器，向他们提供同样的伙食，让他们在同样的营帐内睡觉。若在战斗中战胜了迦太基军队，他会平均分配战利品。

虽然这个军团被叫做“奴隶军团”，但此时，他们已经不是奴隶。因为在贝内文托，与迦太基军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后，格拉古如约给了他们自由。尽管如此，他们没有一个人毁约，他们遵守了只要战争没有结束就留在军团的承诺。他们效忠的不是罗马，他们效忠的是年龄在45岁上下的格拉古。

四年来同甘共苦的总指挥官死得那么突然，又那么悲惨，令人难以接受。格拉古的死使这些士兵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这种绝望只有失去过顶梁柱的人才能理解。四年里，以紧密团结为自豪的奴隶军团，随着总指挥官的被杀顿作鸟兽散。

罗马市民兵和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即罗马联盟的正规军士兵，在战斗结束后一定会归队。因此，罗马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正确把握死伤者的人数。对罗马来说，两个军团的士兵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还是第一次。该军团的军官和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正规军士兵向罗马通报了格拉古遇害和奴隶军团解体的情况。

就这样，罗马失去了坎尼会战以来坚守在罗马最前线的四位指挥官中的一位。在这四人中间，格拉古的年龄最小。

又是新的一年。公元前211年，随着春天的来临，攻陷锡拉库萨的消息传到了罗马。因为是在南方，所以马尔凯鲁斯没有无所作为地越冬。他没有等敌人弹尽粮绝，就向锡拉库萨的中心所在岛屿发起了攻势，并在冬季结束了战斗。

罗马军队从海陆两路发起总攻，锡拉库萨海陆两面同时受敌，未能坚持很久。由于此时城邦已群龙无首，因此没有人出面主持交涉停战的事宜。直到锡拉库萨方面再也没有人抵抗才告战斗结束。在古代，一个国家如果拒绝劝降，坚持战斗，直至失败，该国家和国民统统归胜利者所有，这是惯例。胜利后的马尔凯鲁斯默许了手下士兵们在城里大肆掠夺，为期三天。

马尔凯鲁斯虽然出身平民，但是他懂希腊语，对希腊文化尊崇有加。在手下士兵大肆掠夺之际，他没有忘记保护那些在掠夺中最易毁损的美术品和工艺品。他把锡拉库萨所有的这些东西集中起来，收归罗马国家所有。作为统帅，在首都罗马举行的至高荣誉的凯旋仪式中，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鲁斯是第一位用无数美术品装点的罗马将军。罗马百姓也因此得以亲眼目睹希腊造型文化之美。

来自锡拉库萨的这些战利品，精美至极。在此之前罗马人见识过的、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美术品完全不能与之相媲美。锡拉库萨的500年历史不同于其他城邦国家的500年，是鼎盛时期的雅典、斯巴达和迦太基都不得不自叹弗如的500年。虽然西西里东半部和意大利南部统称“大希腊”，但是，大希腊的中心通常是指锡拉库萨。锡拉库萨也因为柏拉图曾经来访过而闻名。公元前211年，锡拉库萨失去了独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马尔凯鲁斯虽然默许了士兵掠夺锡拉库萨市民的财产，却不允许他们掠夺市民的肉体，即不允许把他们卖身为奴。全体市民保留了自由民的身份。只是，他们所有的土地一律充公，成为罗马的国有土地。从此，锡拉库萨市民只能向罗马租借土地耕作。同时，与西西里其他行省一样，要向罗马缴纳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作为租税。十分之一直接税和上缴给锡拉库萨僭主的一样，所增加的是租地费。

锡拉库萨沦陷时，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让罗马军队伤透脑筋的阿基米德，依然埋首研究数学问题，后来在一片混乱中被一名不知其为何人的罗马士兵杀死。马尔凯鲁斯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遗憾。

公元前211年，同前一年一样，罗马投入了25个军团，在所有战线展开全面作战。也同前一年一样，负责加普亚攻城战的6个军团，其中的3名指挥官都没有更换。

尽管一到冬季，汉尼拔只能去意大利南部过冬。但是眼下正逢锡拉库萨沦陷又重新回到罗马手中，因此，守住加普亚显得越发重要。对他而言，无论如何必须把加普亚从罗马军队铜墙铁壁般的包围中解救出来。

汉尼拔认为，要想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诱敌人进行会战。他率领尽可能少的兵力，带上尽可能少的粮食，紧急北上前往加普亚，大部队随后跟上。当他突然出现在加普亚附近后，便向罗马军队的包围圈发起了突袭。

然而，他的突袭并未奏效。因为罗马军队对加普亚的包围圈是双向的。既包围了加普亚，同时，还可以抵抗外来的进攻。汉尼拔向包围圈发动进攻，却无法引诱罗马军进行会战，他于是决定不等大部队到来便与罗马军一决胜负。他要赌一赌自己的运气。

兵力少自有兵力少的好处。汉尼拔带着自己的小部队，在未被对方觉察的情况下成功绕到了罗马军队包围圈的背后。接着，他率部队沿着不可能遇到罗马军的拉蒂纳大道一路北上，直奔首都罗马。在距离罗马城墙四五公里的地方，他命令士兵搭建营帐。自己只带着骑兵，继续沿拉蒂纳大道北上，一直来到可以看得见罗马城墙的地方。在这里，他离开大道，沿着环绕罗马的城墙外，“悠闲”地走过了城墙全长的约三分之一，一直来到科林门外。

自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高卢人）入侵以来的179年间，罗马还没有让敌人如此靠近过。这一公然的大胆举动成了罗马人的噩梦。罗马人挤上城墙，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城墙下面。因为不在箭的射程范围内，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时年36岁的迦太基统帅骑在白马背上旁若无人地溜溜达达。

环绕罗马的城墙非常坚固，仅靠一个军团是根本无法撼动。而且此时，派往普利亚地区的两个军团刚刚组建完成，尚未出发。作为指

挥官的执政官加尔巴也在首都。加上保卫首都的两个军团，在坚固的城墙之内，驻扎了四个军团。元老院紧急召开会议，64岁的费边建议，连一个军团也不需要从加普亚的包围圈或其他地方抽调过来。这位拖延战法的倡导者忠告执政官加尔巴要尽量避免与汉尼拔面对面地作战。

加尔巴接受了费边的忠告。他虽然把整支部队带到城墙之外，毫不示弱地部署好阵地，但那不过是为了向汉尼拔展示一下罗马军队的威势而已。在随后的几天里，罗马军队和汉尼拔军队之间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也始终仅仅局限在小规模战斗的范围内。

汉尼拔希望引出罗马的守军展开会战，并战而胜之。他料想，一旦罗马失守，在加普亚的罗马军队一定会解除包围，赶回增援首都。这时再与增援部队展开会战，一举打败他们。然而，他的计划完全无法实现。

尽管如此，这一段插曲给罗马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阴影。直至今日，母亲训斥孩子的时候，还常说：“汉尼拔已经到门口了。”

公元前211年的这次“罗马之行”，对于急切希望攻下罗马，并为此心甘情愿承受任何牺牲的汉尼拔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眼目睹罗马。

汉尼拔没有伤到罗马一根毫毛，不得不离开南下。途中也没有再绕道加普亚去挑衅罗马军队所形成的包围圈，而是直接回到了意大利南部。他的大部队在半路与他相遇后，转而与他们的指挥官一起返回了在地图上位于长筒靴脚趾尖位置的卡拉布里亚。

加普亚得不到汉尼拔的支援，不久，在一场激烈的攻防战中沦陷。罗马军队指挥官之一、前执政官普尔克尔在这场战斗中阵亡。

沦陷后的加普亚失去了国内自治权，从罗马的同盟国变成了罗马的行省。市民没有被卖身为奴。这是加普亚第二次背叛罗马。第一次是罗马苦战皮洛士国王的时候。加普亚在100年的时间里，两次背叛罗马，对此，罗马不能原谅。他们对加普亚的处置远比对锡拉库萨严厉得多。掌握加普亚领导权的70个市民被处死刑。

就这样，坎尼会战以后，倒向汉尼拔的意大利南部三个主要城市，继锡拉库萨之后，加普亚也被收复，只剩下塔兰托了。

收复锡拉库萨确保了西西里的统治权，加普亚的失而复得让罗马不必再担心坎帕尼亚地区。现在，罗马对汉尼拔的战线可以大大向前推进。也就是说，虽然意大利南部成为汉尼拔的根据地历时已久，但此时，罗马有能力把战线推向这里了。罗马对汉尼拔的真正攻势就要展开了。

公元前211年，传来的似乎都是好消息。然而，夏天刚过，却传来了一个令罗马人意想不到的噩耗。自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以来，罗马不断增加新战线。在所有战线中，唯一不断送来捷报的战线是西班牙战线。然而，正是这个战线遭遇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公元前218年，当年的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未能阻止汉尼拔横渡罗纳河，于是把自己带到马赛的军队交给同行的弟弟格奈乌斯，并按计划把他们派往西班牙后，自己返回意大利，等候汉尼拔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在汉尼拔与罗马的第一次交锋，即提契诺骑兵战中，科尔涅利乌斯失利并身负重伤。伤愈后，他又被派往西班牙。

科尔涅利乌斯的任务是，在西班牙与弟弟会合，并攻打汉尼拔的大本营西班牙，阻止西班牙前往意大利增援汉尼拔。罗马很清楚，既然汉尼拔越过围墙，进了自家的院子，要把他赶出去很不容易。所以，必须切断外部对入侵者的补给，把入侵者彻底孤立在围墙之内。

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1年的8年间，继弟弟格奈乌斯之后，哥哥科尔涅利乌斯也来到了西班牙。罗马在特雷比亚战役、特拉西梅诺战役、坎尼战役中接连败于汉尼拔的时候，负责西班牙战线兄弟俩始终踏踏实实地恪守他们的职责。西班牙是汉尼拔9岁起一直生活的地方，是他所属的巴卡一门次优殖民地意识非常强烈的地方。但是，其间西班牙未能给汉尼拔提供任何援助。

在西班牙的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把根据地设在了塔拉戈纳。塔拉戈纳靠近埃布罗河。埃布罗河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之前，罗马和迦太基两国相隔的国境线。每年春季一到，战斗重开之时，兄弟俩就率领军队渡过埃布罗河，向南发起进攻。罗马给了他们两个军团，兄弟俩分别带领一个军团作战，在战斗中取得节节胜利，成功地削弱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公元前212年，进入自然休战期后的秋天，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已夺取了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三分之一区域。这是从最高指挥官到普通士兵一直坚持战斗、未回一次国的结果。

迦太基国内非常担忧西班牙的战况，他们把本该送到意大利增援汉尼拔的援军和汉尼拔的小弟马可尼送到了西班牙。当然这其中还有其他原因。首先，意大利海域的制海权掌握在罗马手中。有罗马海军相阻，迦太基的援助无法如愿到达意大利。与此相比，到西班牙只要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即可，危险系数小很多。其次，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西班牙矿藏丰富。对于迦太基国内来说，支援西班牙意味着“继续投资”。所以，国内农业派也表示同意。就这样，迦太基国内提供的援助，包括本该前去增援汉尼拔军的兵力，全部投入到了西班牙。

迦太基是一个以雇佣兵制度为传统的国家。因此，来自迦太基的支援，使西班牙的雇佣兵市场突然火爆起来。

同期的罗马无力增派军队前往西班牙，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只有依靠现有的两个军团继续作战。虽然连战连捷，但是，连续的战斗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战斗力的减损。罗马军队没有雇佣士兵的习惯，科尔

涅利乌斯兄弟俩按罗马的方式来补充自己的军队。他们没有用钱雇佣当地居民，而是与被征服地的土著部族缔结同盟关系。条件是由被征服地提供作战兵源。

但是，西班牙当地住民不同于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后两者加盟罗马联盟为时已久。如果有人把一堆金币放到他们眼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撕毁与罗马之间的同盟条约。到了公元前212年末，当地士兵的哗变，使一直以来战果辉煌的西班牙战线陷入了困境。

第二年即公元前211年，迦太基军队用金币大大增强了战斗力。他们把全军分成三支军队：一支由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率领，一支由汉尼拔的小弟马可尼率领，另一支由迦太基国内派来的吉斯戈率领。罗马军队不得不以两支军队的规模应对敌方的三支军队，当地士兵纷纷临阵脱逃。罗马军队兵力的削弱意味着迦太基军队兵力的增强。

对科尔涅利乌斯兄弟来说，兵力的削弱是绝对需要引起重视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改变两支军队单独作战的战略。

公元前211年初夏，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率领的军团中，最多一次有7500名西班牙士兵脱逃。得知这一情况后，普布利乌斯不管当时夜已多深，决定立刻把他们追回来。他要在逃走的士兵与迦太基军队会合前，把逃兵的事情处理好。

然而，天色开始转亮的时候，出现在罗马军队面前的是来前来迎接逃兵的努米底亚骑兵团。努米底亚骑兵团是由受雇于迦太基的努米底亚王子马西尼萨率领的。他们的攻势非常凌厉，罗马军疲于应付。这时，马可尼率领的迦太基军队也加入了战斗。刚好在附近的哈斯德鲁鲍尔率领的军队也到了。兵力绝对处于劣势的罗马军队，其退路被

切断，最后被一举消灭。指挥官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也在一番激战之后阵亡。

迦太基的一支军队在打败了科尔涅利乌斯率领的罗马军队后，又袭击了正在不远处行军的格奈乌斯的军团。在遭到三倍于自己的敌军进攻后，这支罗马军团与友军一样也被消灭。公元前222年担任过执政官的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同样战死。

罗马两个军团的残兵在高级指挥官全部阵亡的情况下，由一名百人队队长带领逃到了埃布罗河以北。就这样，在西班牙的罗马军队兵力只剩下了三分之一。残兵逃回埃布罗河以北的塔拉戈纳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花了整整8年时间，取得的成果转眼间付之东流。

这个消息传到了在意大利境内的汉尼拔耳朵里。对于相继丢失锡拉库萨和加普亚的汉尼拔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如果说这个消息给汉尼拔带去了希望，那么对罗马来说却是噩耗。迦太基方面借此打开了一条向汉尼拔提供支援的补给线。这是罗马绝不允许的。攻陷加普亚后，罗马终于有了机动人才。元老院马上派出克劳狄乌斯·尼禄带1万名士兵紧急赶往西班牙。

克劳狄乌斯·尼禄出身于罗马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克劳狄乌斯家族。前面已经提过，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男性因为个性张扬而不受民众喜爱。但是，他们个个都很出色。作为将领，他们在战场上大多喜欢速战速决。尤其是尼禄，曾经在勇敢善战的马尔凯鲁斯手下作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他来到罗马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地盘的西班牙，未加休整就向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挑起了战争，却受骗让哈斯德鲁鲍尔成功溜了。哈斯德鲁鲍尔是汉尼拔的弟弟，在他看来，诈胜也是胜利。所

以，当尼禄追击他的时候，他向尼禄提出了讲和。尼禄信以为真，一心一意等待第二天进行和谈。不料，天亮后，哈斯德鲁鲍尔和他的军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让罗马元老院对尼禄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不具备担任西班牙战线总指挥官的能力。元老院甚至没有让克劳狄乌斯·尼禄在西班牙过冬，就把他召回了罗马。四年后，尼禄终于把欺骗过自己的对手打得体无完肤，为自己报仇雪耻。

罗马绝对不能放弃西班牙战线，为此，需要一名统帅担任该战线的总指挥官。但此时，罗马已经向汉尼拔发起了正式攻势。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没有可以动用的将领派往其他战线。又因为战线远在西班牙，不方便随时更换总指挥官。所以，这个人必须有可能长时间待在西班牙。当然，这位将领还必须具备过人的才能，率领经历过失败的士兵，扭转西班牙战局。把谁派到西班牙战线去呢？元老院为此绞尽了脑汁。

西庇阿登场

一个年纪不大的年轻人推开了元老院的大门。在年已64岁的费边和59岁的马尔凯鲁斯眼里，这位24岁的年轻人看上去像个未成年人。他叫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他主动请缨，要求担任西班牙战线的总指挥官，代替战死在西班牙的父亲完成任务。

对这位年轻人的话，在场的元老院议员几乎没有人当真。从年轻人的经历来看，他只在一年前担任过按察官，参加过的战斗也只有提契诺战役和两年后的坎尼会战。提契诺战役是他参加的第一次战斗，那年他17岁，其父是总指挥。坎尼会战时，在他父亲的安排下，加入了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军团。最主要的是，他不是元老院议员，因为，不到30岁没有资格加入元老院。把一个战略单位的两个军团交给这样一个人担任总指挥，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尚未有过先例。更何

况，这位年轻人曾经有过的一次做法，已经让费边这样忠实的共和政体主义者心怀疑虑。

那是两年前的冬天，按惯例，是罗马选举的季节。按察官的资格年龄是30岁往上，他的哥哥路奇乌斯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路奇乌斯是平庸之人。他们的母亲很担心路奇乌斯不能当选，所以，天天去神殿祭拜诸神保佑。有一天，年轻人对他的母亲说：

“母亲大人，如果我们兄弟二人都当选上按察官，会怎样？”

母亲知道兄弟二人中，有一人资格年龄不到。但她还是笑着回答：

“真要这样，我会喜极而泣。”

选举当天一早，年轻人穿上无任何装饰的纯白托加，乘母亲不注意，悄悄出门了。在罗马，穿着纯白无装饰的托加，站在选举会场马尔斯广场的演讲坛上，意味着此人是候选人。选举没有竞选演说。

与哥哥路奇乌斯并排站在演讲坛上的这位年轻人，赢得了有市民权的人的一片欢呼声。甚至无须按百人一组进行讨论和投票，全场一致同意他当选按察官。他知道，自己和哥哥并排站在演讲坛上会非常醒目，一旦自己当选，哥哥也一定会当选。结果如他所料，本来岌岌可危的路奇乌斯也顺利当上了按察官。年轻的西庇阿并没有特别辉煌的功绩，但他深受市民们的喜爱。

兼任选举委员长的护民官，以未到资格年龄为由，对西庇阿的当选提出了异议。对此，这位当时22岁的年轻人回答道：

“全体市民同意我担任按察官，这就是说，我的年龄足以胜任这一职位。”

共和政体主义者很看重论资排辈，所以对他的这种做法自然是很看不惯。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市民支持他，因此离资格年龄尚差7岁的按察官就这样产生了。

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按察官是级别最低的一个官职，对其的选拔睁一眼闭一眼也未尝不可。但是，现在需要的是能指挥一个由两个军团共2.5万名到3万名士兵所组成的作战单位的统帅。迄今为止，这类职位都是由执政官或法务官担任的。这两个官职的资格年龄都在40岁以上。一年后，西庇阿出任该官职时，年仅25岁。与当选按察官时相比，这次差的可不是7岁，而是足足15岁。

第二年，即公元前210年，罗马决定在各个战场投入共计21个军团，需要11位指挥官，已经确定10人（都在40岁以上），只差西班牙战线的指挥官尚未定下来。元老院一时找不到条件符合、年龄又在40岁以上的将领来担当这一重任。

最后元老院决定让西庇阿试试。但是，元老院摆出来的姿态好像是不便拒绝年轻人为战死在西班牙的父亲和叔叔报仇的心愿。因为年轻人的父亲和叔叔是元老院议员们的同僚，所以，他们破例答应了这位年轻人的请求。这其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由他做代表去为战死在遥远西班牙的同胞送行。

就这样，元老院把西班牙战线交给了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为此，首先任命他为前法务官，尽管他从未担任过法务官。然后，授予他两个军团的绝对指挥权。尽管如此，元老院并不放心把这一大权完全交给他一个人。所以，又派了一个和他资历相同的监督官一起前往西班牙。此人名叫西勒诺斯，既没有实战经验，年龄也不大。他的任务是，一旦这位年轻的指挥官犯错，马上取代他担任总指挥。

元老院的决定得到了市民们的一致好评。对于一直苦于与汉尼拔周旋的罗马人来说，西庇阿的年轻、开朗和果断的行动力给了他们希

望。

就这样，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舞台上又涌现出一位天才的将领。我想，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最优秀的弟子是汉尼拔的话，那么，汉尼拔最优秀的弟子不正是这位西庇阿吗？亚历山大没有机会见识弟子的才能，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他的幸运。与此相比，汉尼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第五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后期

（前210—前206）

罗马人称之为“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只要看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被派往哪里，就可以知道罗马的主要战场在哪里。“汉尼拔战争”爆发的第九年，也就是坎尼会战罗马军队完败的第六年，即公元前210年，当选该年度执政官的两个人中，马尔凯鲁斯被派往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地区，拉埃维努斯被派往西西里。

普利亚地区是对阵汉尼拔的最前线。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的任务是避免与汉尼拔正面作战，在此前提下主动出击，以此削弱汉尼拔的战斗力，同时也是为收复普利亚地区的要塞塔兰托作准备。马尔凯鲁斯因其习惯采用主动出击的战法被誉为“意大利之剑”，他曾成功收复锡拉库萨。对于任命他负责这一任务，元老院没有任何异议。

拉埃维努斯已经连续四年坚守马其顿战线，他成功地在外交和军事两方面对马其顿实行了封锁。他当选执政官后，被派往西西里，上一年度的执政官加尔巴接替他负责这个战场。因为锡拉库萨已经收复，所以西西里战场看似已经安定，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西班牙，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于前一年相继败于迦太基军，两位指挥官均阵亡。逃到埃布罗河以北的罗马军队，兵力减少到了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迦太基国内派到西班牙的援军，很有可能转而前往西西里。所以，执政官拉埃维努斯在西西里的任务就是整顿刚刚收复的锡拉库萨统治机构，在锡拉库萨以外的西西里全岛，防止可能出现的迦太基进攻。只要罗马没有彻底控制西西里，就很难孤立汉尼拔。因为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只有狭窄的海峡相隔。罗马必须彻底断绝敌人的补给线。对于强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公元前210年之前的8年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汉尼拔的手中。但是，到了这一年，战争主动权开始明显向罗马方面转移。迦太基的统治者们并不懂得把握时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战

争的主动权转让给了罗马。罗马非常担心西西里战场，甚至派去执政官坐镇指挥。与此相比，迦太基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

公元前210年，罗马改用攻势。这时其投入的兵力合计21个军团，与前一年的25个军团相比，减少了4个军团。从理论上来说，由守变攻应该增加军队的规模才对。但是，由于加普亚和锡拉库萨已经收复，在这两地不再需要投入兵力，尤其是曾经需要投入6个军团包围加普亚，但是现在只要驻扎一个军团已经足够，而且好处不仅于此。在随后的日子里，罗马虽然没有给各级指挥官们放假，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就一定让市民兵回家休整。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带领市民兵进行长期的战争。

虽然罗马可以要求罗马市民兵一次又一次地服兵役，却不能如此要求罗马联盟各加盟城市的士兵。这一年，西庇阿申请担任西班牙战线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但是，动身离开罗马外港奥斯提亚港口的时间，已是夏末。因为征集1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这需要花费不短的时间。虽然这一年罗马对汉尼拔的作战由守变攻，但是，在组编军团的时候，元老院必须考虑各同盟城市的实际情况，所以他们依然不轻松。

在公元前210年的一年间，西西里战场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状况。西班牙战场的形势尚不明朗。这一年里，战斗最激烈的是意大利南部的战场——是汉尼拔与马尔凯鲁斯的交锋。

这个战场的战斗始终是围绕塔兰托展开的。罗马投入了由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率领的两个军团和前执政官凯恩图马卢斯率领的两个军团，共计四个军团。

凯恩图马卢斯的军团首先与汉尼拔交手，可惜不是汉尼拔的对手。罗马军队被打得狼狈不堪，战斗力损失了五分之四，前执政官战死。

但是，年已六旬的“意大利之剑”马尔凯鲁斯不会在年仅37岁的迦太基猛将面前服输。

得知友军失利消息后，马尔凯鲁斯一方面派人前往罗马通报战况，同时把凯恩图马卢斯军团的残兵编入自己的军团中，而后率领全军向汉尼拔追去。汉尼拔的军队已经转移。但是，为了不让罗马军队靠近塔兰托，他们没有走出萨莫奈人居住的山岳地带。在奈米斯托罗附近，马尔凯鲁斯终于追上了汉尼拔。

这里有一片开阔地，这在重峦叠嶂的当地非常难得。汉尼拔在开阔地尽头的山丘上布下阵地，马尔凯鲁斯追到这里后，向他挑起了会战。

迄今为止，两人之间已进行了无数次战斗，但是，面对面作战是第一次。对汉尼拔来说，在坎尼会战以后，这也是第一次与罗马军队展开正面作战。

为了不重蹈坎尼会战失败的覆辙，马尔凯鲁斯没有把全军投入到战斗中。他把全军分成两部分，在战斗中交替上阵。汉尼拔又用上了象群，这些象是迦太基避开罗马海军，成功从本国送来的。

然而效果恰得其反。由于大象完全不听指挥，汉尼拔军无法淋漓尽致地发挥其精妙的战术，处于苦苦应战的局面。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日落，很难说哪方获胜。

第二天一早，离开宿营地在开阔地布阵的罗马军队，没有见到迦太基军从宿营地出来。不得已，马尔凯鲁斯只得命令士兵首先火葬了前一天的阵亡者。

没有月色的这天深夜，汉尼拔和他的军队已经悄悄离开宿营地。由于营帐前的火把都亮着，所以，罗马军队没有察觉敌军的营地已成

空巢。当他们发觉异常时，已是在天亮之后。

马尔凯鲁斯继续追击汉尼拔，在韦诺萨附近再次追上了汉尼拔。对罗马来说，韦诺萨是个重要的殖民地，阿皮亚大道通过此地。这里没有平地，大规模正面作战绝无可能。但是，两军之间的战斗还是打响了。战斗结果是罗马占了上风。当天夜里，汉尼拔又离开了营地。马尔凯鲁斯依然继续追击。

就这样，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在首都罗马，迎来了冬季选举第二年要职的市民大会。市民大会必须有至少一位执政官主持。通常，回国的是距离首都较近的执政官。但是这一年，尽管与远在西西里的拉埃维努斯相比，马尔凯鲁斯距离罗马近许多，回国的却是拉埃维努斯。因为，马尔凯鲁斯早就传话过来，说自己无法抽身。

市民大会选出了第二年即公元前209年度的执政官，他们是老费边和弗拉库斯。马尔凯鲁斯以前执政官的身份继续负责对汉尼拔的战场。在组编下一年派往各个战场的军团时，罗马遇到了迄今为止从未遇到过的难题。

150多个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及同盟殖民地中，有12个地方传来消息说，已无力提供兵源。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已经过去了9年，汉尼拔却仍在意大利境内，而且，公元前210年这一年，罗马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也许各同盟城市的负担已到极限，但是，元老院并未因此草草作出决定。与前一年一样，最终依然组编出了21个军团。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拒绝提供兵源的同盟城市一成不到。

虽然罗马向汉尼拔发起正式攻势后，并非所有方面都顺利，但是至少在西班牙，一位完全不同于其前任的年轻指挥官登场了，并开始施展他的军事才能。

在以前的作品中，我曾经写到过一位成功的领袖，最重要的条件在于能够在其周围营造出轻松的气氛。意大利语叫SERENO，翻译成日语是“晴朗”。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从年轻时候起，就具备这样的天分。

在讲坛上一站，就能吸引人们不自觉地把票投给他。在后来变成秃头前，西庇阿又是个美男子。还有，他出身在科尔涅利乌斯这一罗马首屈一指的贵族世家。在罗马，科尔涅利乌斯家族超过瓦莱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埃米利乌斯和费边，在担任罗马执政官等重要官职的人数上，排名第一。

这位出身名门、又有能力的美男子，非常清楚自己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他的这份自信得益于他天生的亲和力——从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大家都很愿意接纳他。

面对众人时，他魅力四射；面对一个人时，他同样充满魅力。沿海路从奥斯提亚到西班牙东岸恩波利亚的途中，他已经彻底征服了同行的监督官西勒诺斯。

尤里乌斯·西勒诺斯前往西班牙，享有和西庇阿同等的权威和权力。西庇阿太年轻，不足以让元老院信任，所以才派了监督官与他同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妨碍西庇阿作出决策。拿破仑曾经说过，两位优秀的指挥官在一起比不上一个平庸的指挥官。只有西庇阿的父亲和他的叔叔，能够做到相互配合，推进战事。

25岁的西庇阿请求年长他很多的西勒诺斯负责守卫埃布罗河以北的塔拉戈纳营地，自己负责与埃布罗河以南的迦太基军展开战斗。西勒诺斯答应了，不仅如此，他始终坚持对西庇阿的承诺。这是他的聪明之处。当然，年轻的西庇阿以后的种种表现，也无须这位监督官出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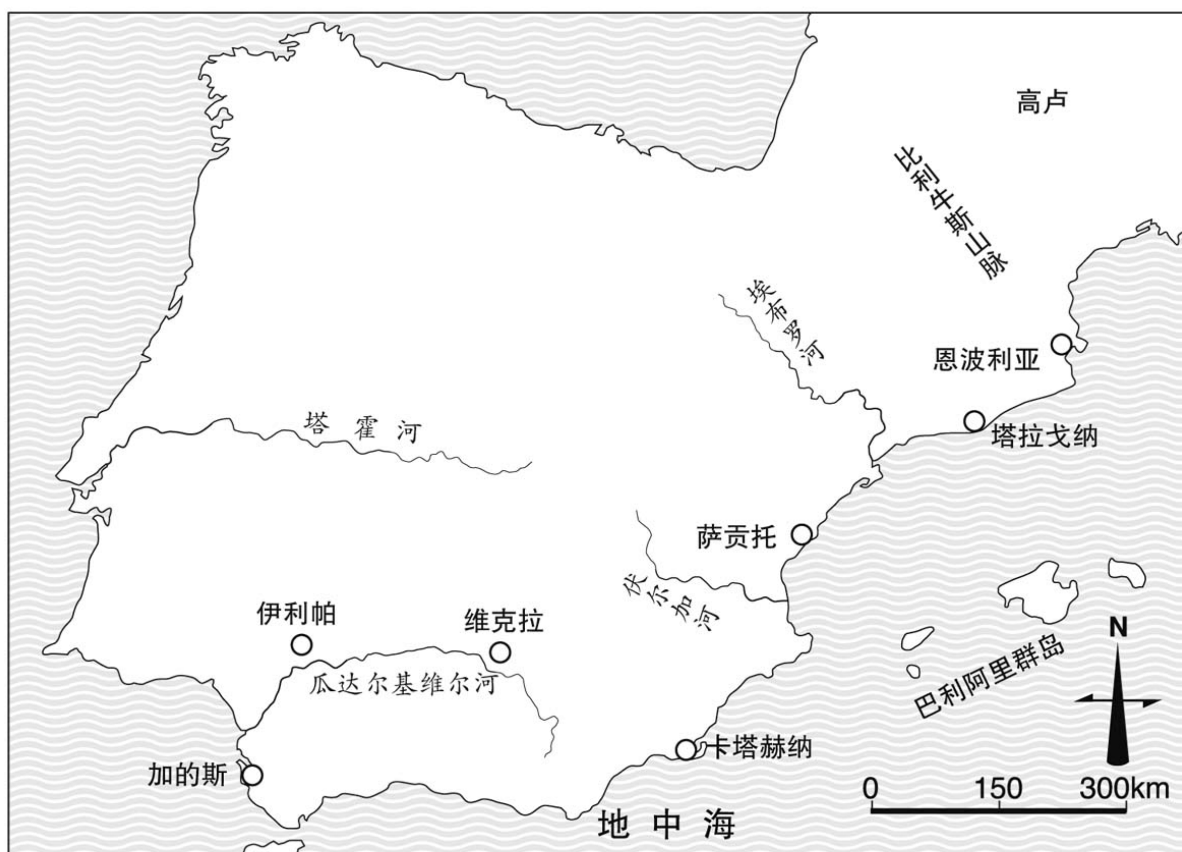
西庇阿在恩波利亚下了船，来到罗马军队在塔拉戈纳的营地。迎接他的是历经了8年的艰苦战斗幸存下来的士兵，他们失去了曾经是他们指挥官的、西庇阿的父亲和叔叔。

这位25岁的年轻统帅，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消除士兵们的失败阴影。他把他们召集起来说，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一切从明天开始。他还说，虽然自己年龄不大，但是，海神波塞冬在保佑自己。他甚至让大家相信，自己真正的父亲不是战死在西班牙的科尔涅利乌斯，而是海神波塞冬。这不免让人想起亚历山大大帝。当他从埃及神官那里听到，自己的父亲不是马其顿国王，而是长生不老之人，即诸神中的一人时，虽然惊讶却深信不疑。那些军事奇才们，为了笼住部下士兵的心，经常会谎称自己的母亲与诸神中的一个发生了恋情。笃信诸神的罗马士兵，听了这番话以后，开始觉得自己一方一定能获胜。

接着，这位年轻的统帅开始收集包括来自友邦马赛在内的所有地方的情报。对他来说，西班牙还是个未知的地方。地形、气候、原住民部族的分布情况、迦太基军队所在的位置、兵力等等，他需要了解的东西很多。公元前210年至公元前209年的冬季自然休战期，西庇阿都在收集和分析情报，并以此为依据，制订了作战计划。

他知道了敌人还是分三支军队行动。这与自己的父亲、叔叔败战时的情形一样，没有变化。其中一支军队由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率领，一支由汉尼拔的小弟马可尼率领，另一支则由吉斯戈率领。每支军队的兵力都在2.5万人上下，合计超过7万人。此外，迦太基军队还有象队。

西庇阿率领的罗马军队中有他自己从意大利带来的1.1万人和前一年克劳狄乌斯·尼禄被紧急派往西班牙时带来的1万人，加上不成完整建制的7000人，共计2.8万人。若与迦太基的一支军队作战，双方可谓势均力敌。但是，一旦迦太基方面三支军队合而为一，那么罗马军队一定会寡不敌众。



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的西班牙

迦太基的三支军队分别在相隔很远的地方越冬：一支在西班牙中部，距离迦太基军在西班牙的根据地卡塔赫纳有10天的行程；一支在西班牙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另一支在现属于葡萄牙的塔沟的河口附近。三支军队彼此之间的距离都需要10天的行程。这就是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大本营的迦太基军队状况。西庇阿接受的任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率领退回埃布罗河以北的罗马军队扭转被动的战局。

公元前209年，西庇阿在西班牙开始了行动。此时尚未到执政官费边和弗尔维乌斯二人始于3月15日的任期日。

西庇阿把防守根据地塔拉戈纳以及周边的任务交给西勒诺斯后，率领全体士兵向南渡过了埃布罗河。他的好友、副将雷利乌斯率领满

载士兵的30艘战船同时南下。清楚这次行动目标的只有西庇阿、雷利乌斯和西勒诺斯三个人。要想欺骗敌人，首先必须瞒过自己人。

从塔拉戈纳到卡塔赫纳通常需要20天时间。但是，经过一番急行军，西庇阿于7天后到达了卡塔赫纳的城墙前。直到此时，士兵们才弄明白了总指挥官的意图。

迦太基的三支军队早已知道西庇阿到了西班牙，只是他们没有料到西庇阿的行动如此之快，更没有料到他的第一个目标竟是自己的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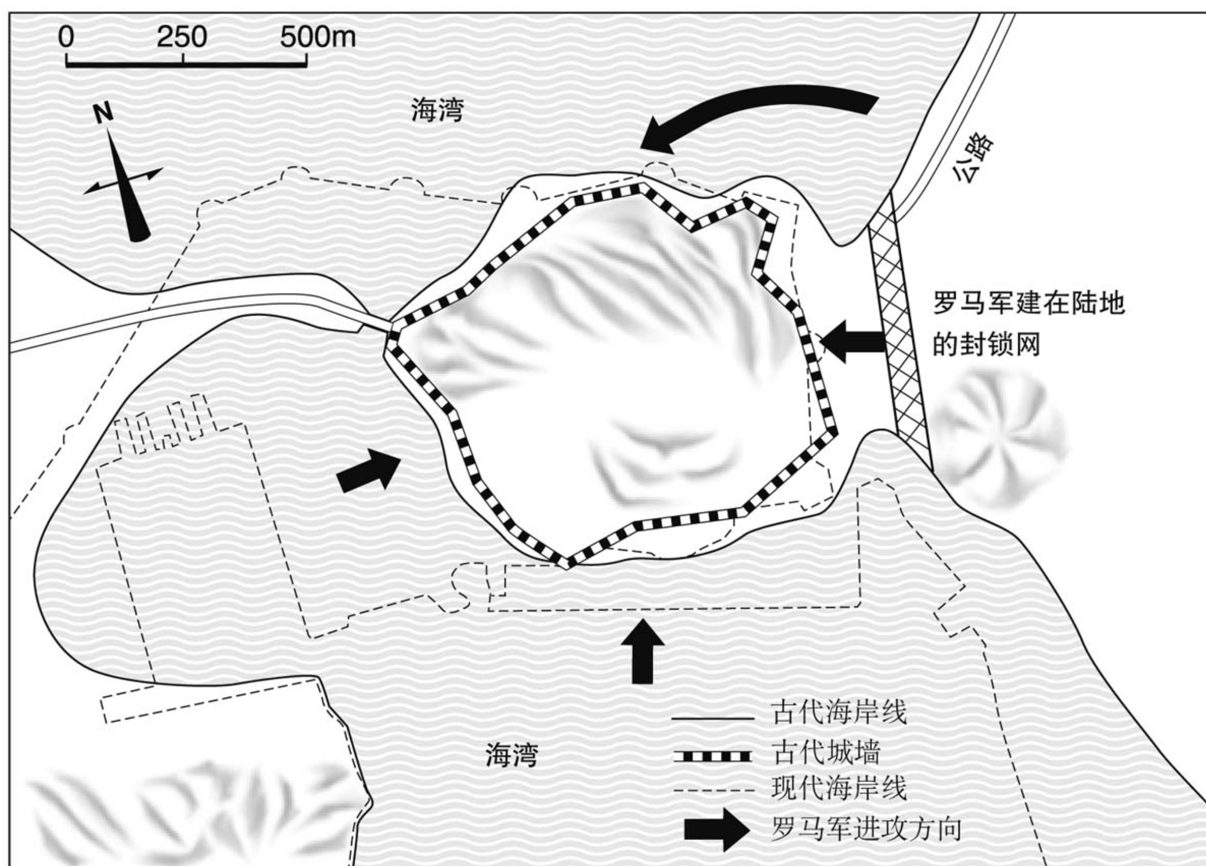
迦太基的一支军队距离卡塔赫纳只有10天的行程。未满26岁的西庇阿是否能够成功实现他的战略意图，这取决于他的行动是否足够迅速。

当时的卡塔赫纳被称做“新迦太基”，它是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死后由其女婿哈斯德鲁鲍尔，于公元前228年作为迦太基殖民地西班牙的首都建起来的。这座海港城市有效利用了周围达4公里的海角。西南两侧面海，北侧是一个海湾，只有东侧与陆地相连。在西班牙开采的矿产及农耕作物都先集中到卡塔赫纳，而后从海路运往迦太基国内。这里同时也是汉尼拔一家越冬的地方。在城墙环绕的海角一端，有一座极尽奢华的城堡，令其周围其他景象黯然失色。汉尼拔从19岁开始直到进攻意大利，在这座城堡内度过了10年的时光。对汉尼拔一家来说，他们的家就在这里，而不是迦太基国内。卡塔赫纳有4000名士兵防守。只留下4000名士兵防守是因为这里三面临海，曾经在战斗中一直占优势的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都未敢尝试攻打卡塔赫纳。

结束了一天的行军后，按规定，罗马士兵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依照规矩搭建宿营地。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卡塔赫纳守兵看到敌军突然出现在城下，虽然很惊慌，但由于此时已日近黄昏，而略感心

安。因为他们认为罗马军队一定会首先搭建宿营地。然而，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西庇阿一到卡塔赫纳所在的海角入口，未给全军休息的时间，马上就在海角东面，与城墙平行布下了一个长方形阵地，然后才开始搭建宿营地。此时，率领战船北上的雷利乌斯也已经完成对卡塔赫纳西南两侧的海上封锁。只剩下位于海角北面尚无罗马军队出现。这里是一个海湾，非常开阔。城内的守兵认为自己无法从这里逃走，敌人也不可能从这里攻过来。但是，西庇阿不这样想。



卡塔赫纳（新迦太基）（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第二天一早，在海角的东面，常规的攻防战开始了。防守的迦太基方面认为罗马军队只能从这个方向攻过来。因此，把所有战斗力都

投入到了东面的防御阵地上。隔着城墙的攻防战未决出胜负，下午战斗继续进行。

就在卡塔赫纳东侧的战斗展开之际，指挥官西庇阿亲自率领2000名事先挑选出来的士兵，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海角的北面。直到海湾出现在眼前，这位年轻的统帅才向士兵们说明了自己的作战意图——通过这个海湾，翻过北面防守薄弱的城墙，进入到卡塔赫纳。

他对士兵们说，昨晚海神波塞冬站在自己的床头，告诉自己如何通过眼前的海湾。所以，就让我们按神的指示去做吧。实际上，这个战术是他经过周密调查之后制订的。

这位26岁的年轻指挥官从收集到的情报中获悉涨满卡塔赫纳北侧海湾的海水，因所处位置的原因，与潮水涨落无关，但与风向有关。不同的风向，会引起海湾内的海水深度发生变化。风向合适，走过海湾也完全可能。这天下午，海湾内的海水深度极浅，只有20厘米左右。

奇袭获得了成功。防守的迦太基士兵没有料到罗马军队会从海湾方向攻过来，彻底溃败下来。东面城墙也很快被攻破。看到蜂拥而入的罗马军队，困守在山丘上城堡内的守军，忘记了战斗，只好投降。

仅一天时间，西庇阿就攻克了敌人的根据地——卡塔赫纳，这座连接迦太基国内的要塞城市。这是一场非常典型的闪击战，迦太基的三支军队根本来不及赶回来增援。

通过这场战斗的胜利，这位年轻人使罗马完全恢复了两年前因其父亲和叔叔失败而失去的在西班牙的势力。虽然攻占敌人根据地很难，但是要保持这一成果更是难上加难。迦太基在西班牙的三支军队还在，这位是年26岁的罗马统帅不能有一点点闪失。

来到西班牙，通过收集情报，西庇阿知道了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采用高压手段，就是用金币争取合作。当然，汉尼拔在的时候，没有这样做过。他是迦太基人，又不是迦太基人。与亚历山大一样，既是希腊人又不是普通的希腊人。但是，包括汉尼拔的两个弟弟在内，其余的迦太基人只是迦太基人。

西庇阿决定一改迦太基人的做法，对原住民采用怀柔政策。这也符合他的性格。

卡塔赫纳沦陷后，根据古代攻城战的惯例，人和财产都归胜利者所有。西庇阿下令居民交出所有财产，物品分给罗马军队的士兵。这个城市是迦太基军队在西班牙的武器库和金库。以600塔兰特金币为代表的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归罗马国有，将来可以用作军费。

西庇阿还把投降的守兵和全体居民集中起来分成三组，分别是男人组、匠人组和妇女儿童组。妇女儿童当即可以回家，无须赎金，也不必为奴。他的这一处置，赢得了人们的感激。

他从男人组中只挑选年龄合适、体格健壮的人，要求他们作为罗马战船的划桨手，服务于罗马军队。同时，他向他们承诺把迦太基军赶出西班牙的那一天，他们就可以回家。老年人当时就可以回家。

匠人组据说有2000人之多。西庇阿要求他们作为罗马军队的工兵，为罗马军服务。当然，在西班牙的战争结束后，他们也将从这项工作中解放出来。作为俘虏，送往罗马的只有城内迦太基人中的有权有势者。

迦太基军队为了确保在当地雇用的西班牙土著部族的忠诚，在卡塔赫纳扣押了约300名人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酋长的儿子或女儿。西庇阿一个个抚摸着这些孩子的脑袋，让他们给自己的父母写信，请求父母和罗马建立同盟关系。他还说，自己一定会送他们回到各自的

父母身边。人质中还有不少酋长的母亲，西庇阿从战利品中挑选了一些金银首饰送给她们。

城里有一位年轻姑娘，长得很漂亮，非常引人注目。城里的长老们感谢西庇阿的仁厚，尽管这个姑娘已有婚约，还是要把她送给西庇阿。对此，这位26岁的胜利者微笑着说：

“作为个人，再也没有比这更令我高兴的礼物了。但是作为战争期间的指挥官，没有比这更令我感到为难的礼物了。”

他让这位姑娘回到了未婚夫的身边，为此，大家感激不尽。如果西庇阿年已古稀，说这番话另当别论，可他恰逢盛年，只是二十几岁。所以，此事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在卡塔赫纳，罗马士兵甚至不带武器，一个人走在街上也绝对安全。

副将雷利乌斯带着捷报，从海上回了罗马，留下西庇阿继续在卡塔赫纳。他不允许士兵在胜利后胡作非为。因为，没有人知道迦太基的三支军队几时会打过来。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年，迦太基的三支军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迦太基，甚至可以将在战斗中失利的指挥官处以死刑，这让指挥官们做事非常谨慎，甚至时有消极。当然，根据地在一天的时间内沦陷，这对他们的打击大概也不小吧。西庇阿时刻关注着迦太基三支军队的动向，同时，在所占领的城市里，对海陆军士兵进行他特有的训练。

加上缴获的船，罗马海军的战船由最初的30艘战船，增加到了53艘。划桨手中，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各占一半。对他们的训练就在卡塔赫纳海面上进行。西班牙人非常配合。

在陆地，西庇阿根据自己制订的计划表，按部就班地训练陆军。

第一天，陆军士兵全副武装，跑步6公里。罗马军队有规定，行军时要携带10天的粮食。加上武器，每个人负重达10公斤以上。

第二天，清理和保养武器装备。擦洗干净武器上的脏污，顺便把身体也洗干净。

第三天休息。士兵的行动不受限制。

第四天，用皮带包住刀锋后，用剑或枪进行肉搏战训练，并练习使用投枪。

第五天，按计划表从头来过。总之，西庇阿在胜利后，不给士兵们一醉方休的时间。

与此同时，西庇阿热衷于武器的改良。他把工匠们分成若干小组，每30人一小组，用所谓的流水线作业，制造兵器装备。整座卡塔赫纳城似乎成了一个大型兵工厂。

就在这个时期，西庇阿引进了西班牙原住民使用的双刃短剑，取代之前罗马重装步兵的主要武器单刃长剑。很久以后，这种剑还被叫做“西班牙剑”，后来，成了罗马重装步兵的正式用剑。

从西班牙剑中可以看出，西庇阿改良兵器装备，追求的是更加轻便，在混战中更具攻击性。对西庇阿来说，在数量上，敌人的三支军队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要与他们交锋，无论是行军还是在战斗，都有赖于每个个体士兵的快速进攻。

夏季过去了，西庇阿在卡塔赫纳留下守军后，率领全军，带着人质，渡过埃布罗河，回到了塔拉戈纳。他要在这里为第二年必定会发生的、与迦太基三支军队之间的战斗作好准备。

历史学家李维有过担任阿卡亚同盟军骑兵团团长的经历，很清楚军事方面的事情。他是这样评价西庇阿的：

“他对所作所为都有完美的理论总结。”

攻陷卡塔赫纳的消息使全罗马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汉尼拔没有及时获知这一消息，因为这个时期的汉尼拔，正苦于与罗马的三支军队周旋。

罗马的第一支军队由该年度的执政官、攻陷加普亚的功臣弗拉库斯担任指挥。战场是在卡拉布里亚地区，位于长筒靴指甲盖到脚尖一带。这里完全在汉尼拔的控制之下。他的任务是在卡拉布里亚地区袭扰并牵制仅为一支军队的汉尼拔军队。

第二支军队由另一位当选该年度执政官的费边率领。作为年已六旬的拖延战倡导者，他的任务是见缝插针地攻打塔兰托。坎尼会战后倒向汉尼拔的意大利南部三个主要城邦国家中，罗马已经收复了加普亚和锡拉库萨，并希望在这一年把塔兰托也收回来。从汉尼拔手中夺回塔兰托，关系到把汉尼拔从普利亚全境赶出去。

前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率领第三支军队。任务和前一年一样，紧紧缠住汉尼拔，为费边率领的两个军团攻打塔兰托争取时间。马尔凯鲁斯的两个军团，打的是游击战。总指挥官未换，士兵也和前一年是同一批人。因为他们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

公元前209年，随着春天的来临，汉尼拔离开冬营地卡拉布里亚地区，开始北上。他知道这一年罗马军队的目标是攻占塔兰托。接到汉尼拔和他的军队离开卡拉布里亚的消息后，弗拉库斯马上率领两个军团攻入卡拉布里亚地区。因为他们知道，在意大利的迦太基军队中，可怕的只有汉尼拔一个人。汉尼拔当然担心自己的根据地卡拉布里

亚，但是，塔兰托更令他不安。所以他不能回头。汉尼拔要率军前去增援塔兰托。但是，马尔凯鲁斯的两个军团挡住了他的去路。

与前一年的情形如出一辙，汉尼拔和马尔凯鲁斯之间再次开始了你追我赶的战斗。马尔凯鲁斯的营帐外始终飘扬着红色短衣，它标志着战斗开始。这位61岁的“意大利之剑”执著地纠缠着38岁的迦太基对手，执著地向他挑起战斗。

两人之间的战斗结果是，汉尼拔以3:2占上风。但是，汉尼拔始终无法从战斗中摆脱出来。即使罗马方面在战斗中死伤人数达数千人，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马尔凯鲁斯的营帐外红色短衣还在迎风飘扬。见此情形，汉尼拔不禁仰天长叹：

> 啊，上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个家伙了。他好像毫不在意胜负的结果，赢了会继续追击，输了就好像没输似的，还会穷追不舍。
>
> 难道我永远也摆脱不掉这个罗马军队中唯一有血性的家伙吗？难道我只能和他进行无谓的战斗吗？他输了不服输，赢了更来劲，难道只是为了寻求战斗的刺激，却不在乎胜负吗？

一天早晨，在马尔凯鲁斯的紧逼之下，汉尼拔不得不迎战。他站在全军将士面前讲话，先是列数了迄今为止的一次次胜利，鼓舞士兵们的士气。最后，又加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 敌人还在紧追我们。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看到罗马军队已经摆好的阵势，就像我们看到太阳一定会升起来一样准确。要阻止这个麻烦的家伙继续追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他们狠狠的打击，让他们想追也追不了。

也许士兵们与统帅深有同感，这一天，汉尼拔军队的战斗攻势异常凌厉。而马尔凯鲁斯把全军分为两部分交替作战的战术，在这一天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效果。因此，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之后，汉尼拔的士兵乘着罗马军队交替时出现的混乱，向罗马士兵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罗马士兵一时乱了阵脚。大敌当前很少临阵脱逃的罗马士兵，一哄而散。阵亡者中，罗马市民兵达1400人，加上来自同盟城市的士兵1300人，共计有2700人，其中包括2名将官和4名百人队队长。被敌人夺取的队旗达6面。

马尔凯鲁斯站在逃回宿营地的士兵们面前，说道：

> 让我们向诸神祈祷，在今天的失败之后为我们带来胜利吧！但是，必须指出，今天的失败，责任在你们，你们因为恐惧而溃逃。如果敌人继续追击，你们是不是还打算丢弃这个宿营地而逃走？
>
> 你们今天的表现算什么！惊慌失措又是怎么回事！今天的敌人就是去年夏天你们一次次追击的敌人。他们并没有变。难道你们忘了，你们曾经不分昼夜，不停地追击，又在战斗中一次次地打败了他们吗？可是今天，又是怎样一番景象。让你们懂得羞耻，这过分吗？我从去年一直带着你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要对着和去年同样的士兵说这样的话。难道你们身体没变，手中的武器没变，精神上却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吗？
>
> 这10年来，被汉尼拔杀死的罗马士兵的尸体足以堆积成山，他为此而自豪。尽管如此，罗马士兵从来没有在他面前仓皇而逃过。然而今天，你们让汉尼拔再次引以为傲，是你们成全了他第一次让罗马军队溃不成军。

士兵们垂头丧气地听着他训话。这时，有人说话了：

> 前执政官，今天的事情我们无话可说，您就看我们明天的表现吧。

听罢此话，马尔凯鲁斯说：

> 那么，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明天一早，我就送你们上战场。是当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全看你们了。

接着，马尔凯鲁斯宣布了处罚决定。被敌人夺走队旗的小队不能吃小麦做的饭，只能吃大麦做的饭。大麦是喂马的饲料。这些队的百人队队长，第二天不得携带挂剑的皮带。这意味着在战斗中，他要一直手持出鞘的剑。惩罚的内容只有这些而已。

最后，马尔凯鲁斯说，明天早上大家要吃饱饭，在今天战败的消息传到首都之前，希望明天胜利的消息早一步送到罗马。

在第二天的战斗中，罗马士兵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日落时分，战斗结束。汉尼拔军队战死者8000人，与此相对，罗马军的战死者在3000人以内。但是，罗马军队中伤者很多，以至于无力追赶趁着夜色悄悄离开宿营地的汉尼拔。

马尔凯鲁斯的执著和士兵们的牺牲没有白费。就这样，马尔凯鲁斯用牛皮糖战术阻止汉尼拔前进的时候，费边的两个军团成功攻取了塔兰托。当汉尼拔最终甩掉马尔凯鲁斯，赶到塔兰托的时候，那里已经沦陷。

至此，罗马收复了倒向汉尼拔的意大利南部三大城邦国家。由于塔兰托的沦陷，汉尼拔失去了在普利亚地区的立足之地，被赶进了长筒靴的前端。

由于未能及时提供援助，汉尼拔不得不接受塔兰托沦陷。现在，唯一还在他手中的地方就是卡拉布里亚。他去了那里。然而，在那里等候他的却是卡塔赫纳沦陷的消息。那是迦太基军在西班牙的根据地，也是汉尼拔度过青春岁月的地方。攻陷了卡塔赫纳的是比他小12

岁的罗马将军西庇阿，并且仅仅用一天的时间。在此之前，汉尼拔面对的罗马指挥官们都比他年长。没有史料记载汉尼拔是以怎样的心情接受这个消息的。

发生在公元前209年的收复塔兰托和攻陷卡塔赫纳这两大战果，不是单纯的军事成果。它们对阻止罗马联盟各加盟城市拒绝提供兵源的多米诺效应，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同时，也意味着汉尼拔期待罗马联盟解体的战略基本上已经宣告失败。公元前208年，所有战场的情况与前一年一样，罗马又投入了21个军团。

当选这一年执政官的是“意大利之剑”马尔凯鲁斯、克里斯皮努斯，加上法务官克莱米奈斯，三位指挥官指挥共计六个军团将与汉尼拔对阵。目标是在这一年内，把汉尼拔赶出“长筒靴的指甲盖”，逼他到“长筒靴的脚尖”。

当然，作为杰出的战术家，已经39岁的汉尼拔不会坐等罗马军队来驱赶自己。他要给罗马决定性的一击，以挽回被动的局面。不等春季到来，他就开始了行动。

在最前线越冬后刚回到首都不过数日的马尔凯鲁斯，挡在了北上的汉尼拔军队前面。得知自己当选执政官的消息时，他还在冬营地韦诺萨。

马尔凯鲁斯和汉尼拔之间再一次展开了追逐战，重演追追打打的景象。但是，对汉尼拔来说，这一年他不能允许毫无结果的状况再现。

整整两年时间，在对付马尔凯鲁斯的追击战中，汉尼拔军伤亡不断。他的兵力明显减少，又得不到来自本国的增援，所以，汉尼拔考虑如何避开与马尔凯鲁斯的正面交战，用其他方法取胜。

与此同时，马尔凯鲁斯也很迷惘，他不知道今后是否应该继续这样地追击下去。这位真正的、斗士中的斗士是年已经62岁。按理，年龄的增长与谨慎是成正比的，却并非人人如此。费边的谨慎来自他的性格，相反，马尔凯鲁斯的个性是果敢而不是谨慎。公元前208年，马尔凯鲁斯已经相当不耐烦了。

公元前209年末的市民大会上，马尔凯鲁斯成了饱受市民们争议的对象。作为指挥官，两年来，虽然不断追击汉尼拔，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使他备受质疑。虽然元老院力挺他，但是，这位62岁的斗士性格固执，他无法忍受市民的谴责，特意赶回首都，就是为了在市民大会上向市民解释要速战速决地完成与汉尼拔之间的战斗有多么困难。

市民接受了他的解释——不但接受了解释，而且选他担任下一年的执政官，把下一年，即公元前208年，对汉尼拔作战战场的指挥权也交给了他。虽然与汉尼拔的出发点不同，但是，马尔凯鲁斯也希望尽早结束战斗，取得胜利。

实际情况未能如两位指挥官的所愿。公元前208年上半年，意大利战场依旧在汉尼拔和马尔凯鲁斯之间僵持着。正因为如此，他们两人各自心中想结束胶着状态的意愿都变得越来越强烈。

执政官马尔凯鲁斯请求另一位指挥官克里斯皮努斯北上会合，共同与汉尼拔决战。此时，克里斯皮努斯正在攻打汉尼拔的根据地卡拉布里亚地区，他率领所属的两个军团赶来了。两位罗马执政官会合后，向汉尼拔发出了决战声明。

然而，原本一直希望进行决战的汉尼拔却没有应战。罗马军队于是向前步步紧逼，继续挑衅汉尼拔。汉尼拔始终不作回应。

两军阵营中间有一座小山丘，周围是一片森林。此时，这座小山还不属于两军中的任何一方，汉尼拔决定利用上这座小山丘。他让300名努米底亚骑兵，乘着夜色靠近小山，在环绕小山的森林中隐蔽起来。

罗马军队也发现了这座小山丘。为了了解占领这座小山丘是否有价值，他们决定派侦察队前去侦察。两位执政官都坚信决战一定会发生，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同时侦察周边整个区域的地形。于是，他们亲自出马，与侦察队的220名骑兵同行。由于是为决战作侦察，所以，同时叫上了同盟城市军队的两名最高指挥官一同前往。

马尔凯鲁斯离开营地前，叫来副将克劳狄乌斯·尼禄，要求他随时作好准备，一旦得到消息，马上出兵占领小山丘。应该说，几乎出动了所有最高指挥官前去进行侦察，且只带了220名骑兵，这样的做法实在过于轻率。

就在他们登上小山丘进行观察分析的时候，努米底亚的300名骑兵把他们团团围住了。罗马方面的220名骑兵中，有一半是伊特鲁里亚骑兵，他们最先溃败。整个激战并未持续很久。

马尔凯鲁斯被敌人的枪刺透胸部受伤，从马上掉下来后死了，保护执政官的12名警卫全部阵亡。同盟城市的两位指挥官战死。另一位执政官克里斯皮努斯身负重伤，马尔凯鲁斯的儿子也负了伤，他们两人一起侥幸逃脱。跟随他们的仅剩下20名骑兵。

汉尼拔早就预料到敌人会进入他的圈套，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对方的执政官会在其中。并且，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尔凯鲁斯。汉尼拔难以置信，他叫手下把马尔凯鲁斯的尸体抬了回来。

39岁的迦太基将军久久伫立在62岁的罗马将军尸体前。他从尸体的手指上取下金戒指，上面刻着眼前这个男人的侧脸，还有他的名字

——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鲁斯。毫无疑问，他就是马尔凯鲁斯本人，无论自己是退却时还是进攻时，汉尼拔想，他就是始终缠着自己不放的“意大利之剑”。

马尔凯鲁斯身材高挑，全身没有多余的赘肉。他躺在执政官大红的长披风上，身上还带着简陋的装备。过了许久，汉尼拔按照罗马的方式，郑重其事地火葬了这位敌帅。并用黄金小盒子装上骨灰，让部下给马尔凯鲁斯的儿子送去。

途中，对黄金小盒子产生了非分之想的士兵之间发生了争执。结果骨灰盒掉到地上，摔开了盒子盖。骨灰撒了出来，正赶上一阵风，被吹散了。汉尼拔知道后，只说了一句：“不能埋进坟墓也是他的命。”

现在的韦诺萨城里还有马尔凯鲁斯的墓地，墓地略显古色苍然，墓碑上的文字不是古代的拉丁文，而是现代的意大利文。所谓历史遗迹，好像大多如此。

令汉尼拔头痛不已的人终于死了。但是这一年，汉尼拔依然未能取得更多的战果。因为，克里斯皮努斯虽然身负重伤，却没有忘记履行执政官的职责。

马尔凯鲁斯的死，使他手下的士兵深受打击。他们就好像自己的父亲去世了一样，所以，克里斯皮努斯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让这些士兵重新振作起来。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马尔凯鲁斯的副将尼禄。

第二件事情是，因为马尔凯鲁斯的戒指落入了汉尼拔之手，所以他不敢懈怠此事。因为在罗马，戒指就是个人权力的印章。

他以执政官克里斯皮努斯的名义，紧急通知罗马所有同盟国，直至每个角落。通报马尔凯鲁斯阵亡的同时，提醒大家，以马尔凯鲁斯

的名义发的任何命令都是敌人的圈套。因为行动迅速及时，普利亚地方的城市、乡镇及村庄没有一个中汉尼拔的计。事实上，汉尼拔确实送过盖有马尔凯鲁斯“印章”的文书，试图不战而取这些城市。

尽管罗马军队失去了马尔凯鲁斯，但是，他们知道汉尼拔的目标是夺取塔兰托。执政官克里斯皮努斯决定放弃追击汉尼拔，把自己所属的两个军团和失去指挥官的两个军团全部投入到保卫塔兰托上。这一决定非常英明，它迫使汉尼拔到了塔兰托后，不得不放弃强攻，率军折回卡拉布里亚去了。在塔兰托，克里斯皮努斯最终没有熬过重伤而亡。

这一年，两位执政官都死在与汉尼拔的战斗中。为此，罗马不得不提前进行次年执政官的选举。

也在这一年，西班牙战场险象环生。在这个战场上，西庇阿于前一年攻占了迦太基军的根据地卡塔赫纳。迦太基军队发誓报仇雪耻，罗马军队立志乘胜追击，两军都在磨刀霍霍。

第五次战役：维克拉战役

公元前208年，随着春季的到来，西庇阿开始行动了。他命令全军沿海陆两路离开根据地塔拉戈纳，渡过埃布罗河南下，进入卡塔赫纳。在这里，他遣散了被征用的卡塔赫纳划桨手和做兵器的工匠，早于约定的时间让他们回家，因为西庇阿分不出更多的士兵来守卫卡塔赫纳，他把保卫这座城市的任务交给了当地居民。这些当地居民对罗马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西庇阿认为，用人不疑才会取得最大的效果。

这一年，西庇阿虽然无法把手中的兵力分成两路，但采用了两线作战的策略。毕竟，敌军有三支军队，共7.5万人之多。

副将雷利乌斯从罗马回来后，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继续负责海军方面的军事行动。西庇阿给他的任务是，率领战船绕到伊比利亚半岛南侧，牢牢困住汉尼拔在加的斯附近的小弟马可尼的军队。西庇阿自己则率领全体陆军深入内陆，对手是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

哈斯德鲁鲍尔就在距离卡塔赫纳10日行程的维克拉。他在那里坚守，是因为他打算和弟弟马可尼军会合后，与西庇阿一决雌雄。他所处的位置背靠维克拉城，前面有一条河流过，非常适合与正面之敌交战。营地建在离维克拉城不算太远的一座小山丘上。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打来，这个位置都很有利。他一心一意地等着弟弟马可尼军到来，等来的却是在这一年依然准备采用速战速决战术的西庇阿。

西庇阿到后，只看了一眼建在河对岸坚固的敌方营地，立刻知道自己在地势上非常不利。但是，他必须要在敌人会合前，决出胜负。从兵力上来看，哈斯德鲁鲍尔的军队与他率领的罗马军队不相上下。但是，迦太基军队有一些有利因素是罗马军队所不具备的。除了相当于现代战车的大象，他们还有优秀的骑兵。

尽管所处的地势条件不利，兵力也略显劣势，西庇阿却不能不与对方放手一搏。不清楚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沿用了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也是汉尼拔的战术。这时，他的副将雷利乌斯把困守马可尼军队的任务交给自己部下后也赶来了。西庇阿若要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战术，一个心领神会的搭档必不可少。

哈斯德鲁鲍尔从未怀疑过马可尼军队的到来，他希望尽可能拖延会战的时间，但是这样一来，他的行动大大地滞后了，西庇阿得到了战役的主动权。

27岁的罗马军队总指挥官命令全体轻装步兵和受感召而自愿加入罗马军队的西班牙部族士兵首先过河，向在开阔地完成布阵的敌军前卫发起进攻。这是诱饵，目的是引诱敌军主力出阵。哈斯德鲁鲍尔上钩了。但是，西庇阿没有给敌军主力在开阔地展开部署的时间。

正在河这边待命的全体重装步兵和骑兵，潮涌似的开始过河。西庇阿指挥右翼，雷利乌斯负责左翼。两支军队绕到了仍在整理阵型的敌军主力侧面。一支军队尚未完成布阵时，指令无法顺利传达。同时受到前方、右侧和左侧三方的进攻，迦太基士兵顿时乱作一团，彻底崩溃了。背后的营地，在平时起着保护作用。但此时，在一次次发起快攻的罗马军队攻势下，这个营地就像堵在迦太基军后面的一堵墙，严重妨碍了他们的行动。

战斗非常激烈。战斗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西庇阿的手中。作为迦太基军队的象征，象群和优秀的骑兵尚未发挥作用就已经被击垮。西庇阿瓦解敌军的主要战斗力的战术十分奏效。哈斯德鲁鲍尔担心营地被围，导致全军覆没，不得不放弃营地脱离战场，未入维克拉城就逃走了。

这一天的维克拉之战中，迦太基方面战死8000人，被俘1.2万人。西庇阿方面的牺牲微不足道，甚至不值一提。西庇阿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担心途中会遭遇迦太基的另一支军队。他不能犯其父亲和叔叔犯过的同样错误。

维克拉会战（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Greater Than Naoileon”）

然而，这成了持不同观点的古今历史学家们或谴责或为西庇阿辩护的由头。

如何处置这1.2万名俘虏？西庇阿面临汉尼拔曾有过的相同问题。首先，西庇阿无偿释放了俘虏中的西班牙人。其次，他把迦太基俘虏送往罗马，在罗马，等待他们的命运是被卖身为奴。

俘虏中有一个少年，据说，他出生在北非的努米底亚，父母双亡，来西班牙是为了投奔年轻的叔父。一问其叔父的名字，少年回答说是马西尼萨。

努米底亚王子马西尼萨是受雇于迦太基军队的努米底亚骑兵队队长，正是他在三年前伏击西庇阿的父亲，致使他战死沙场。西庇阿问少年想不想回到叔父的身边，少年眼里含着泪，回答说想。

西庇阿让部下给这个少年披上罗马式短衣和带金扣的皮带以及一匹马，又派了一队骑兵，把这个少年送到了他想去的地方。

这位年轻的罗马统帅下的这步棋是其他的罗马指挥官所没有人愿意尝试的。对此，马西尼萨的反应会怎样，此时尚不得而知。

维克拉之战的失败给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带来的打击比上一年更强烈。西庇阿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马可尼和吉斯戈急忙赶到了逃脱的哈斯德鲁鲍尔身边。关于今后的战略，三人展开了讨论。此时，汉尼拔在意大利已经处于守势，那里的情况不容乐观。三个人的讨论结果如下：

哈斯德鲁鲍尔率领3万名精兵，前往意大利增援汉尼拔。马可尼军和吉斯戈军合二为一，共同对付西庇阿。

迦太基人一旦作出决定，行动也很迅速。哈斯德鲁鲍尔带领3万名精兵和象队，为了避开西庇阿的追击和在塔拉戈纳的罗马军队的阻

拦，在内陆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后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随后，横穿高卢（现在的法国），翻过阿尔卑斯山，沿汉尼拔走过的同一条路线进入意大利。当然，这一计划已经通知到在意大利的汉尼拔。

哈斯德鲁鲍尔能够成功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这归咎于西庇阿。这成了蒙森后来的历史学家谴责西庇阿的理由。西庇阿的父亲和叔叔曾誓死阻止哈斯德鲁鲍尔从西班牙向汉尼拔提供支援，西庇阿却让他得逞了，所以他难辞其咎。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学者中，以战略战术家闻名的巴兹尔·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一派则力挺西庇阿。根据这位英国人的说法，如果西庇阿坚持追击哈斯德鲁鲍尔，一定会遭到马可尼和吉斯戈的围攻。所以，放弃追击是不得已的选择。

不管怎样，汉尼拔的二弟就要进入意大利了。得知这一消息，西庇阿马上向罗马派去了急使。接到急报后的元老院，为了迎战胆敢到意大利来的哈斯德鲁鲍尔，决定恢复23个军团。此时，因为罗马军队已经把汉尼拔逼得走投无路，其战斗力早已大为减弱。拖延战的倡导者费边主张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把他困在意大利境内。据说，在他听到“哈斯德鲁鲍尔即将进入意大利”的消息后，不禁怒从心起。这个费边到死都不再信任西庇阿。

话虽如此，这个时期的罗马军队已与汉尼拔进入意大利的公元前218年不同。因为当初通常只有4个军团，所以难免有些惊慌。但是，按照此时的体制，组编23个军团早已不成问题。而且，克劳狄乌斯·尼禄已经当选下一年即公元前207年的执政官，他被认为是马尔凯鲁斯手下最优秀的指挥官，继承了马尔凯鲁斯的主动进攻战术。这一年，作为执政官，尼禄的首要任务是要阻止汉尼拔兄弟会合。

迄今为止，执政官都被送到与汉尼拔作战的最前线，但是公元前207年春天，前方战场由执政官尼禄和法务官弗尔维乌斯负责。另一位执政官李维则被派往里米尼，去阻止哈斯德鲁鲍尔南下。李维只带了两个军团，因为此时元老院还不知道哈斯德鲁鲍尔会走哪条路线前去

与他的哥哥汉尼拔会合。因此，元老院另派了两个军团前往托斯卡纳。南下意大利的另一条路线途经此地。

第六次战役：梅陶罗战役

历史上因为偶然事件使情况发生突变的事例很多。这一年，发生在意大利战场的第一个偶然事件是，哈斯德鲁鲍尔横穿高卢和翻越阿尔卑斯山比预想的要顺利许多。

这一时期生活在现在法国一带的高卢人已经了解汉尼拔兄弟的目标是意大利。既然哈斯德鲁鲍尔对占领自己的地盘没有兴趣，自然他们也不为难迦太基军队通过。甚至还有很多高卢人，作为雇佣兵加入了哈斯德鲁鲍尔所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再加上汉尼拔的名声早已在阿尔卑斯山的山岳民族中传开。因此，哈斯德鲁鲍尔几乎不必像他的哥哥汉尼拔在11年前那样，不得不面对又不得不解决诸多困难。他唯一的难题只是如何让带着象队的3万名军队越过冬季的阿尔卑斯山。

鉴于上述原因，哈斯德鲁鲍尔进入意大利的时间远比预计得早很多。这是汉尼拔没有料到的。根据自己的经验，汉尼拔预计弟弟到达意大利的时间还早得很。在与弟弟会合前，为了避免因与罗马军队作战而消耗战斗力，他尽可能地推迟了离开卡拉布里亚地区的时间。

当然，推迟出发时间的原因不仅如此。罗马派往意大利南部的军队，加上已在卡拉布里亚的两个军团，共有六个军团。一方面执政官尼禄率领的两个军团，很有可能在路上的某个地方阻截汉尼拔；另一方面，另四个军团完全有可能乘虚而入，在他离开之际攻占卡拉布里亚。汉尼拔没有一个部下可以担负起保卫卡拉布里亚的重任。正因为如此，他一方面要等弟弟来意大利，同时，又担心自己离开后，卡拉布里亚被罗马占领，从而失去最后的根据地。因此，汉尼拔推迟了离

开根据地的时间，也是为使自己尽可能不要远离卡拉布里亚。以后的发展证明，汉尼拔的担心是对的。因为执政官尼禄获悉汉尼拔离开卡拉布里亚后，马上派了两个军团前去攻打。

或许有人会想，既然这样，就在安全的根据地内一心等弟弟来意大利不就行了吗？但是，这样一来，等于帮助罗马军实现阻止兄弟会合的意图。尽管汉尼拔推迟了出发的时间，可是为了尽早与自北南下的弟弟会师，他有必要从意大利南端的卡拉布里亚北上。

离开卡拉布里亚后，汉尼拔开始北上。但是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在他的身后，尼禄好像阴魂不散的马尔凯鲁斯一样，率领罗马军队一路追踪袭扰。

一母所生的兄弟不一定具备同等的才能。哈斯德鲁鲍尔率领的军队没遇到什么阻碍，顺利进入意大利。整个队伍，加上没有费力就雇到的高卢士兵，共计5万人开始南下。他没有思考如何钻敌人的空当，而是选择了方便行军的平地。

沿着波河周边的原野向里米尼行进的途中，哈斯德鲁鲍尔给哥哥写了第一封信。在信中，他告诉哥哥自己的行军路线和预定会合的地点。信交给6名骑兵送去。

这6名迦太基骑兵在寻找汉尼拔的过程中遭遇了一队罗马士兵。罗马士兵把他们抓住后，没收了他们身上的信。信是用希腊语写的，百人队队长看不懂。但是，他的直觉是这封信很重要，否则，哈斯德鲁鲍尔不会派6名骑兵护送。于是，他立刻把信送到了执政官尼禄的手上。

当时，在靠近亚得利亚海海岸的普利亚地区一角，汉尼拔建了一个坚固的营地，准备以静制动。尼禄就在他的营地附近正在建营地。

看了紧急翻译过来的信后，尼禄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作为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指挥官，他的这一决定显然是违反规定的。

在罗马，指挥官全权指挥前线的一切行动。按惯例，以执政官为首的每位指挥官，一经选出，便已经决定了各自负责的战区。没有元老院的允许，每位指挥官均不得擅离自己的战区，否则等于擅离职守。

执政官尼禄负责的战区是对阵汉尼拔的战区。他的任务是盯紧汉尼拔，阻止兄弟俩会师。但是，出身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尼禄完全继承了这一家族争强好胜的传统，是速战速决型的将领。此外，他与哈斯德鲁鲍尔之间还有过个人恩怨。

公元前211年，西庇阿的父亲和叔叔相继在西班牙战死。为了填补总指挥的空缺，紧急派往西班牙的就是尼禄。哈斯德鲁鲍尔谎称要与尼禄和谈，使尼禄放松了警惕，安全逃脱。因为这件事，尼禄被元老院召回罗马，由年轻的西庇阿接替他去了西班牙。因此，克劳狄乌斯·尼禄认为这是报仇雪耻的好机会，也不难理解。

如果认为尼禄此时擅离职守纯粹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这未免冤枉他了。因为从哈斯德鲁鲍尔给他哥哥的信中，尼禄得知哈斯德鲁鲍尔的军队，因高卢兵的加入，已经增加到了5万人。负责迎战哈斯德鲁鲍尔的执政官李维率领的军队只有3万人。所以，尼禄有充分的理由前去支援友军。只不过，他的方式有些不妥，但这是克劳狄乌斯·尼禄的行事风格。

尼禄挑选了年龄合适、体格健壮的6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要求他们尽可能轻装上阵，甚至不许带粮食。临出发前，他已经通知行军途中的各同盟城市，准备好一日三餐，在路上等候他们到来。留守营地的部队交给法务官弗尔维乌斯负责。尼禄吩咐他要主动挑起小规

模战斗以迷惑汉尼拔，不让他察觉自己不在。为了不引起其他士兵的注意，夜半刚过，他就率领7000名士兵，离开了营地。

这是一次连续的急行军，几乎没有睡眠时间。昼夜行军100公里以上，距离是800公里。通常罗马军队的行军速度是一天20至30公里。尼禄此次的行军速度纪录直到150年后才被恺撒打破。

从里米尼沿亚得里亚海南下约30公里处，有一个始于罗马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出口。通过亚平宁山脉的这条大道到了这一带，感觉变得很开阔。因为，大道南侧有一条河，是注入亚得里亚海的梅陶罗河，该河流域有一片开阔的平原，弗拉米尼亚大道正好通过这片平原。在此出现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着海岸线北上，就可以到达该大道终点里米尼。

被派往里米尼的执政官是李维，他把营地建在梅陶罗河的南岸附近。在这里，无论哈斯德鲁鲍尔沿亚得里亚海南下，还是选择走弗拉米尼亚大道，都在其视线之内可以阻止他。执政官尼禄和7000名士兵到达罗马军队的这一营地时，进入意大利境内的哈斯德鲁鲍尔早已在梅陶罗河北岸建好了宿营地。

假如没看到哈斯德鲁鲍尔写给他哥哥的信，没有人会知道他的意图。但是，尼禄已得知信中的内容。从尼禄的行动中，可以猜想哈斯德鲁鲍尔原打算沿亚得里亚海南下。由于尼禄率领的7000名士兵的加入，罗马军队一夜之间加强了战斗力。发现这一情况后，哈斯德鲁鲍尔改变了预定的路线，选择走弗拉米尼亚大道，进入意大利中部，再从那里直奔意大利南部。这条路线有些绕，却也能到达意大利南部。

哈斯德鲁鲍尔似乎并不知道弗拉米尼亚大道虽然在这一带很平坦，但是进入山区后，一旦遇到敌军，因为带着大象会非常不利。与他的哥哥不同，他似乎并不重视收集情报。

看到敌人的5万大军向弗拉米尼亚大道方向行进，罗马军队马上追了上去，在梅陶罗河口开阔的平原尽头，追上了敌军。哈斯德鲁鲍尔不得不转身应战。尽管罗马军队于一夜之间增加了战斗力，但是，他带领着5万大军，在兵力上依然占优势。

战斗在梅陶罗河以北展开。以与梅陶罗河几乎平行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居中，两边分别是梅陶罗河和靠着大道的山崖。对于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这种地形不太有利。

两军分别部署了对决阵型。罗马军队右翼由率领士兵急行军赶来的执政官尼禄指挥，面向河的上游。中央是由里米尼的驻军队长珀尔迪乌斯负责，左翼由执政官李维指挥，全军共4万人。

迦太基军队的阵型是象群在最前面，全军总人数达5.5万人。

战斗在罗马士兵的呐喊声中开始。呐喊声撞击山崖，回声一次比一次大。象群惊慌失措，非但没有冲向敌人阵地，反而转身在自己的军中狂奔乱窜。见此情形，哈斯德鲁鲍尔不得不下令象队撤离战场。骑手们用针扎大象耳朵后面，杀死了它们。

虽然没了大象，但因此卸去重负的迦太基军队开始了总攻。罗马军队右翼因为中间的小山相阻，无法攻打敌人左翼。因此，战斗在罗马军队中央和左翼与迦太基全军之间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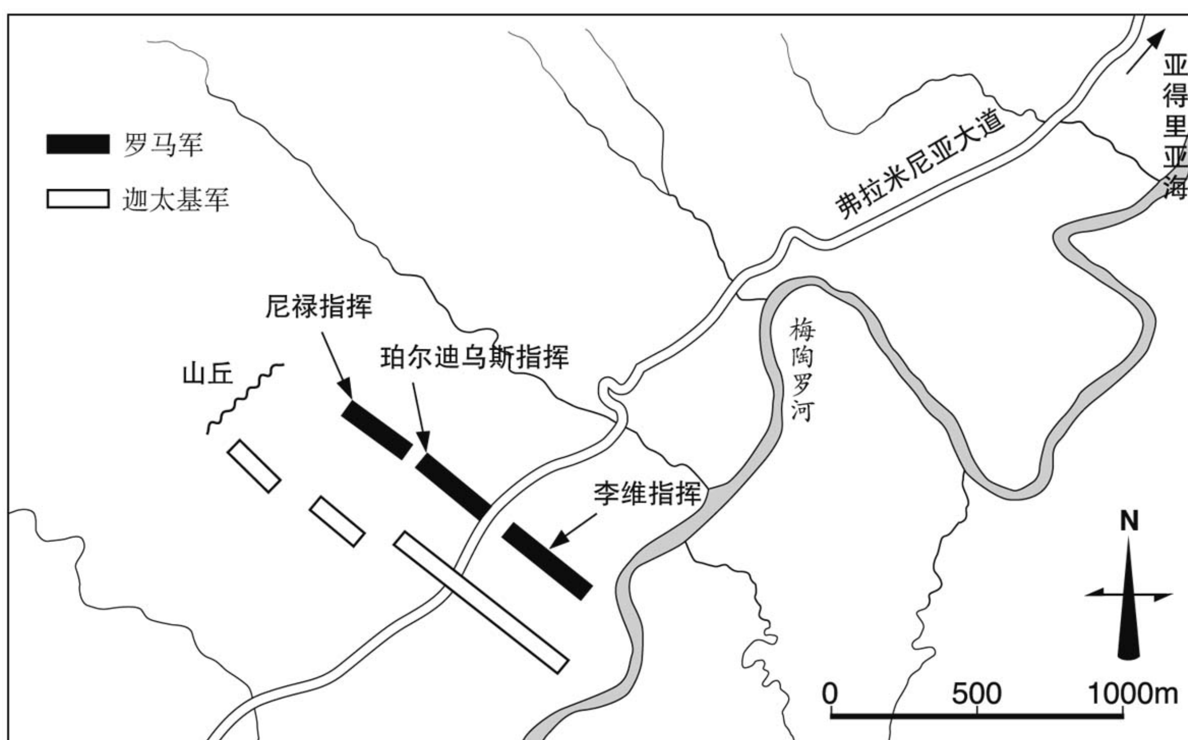
如此一来，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罗马军就愈加不利。尼禄认为必须尽快打破这一局面。他当机立断，率领自己指挥的右翼离开战场，从罗马军队的后方，绕到了敌人的右翼。在梅陶罗河岸边，从侧面向敌军的右翼发起进攻。

尼禄的这一行动决定了战斗的结果。迦太基军队正面和右侧同时受敌，左侧被小山所阻，背后是弗拉米尼亚大道的上坡路。这一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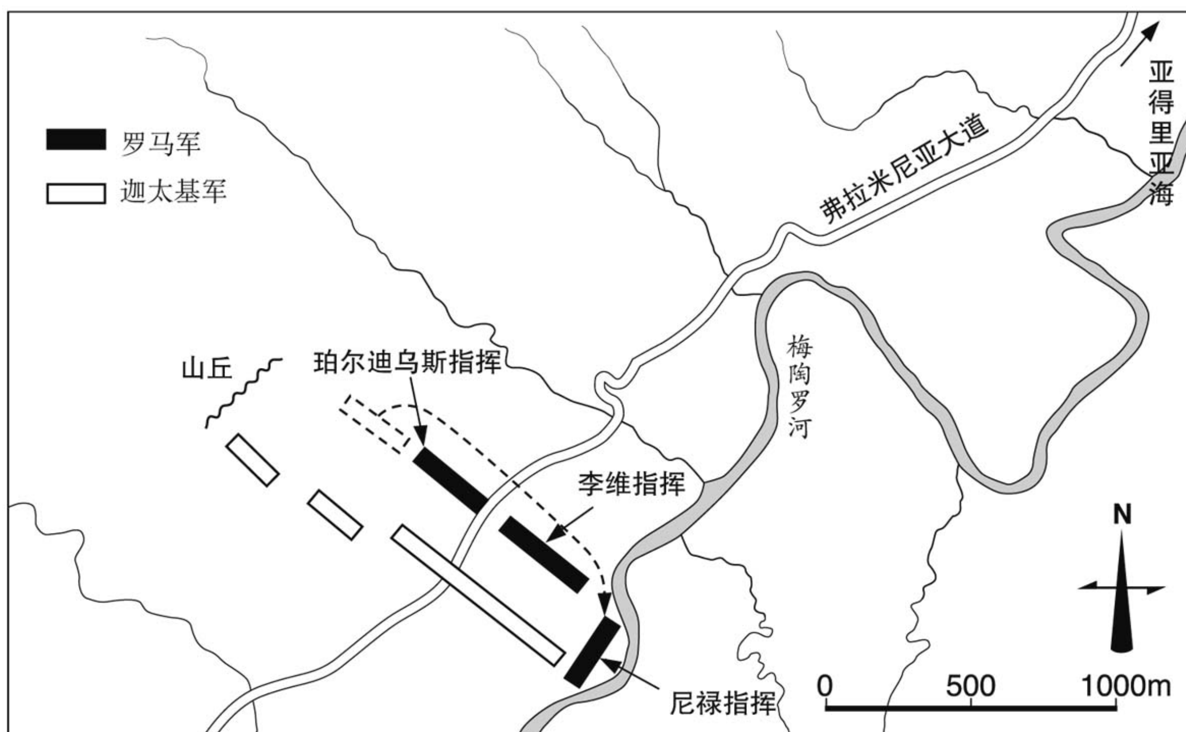
首先引发了高卢兵的溃逃。随着包围圈的缩小，濒临死亡的叫声不绝于耳。哈斯德鲁鲍尔从西班牙带来的3万士兵遭到全歼。在战斗结果已明朗的情况下，哈斯德鲁鲍尔换上迦太基总指挥官的正装，策马闯入敌阵。经过一番激战，最终战死沙场。

历史学家李维这样写道：

> 作为哈米尔卡的儿子、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鲍尔没有给他们蒙羞。



梅陶罗会战：第一阶段



梅陶罗会战：第二阶段）

这一年，汉尼拔40岁。所以他的弟弟哈斯德鲁鲍尔应该只有30多岁。

战役结束后，尼禄把清理战场的事情交给李维，自己带领7000名士兵再次不分昼夜地急行军回到南方。他悄悄离开营地，在梅陶罗河畔与哈斯德鲁鲍尔进行战斗，再急行军回到营地，用去的时间是14天。其间，汉尼拔丝毫也没有察觉他曾经离开过营地。他也不担心弟弟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因为他认为，这个时候，弟弟应该从阿尔卑斯山上往下走了。

汉尼拔是在从环绕营地的栅栏外面扔进来的包裹中，看到哈斯德鲁鲍尔的头颅后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的。这是汉尼拔相隔11年后与弟弟的再相会。

当天夜里，汉尼拔离开营地，回到了卡拉布里亚地区。此时刚刚入夏，所以，这一年的作战期还很长。但是，已经40岁的汉尼拔回到“长筒靴的脚尖”后，再也没有出来。下一年也没有出来。

因梅陶罗之战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罗马，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举行了凯旋仪式。但是，驱赶四匹马拉战车的凯旋将军是执政官李维。因为，战斗是在他负责的战区进行的。执政官尼禄没有因擅离职守被问责，但是，也没有分享到凯旋将军的荣耀。作为右翼指挥官，他只是骑着马跟在四匹马拉的战车后面。罗马市民都知道谁是真正的凯旋将军，这对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来说已经足够。

第七次战役：伊利帕战役

第二年，即公元前206年，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决定全力反击。

公元前209年，他们的根据地卡塔赫纳被西庇阿攻占。

公元前208年，在维克拉战役中，哈斯德鲁鲍尔败给西庇阿。

公元前207年，哈斯德鲁鲍尔进入意大利，被尼禄打败阵亡。

马可尼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他必须保护巴卡家族在西班牙的势力。他决定集中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所有力量进行总反攻。为此，他甚至向吉斯戈妥协，把总指挥权让给了他。

总指挥官吉斯戈指挥共计7万名步兵，马可尼指挥总共4000名骑兵中的一半，另一半是努米底亚骑兵，由努米底亚人马西尼萨负责指挥。

这是一支由7.4万名士兵和31头大象组成的大军。他们在西班牙南部的伊利帕（现在的塞维利亚附近）集结，等待敌军的到来。因为兵力在敌人的两倍以上，所以对迦太基军队来说，战斗更占优势。伊利帕是一片平原，足以让人数众多的大部队、骑兵和大象充分施展身手。

西庇阿对迦太基方面的动向了如指掌。但是，这一年，他并没有急于离开冬营地塔拉戈纳，就好像他故意要给敌人足够的时间，去集合尽可能多的兵力。

西庇阿首先去了卡塔赫纳，在那里稍作停留，然后才进军伊利帕，与严阵以待的敌人交战。西庇阿率领军队离开卡塔赫纳后，先是进入内陆，穿过伊利帕平原。这里有一条流向大海的河流，西庇阿来到上游，沿河南下。选择这样的路线，目的是为了向地处内陆、尚持观望态度的西班牙原住民展示罗马军队的军威。当西班牙原住民意识到获胜的必将是罗马人时，他们纷纷加入罗马的阵营当中。这样一来，罗马军队增加到了拥有4.5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与汉尼拔一样，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主要战斗力，西庇阿同样需要辅助的战斗力。

尽管如此，4.8万人要面对的是7.4万人。除了勇敢战斗，即将迎来29岁的西庇阿还需要考虑更多的事情。

西庇阿没有在距离敌人较近的地方建营地。他绕了很大一个圈，绕到南侧后才停止行军，筑建坚固的营地。之所以把营地建在南侧，是因为这里有非常适合建营的小山丘，同时切断了敌人向伊利帕以南的海港城市加的斯逃跑的退路。

罗马军队和迦太基军队的营地分别建在两座小山丘上，它们分别位于伊利帕平原的南端和北侧，中间是开阔的平原。战斗就在这里展开。

迦太基军队迫不及待地进军平原地带，首先排兵布阵。西庇阿也命令全军马上下山布阵。

布阵结束后，迦太基方面却没有发起进攻。西庇阿也未下令进攻。两军对峙中，太阳开始西斜。好像经过一番激战似的，两军疲惫至极，分别回到各自的营地。

第二天又这样过去了。第三天同样是在对峙中结束。迦太基方面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总指挥官迟迟下不了决心，西庇阿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他早已心中有数。

每天在战场上布完阵，等到太阳下山，回到营地。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还在继续。渐渐地，迦太基军队出现在战场上的时间越来越晚。终于，在太阳出来前，战场上再也看不见迦太基士兵的身影。

这天夜里，西庇阿第一次向全军下达命令。他命令所有人明天天亮前吃好早饭，披挂好装备，作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一早，迦太基军队看到密密麻麻等候在战场上的罗马军队，大惊失色。在指挥官的催促下，士兵们未吃早餐，匆匆出了营地。因时间太紧，来不及重新布阵，所以，除了象队来不及到最前面，只好部署在两翼外，其余阵型与之前完全一样。但是，罗马军队的阵型变了。

中央稍稍往后是作为辅助战斗力的西班牙士兵，罗马重装步兵作为主要战斗力分列左右两翼，加强两侧的防守来对抗西班牙兵团。

两支军队开始向前，相距800米的时候，双方同时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迦太基方面全线向罗马军队发起正面进攻。但是，罗马军队发起正面进攻的只是中央的西班牙步兵团。分列左右两侧的重装步兵团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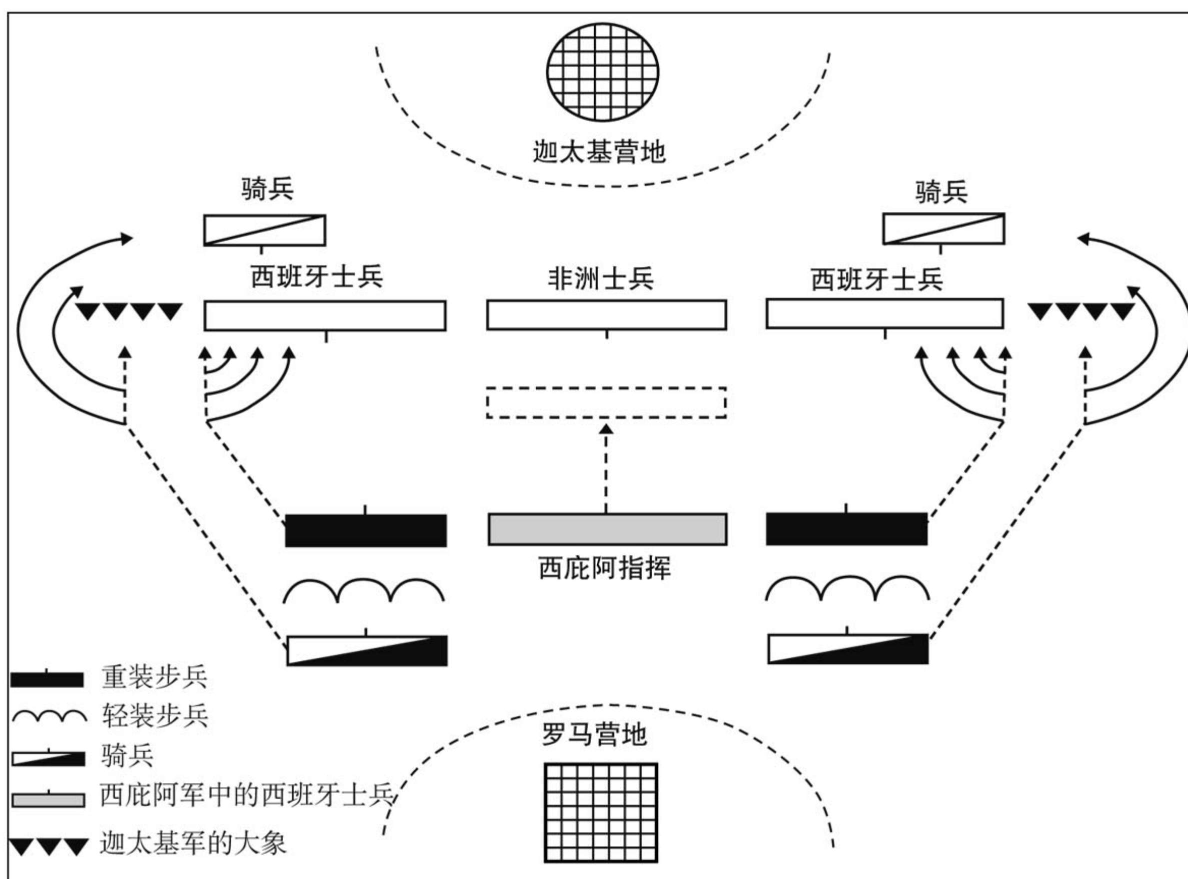
型突然斜向移动，从斜侧面开始攻打敌人的两翼步兵。这就是西庇阿的战术。他让自己最强的战斗力，从既不利于守也不利于攻的斜侧面，攻打敌军最薄弱的部分。

在遭遇罗马军队轻装步兵射出的箭后，迦太基军队的象队不再听骑手们的指挥。狂怒的象群非但没有冲向敌人，反而在自己的骑兵中间乱窜，妨碍了自己人。

趁着迦太基骑兵因大象乱窜而陷入混乱之际，罗马军队的骑兵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名扬天下的努米底亚骑兵因为诸多的不利因素，无法发挥出他们应有的威力。一方面，两军在伊利帕战场上的骑兵数量不相上下；另一方面，迦太基骑兵部署在左右两翼步兵团的后面；再加上，这次战斗被罗马军队占了先机。与步兵不同，骑兵只有向敌人发起进攻，才能充分发挥兵马浑然一体的威力。在伊利帕战场，充分发挥了威力的是罗马军队的骑兵。

太阳升高了。站在后方指挥的西庇阿清楚地看到迦太基军队疲态尽显。这时，在罗马军队从外到里，再到中心的连续进攻下，迦太基军队中尚能坚持战斗的只剩下其主力非洲雇佣兵团。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孤军奋战，前方和左右三面还是被敌人包围。这就是成功地瓦解对方主要战斗力的结果。胜败已成定局，但是，没有一个雇佣兵束手就擒。他们开始向唯一没有被围的后方败退。

罗马军队乘胜追击溃败的迦太基军队。但是，很快不得不停止追击。因为突然而至的强雷阵雨阻碍了他们。得以逃进山中的迦太基军队，勉强还剩下6000人。侥幸逃脱的西班牙原住民士兵人数不详。总之，7.4万人就剩下了6000人。



伊利帕会战当天的布阵（西庇阿的战法）（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Greater Than Naoileon”）

由于逃亡加的斯的路被切断，总指挥官吉斯戈和汉尼拔的弟弟马可尼向西逃到了遥远的大西洋海岸。只有率领努米底亚骑兵的马西尼萨突破敌方阵营，成功逃到加的斯。除了敌军三名指挥官逃脱，伊利帕战役的结果与坎尼战役的几无二致。虽然死者人数比坎尼战役少一些。因为坎尼战役中，失败方是罗马市民兵居多的罗马军队，是以不向敌人屈服为荣的罗马战士。

战斗胜利后，西庇阿没有离开伊利帕，他只派了哥哥路奇乌斯回罗马送捷报。他并不打算继续追击吉斯戈和马可尼，他有另外的打算。29岁的胜利者派出使者去加的斯找马西尼萨，要求进行会谈。

此时的西庇阿已经到了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时的年龄了。他想把战场转移到迦太基在非洲的大本营。

为此，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加强自己的骑兵力量。如果自己的骑兵力量加强了会削弱敌人的骑兵力量，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因此，西庇阿不计前嫌，向昨天的敌人伸出了和解之手。除了向马西尼萨，同时也向努米底亚的另一个国王西法克斯展开了外交攻势。西法克斯和马西尼萨同为努米底亚王室，两人动辄就会出现对立。西法克斯希望直接和西庇阿面谈，所以，西庇阿秘密从西班牙乘船去了相当于现在的阿尔及利亚领地。西庇阿非常想得到骑兵，而且是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努米底亚骑兵。

由于一直以来与迦太基的密切关系，努米底亚的两位国王没有马上答复西庇阿。但是，西庇阿建立同盟的牌已经打了出去，接不接这张牌，只能由他们决定。

这一年即公元前206年的冬季，西庇阿在已经到手的西班牙境内留下两个军团守卫，自己带着长期在这里坚持战斗的老兵们，走海路回罗马。他已经四年未回那里了。



第六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期

（前205—前201）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地名

罗马是共和政体国家，采用寡头政体，由少数人实施统治。这样的国家既不像君主政体国家，一旦政策定下来就会立刻付诸实施；也不像官僚制度完善的国家，只要事先把相关事情落实好，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付诸实施。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有元老院,集中了统治阶层的人。一个人若要让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必须说服元老院同意。为此，在元老院展开辩论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拉丁语的特点是简洁明快。我确信，这是罗马人不得不把辩论当做武器的缘故。战场上擅长运用侧面进攻方式的西庇阿，面对与他一样的罗马精英们，选择的是正面进攻的方法——辩论。他有一个伟大的设想：他要通过汉尼拔战争改变战争策略。

回到罗马后，他首先向元老院申请给予他在元老院汇报战况的机会。因为此时的西庇阿还不是元老院议员，他距离议员资格年龄30岁

还差几个月。获准在元老院汇报战况的西庇阿，在结束西班牙战况的汇报后，没有要求举行凯旋仪式。

西班牙战场所取得的战果足以让他享受到凯旋将军的荣耀。他的战绩无愧于凯旋将军的称号。但是，罗马是共和政体的罗马。在罗马，指挥一个战略单位，即两个军团的总指挥官资格必须是年龄为40岁以上的执政官、前执政官、法务官或前法务官。西庇阿是破例作为总司令官被派往西班牙的，因为当时他的年龄只有25岁。即使在完成西班牙霸权的现在，他也只有29岁。在这个年龄上要求元老院为他举行凯旋仪式，似乎过于奢望。因为这样，又会成为破例之举。其结果，无疑会极大刺激寡头政体的象征——元老院。因为寡头政体重视论资排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作用。

对罗马将军来说，凯旋仪式是至高荣誉，西庇阿放弃了这一荣誉，取而代之，他要求元老院推荐自己为第二年即公元前205年度的执政官候选人。

执政官的资格年龄是40岁。即使到了第二年，西庇阿也只有30岁，依然差10岁。元老院议员的资格年龄是30岁。因此，他成为元老院议员，罗马元老院没有任何异议。但是，推荐他为执政官候选人，元老院表现出非常为难。

但是，元老院会场外面，也就是广场上的情形与此截然相反。虽然没有举行凯旋仪式，但是，全意大利人都知道西庇阿的辉煌战绩。为了在罗马举行的市民大会上投他一票，生活在殖民诸城及同盟各国的罗马市民权拥有者，纷纷赶到罗马。为此，这一年参加市民大会的人比往年多出许多。罗马的选举方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以组为单位。百人一组，每组一票。市民大会尚未举行，已经有不少“百人组”公开表示，自己这组的票将会投给西庇阿。

元老院很清楚违拗民众的意志不是聪明的做法。因此，他们不得不承认西庇阿的执政官候选人资格。结果，在市民大会上，西庇阿以压倒多数的票数当选执政官。

但是，在决定新执政官西庇阿的任地时，又出现了波折。西庇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对此，元老院不仅表示为难，甚至明确表示反对。

执政官是共和政体罗马的最高官职，同时也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但是，两位执政官的任地原则上通过抽签决定。但事实上，指挥一个战略单位即两个军团的所有总司令官，包括两位执政官负责的战场都是由元老院决定的。

原因是战场的选定要根据战略需要，这就要求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市民大会是普通市民参与的大会，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只有元老院具备这种能力。因为这里集中了有从政经验和有过军官经历的人们。

西庇阿请求元老院让自己负责北非战线，这遭到了费边的极力反对。

坎尼会战大败以来，罗马一直采用费边提倡的持久战法。这一年他70岁。从最初被讥讽为“拖延者”，到后来转变为“持久战主义者”，直至最后被尊称为“意大利之盾”的他，在元老院享有不同一般的权威，深受尊敬。罗马元老院有一种制度叫“第一人”制度，意思是有一个人位居其他议员之上，拥有最高发言权。一直以来，费边就是这“第一人”。由于费边的发言，元老院内一场辩论开始了。

> 广场上，大家都说我反对西庇阿是因为我妒忌这位年轻的将军取得了辉煌战果。我声明，我没有任何理由妒忌比我儿子还要年轻的他。我反对他，完全是为国家的利益着想。

> 作为执政官，西庇阿的任务就应该是赶走长期盘踞在意大利的汉尼拔，而不是去非洲。尽管他说只要攻打北非，汉尼拔就会撤出意大利。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点。

费边还举例说明汉尼拔虽然被逼进“长筒靴的脚尖”，但是他的危险性丝毫没有减弱。他指出，迦太基国内一次次地尝试向他提供援助，虽然屡遭失败，却始终没有放弃。关于这一点，第二年汉尼拔的小弟马可尼率领增援船队，在罗马的制海权控制之外的热那亚登陆一事可为佐证。可见，老费边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费边接着说：

> 你还年轻，可能不知道。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远征非洲惨遭失败。那是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远征非洲的是执政官雷古鲁斯。当时，我们在非洲没有一个同盟国，现在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观。难道你真的敢说，你不会重蹈雷古鲁斯的覆辙吗？还有，你想过没有，就算如你所愿，汉尼拔离开意大利回到了非洲。到时候他会怎样？在这里，他的所有补给线被我们切断了，还如此顽强。回到他的地盘后，他会得到充分的援助。
>
> 我们抛开年龄大小，让年轻的西庇阿担任执政官，是为了罗马，为了意大利，不是为了帮助他满足他个人的私心。罗马不需要英雄。

事实上，罗马不乏可能成为英雄的人物。但是，格拉古和马尔凯鲁斯已经战死沙场，梅陶罗会战的胜利者尼禄没有以前执政官的身份留任最前线，已在一年前离开战线，成了一名财务官，虽然有权，却是文官。所以，对元老院来说，同意西庇阿担任执政官意味着他们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费边说，把汉尼拔赶出意大利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他用下面的一句话结束了发言。

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恢复意大利的和平。去非洲作战，那是以后的事情。

元老院内，反对西庇阿的气氛本来就很强烈，又因为费边的这一席话就基本定调了。为回应这一情形，西庇阿要求发言。这位年轻人走到议会会场中央，努力控制住激动的声调，斟字酌句、简洁明了地开始阐述自己的意见。

费边·马克西姆斯以及元老院各位议员，首先，我丝毫不相信费边反对我是出于妒忌，而且，我也丝毫没想过要超越他的伟大。

尽管我的年龄还年轻，但是，我参加过的战斗无数，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迄今为止成功的做法，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进行变革。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西庇阿说现在正是改变战术的时机是有道理的。一方面，罗马完成了称霸西班牙，西部战场因此得到安定；同时，这一年，罗马和马其顿王国之间也实现了和谈。马其顿直到最后也未能突破罗马实施的封锁战术，非但没有登陆意大利与汉尼拔共同作战，还不得不选择与罗马缔结和约。

与意大利对外战事取得的战果相比，这一年，意大利境内的战事没有丝毫进展。这样的状况，没办法不受人们的指责。因为元老院把两位执政官都送到了卡拉布里亚地区，却没有啃动汉尼拔一丝一毫。西庇阿继续说：

五年前，就在这里，在元老院，大家都同意我的请求，没有一个人反对派我前往西班牙战场。与那时相比，现在的我又成熟了许多。可是，为什么大家要反对我呢？说实话，那时，我遭遇的困难比现在大多了。父亲和叔叔相继战死沙场，西班牙战线几乎遭到了

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我不仅挽回了颓势，最终还实现了全面称霸西班牙。难道这样的战绩还不能令各位对我充分信任吗?

之前，是迦太基向罗马挑起战端。从今往后，应该由罗马向迦太基发起进攻。汉尼拔在意大利带给我们的伤害，我们罗马人要在非洲统统还给他。攻打敌人大本营的效果如何，汉尼拔已经向我们作出了证明。

如果我们一味等待汉尼拔自我消耗，那么我们究竟要耗到什么时候？要知道他现在只有41岁。

30岁的年轻人又转向70岁的老人，说:

费边·马克西姆斯，正像您曾经忠告过我的一样，早晚我会和汉尼拔交锋。但是，这场交锋，不是在他发动进攻的时候。我要主动出击，引他出击，让他不得不与我展开会战。战场不应该在卡拉布里亚已经毁了一半的城堡，而是在迦太基！

元老院会场内，气氛出现了变化，但是并没有呈一边倒的态势。很多议员听了西庇阿的话深有同感，但与费边想法一致的人也依然很多。两种意见人数各占一半。

元老院分裂成两派，不是贵族对平民的两派。因为费边家族和西庇阿所属的科尔涅利乌斯家族都是罗马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元老院出现的两派与出身无关，却与年龄相关。上了年纪的人支持费边，年轻的议员们倾向于赞同西庇阿的意见。

上了年纪的人不是因为年岁大才变得固执。如果是普通人，随着生理功能的衰退，或许会出现精神上的动脉硬化现象。但是，曾经有过辉煌业绩的年长者表现出来的固执与此不同。他们之所以变得固执，是因为曾经的辉煌业绩让他们跻身于成功者行列。他们变得固

执，不是因为年龄，正是因为成功。因为成功，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当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变革的时候，这种自信妨碍了他们选择其他的道路。因此，要从根本上改革一件事情，只能依靠那些才能出众、且不受曾经的成功羁绊的人。改革往往由年轻的一代来完成，就是因为他们年纪轻，不会受到已有的成功的羁绊。

在对待汉尼拔的问题上，费边提倡持久战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可以说，他是保持罗马不败的最大功臣。正是由于持久的战法，汉尼拔被逼进了“长筒靴的脚尖”。所以，费边反对西庇阿，这完全可以理解。

好在费边和站在他一边的议员们，虽然固执却不缺乏灵活性。他们对现状有充分的认知。就当前的形势而言，他们也感觉有必要设法打破卡拉布里亚地区的胶着状态。最后，双方达成一个折中的意见，既不伤害元老院年长者的体面，又不违背年轻议员们的变革意愿。

西庇阿的任地定在西西里。执政官不宜派往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但是，西西里是罗马的行省，只要不打防御战，作为执政官的任地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西庇阿答应前往西西里的同时，争取到了元老院授予的一个权力——从国家利益出发，如有必要，第二年可以进军非洲。

只是作为执政官，他必须放弃指挥在首都完成编组的两个军团的指挥权，也就是放弃执政官理应得到的指挥正规军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他有权在西西里招募志愿兵。元老院明确表示：将来西庇阿远征非洲，不是元老院认可的军事行动，一旦远征失败，责任不在元老院，而在他个人。

换做其他人，这样的条件是不会接受的，但是，西庇阿接受了。公元前205年，未等春季来临，这位30岁的执政官就离开罗马，向目的地西西里出发了。同期的执政官李锡尼的任地是卡拉布里亚地区，负

责牵制汉尼拔。这一年，罗马投入18个军团的兵力。与前一年相比，减少了2个军团。罗马在最困难的时期，曾经投入25个军团。但此时，早已不见往昔的景象。应该说，汉尼拔被逼进“长筒靴的脚尖”的现在，如果决定改变战略，确实是绝好时机。

公元前205年春，这位早早来到任地的年轻执政官，一到西西里，未加休整就开始着手组建军团。

元老院只向他提供招募7000名志愿兵所需的费用。但是，西庇阿在西班牙取得的战绩、在元老院受到的“冷遇”，都为他招募士兵起到了作用。罗马市民、同盟城邦市民一方面认同他的能力，把打破现状的希望寄托在这位30岁将军的身上，同时对他深表同情。人们纷纷要求加入他的军团。很快，他的身边聚集了62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其中，有不少人是在西班牙一起参加过战斗的回国士兵。

除了志愿兵，很多罗马联盟的加盟城邦提出无偿提供远征非洲所需的物资。以托斯卡纳地区为例，阿雷佐要捐赠小麦和5万杆投枪，沃尔泰拉要提供造船用的木材，塔奎尼亚准备提供全部帆布，皮翁比诺答应提供铁。捐赠物资，可以节省经费，这对西庇阿来说自然求之不得。就这样，西庇阿带着已经招募到的6500名士兵和大量物质，加上30艘战船，来到了西西里。

西西里驻扎着两个军团，士兵的主体是坎尼会战时的幸存者。也许是坎尼会战的失败给他们的惩罚，他们长期驻扎在西西里，一直没有得到允许回家。当然，坎尼会战时他们或许曾经是败军，但此时，他们早已不是败军。曾经在马尔凯鲁斯的指挥下，他们参加了攻打锡拉库萨的战斗，不仅一扫失败的沮丧感，而且已经成长为作战经验丰富的战士。在被“流放”西西里10年后的这一年，他们迎来了新司令官西庇阿。

西庇阿与他们一样参加了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并从汉尼拔的眼皮底下逃脱了。还有，西庇阿当时新婚妻子的父亲就是坎尼会战时的执政官之一——在会战中英勇捐躯的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属于至今仍被叫做“坎尼军团”的这些老战士们，一定怀着别样的心情，迎接年轻的西庇阿的到来。

尽管有来自意大利本土的志愿兵，并加上“坎尼军团”的士兵，西庇阿的兵力依然严重不足。国家不允许他动用国家的经费招募更多的士兵。作为执政官，西庇阿负责西西里战事，兼任西西里行省最高统治者。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这一身份。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除了墨西拿等几个城邦，所有西西里岛上的城邦都成了罗马的行省。锡拉库萨在六年前被马尔凯鲁斯攻陷后，也加入了行省的行列。行省没有自治权，每年要向罗马缴纳收益的十分之一作为租税，为此，不承担提供兵力的义务。但是，由于土地被罗马收归国有后，从事耕作的人们必须支付租地费，向罗马租借耕地。行省的待遇和加盟罗马联盟的同盟城邦不同。

西庇阿把罗马没收的土地还给了西西里行省的居民。不清楚他是把土地还给了所有人，还是只还给了一部分有势力的人。也不清楚他是怎样钻了法律的空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他自作主张对土地进行了处置，但他没有违法。不管怎样，他成功了。他把远比物质利益更大的好处给了西西里人，西西里人不再需要向罗马支付租地费。西西里人为此感激不已。他们自己承担费用，志愿加入军队。就这样，西庇阿招募到了多达2.5万名士兵和1.2万名船员。

但是，他把西西里人的东西归还给西西里人的做法带来的最大好处，与其说是招募到了士兵，不如说是他把西西里全岛变成了自己的后勤补给基地。罗马在非洲没有同盟国，所以要成功实现远征非洲，首先要确保有距离近的补给基地，并要确保该基地与前线之间的补给路线畅通非常重要。

西庇阿没有忘记训练他的军团。由于他的士兵来自意大利各地，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儿，其实就是乌合之众。西庇阿对这样一支新部队组建后展开了训练。与在西班牙曾经实施过的一样，按照日程表，开始了对士兵们的训练。无论是老兵还是新兵，总司令官西庇阿要求他们都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战士，能够让他们把自己的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位30岁的执政官每天和士兵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却没有因此忘记收集有关北非的情报。西西里距离迦太基不远，岛上有不少居民对非洲的情况了解甚多。每天晚上，西庇阿都会向人们了解各种事情。他还让好友同时又是副将的雷利乌斯负责到北非附近直接收集情报。雷利乌斯率领舰队，经常在迦太基以外的北非沿岸游弋。除了收集情报，雷利乌斯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分别与西法克斯和马西尼萨取得联系。因为他们是努米底亚骑兵的主要力量。

西庇阿一心一意作着远征非洲的准备。他是一个善于抓住时机的人，绝不会让机会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这一时期，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同样得到充分发挥。

洛克里是卡拉布里亚地区的一个海港城市。迦太基船队曾经钻过罗马海军的空子，偶然有几次在这里靠岸，为汉尼拔提供增援。此时，在内应的策动下，洛克里有可能重新回到罗马一边。西庇阿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带上3000士兵直奔洛克里。汉尼拔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但是等他赶到的时候，为时已晚。洛克里相隔10年之后，再次回到了罗马的控制之下。被逼进“长筒靴的脚尖”的汉尼拔的包围圈因此又收紧了许多。

对洛克里进行的闪电战一举成功。但是，西庇阿的行动严重刺激了元老院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在罗马，没有元老院的许可，军团指挥官不能擅自把军队带到自己任地以外的地方作战。西庇阿因此受到谴责。元老院非常气愤，甚至准备派遣调查团，对他进行审讯。对此，

西庇阿全然不放在心上。另一位执政官李锡尼负责对汉尼拔的战事，他有四个军团，却没有取得任何战果。汉尼拔尽管被逼进了死胡同，但是，迦太基的这只狮子不会给罗马的平庸将军提供任何动手的机会。这让元老院的谴责显得有些软弱无力。

第二年即公元前204年春天，西庇阿以前执政官的身份继续行使军团的绝对指挥权。他率领全军离开了位于西西里西端的马尔萨拉。在40艘战船护送下，2.6万名士兵分坐在400艘运输船上，带着足够他们食用45天的粮食和淡水前往北非。其中前15日的军粮已经做成熟食。

现在，从马尔萨拉到突尼斯，坐船只要8小时即可到达。即使在2200年前的古代，只要遇到顺风，船只航行一昼夜也已足够。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这一海域的制海权一直掌握在罗马手中。但是，风向和制海权无关。西庇阿船队的目标是位于首都迦太基西侧的海角，第二天天亮后，船队已经到了东边突出的海角。也就是说，船队自东向西横越了首都迦太基前面辽阔的海湾，一路平安无事。因为迦太基没有出动舰队试图与他们挑起海战。迦太基人已经很久不曾见过罗马大军，当他们看到罗马大军时，只会表现出惊惶失措。西庇阿和他的军队无视这样的迦太基人，在迦太基第二大城市乌蒂卡附近成功登陆。

但是，来到非洲的西庇阿虽然完成了全军登陆非洲的第一步，但是，等待他的都是些坏消息。

首先，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非但没有接受西庇阿提出的结盟提议，甚至已经投靠迦太基。迦太基通过联姻，成功把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拉到了自己一边。嫁过去的是吉斯戈的女儿。吉斯戈是迦太基武将，在西班牙战场，曾经是西庇阿的手下败将。他的女儿是一位绝世美女，曾经和马西尼萨有婚约。但是，迦太基解除了她与马西尼萨的婚约，让她改嫁西法克斯。

其次，西庇阿对另一位努米底亚人寄予厚望，他就是马西尼萨。但是，马西尼萨在父亲去世后，王位被西法克斯夺走，现在未婚妻也被西法克斯夺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没有王国的国王。

优秀的骑士产地努米底亚分裂出两个王国，实际上却等于一个王国。而且这个王国投靠了迦太基。

马西尼萨只带了200名骑兵出现在西庇阿面前。他看上去依然很精悍，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沙漠中的一匹狼。他盯着西庇阿的眼睛说：

“两年前，你曾经希望与我缔结同盟。现在我能给你的只有我自己。”

也许西庇阿在心里感到沮丧，但是脸上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与平时一样，他面带微笑，回答说：

“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就在这一瞬间，一个34岁的努米底亚人和一个31岁的罗马人之间结下了男人的友谊。

西庇阿没有把马西尼萨单纯地看做只是率领200名骑兵的外国人。此后，西庇阿的战略战术都在西庇阿和马西尼萨，加上迄今为止一直与西庇阿并肩作战的雷利乌斯这三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共同战斗中得以实现。这是西庇阿与汉尼拔之间最大的不同，汉尼拔一辈子都没弄明白什么是朋友。

西庇阿曾公开放出豪言：要把汉尼拔在意大利带给意大利人的伤害在非洲还回去。但是，进入非洲后的第一年，与汉尼拔相反，西庇阿战绩平平。攻打迦太基第二大城市乌蒂卡的攻城战也在第40天撤了下来。虽然马西尼萨指挥的骑兵在周边地区极尽烧杀抢掠之举，但是，这些都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斗。

这一年战绩平平的最大原因是因为迦太基，他们几乎没有迎战西庇阿的意愿。除了少部分人，迦太基人并不习惯自己从军。对他们来说，战争只有一次，就是发生在西西里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战场一个是意大利，还有一个是西班牙。普通的迦太基人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因此，对迦太基人来说是幸运的。只是，这样的幸运让迦太基人面临危机时，不能把握实际情况。他们失去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他们因为罗马军队登陆非洲而大惊失色。为了组建军队迎战西庇阿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原因也在于此。但是不管怎样，吉斯戈率领的3.3万名雇佣兵组成的迦太基军队和西法克斯率领的6万名努米底亚兵的联军还是组建起来了。当然，时间已经进入到公元前204年秋天将要过去的季节。也就是说，战斗将推迟到下一年进行。

西庇阿在非洲的平平战绩没有过分引起元老院的注意，因为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事情吸引了元老院的注意力。

迦太基方面认为，由于制海权在罗马手中，受此阻碍向汉尼拔蛰居的意大利南部提供援助几乎没有可能。于是，在前一年即公元前205年秋季，迦太基派出援军，在罗马海军监控疏漏的意大利北部热那亚登陆。这是汉尼拔小弟马可尼率领的一支队伍。有1.4万名士兵以及大象和军粮。公元前204年春天，马可尼开始南下意大利，目的自然是和兄长会合。

元老院获悉这一情况后，与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进入意大利时一样，马上进入临战状态，紧急派遣由一位执政官和两位法务官率领的六个军团北上。但是，公元前204年的这一次和公元前207年哈斯德鲁鲍尔进入意大利的时候不一样了。由于在意大利的迦太基势力已经衰退，高卢人拒绝加入马可尼的军队。马可尼没有如愿加强战斗力，所以，尽管迎战马可尼的罗马三位将领都很平庸，但是他们还是

打败了马可尼。这位身负重伤的汉尼拔小弟不得不退回热那亚，从此不再露面。

久居卡拉布里亚地方的汉尼拔也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他没有让罗马军队靠近一步，自己也没有出来一步。

打破双方胶着状态的是非洲战场。

汉尼拔进入意大利，开启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在公元前218年。这一年，西庇阿17岁。自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0年的8年时间里，战争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汉尼拔的手中。公元前210年，西庇阿已经25岁。也就是说，西庇阿和他的副将雷利乌斯这一代人，完全是在汉尼拔的影响下长大的一代。

之前的罗马战士都崇尚公平竞争，他们以公平竞争中取得胜利为自豪。但是，汉尼拔给罗马人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让他们知道了用策略取胜也是胜利，让他们知道了尽管可以坚持公平竞争，但是输了就是输了，说什么也没用。最切身体会到这一点的就是西庇阿这一代罗马人。

罗马军在非洲越冬的营地叫“科尔涅利乌斯营地”，源自西庇阿所属家族的名称。与该营地相距10公里的地方，是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的冬营地。

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春天一到，战斗必将如期而至。西庇阿军队有2.6万名士兵，与此相对，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的士兵数是9.3万人。已经31岁的罗马新一代指挥官决定好好利用冬季的自然休战期。

西庇阿在称霸西班牙的时候，曾经邀请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和罗马缔结同盟。并且应西法克斯的要求，甚至秘密前往阿尔及利亚与

他进行面谈。最后不了了之。现在，西法克斯已经是迦太基方面的人，他就在相距10公里开外的地方。

西庇阿再次与西法克斯取得联系，他暗示说自己希望与迦太基和谈。但是为了顾及名誉，希望努米底亚国王居中协调。

西法克斯上当了。因为新婚妻子的关系，西法克斯投靠了迦太基方面。但是，赶走马西尼萨后，他是全努米底亚的国王。应迦太基要求参加战斗，对现在的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西庇阿邀请他为迦太基和罗马这两个强国和谈斡旋，让拥有王国和绝世美女妻子的他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西法克斯见过西庇阿派来的使节后，前往相距2公里开外的吉斯戈的冬营地，向他转达了西庇阿的意思。吉斯戈曾经在伊利帕的会战中，与西庇阿交过手，吃了败仗。现在，吉斯戈只是迫于政府的命令，不得不出征。从内心来说，他并不热衷迎战西庇阿。所以，对于西庇阿的提议，他自然乐于接受。于是，西法克斯兴致勃勃地做起了中间人。

努米底亚国王提出了和谈的内容。要求西庇阿撤出非洲，同时，汉尼拔撤离意大利。今后，罗马和迦太基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前提下，重建友邦关系。

乍一看，似乎没有任何不妥。但是，这样的内容对于第一次被罗马军逼近城下的迦太基来说，或许可以接受，却不是罗马能认同的。经过长达15年的战争，罗马一半国土遭到破坏，10万名以上的士兵战死沙场，而且，作为总司令官，执政官级的阵亡者也多达10人。这样的和谈内容，罗马方面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但是，西庇阿没有马上拒绝。他回答西法克斯，说准备派使节进行谈判。

西庇阿派出的使节开始频频往返于努米底亚军的冬营地和科尔涅利乌斯营地之间。西法克斯对西庇阿希望缔结和约的决心深信不疑，对使节全无戒备之心。西庇阿派出的使节是出身名门贵族的将军，但是，以随从和马倌的身份陪同使节前去的却不是真正的随从和马倌。虽然他们一身奴隶装束，他们的身份不是将官就是百人队队长，个个都是历经战场、经验丰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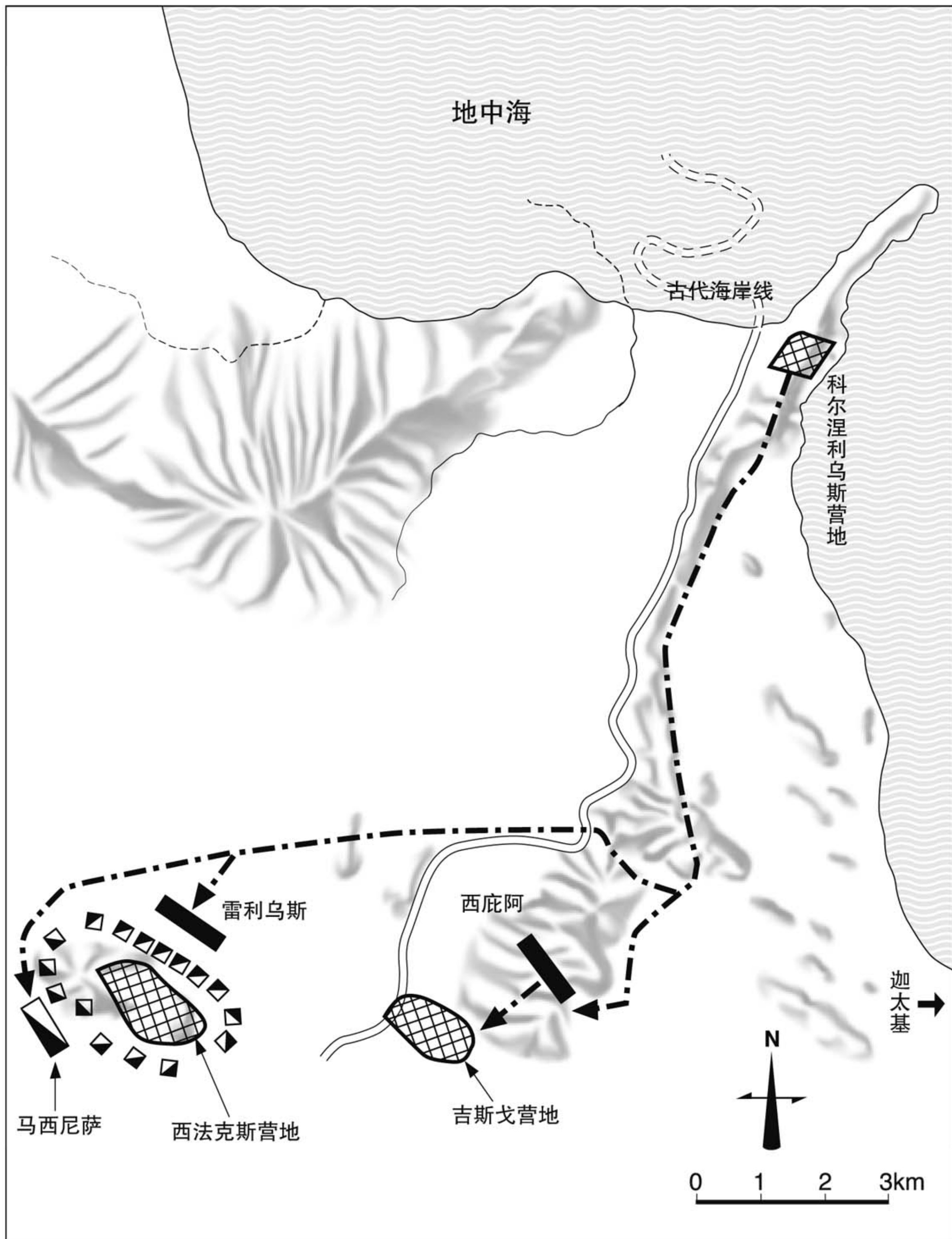
因为西庇阿故意拖延，谈判的过程很长。首先，和谈期间，即使不是自然休战期双方也不能交火。所以，无须担心敌人的进攻。其次，谈判时间越长，使节往返的次数就越多，装扮成随从和马倌的战争经验丰富的战士们对敌人阵地的观察也越准确。在西法克斯的营地，谈判使节一到，直接前往国王的营帐。但是，被认为是奴隶的随从和马倌们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在等待使节的时候，他们可以在敌人营地内自由行走。

就这样，冬季过去，春季来临的时候，西庇阿已经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派出最后一个使节，带着一封信前去见努米底亚国王。信中写道，自己倾向于同意和谈的内容。但是，由于参加作战会议的大多数将官反对，不得不终止和平谈判。与此同时，他在乌蒂卡部署了包围圈，好像与前一年一样，准备再次向乌蒂卡发起进攻。只是，攻打迦太基第二大城市乌蒂卡，投入的战斗力只有全部战斗力的三分之一。对此，吉斯戈和西法克斯都没有引起重视。

西庇阿和雷利乌斯加上熟悉地形的马西尼萨三个人共同制订了夜袭计划。除了他们，其他将官接到夜袭通知是在决定实施计划的当天下午。

留在营地守卫的是佯装攻打乌蒂卡的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余兵力分成两支军队：一支由西庇阿亲自率领，夜袭迦太基军营地；另一支由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袭击努米底亚营地。

计划是由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的军队首先发起夜袭的攻击。努米底亚营地使用的材料是木材和芦苇，不是石头或土，非常容易燃烧。双方约定，一旦这边的火点燃，等候在黑夜里的西庇阿军队开始攻打迦太基营地。两个营地之间虽然相距2公里，但是因为是平原，视野非常开阔。



西庇阿突袭（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从日落到第二天日出的夜间，罗马军团把它分成四等分，由四个班的哨兵轮流放哨。哨兵值岗的时间根据季节有所不同，通常是3个小时。所以，夜里的时间不说几点钟，而是说第一岗、第二岗、第三岗和第四岗。实施夜袭的这一天，总司令官西庇阿向参加夜袭的全体指挥官下达命令，要求第一和第二岗换岗之时即夜里9点，在营地外集合好全体士兵。

时间一到，夜袭军就离开了营地。最初，全军一起前进，途中一分为二。经过计算，事先已经知道，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的军队抵达努米底亚营地外的时间是第三岗下岗的时间，也就是深夜3点。如期到达敌人营地外的这支军队很快包围了敌营。

带火的箭突然从四面八方落到努米底亚营地，用木材和芦苇建起来的营房眼看着燃烧开来。为了容纳大军，各营房相距很密，几乎没有间隔。如有风助似的，火势很快蔓延开来。努米底亚士兵以为发生了火灾，来不及拿武器就跑出营房，翻过营地的栅栏，纷纷向外逃去，却遭到等候在外面的罗马士兵的迎头痛击。醒悟到敌人来袭的士兵急忙转身回营房，但是，迎接他们的是熊熊燃烧的大火。夹在大火和敌人之间的努米底亚士兵，陷入一片混乱，无以形容。相比较死于罗马士兵枪下的人数，被自己人踩踏、挤压致死的人更多。因为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的营地里，有6万名士兵。

西庇阿率领的军队看到这边营地的火燃起来的时候，迦太基军营地内的士兵也看到了。他们以为发生了火灾，有人甚至爬上营地的栅栏，向远处眺望。但是很快，带火的箭也落到了这里。

随即，迦太基军营地内出现了和努米底亚军营地几乎相同的情形。因为西庇阿的这次夜袭，迦太基·努米底亚两军加起来共损失了3万人。然而，吉斯戈和西法克斯这两位司令官在部下的掩护下成功逃脱。吉斯戈逃回了首都迦太基，西法克斯逃回了自己的领地努米底

亚。从大火中、从自己人的踩踏中、从罗马士兵的枪下幸运逃脱的士兵四处逃窜。罗马方面没有一个人伤亡。夜袭大获成功。

迦太基在初春时遭遇罗马军队的突然袭击一败涂地，到了春季中期，已经恢复了元气。不仅四散逃窜的残兵回来了，而且，来自西班牙的4000名新雇佣兵也已到达首都的港口，合计兵力达到3万人。他们再次请求努米底亚国王出兵支援。难拒妻子的苦苦哀求，西法克斯再次答应率军加入迦太基方面的战斗。但是，他带的兵力大大减少。

夏初，在靠近努米底亚王国的内陆平原，迦太基军和努米底亚军会合了。两军在努米底亚领地附近会合，是因为西法克斯遭到西庇阿的夜袭，失去众多士兵后，虽然答应参战，却始终拖延出征的时间。再次领命担任迦太基军队指挥的吉斯戈只好用军队迫使他出阵。

获悉敌人会合后，西庇阿没有坐等敌人的进攻。他率领全军，向另一个地方撤去。罗马军队的兵力不及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的一半，但是，他决定通过会战一决胜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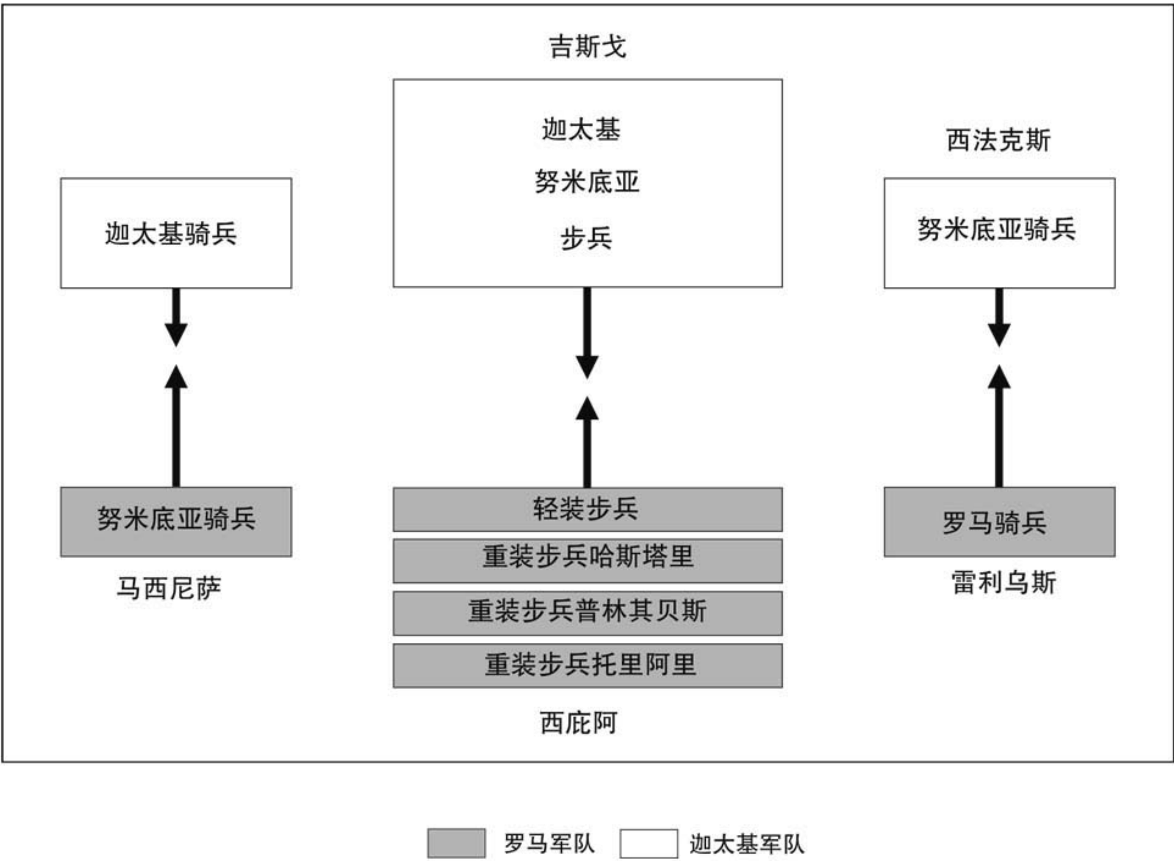
两军布下的阵型看上去都是很常规的阵型。但是，战斗开始后，采用常规战术作战的只有吉斯戈和西法克斯所率的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

根据常规战法，战斗通常始于轻装步兵间展开的激战。但是这一天，是在罗马骑兵的猛烈进攻下开始了战斗。西法克斯率领的努米底亚优秀的骑兵被抢了先机，战斗力大大下降。他们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却遭到进一步的追击。位于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中央的步兵军团两翼失去了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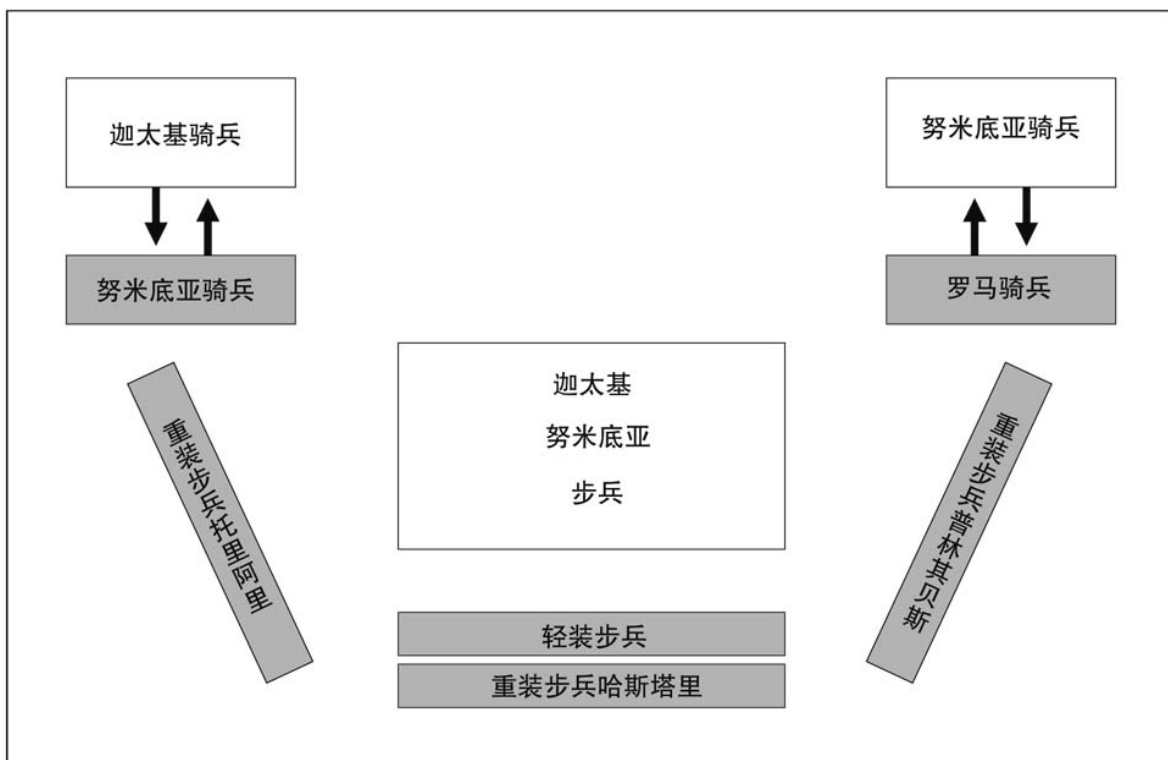
西庇阿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他一声令下，在西西里经过充分训练的步兵们，按照指令，齐刷刷地开始了进攻。

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前卫新兵阻止敌人中央的进攻，与此同时，重装步兵中部的熟练兵绕到敌人步兵右侧，后卫老兵绕到敌人的左侧。敌人步兵三方被围，活动空间不断缩小，难以充分施展拳脚。刚从西班牙来的4000名雇佣兵被全歼。其他步兵中的大多数人战死，战场上堆起了尸山。

但是，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的骑兵不愧是优秀的努米底亚骑士。由于骑兵之间始终未能决出胜负，罗马军最终没有实现四面包围的战术。因为有一方未能合围，吉斯戈和西法克斯成功逃出了包围圈。吉斯戈逃回首都迦太基，西法克斯逃回了努米底亚领地内。



会战第一阶段



会战第二阶段

这一天，西庇阿没有停止战斗，他要乘胜追击。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的罗马军骑兵追着西法克斯，长驱直入到努米底亚境内，俘虏了努米底亚国王。

根据西庇阿的命令，两人抓住努米底亚国王后，没有停止继续前进的脚步。这是实现马西尼萨心愿的一次行动，西庇阿要乘机帮助马西尼萨恢复昔日的努米底亚王国。两人率领骑兵直奔努米底亚王国的首都。看到身带枷锁的西法克斯，首都市民打开了城门。

马西尼萨来到王宫，出现在面前的是西法克斯的王妃——他曾经的未婚妻。马西尼萨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与这位索芙妮丝芭举行了婚礼。他不再是没有王国的国王。

马西尼萨回到营地，西庇阿祝贺他恢复了自己的王国。但是他不同意马西尼萨与敌人的妃子结婚。32岁的罗马将军对年长他3岁的努米底亚朋友说：

> 西法克斯没有履行曾经答应我的承诺，投靠了迦太基。因为他的这一罪行，他一定要被送到罗马去。国王成了罗马的战利品，意味着这个国王拥有的一切都是罗马的。我不能答应索芙妮丝芭可以例外，她也必须被送到罗马去。但是，她是你的妻子，你又是我的好友，对她，我实在难以作出这样的处置。

听罢，马西尼萨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西庇阿。他打发一个人带上他写给妻子的信，还有他不离寸步随身携带的毒酒，给他留在努米底亚的新娘送去。信中写道：

> 保护妻子是丈夫的首要责任，但是，这一点我已经无法做到。既然做不到这一点，我只能尽第二项责任，尽量不让妻子落入不幸。为此，我只有利用随信带去的东西。

索芙妮丝芭看完信后，只说了一句话，我接受丈夫给我的结婚礼物，就喝下了毒酒。

为了让沉浸在痛苦中的朋友振作起来，西庇阿在全体士兵面前，宣布马西尼萨已经成为努米底亚王国的国王，今后，努米底亚王国就是罗马的同盟国。他还把执政官的红色帐幕送给了他。这帐幕迄今为止只有他自己使用过。

接到来自西庇阿的报告后，罗马元老院和市民大会一致同意西庇阿的意见，庆祝非洲第一个罗马同盟国的诞生。西法克斯被送到罗马后，软禁在意大利的某小城，过起了隐居生活，直至自然死亡。

迦太基在本国境内的第一次会战中吃了败仗，尚不习惯这种事情的迦太基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制订不出统一的应对策略。

有人主张积极的战术，提出动用舰队攻打罗马战船。

有人主张环绕首都修复城墙，准备守城战。

还有人提出与西庇阿和谈。

此外，把汉尼拔召回国内，与罗马军队一决胜负的呼声也很高。

大家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始终不能决定上述几个方案中的一个。结果四种方案同时进行。时间已近秋季。

迦太基派出使节，带着要求立即回国的政府正式文书，紧急前往汉尼拔所在的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托内和马可尼所在的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

与此同时，迦太基向西庇阿也派去使节，表示了和谈的愿望并希望开始和平谈判。西庇阿考虑了一天之后，向使节提了几个要求，作为谈判的前提。他表示，如果迦太基政府同意，自己会作好和平谈判的准备。西庇阿提出的要求如下：

一、罗马承认迦太基的独立自主和自治权。

二、全体迦太基军队撤离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地区。（意思是汉尼拔兄弟俩都要撤离。）

三、彻底放弃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特权。

四、承认马西尼萨的王国，尊重马西尼萨王国的主权。

五、留下20艘战船，其余全部交给罗马。

六、和平谈判期间，迦太基负责向在非洲的罗马军队提供军粮。

七、作为赔偿金，向罗马支付5000塔兰特。

从这些条款中可以推断，这个时候的西庇阿应该认真考虑过和迦太基进行和谈的事情。因为他远征非洲的首要目的，就是让汉尼拔离开意大利。战斗，尤其是在平原展开的面对面的会战方式的战斗，无论事先准备得多么周密，战术运用得多么娴熟，说到底还要靠运气。在与汉尼拔的赌局中，没有人愿意下赌。而且，西庇阿不是力主靠武力解决问题的人，这一点在他以后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证实。他很善于掌握平衡，性格中没有狂信的趋向。

在西庇阿的心中，从来没有复仇的想法。他甚至拉拢杀父仇人马西尼萨成为自己的搭档。另外，他提出的赔偿金5000塔兰特，从购买力上粗略推算，相当于50亿日元。在当时，赔偿金通常以30年或50年为限分期偿还。对于迦太基来说，仅靠本国的农庄经营，一年就有1.2万塔兰特的进账。所以，承担这一金额一定不是难事。问题只有一条，迦太基只能留下20艘战船，其余全部交给罗马。因为这一条，实质上是要求迦太基解散海军。

我们不清楚迦太基政府对此是如何展开讨论的。结果是，和、战两手同时进行的迦太基政府接受了所有这些条款。就这样，罗马和迦太基进入了以和谈为前提的休战期。

在意大利的马可尼接到回国命令后，率领全军登船离开热那亚，向迦太基驶去。马可尼在前一年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一直没有治愈。就在南下的船队到达撒丁岛海面的时候，死在了船上。好在失去了总司令官的军队还是顺利进入了迦太基港。

和弟弟一样，汉尼拔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描述他接到命令时内心波动的记录。这一年他已经44岁。自从进入意大利，第16个年头快要过去了。

因为汉尼拔几乎没有为我们留下他自己的任何逸事，所以对后世的我们来说，实在无从捕捉他的表情。我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记录，描述这16年里始终不离不弃追随他的士兵们对他的看法。如果一定要说有，也就是在李维的著作中或许可以看到。因为在写到汉尼拔的时候，他参考了与汉尼拔同行的西勒诺斯的记录。它多少让我们有可能想象作为个体的汉尼拔是怎样一个人。把这部分内容直译过来是这样：

> 严寒和酷暑他都默默地承受。餐饮内容和士兵们完全一样，但是，几乎从不按时进食，常常是感觉肚子饿了才想起来吃饭。睡觉也是一样。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堆积如山，总也做不完，为此，他只好牺牲休息时间。对他来说，昼夜毫无意义，睡眠和休息并不意味着柔软的床铺和安静。
>
> 对士兵来说，汉尼拔裹着士兵用的斗篷，在树荫下倒地而卧已是司空见惯的情形。士兵们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总是很小心地不让武器发出声响。

在离开西班牙之前，汉尼拔与当地一个土著部落首领的女儿结婚并生有一子。自从进入意大利以后，他一次也没有碰过女人。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是胜者。不管他愿不愿意，以他这样的身份应该不会缺少女人。

罗马采用切断补给线的战术非常成功。就我们所知，16年里，汉尼拔得到的补给只有两次。那么，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他是怎样解决全军3万人的生存问题的呢？

普利亚地区是富饶的小麦产地，汉尼拔控制这个地方的时候，补给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自从被逼进“长筒靴的脚尖”以后，他又是如何做到让士兵们吃饱饭的呢？对于这个问题，迄今尚未有一位历史学家或学者给出答案。卡拉布里亚地区是个山岳地带，即使在现在，也是意大利土地资源最贫瘠的地方。这个地方之所以富裕，是因为有克罗托内和洛克里等作为贸易港口非常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虽然汉尼拔得到了这些海港城市，由于制海权掌握在罗马海军手中，所以他手中的这些港口毫无军事价值，甚至连出海通商都没有可能。而依靠在这些城市或郊外农村抢掠来长期满足3万人的肚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尽管如此，除了一次有4000名士兵在罗马军队的进攻下投降罗马以外，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没有一个人，离开汉尼拔。

他的士兵分别来自非洲、西班牙以及高卢，他们语言互不相通。这就是汉尼拔所率领的军队状况。随着罗马军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物资严重匮乏时，汉尼拔甚至付不起酬金。作为市民兵，罗马士兵服兵役是尽市民的义务。但是，汉尼拔的士兵与他们不同，都是雇佣兵。司令官付不起工资，雇佣兵离他而去也无可非议。

西庇阿性格开朗，很有亲和力。与他打交道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即使是敌人也不例外。但是，汉尼拔与他不同，一点也不随和，更别说会与士兵们打成一片。

既然如此，在任何时候都不失孤傲的汉尼拔被逼进弹丸之地以后，士兵们依然追随于他，究竟是为什么呢?

也许像马基雅弗利说的那样，一方面可能是慑于他的威严，另一方面，对这位才能卓越却陷于困境的男人，也许有一种谅解的情感。就好像，在他难得的休息时间里，士兵们甚至非常自觉地尽可能不弄出声音，以免打扰到他。

一位领袖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他具备卓越的才能，而是他能让追随者觉得自己在这个集体中必不可少。人与人之间能长期维持的关系，一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很难指望会长久。

汉尼拔接到回国命令时就在克罗托内。克罗托内是一个港口城市，向南延伸的一个海角上有一座神殿。这是一座宏伟的神殿，供奉的是这一带希腊族居民信奉的女神赫拉。现在，神殿只剩下一根圆柱，在古代却是一个因漂亮外形而闻名的神殿。以蓝色天空和大海为背景，矗立在海角最前沿的白色神殿，充分展示了这座神殿的建造者——希腊人的审美意识。

接到回国命令后，44岁的迦太基统帅命人在这座神殿祭坛的一面墙上，嵌入一块刻有文字的铜板。

铜板上记录了汉尼拔离开西班牙以后的所有战果。生活在后世的我们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离开西班牙时率领的士兵人数，以及渡过罗纳河时的兵力和成功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时候的兵力，得益于50年后来到这里，看到了刻在铜板上的文字的历史学家李维的叙述。罗马人对汉尼拔留下的这些东西一定恨之入骨，但是，直到50年后，这块铜板依然完好无损。这让人不免觉得罗马人很有意思。但是，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刻在铜板上的文字种类。

根据波利比乌斯的描述，铜板分左右两个部分，刻在两边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是一边是用迦太基语言文字刻的，即腓尼基语，另一边是用希腊语言文字刻的。所以，对希腊人波利比乌斯来说，读懂这些内容没有任何障碍。那么，汉尼拔为什么要用两种文字刻呢？而且，其中的一种文字不是拉丁语，而是希腊语？

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学者发现，在通称为“罗塞塔石碑”的上面，刻有埃及象形文字、埃及通用文字以及希腊语三种文字，内容完全相

同。它为我们解读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这块非常有名的“罗塞塔石碑”建于公元前196年。汉尼拔用腓尼基语和希腊语刻下自己战果的时间是公元前203年。两者相距只有7年。

分别用象形文字、通用文字和希腊语把文章刻在“罗塞塔石碑”上，并不是为了帮助后人解读象形文字。因此，我不能不认为，当时的希腊语就相当于现代的英语。

罗马人让自己的子弟把希腊语作为第一外语来学习，并不是因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被征服的希腊人垄断了文化领域，而是因为罗马人的双语倾向非常强烈。即使到了公元前1世纪，拉丁语已经完全成为后世欧洲语言的典范，这种倾向也丝毫没有减弱。当时，他们是世界的统治者。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强迫希腊语范围内的被征服民族学习拉丁语，相反，自己很热衷于学习被征服者的语言——希腊语。

让我们再回到汉尼拔的时代。皮克托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罗马元老院议员，曾经写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战争史，罗马人称“汉尼拔战争”。由于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他称得上是同时代的见证人。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罗马人写的最早的历史书。但是，他没有用自己国家的语言拉丁语来写，他用的是希腊语，就好像日本学者用英语发表论文一样。

汉尼拔尚未完成打垮罗马的伟大理想，就不得不离开意大利。用腓尼基语和使用范围大得多的希腊语把自己的战绩同时刻在铜板上，难道不是因为他希望为后世留下他从29岁直到44岁之间的经历吗？这样一想，尽管现在这块碑文早已不见踪迹，我们似乎有可能从中推测汉尼拔内心的想法。

汉尼拔决定只带1.5万名士兵回迦太基。他从西班牙带来的士兵是2.6万名。在意大利16年的战斗中，只剩下了8000人。这8000人是一定

要带回去的。另外7000人是意大利南部的士兵，在他手下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1.5万人都是精兵，是汉尼拔信得过的士兵。

余下的士兵担心罗马军队报复，要求同行，遭到汉尼拔的断然拒绝。很多人甚至紧抓着船帮坚持上船。为此，汉尼拔命令船上的士兵们举起手中的箭射向他们。

船队离开克罗托内港，向迦太基驶去。很长一段时间，可以从船上清楚地看到矗立在海角前端的白色大神殿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没有史料记载快满45岁的汉尼拔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遥望这座神殿的。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看。

汉尼拔兄弟俩离开意大利的消息分别从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同时送到了首都罗马，整个罗马为此沉浸在异常喜悦的气氛中。所有神殿挤满了前来向诸神表示感谢的人们。元老院议员们纷纷前往费边·马克西姆斯家，共同庆贺。

这位用持久战法支撑罗马度过最艰难时期的老将，在获悉汉尼拔撤离的一个月后，就像蜡烛燃尽了一样离开了人世，享年72岁。

扎马战役——第八次战役

西庇阿提出的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和谈内容，在罗马得到了元老院和市民大会的认可，只等迦太基长老会会议同意即可实现。其间，西庇阿遵守和谈期间休战的规定，没有发起军事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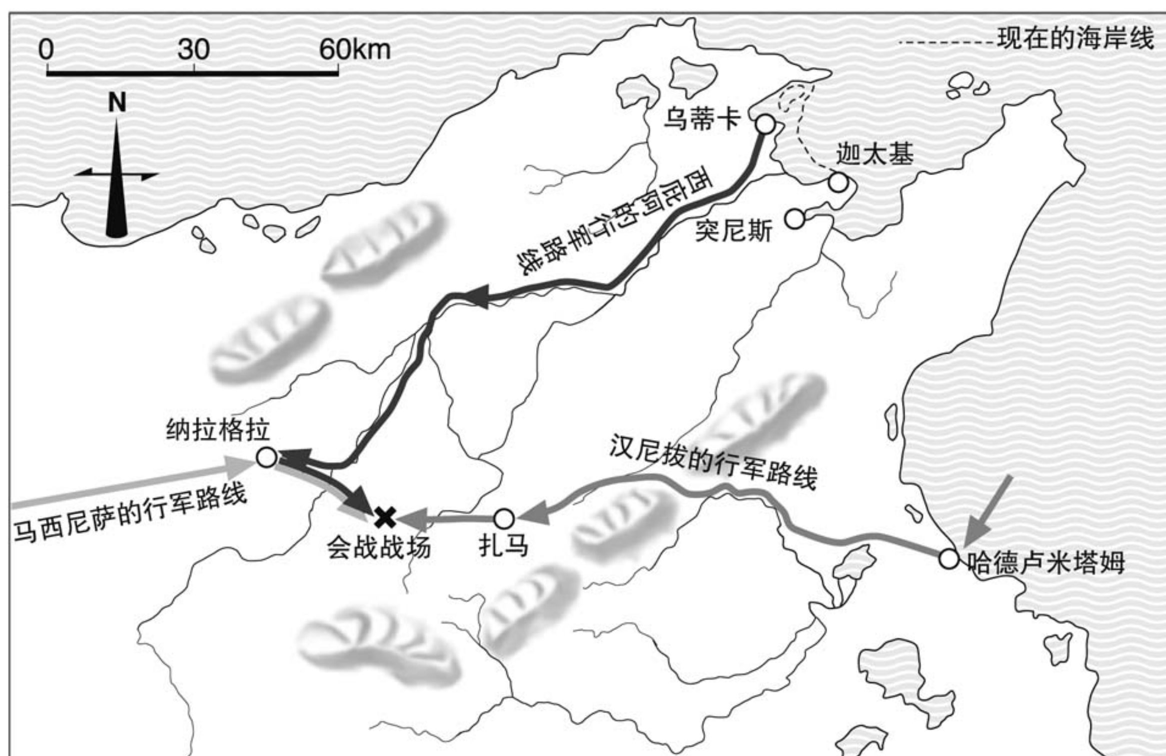
但是，休战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罗马一支船队从撒丁岛出发，给西庇阿运送补给的途中，遭遇了暴风雨。为了避难，停靠在距离首都迦太基40公里开外的海岸。迦太基人乘机挟持了这支船队，并把船

只拖到首都迦太基的港口内。得知这一消息后，西庇阿马上向迦太基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归还船队。对于西庇阿的这一要求，迦太基长老会大会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就在这时，汉尼拔抵达迦太基的消息传到了长老会大会上。

为了避开罗马军队的阻挠，汉尼拔选择了在南部的哈德卢米塔姆登陆。这里距迦太基很远。同一时期，马可尼的军队回到了首都迦太基港。

这让迦太基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长老会大会决定无视西庇阿的抗议和要求。当然也没有人再提和谈的事情。这样一来，西庇阿只好准备重开战事。

正在哈德卢米塔姆越冬的汉尼拔迎来了来自首都的马可尼军队。冬季过后，第二年即公元前202年春季，聚集在汉尼拔手下的战斗力增加到了步兵4.6万人，骑兵4000人以及80头大象。无疑这是一支大军。正像费边担心的那样，回到国内后的汉尼拔得到了充分的补充。



迦太基周边图（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但是，汉尼拔本人并不满足，因为骑兵战斗力太弱。不仅人数少，质量更是难以令他满意。从前，迦太基的骑兵主要来自努米底亚。现在，统治努米底亚绝大部分领地的是马西尼萨，他早已与罗马结成了同盟。因此，汉尼拔不可能请马西尼萨帮忙。不得已，他只好派人前去努米底亚，请努米底亚前国王西法克斯的儿子带领全体属下骑兵参战。此时，西法克斯的儿子在马西尼萨的追击下，正疲于逃命，他一口答应带2000名骑兵参战。但是他还没有到。

因为汉尼拔回国以及和谈破裂，西庇阿已经作好了与汉尼拔决一胜负的心理准备。他也派人请马西尼萨参战。马西尼萨在罗马军队的协助下，不仅恢复了父亲的王国——努米底亚王国，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蚕食西法克斯的领地。因此，对于西庇阿的请求，他自然是一口答应。他让来人转告西庇阿，自己将带领6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前去支援。但是，加上这1万人，西庇阿的战斗力也不过4万人。况且，马西尼萨也还没有到。

这就是说，在新的一年，即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和西庇阿所处的境况一样。在迎来春季作战期的同时，都在等待援军的到来。这就可以解释他们的行军路线之所以不合常理的原因了。

笼统地说，西庇阿的大本营科尔涅利乌斯营地和汉尼拔的越冬地哈德卢米塔姆分别处于三角形的两个顶点。如果纯粹为了与敌交战，两军应该相向而行，然后在连接这两点的三角形的这条边上某个位置相遇。然而，西庇阿和汉尼拔没有相向而行，都选择进军三角形的最后一个顶点。当然，从地形上来看，双方都是沿河流向上游而去，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理由不仅于此，更重要的原因是两人都希望尽可能靠近努米底亚领地。目的当然是尽早与援军会合。

从行军的速度来看，汉尼拔军相对较慢，因为他的军队不仅士兵多，还带着大象。西庇阿军队的行军速度较快，一方面是因为他率领的军队只有汉尼拔军的一半，另一方面，西庇阿一心要赶在汉尼拔的前面。因为他担心汉尼拔抢先后，会阻止来自努米底亚的马西尼萨。

两军都不是向着目的地一路直行。在行军途中，西庇阿和汉尼拔都在寻找战机。

迦太基政府一次次地命令汉尼拔，要求他尽快打败西庇阿。对此，汉尼拔回答说：

“别的事情都可以由你们决定，但是，靠武力解决的事情，希望全权交给我，由我决定时间、地点和使用的武器。”

关于何时、何地、如何与享有绝世战术家声誉的对手交战的问题，西庇阿大概也在翻来覆去地思考。不管怎样，两人都在不断地思考中一步步向努米底亚靠近。

如果要列举古代5位名将，汉尼拔和西庇阿一定是其中的两位。如果要列举迄今为止历史上的10位优秀将领，他们二人无疑也会位列其中。虽然历史造就了无数优秀的武将，但是，发生在具备同等才能的人之间的会战，却少之又少。这少而又少的事情，就要在扎马战场上演。

汉尼拔到达扎马镇后，得知敌人就在距此向西约百公里的纳拉格拉时，当即派了三名士兵前去侦察。不料这三人被罗马军队抓获，并被带到了罗马军队的营地。他们以为在罗马军营地等待自己的将是死刑或严刑拷问。

西庇阿得知抓获了汉尼拔侦察兵的消息后，下令把他们带上来，和颜悦色地问这三名侦察兵，汉尼拔交代他们的任务是什么。这三人

认为反正是死，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侦察敌情。于是，西庇阿叫来一位军官，让他带着这三个人去任何他们希望侦察的地方。

这位军官带着这三个人在营地内四处走动，所有地方都向他们敞开。第二天，他们甚至还看到了马西尼萨带领的努米底亚军在罗马军队士兵的一片欢呼声中到达营地。不仅如此，他们还获知了努米底亚军的人数。

第三天，西庇阿再次叫人带来这三个人，问他们对营地的侦察是否满意。三个人以为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但还是诚实地回答说如愿看到了一切。不料，西庇阿只说了一句，那就回去向汉尼拔报告这里的一切吧。然后，安排骑兵队把他们护送到回程的途中。



西庇阿



汉尼拔

这三个人回到扎马后，向汉尼拔汇报了这几天的经历。除了有关罗马军队的情况，还报告了西庇阿的言行。汉尼拔默不作声地听完汇报，下令派使节去见西庇阿，要求会谈。

西庇阿答应了会谈，只是要求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由自己决定，定下来后会派人前去通知。

两军再次出发继续行军。这一次两军是相向而行。当两军的距离缩短到6公里的时候，西庇阿派去使节通知汉尼拔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于是，两军都停止了前进，开始搭建营地。西庇阿的营地建在距离河流较近、便于补充水的地方。与此相对，汉尼拔军的营地建在了远离河流的位置。

第二天，汉尼拔和西庇阿各带一队骑兵离开了各自的营地。西庇阿指定的地点位于两军中间一个低矮的小山上。两支队伍来到半山腰，骑兵们留在这里，只有二将带着翻译继续前行。

具有同等才华的名将交战极为罕见，在交战的前一天，这样的两个人坐在一起会谈，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波利比乌斯和李维的著作中，参考了与汉尼拔随行的两位记录员写的东西以及与汉尼拔和西庇阿同时代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皮克托写的《战争记》。根据他们的描述，这场历史上罕见的会谈是这样开始并结束的。我几乎全文翻译了波利比乌斯写的这部分内容。因为与李维相比，在波利比乌斯的叙述中，论点条理更清楚。

提出会谈要求的汉尼拔首先发言：

> 最幸福的选择大概是罗马人的手不伸向意大利以外的地方，迦太基人不走出非洲以外的地方。因为迦太基和罗马之争的起因是西西里，是撒丁岛，是西班牙。
>
>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问题是现在。现在，我们甚至准备赌上自己国家的存亡来决一胜负，这是极其危险的赌局。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只有停止两国之间的争端。我已经打算这样做了。因为我从自身的经历中，已经学到了命运是怎么回事，它就像对待幼儿一样，可以任意摆弄我们人类。

西庇阿，你还年轻，也许你还不能接受。因为直到今天，在西班牙，在非洲，你还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所以，对你来说，理解起来可能很难。但是，这种事情无须从历史上寻找先例。因为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坎尼会战以后，我曾经是意大利的主人，我甚至逼近过首都罗马。可以说在当时，汉尼拔是决定罗马人生死和罗马国家存亡的法官。但是现在，我回到了非洲，我在与你—— 一个罗马人就救赎迦太基的问题进行会谈。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看成是一个傲慢的男人。我想说，我们还有将来，虽然将来的事情现在无法预料。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让好事情多一些，坏事情少一些。

面对步步逼近的危险，一个谨慎的人不会选择迎头而上。在你和我的交锋中，即使你赢了，也不会提升你的名气，更不会提高罗马的声誉。相反，如果你输了，不仅西庇阿迄今为止的辉煌战绩一笔勾销，还可能导致你身败名裂。

因此，我有一个建议。把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争夺的西西里、撒丁岛及西班牙等所有这些地方都归属罗马，迦太基人发誓绝不再诉诸武力，试图重新夺回这些地方。我相信这样的条件，不仅可以保证迦太基有一个安全的未来，同时，你和所有罗马人也能享受到极大的荣誉。

汉尼拔说完了，现在轮到比他小12岁的西庇阿开口了：

挑起这场战争的不是罗马人，而是迦太基人。这一事实，汉尼拔，你比谁都清楚。如果是诸神在帮助罗马人一步步走向胜利，那一定是诸神知道错在哪方，所以他愿意庇护为保卫自己而奋起的人。

我也知道命运无常。而且，我自以为了解一个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如果在罗马进军非洲之前，你主动离开意大利，或者，在我提出的和谈没有破裂之前，你提出这样的建议，也许你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遗憾的是，你离开意大利不是出自你的本意。因为罗马进军非洲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你不得不撤离意大利。既然这样，和谈条件自然要变。请你不要忘了，在罗马，市民大会已经同意了和谈内容。但是，遗憾的是，由于迦太基方面的原因，和谈破裂了。

请问，您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做什么？站在我的立场上，请问，您会怎么做？总之，不管您和迦太基政府多么不愿意，都不可能改变我提出的和谈条件。

汉尼拔，您能做的只有好好备战明天的会战。因为迦太基人，尤其是您，实在太不擅长在和平环境中生存了。

两位将领分别从左右两侧下了山。历史上著名的扎马会战将在明天一早开始。

这是一次迦太基对阵罗马的会战，是一次5万大军对阵4万人的会战，从战略战术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师生之间的第一场交锋。

坎尼会战是战术上的最佳杰作。与坎尼会战不同，那一次罗马人未能通过自己的坚持，决定战役的走向。但是，扎马会战不仅将决定这场战争的走向，同时，也将决定地中海世界的未来。

公元前202年，秋日的阳光柔柔地照在扎马和纳拉格拉之间开阔的平原上。两军分别在这里摆下了阵型。

迦太基军队的总指挥是汉尼拔，战斗力为步兵4.6万人，骑兵4000人，合计5万人。此外，还有80头大象。西法克斯的儿子答应带2000名努米底亚骑兵参战，此时，还没有抵达。

罗马军队由西庇阿担任总指挥，雷利乌斯负责左翼，马西尼萨负责右翼。加上马西尼萨带来的努米底亚士兵，战斗力为步兵3.4万人，骑兵6000人，合计4万人。

两军的兵力，总体上来说，迦太基军明显占优势。但是，比较骑兵兵力，罗马有6000人，迦太基只有4000人，罗马占优势。从步兵和骑兵的构成比例来看，迦太基军队为11:1，罗马军队为6:1。罗马军队的这一比例构成，打破了罗马军的常规，这不是罗马的风格，应该说是汉尼拔的风格。相反，扎马战役中的迦太基军队，是罗马军队的常规构成比例，不是汉尼拔风格的构成比例。

已经45岁的绝世战术家汉尼拔不可能不注意这一情况。骑兵战斗力机动灵活，在有效利用全军战斗力方面不可或缺。然而，扎马战役时，迦太基军队的骑兵战斗力不足却是现实。这就意味着，汉尼拔在扎马战役中，很难施展他擅长的迄今为止非常有效的战术。

但是尽管如此，汉尼拔还是部署了一位平庸武将做梦也想不到的阵型，希望借此争取战役的胜利。这种阵型让现代战争史学家们不惜溢美之词，盛赞汉尼拔不愧是古代武将中最杰出的战术家。

80头大象部署在战场的最前列。

第二列部署的是由1.2万名步兵组成的混合雇佣兵。

第三列部署的是少数迦太基市民兵和来自非洲及马其顿的1.9万名步兵雇佣兵。步兵团的两翼各有2000名骑兵固防。

在相距200米的后方，部署了从意大利带来的1.5万名亲兵。

我想，汉尼拔的设想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由80头大象发起突然攻击，扰乱敌人中央的步兵团。接着，投入第二列和第三列雇佣兵团，在敌人因大象突然袭击而惊惶失措之时发起进攻。汉尼拔预计，在这一阶段，两军投入的战斗力应该是，迦太基军队3.1万人，罗马军队3.4万人。这样，即使罗马军队在战斗中暂时占优势，战斗还是有可能坚持一段时间。等到罗马军队的主力部队——重装步兵团在战斗中开始显出疲态，这时，再投入尚未投入战斗的主力，即1.5万人的亲兵，一举夺取战役的胜利。前提是骑兵团虽然不占优势，但是只要他们不离开步兵两侧就可以。

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很难解释汉尼拔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主力部队部署在距离战场200米远的后方。既然在扎马战役中，汉尼拔无法依靠骑兵力量来“确保胜利”，那么这个任务就应该交给主力，也就是他的亲兵。也许汉尼拔的想法是，以部署在第二和第三列的雇佣兵为诱饵，拖垮罗马军队，即使遭到全歼，也在所不惜。

如果对手是他迄今为止的会战中遇到过的罗马武将，也许，这一战术会取得成功。但是，他的对手是西庇阿，一个罗马人却又不像罗马人的西庇阿。他利用了迦太基人曾经对罗马人使用过的战术。而且，一个真正优秀的弟子，不会单纯地模仿老师的所有手法，他一定会根据情况进行创新，举一反三，活学活用。

加上努米底亚士兵，罗马军队的步兵有3.4万人。与以往一样，他把这支步兵军团部署在了中央。只是，在扎马，他采用的战术是迄今为止从未尝试过的战术。

罗马军队重装步兵的常规布阵是从前往后依次为新兵、熟练兵和老兵三支纵队。轻装步兵通常部署在最前列，他们或者是不承担重装步兵役义务的、资产较少的市民，或者是第一年服兵役的人。此外，重装步兵三个纵队还要各自分成小队，每小队由60至120个人组成。轻装步兵相当于游击部队，不分小队作战。但是，在扎马战役中，西庇阿把轻装步兵也分成了小队，安插在重装步兵的小队之间。

在以往，罗马军的战斗队列按小队部署，一目了然。但是，在扎马，这一队列看上去就像一条连贯的横线，小队之间没有间隔。虽然因为插入了轻装步兵的小队，使得重装步兵各小队之间的间距加大。但是，由于插入了轻装步兵的小队，敌人在远处很难分辨。

西庇阿还把6000名骑兵分成两部分，部署在阵型的右翼和左翼，分别由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今天的战术就是他们三个人一起研究出来的。西庇阿担任步兵团的指挥。

为了振作士气，两军布好阵后，两位总司令官分别作了动员。

西庇阿的演讲很简单。他引导士兵们回忆起曾经在西班牙和非洲取得的战斗成果。他说，好运在向我们微笑，并说，今天要与之战斗的是希望和我们讲和的敌人。他还特别对坎尼会战的幸存者、担任重装步兵团主力的士兵们说，今天将是最后一场决战。

汉尼拔让属下将军对雇佣兵进行演讲，自己只对自己从意大利带来的亲兵们作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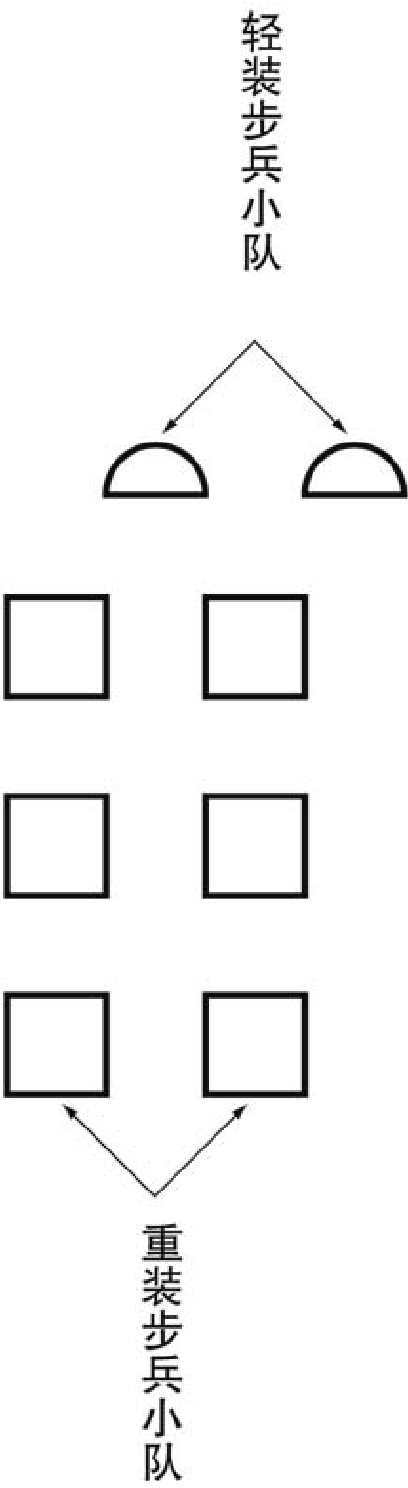
他说，16年漫长的岁月里，在意大利的领土上，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会战的胜利。没有一支罗马军队或一位罗马将军可以战胜我们。今天，指挥敌军的是提契诺和特雷比亚之战的败将之子，是死于坎尼会战的执政官的女婿。今天，为了汉尼拔和汉尼拔的战士们不朽的荣誉，我们要乘胜追击，打他个片甲不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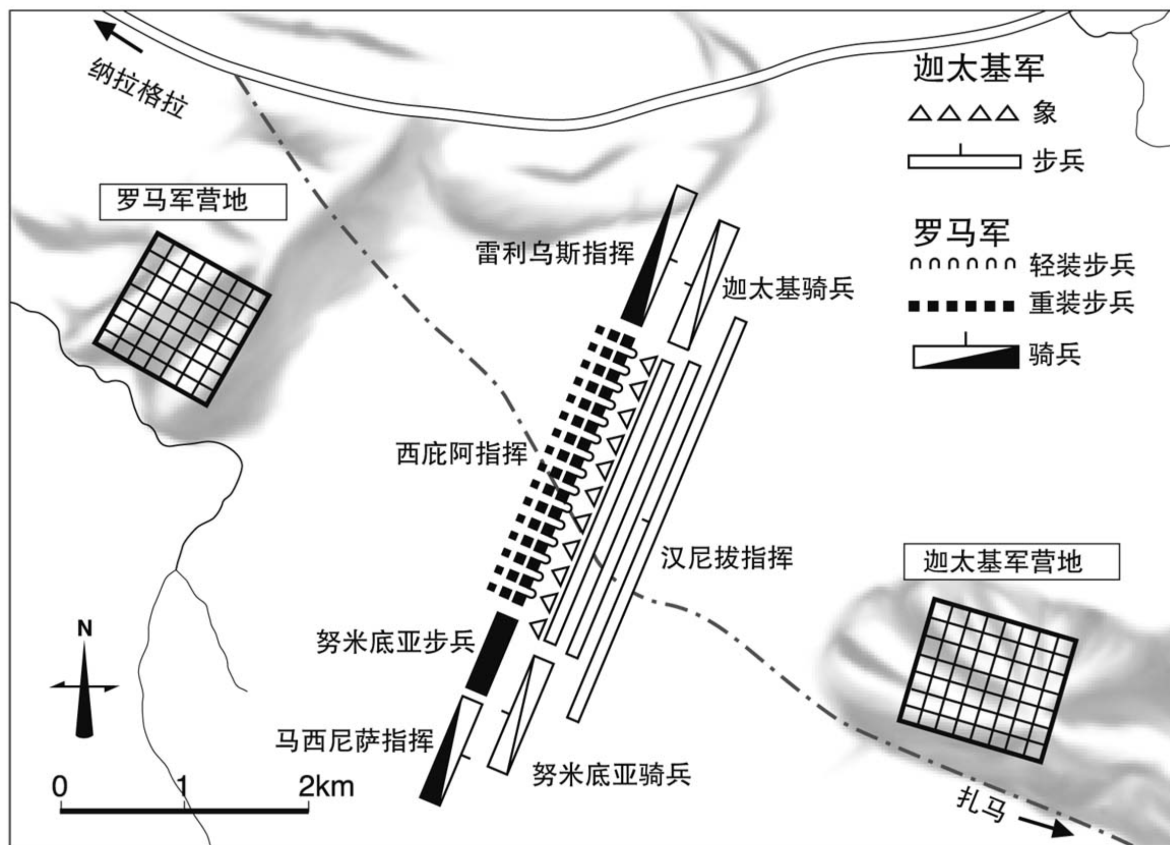
在这1.5万人的精锐部队中，想必汉尼拔的这段话，一定引起了16年来一直与汉尼拔同甘共苦的8000名老兵心中强烈的反响。他们群情振奋，愿为汉尼拔赴汤蹈火。

部署在罗马军队左右两翼的骑兵突然发起进攻，战斗由此开始。汉尼拔立刻下令象队出击。突然冲出来的80头大象卷起滚滚尘土遮天

蔽日，一时间，双方甚至看不清楚敌人的位置。

但是，罗马军队的轻装步兵忠实地执行了西庇阿制订的作战计划。按照指令，随着卷着尘土猛冲而来的大象临近，他们按小队进入了重装步兵的各小队之间。于是，原先像一条横线的罗马军战斗队列，在各小队之间出现了通道。





扎马会战（布阵结束时）（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这条通道为避开大象冲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考虑到大象的因素，在扎马，西庇阿加大了各小队之间的间隔。因此，绝大多数大象只是在罗马轻装步兵轻轻闪开后出现的中间通道上一路通过而已。汉尼拔计划利用大象的袭击，扰乱敌军步兵阵型的战术，被西庇阿轻松破解，未能奏效。

大象有一个缺点，一旦跑起来，轻易不会停下脚步。战车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大象通过罗马军队各小队之间的通道后，继续狂奔。当象手们千辛万苦终于成功让大象停下脚步的时候，罗马军队的轻装步兵们吹响喇叭、敲起锣鼓，还纷纷向象群投射出投枪。受此一击，迦太基军的象群有点疯狂，奔跑起来，有的被抓，完全脱离了汉尼拔的控制。

与此同时，战场中央，步兵间的战斗开始了。汉尼拔投入了第一和第二列共3.1万人对阵罗马军由重装步兵2.2万人和努米底亚士兵6000人组成的2.8万人。从士兵数量上看，迦太基方面占优势。但是，相比较战斗力，罗马方面占了优势。

战斗刚开始，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的罗马骑兵果断出击。此时，迦太基方面的骑兵已经渐露败相。迦太基军队中央的两翼完全暴露出来。

试图临阵脱逃的

西庇阿没有放过这一绝好时机，他下令重装步兵从正面和两侧三个方向同时向迦太基军队发起攻击。

看到罗马军队主力从三个方向同时攻来，可以说迦太基军队中的乌合之众雇佣兵们彻底慌了神。眼看正面和左右都被包围，无法脱身，只有转身向后。那是唯一没有被包围的方向。然而，汉尼拔的老兵早已持刀等候在那里。汉尼拔有令，试图临阵脱逃的士兵，无论是谁，格杀勿论。

逃跑路线被切断，他们只剩下拼死一战了。然而，在战场上，留下无数尸体的依然是他们一方。西庇阿引入的西班牙剑，在战场窄小的混战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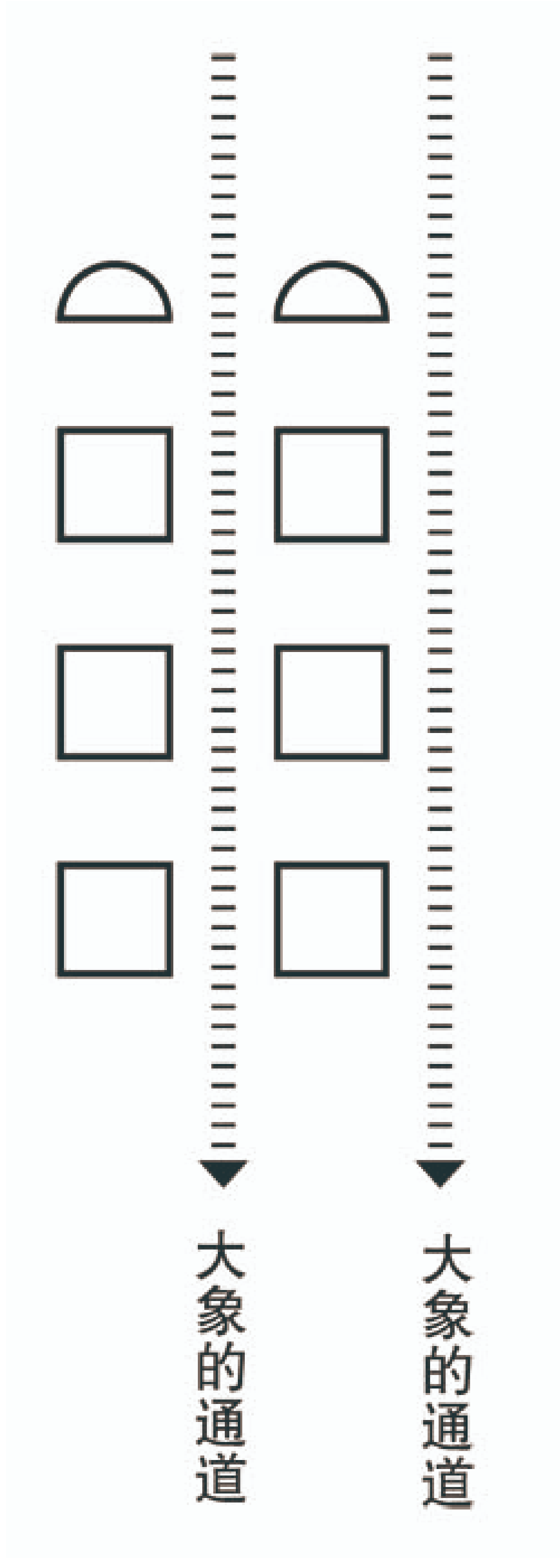
有人从罗马军队三方合围的包围圈中逃了出去，西庇阿对他们置之不理，没有追击。因为一路溃败的敌人，队形混乱，早已失去了战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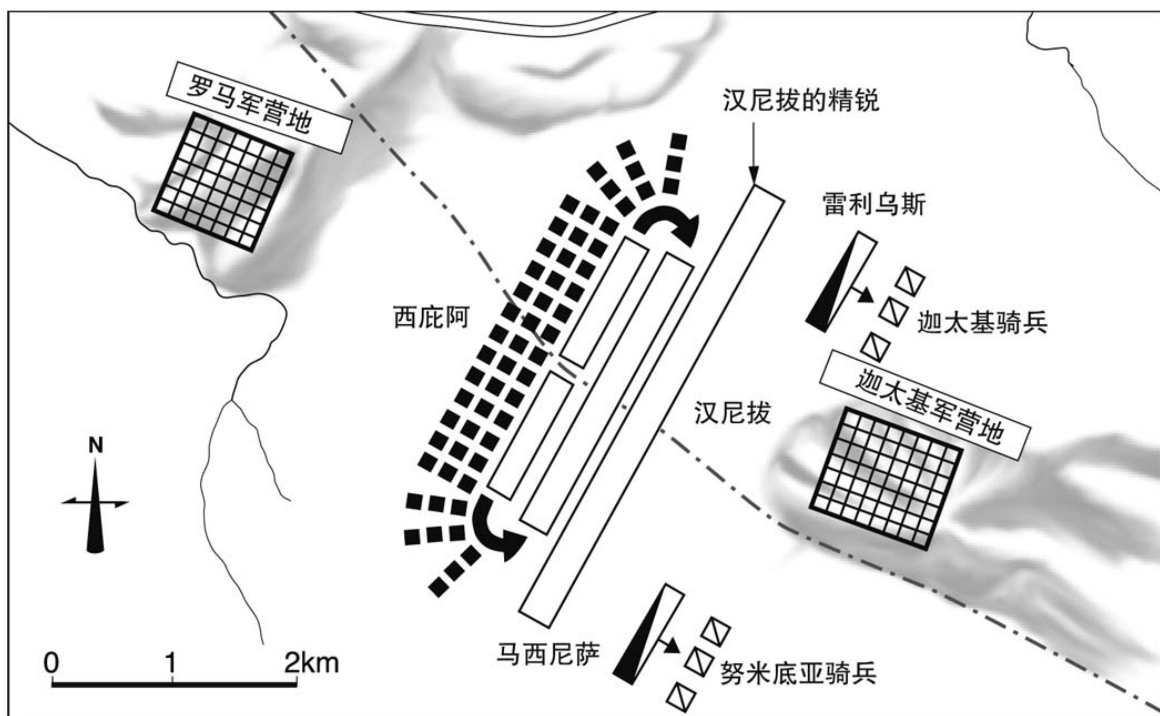
战死的敌人身上流出来的血使草地变得很滑。堆积如山的敌人尸体甚至妨碍了罗马军队前行的脚步。

汉尼拔计划在罗马士兵出现疲态时投入自己的主力。此时，时机已到，他下令正在待命的1.5万名亲兵，编好队形出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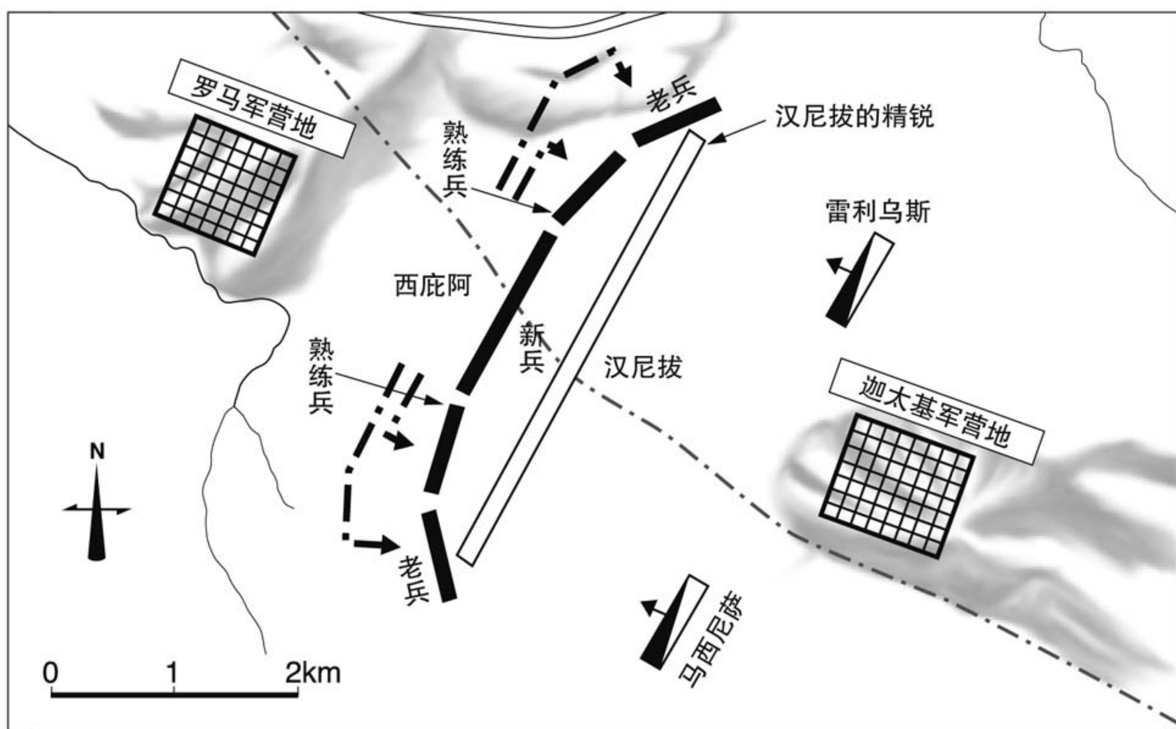
看到迦太基新投入的主力从200米开外的地方逼近，33岁的罗马将军决定出奇制胜，采用其他将军西庇阿做梦都想不到的战术。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他下令全军重整阵型。

按照总司令官的命令，罗马重装步兵们首先把伤者运到后方，轻装步兵及努米底亚步兵把敌人的尸体归拢到一旁。然后，西庇阿把之前按纵队作战的新兵、熟练兵和老兵如上面第二张图所示，布置成横队，呈弓形。对西庇阿来说，虽然士兵们已现疲态，但是，对于刚刚投入战斗的敌人老兵，他要采用新的战术，以便让人数占上风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同时，还可以为正在追击敌人骑兵的自己的骑兵队争取时间回到战场。





扎马会战：第二阶段；（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扎马会战：最后阶段）（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轻装步兵和努米底亚步兵回到战场后，全体步兵再次完成了从三个方向包抄敌人的包围圈。这时，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的骑兵队在击溃敌人骑兵后，也回到了战场。

扎马平原重现了14年前坎尼平原上发生的事情。只是，对象变了。

古代屈指可数的名将，45岁的汉尼拔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兵纷纷被杀，1.5万个战士在扎马遭到全歼。

加上这1.5万人，迦太基方面的战死者远远超过2万人，还有多达2万人被捕。余下的人向着10日行程之外的首都迦太基逃去。汉尼拔只带着数名骑兵，逃到了哈德卢米塔姆。扎马战役中，罗马方面的战死者是1500人。西庇阿完胜。

在《罗马人的故事1》中我曾经提到过一段插曲，在这里我想再说一说。在这次会战过去几年后，汉尼拔和西庇阿在埃菲索斯偶然相遇，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对话。对于年长12岁的汉尼拔，西庇阿使用了非常礼貌的语言。他说：

“您认为当今时代最优秀的将军是哪位？”

汉尼拔当即回答说：

“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他不仅以寡敌众，击败了波斯大军，而且一直打到遥远的地方。那里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到的地界。只能用伟大来评价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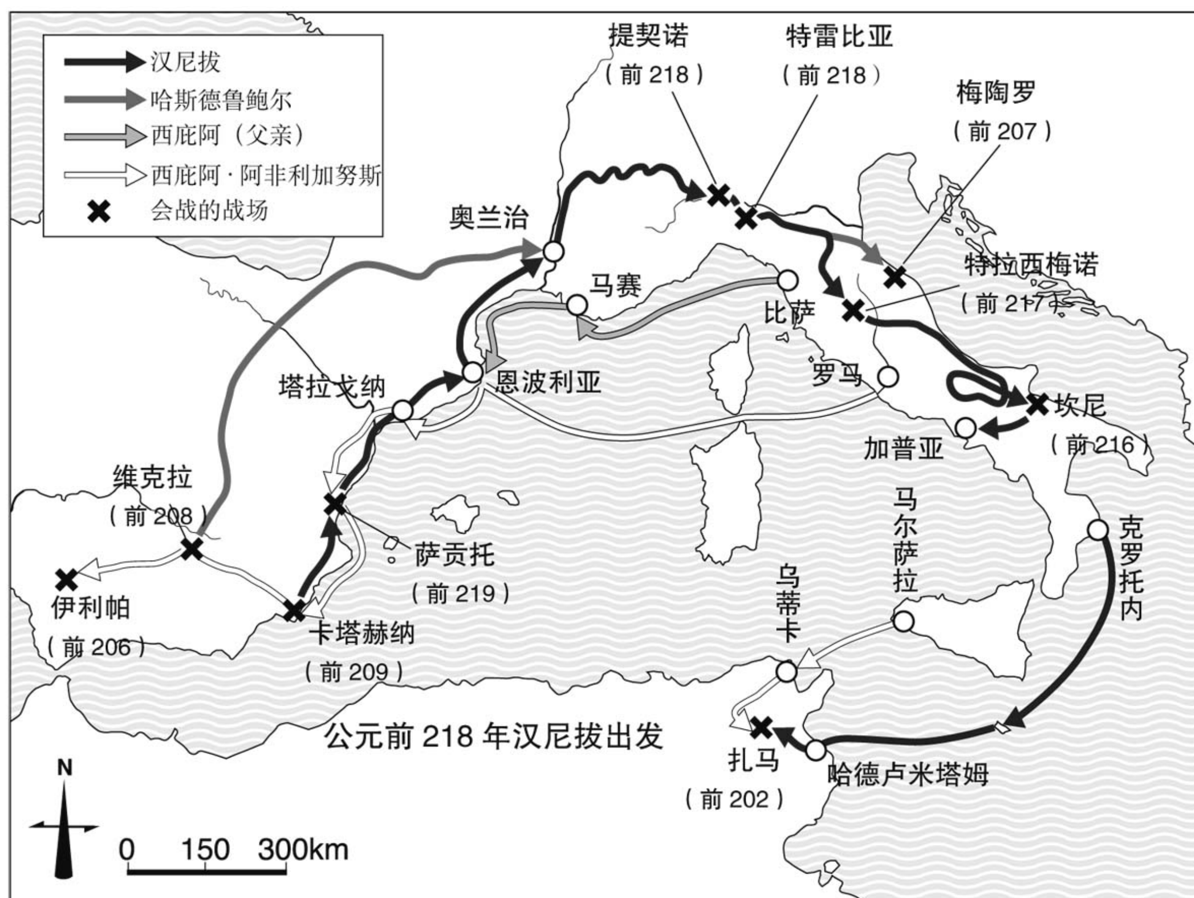
西庇阿又问：

“那么，第二优秀的将军又是谁呢？”

汉尼拔再次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作为战术家他是最杰出的。”

西庇阿接着问：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著名战役的战场和四位将领的行军路线

“那么，您认为第三优秀的将军是谁？”

迦太基名将又是脱口而出，回答了西庇阿的问题：

“毫无疑问，那就是我。”

西庇阿听罢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他说：

“如果您在扎马战役中赢了我的话，又会怎么样？”

汉尼拔好像很理所当然地回答说：

“如果是那样，我的排名会在皮洛士之上，也会在亚历山大之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先不论是否可以排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我想汉尼拔对自己的评价是合适的。

在扎马他成了败将。但是，他发明的战术，即有效利用步兵和骑兵、包围并全歼敌人的战术，虽然应用并取得成功的是罗马将军，却是再一次证明了其有效性。不可否认，面对汉尼拔，成功利用了这一战术，是因为西庇阿也是天才。但是不管怎样，发明这一战术的终究是汉尼拔。

在古代罗马，除了卢西亚诺，没有人不认为汉尼拔作为将领，其才能在救国英雄西庇阿之上。汉尼拔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遇到了优秀的弟子。

而且，作为战略家，汉尼拔犯了很大的一个错——他以为罗马联盟很容易解体。在迦太基，社会阶层相对固定，所以作为迦太基人，汉尼拔很难理解罗马人的生活态度。他们可以在胜利后变得非常宽容，甚至可以把失败者吸纳为合作者。

扎马战役失败后，汉尼拔亲身体验到了罗马人的宽厚。因为，作为和平谈判的代表，罗马方面是西庇阿，迦太基方面是汉尼拔。

汉尼拔是迦太基的最后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在扎马会战中吃了败仗，这让迦太基大惊失色。他们以为，罗马军队会乘胜追击，一举逼近城墙之下。就在这时，逃到哈德卢米塔姆的汉尼拔回到了首都。面

对长老大会上惊慌失措、不知所以的各位议员，这位败军之将说，除了与罗马和谈，别无选择。

扎马会战胜利后，正当西庇阿在回科尔涅利乌斯营地的途中之时，请求和谈的使者到了。西庇阿接受了和谈请求。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决定是否接受和谈，权力在市民大会。但是，和平谈判的权力掌握在有绝对指挥权的总司令官手中。因此，西庇阿担任了与迦太基和谈的罗马方面的首席代表。迦太基方面的首席代表是汉尼拔。曾经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两个人，为了走向和平，这次要相对而坐。

两人经过讨论，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和平条约达成了如下内容：

一、从今以后，罗马视迦太基为独立的同盟国，尊重迦太基国内的自治权。不在迦太基境内设基地，也不驻扎罗马军队。承认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前，属于迦太基领地的非洲一带的领属。

二、迦太基全面放弃在西西里、撒丁岛以及西班牙的海外领地占有权。

三、迦太基正式承认以马西尼萨为国王的努米底亚王国。

四、从今以后，迦太基不再向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及城邦挑起战端。

五、迦太基释放所有罗马俘虏。罗马在和约签订后释放迦太基俘虏。

六、迦太基留下10艘三层桨战船，其余战船和参战用的大象全部交给罗马。

七、在非洲内外，没有罗马的同意，迦太基不得发动战争。

八、和约生效前，罗马军队驻留非洲的费用由迦太基承担。

九、作为赔偿金，迦太基向罗马支付1万塔兰特，以50年为限，分期支付。

十、在确证迦太基遵守了与罗马签署的和约前，作为人质，由西庇阿挑选100名14岁至30岁的迦太基人送往罗马。

比较扎马会战前后西庇阿提出的和谈条件，我们不禁为两者之间的差距之大而深感震惊。

第一、第二和第三项与会战前西庇阿提出的第一、第三和第四项完全相同。第四项是迄今为止，罗马对所有战败国都会提的条件，不只针对迦太基。

第五项也是与任何国家之间签订的和约中必定会有的一项。

第六项的意思是解散迦太基海军。只是，扎马会战前，迦太基留下20艘，扎马会战后改成留下10艘，其余战船全部交给罗马。

问题应该是第七项。这才是扎马会战失败的真正后果。迦太基不得发动任何战争，即使是自卫，也必须在得到罗马的许可。也就是说，迦太基失去了主动交战的权利。这样一来，迦太基称不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第八项与扎马会战前的第六项完全相同，也是和约中必定会有的一项。

至于有关赔偿金的第九项，比扎马会战前后翻了一倍，从5000塔兰特增加到了1万塔兰特。但是，因为期限是50年，折合成每一年，迦太基需要支付给罗马的只有200塔兰特。换算成日元相当于一年2亿日元。

第十项是向罗马送100名人质。后来这成了罗马人常用的一个手段。只是，这些所谓的人质除了不能按自己的意愿随时回国，其余方面和享受奖学金的留学生完全一样。挑选年轻人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罗马人喜欢挑选曾经的敌国的统治阶层的子弟，也就是曾经的敌国的统治阶层预备军，让他们在罗马学习，把他们培养成亲罗马者。说是人质，与牢狱没有任何关系。罗马人心目中的人质就是把他们安置在合适的人家里，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让他们和这家的孩子一起在家庭教师的教授下学习。

作为日本人，我最感兴趣的是，在这里只有胜者和败者的这一事实，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他们不会认为战争是犯罪。如果对战争犯进行审判的话，汉尼拔当之无愧应该是一号战犯吧。

的确，和约的内容有些苛刻。但是迦太基不像有些加盟罗马联盟的罗马同盟国，不仅部分领土遭到没收，成为罗马的国有土地，必须向罗马支付租地费才能耕种这些土地，而且还要承担为罗马联盟军提供兵力的义务。也不像西西里那样变成罗马的行省。虽然交战权利受到限制，虽然海军事实上被解散，但是，作为自治国，其余的一切都保留下来了。对于迦太基的内政，罗马也不加干涉。而且，从后来罗马与马其顿、叙利亚之间缔结的和约内容来看，很难说，罗马只对迦太基苛刻。

罗马人把第二次布匿战争叫做“汉尼拔战争”，可见，第二次布匿战争是迦太基方面挑起的。尽管首先宣战的是罗马，那也是因为汉尼拔设下的圈套太高明。考虑到16年间，罗马付出的代价、超过10万人的阵亡者、多达10人以上的执政官级武将的死，迦太基作为战败国，补偿的分量实在太轻，轻得让人难以相信。由此可见，罗马人在与失败国缔结和平条约时，从来没有报复的念头。我想，这多少受西庇阿为人的影响吧，因为，和谈条件是他提出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忘

记罗马人的性格。他们在市民大会上，对这一和谈条件，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缔结的和平条约或许有些苛刻，但是，它既不是为了报复，也不是正义对非正义作出的惩罚。因为在古代，战争从来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战争不再是胜者与败者的区分，而是定义为正义与非正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即使战争被定义为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并没有因此消失。战争是人类难以摆脱的噩梦。

对于这一和谈内容，迦太基方面有不少有权势的人表示难以接受。其中，态度最鲜明的是和西庇阿有过两次交锋却都吃了败仗的、未参加扎马会战的吉斯戈。

吉斯戈站在议会厅的讲坛上，准备驳斥和谈内容。这时，汉尼拔腾地从议席上站起来，走近吉斯戈，一把揪住吉斯戈的衣服前襟，把他拖下了讲坛。看到汉尼拔这一野蛮的举动，在场的所有人不禁大吃一惊，会场出现了短暂的静寂。汉尼拔大概也意识到自己做得有些过头，放开了吉斯戈。他说：

“我在9岁那年离开祖国，到今天已经36年。这36年里，我的人生是在营地和战场上度过的。我不懂城市生活，但是，我很清楚在战场上应该怎么做。”

汉尼拔为什么如此希望与罗马讲和，我们不清楚。因为，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们只能依靠我们的想象。

我想，也许所有亲兵无一幸免地战死沙场，不仅让他深陷绝望之境，而且他也因此成了光杆司令。还有，汉尼拔早已习惯对战场上的情形作出冷静客观的判断。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失去了精锐士兵的迦太基，仅靠雇佣兵这样的乌合之众，绝无可能战胜西庇阿。

汉尼拔没有再动手。但是，他也没有停止继续发言：

“现在，你们能做的事情不是玩弄舆论，而是接受。考虑到我国的现状，你们应该觉得西庇阿的提议并无不妥。”

迦太基有势力的人们只好点头称是。迦太基方面接受了和谈内容。在罗马，元老院和市民大会也一致通过，没有要求额外追加条件。相隔16年后，两国再次迎来了和平。

看到和约已经签订，西庇阿率领属下全体罗马士兵，离开了迦太基。走海路，先到西西里，然后，横渡墨西拿海峡，登陆意大利本土。在本土，沿陆路直奔罗马。

年轻的凯旋将军西庇阿骑着白马一路向前。沿途的人们在他经过的时候，纷纷向他献上鲜花，欢呼声此起彼伏。一路上，迎接他的人群络绎不绝，直到他回到首都。与胜利相比，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更是为和平回归而庆贺。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从此被人们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意思是“征服非洲的人”。我想，对于33岁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来说，从战胜汉尼拔的公元前202年到凯旋回罗马的公元前201年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候。第二次布匿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第七章
布匿战争以后

（前200—前183）

现代研究者中，除了那些幸福的人一口断定古代=奴隶制社会=榨取，因此认为古罗马不好以外，几乎没有人认为公元前200年以前的罗马人不好。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中提到，从台伯河畔的7个小山丘到卢比孔河以南的意大利半岛，罗马用了500年的时间才得以统一。与现代意大利版图相比，那不过只是一半领土而已。根据这一情况，我们不能把他们统一意大利半岛的行为看做是侵略。还有，对于那个时代的罗马来说，对外关系采用的是罗马联盟。无须汤因比的赞誉，罗马和各同盟城邦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共存共荣的关系。因此，罗马才能够在第一次、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研究者中甚至有人把英国和旧殖民地各国之间缔结的英联邦关系等同于此。

在本卷一开头我就提到过，从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的地势上来看，把第一次布匿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也有些勉为其难。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方面完全是出于自卫。任何民族都有权抵御入侵本国的敌人而进行自卫。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公元前200年以后的罗马人。对于此后的罗马人，谴责派要开始横加指责了。

谴责派的理由是公元前200年以后，罗马选择了帝国主义路线。“帝国主义”这个词让人感觉很熟悉。日语词典的解释是，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图谋本国发展的侵略主义。

Imperialism翻译成日语，意思是“帝国主义”。最早使用这个词是在进入19世纪以后，也就是产业革命以后。古代没有这种说法。甚至遭到罗马“侵略”的民族之一，希腊人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

拉丁语Imperium的意思是“绝对主权”。以此词为词源，造出来的词就是Imperialism。那么，罗马人的“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样开始帝国主义的？还有，这一时期罗马人的“帝国主义”与后来的“帝国主义”是否是风马牛不相及？

扎马会战功臣西庇阿的凯旋仪式的欢庆气氛尚未结束，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国家代表来到了罗马。他们访问罗马的公开目的是祝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但是，在元老院的议事厅，他们除了向罗马元老院表示祝贺外，更是控诉了马其顿王国的行为，说他们侵略自己，希望依靠罗马的力量阻止他们。

罗马元老院有一种制度，叫“第一人”。占据这一位置的人不是议长，而是元老院300名议员中，有权最先或最后发言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在掌握罗马国政的元老院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这个“第一人”。直到公元前203年去世，费边一直占据“第一人”的位置。年龄70岁上下，又是针对汉尼拔的战争，提出了持久战法的首创者，所以，费边占据“第一人”的位置顺理成章。但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被选为“第一人”的是34岁的西庇阿。元老院在授予这位救国英雄“阿非利加努斯”的尊称的同时，还把他选做了元老院的“第一人”。当然，如此年轻的“第一人”是个特例。在此后的近15年里，罗马元老院的对外政策几乎都是在这位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主导下展开的。

虽然受到战场上胜利的鼓舞，但是罗马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一下子变为霸权主义。西庇阿知道，在他回罗马时，等候在沿途的人们向他投掷鲜花，不只是庆祝罗马的胜利，同时，也是庆祝和平回归的一种表现。因此，希腊城邦的代表们提出军事帮助的要求，让元老院非常为难。

以西庇阿为首的元老院决定先通过对话解决这个问题。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16年间，埃及保持了善意的中立。为了向托勒密王朝表示感谢，元老院派遣由四位执政官级的议员组成的使节团正前往埃及。元老院当即命令其中一人，转而前往马其顿王国首都佩拉，希望通过与菲利普国王直接对话，来阻止马其顿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话没有成功。马其顿军队开始南下，很快逼近雅典。事已至此，罗马必须立刻作出决断。

除了马其顿，在罗马苦战汉尼拔的时候，希腊各城邦都是坚定的同盟者。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曾经向胜利者汉尼拔提出结成统一战线的愿望。在他们缔结同盟后，希腊各城邦国家响应罗马的号召，参与了在第一线封锁马其顿军队的战斗。同盟国有难，前去支援，这是罗马不可更改的法则。而且，此时受敌威胁、陷入困境的是希腊各国，它们是罗马在困难时期给过帮助的国家。罗马肩负着双重的帮助职责。

同时，元老院也认为有必要给马其顿一点教训。曾经，马其顿与汉尼拔结成了统一战线，好在最后没有实现。但是，如果实现了，罗马会是怎样的呢？而且，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后来尽管与罗马缔结了和约，但是，扎马会战时，应迦太基的请求，派去了雇佣兵。只是，罗马既然可以承认迦太基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自然不会想过要消灭马其顿。所以，元老院全体议员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有必要给马其顿一点教训。

但是，市民大会反对元老院的这一决定，理由是本国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虽说是为了支援同盟国，他们还是持反对态度，投赞成票的百人组一个都没有。可以看出，第二次布匿战争刚刚结束的这个时期，罗马人从心底里希望和平。

但是，掌握国政的元老院没有因此退让。当选公元前200年度的执政官加尔巴走上演讲坛，向市民们发出了呼吁。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如果汉尼拔攻打萨贡托的时候，我们立刻前去支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战场一定不会是意大利而是西班牙。就像我们应墨西拿的请求，立刻赶去支援，使得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战场留在了西西里一样。当我们的同盟城市萨贡托向我们请求支援时，罗马希望通过与汉尼拔对话解决问题，结果贻误了时机，使意大利变成了战场。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忘掉这漫长而艰难的16年。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现在对雅典的所作所为，与19年前汉尼拔对萨贡托所做的事情如出一辙。汉尼拔从成功攻占萨贡托，到入侵意大利，用了5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坐视马其顿国王攻占雅典，他从科林斯到意大利，在海上的时间只需要5天。问题已经出现，我们要尽早解决。等敌人进入自家的院子，一切都为时已晚。

执政官加尔巴的演讲结束后，市民大会重新进行了投票。这次，市民大会以多数赞成，通过了向马其顿宣战的决议。只是，这一决议有附加条件，就是派往希腊的军团为志愿兵。由此可见，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次军事行动。

马其顿国王得知罗马军事介入的消息后，撤回了已经逼近雅典的军队。当然，他不是要终结军事行动，而只是把侵略的目标从南部的雅典转移到了东部的帕加马和罗得岛

对罗马来说，情况没有因此改变。罗马对马其顿实行封锁策略的时候，雅典是罗马的同盟国，同样，帕加马和罗得岛也是罗马的同盟国。

罗马没有理由拒绝军事介入。就这样，罗马开始一点点地向希腊境内深入。这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想法单纯的罗马人被工于心计的希腊人利用了。

希腊诸王国

公元前323年，是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的一年。这一年，他33岁。他用短短10年的时间，实现了横跨欧亚地区的称霸。在他死后，他那幅员广阔的帝国被他手下的部将们分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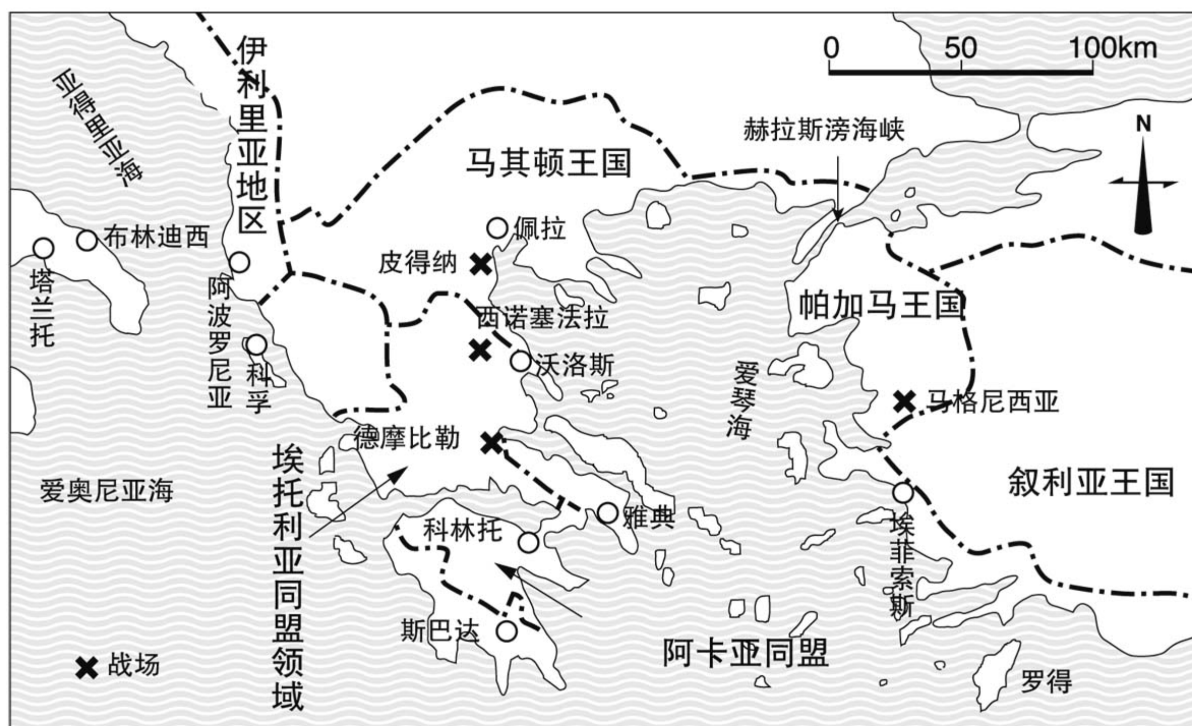
由此诞生了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以及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还有规模略小的王朝帕加马。此外，在希腊，照例是众多城邦国家分而治之。

在文化方面，后世的我们知道，以埃及的亚历山大为中心，这一时期，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甚至我们称这一时期为“希腊时代”。但是，在政治方面，从公元前323年直到被罗马征服的200多年间，这些希腊诸王国是在一次次缔结同盟又一次次对立中度过。首先是刻在纪念币上的诸王侧脸，他们的容貌出奇地相似，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异。其次是“克娄巴特拉”这一女性的名字。除了埃及，叙利亚和帕加马人中，取这个名字的人也出奇地多。应该说，这是各王国之间频频通婚的结果。

希腊诸王国的统治者终究是希腊人。即使他们超越国境，相互间的交流盛极一时，在国内却始终保持了东方的特点，国民等级依然森严，没有丝毫改变。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希望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希腊世界的主角还是与大帝一样的希腊人时，他的这一宏伟意图没有能够实现。

在希腊人统治的埃及和叙利亚等地，由于被统治的东方民族习惯于接受统治，所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在马其顿王国，被统治者是希腊人，是尚不习惯被统治的民族，因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因为，作为被统治者的希腊民族是一个有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意见的民族。

希腊人见证了雅典的衰落，也未能维持斯巴达霸权。在亚历山大大帝父亲的时代，希腊曾经一度屈服于马其顿的军事力量。但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这个时期，希腊南部诸城邦结成了阿卡亚同盟，希腊中部各城邦也结成了埃托利亚同盟。他们与统治者马其顿王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同时，由于斯巴达和雅典时而加入同盟时而退出同盟，所以，也从来没有出现全希腊人团结一致、共同对抗马其顿的局面。当然，即使他们团结起来，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也不足以战胜马其顿。尽管如此，希腊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不允许他们心安理得地生活在马其顿王国的统治之下。



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的希腊世界

于是，希腊人把视线转向了新兴的罗马。他们想，如果罗马帮助他们赶走马其顿，他们就可以恢复自由和独立。只是，罗马人虽然有心教训马其顿，却无意彻底灭亡马其顿。这一出发点的不同，使得始于公元前200年的希腊战争变得错综复杂。

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也导致了罗马在希腊的军事介入变得愈加复杂。西庇阿和弗拉米尼都是罗马人中有名的希腊迷。他们一个在元老院已经拥有无形的势力，一个是第一次希腊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对他们来说，正因为抗击马其顿的是雅典，所以，他们甚至有意加入义勇军，从马其顿的压迫下解放希腊诸城邦。刚过30岁的最高司令官弗拉米尼好像从心底里相信这一点。

马其顿军队和罗马军队之间的第一场战斗发生在公元前197年，战场是帖撒利地区的西诺塞法拉。罗马军队的总人数是2万人，其中一半士兵来自罗马和罗马联盟，另一半士兵来自希腊各城邦。马其顿军队的人数是2.6万人。此时，距离罗马决定军事介入已经过去了3年，参加战斗的罗马士兵只有区区1万人。由此可见，对于对希腊实施军事介入，罗马的态度是极其消极的。

这是一支混编的军队。但是，总指挥弗拉米尼手下的将领中，有人很好地掌握了西庇阿式战术，即在战斗中，通过有效地发挥部队各组成部分的作用，成功地瓦解敌人的主要战斗力。由马其顿国王亲自率领、在希腊世界享有无敌之名的马其顿重装步兵在罗马人的战术面前一退再退。在西地中海，罗马人在战争中向汉尼拔学习的时候，在东地中海，无人怀疑正面力量冲突的有效性。

战斗结果，马其顿军队阵亡8000人，被俘5000人。与此相比较，罗马方面的战死者不过700人。这一结果震惊了东地中海地区的人们。

国王菲利普五世逃回马其顿领地后，提出了休战的请求。一方面是为了埋葬战死者，另一方面他希望进行和谈。最高司令官弗拉米尼接受了他的这一请求。但是，参加罗马军队的埃托利亚同盟诸城邦不满他的决定。他们主张乘胜攻打马其顿领地，彻底消灭马其顿王国。他们还抗议说，罗马人在开战前还能听取希腊人的意见，战斗结束后却要独断专行。对此，弗拉米尼回答说：

“罗马人的传统在于包容失败者。我们对扎马会战的败将汉尼拔的态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彻底消灭失败者不是罗马人的做事风格。对待武装的敌人，我们要用武装起来的决心对付他们。但是，对于主动解除武装的失败者，我们也应该解除他们心里的武装。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一直遵循的做法。作为我来说，既然被授予了罗马军队指挥权，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继承这种做法。

“如果我们消灭了马其顿王国，那么，面对迄今时常威胁希腊北部的凯尔特人和多拉基亚人，谁来保卫希腊？我认为希腊人应该心胸开阔地寻找与马其顿王国共存的道路，以确保马其顿今后不再侵犯希腊。”

这年冬天，罗马与马其顿签订了和平条约。内容如下：

一、彻底恢复希腊人居住的城市完全自治，马其顿国王尊重他们自治。

二、马其顿把自己统治下的马其顿王国之外的领地全部交给罗马，第二年入春前，全部撤离驻扎在这些地方的马其顿军队。

三、马其顿留下5艘战船，其余全部交给罗马。

四、今后，马其顿军队的士兵数不得超过5000人。

五、没有罗马的允许，马其顿不得在本国领土以外的地方作战。

六、作为赔偿金，马其顿向罗马支付1000塔兰特。和约签订之时，支付500塔兰特，余下的分10年付清。

七、不得向罗马同盟国帕加马和罗得岛发动战争。

八、国王的次子迪米特里厄斯作为人质送往罗马。

九、承认雅典对利姆诺斯等岛屿的管辖。

和平回归了。而且，正像大多数希腊人所希望的那样，在阻止马其顿王国侵略行为的前提下，和平得到了回归。但是，希腊人对此依然半信半疑。罗马是胜利者，打败了亚历山大大帝光环下的马其顿。随后，罗马会怎样对待希腊呢？说是承认希腊自治，但是这会是真的吗？在东地中海，胜利者就是法律。

第二年，即公元前196年，根据惯例，科林斯将举办盛大的体育节。罗马的得胜将军弗拉米尼将出席这一盛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希腊。

科林斯体育节不是纯粹的体育竞技活动，它同时也是一次峰会。希腊诸城邦有势力的人将汇聚一堂，讨论各种问题。现在，弗拉米尼竟然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腊人都认为，负责希腊战事的罗马军最高司令官来塔兰托不可能只是为了观看比赛。

接下来的内容，我想根据那一年刚满7岁的波利比乌斯后来写的《历史》来进行描述。阿卡迪亚是阿卡亚同盟的加盟城市。波利比乌斯出身在阿卡迪亚一个有势力的人家。所以，即使他没有参加当年的体育节，他也有可能从出席者那里听到许多事情。

> 这一天，科林斯露天体育场挤满了观众。全希腊有权势的人都来了。他们和往年不同，对眼前正在进行的比赛丝毫没有兴趣，只是坐在观众席中，专注于谈话。
>
> 罗马人说过承认希腊人自治。但是，他们应该会驻扎军队吧？如果不让他们在有名的城邦驻扎军队，他们也许不会放弃战略要地吧？年贡的要求会是怎样呢？希腊的独立会是什么样的？希腊人的自由又会是什么样的？

他们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些问题，凭臆测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任何结论。

竞技结束后，弗拉米尼所在的正面观众席里，站起来一个人。他带着司号手，要向在场的所有人传达指令。喇叭声传遍了体育场的每个角落，他要求全体观众肃静。整个体育场一片寂静，只有这个人的声音在体育场的上空响起。

罗马元老院及总司令官提图斯·昆克蒂乌斯·弗拉米尼在这里向各位宣告如下事宜。

从即日起，希腊人彻底恢复自由。希腊各城邦对罗马不承担缴纳年贡和租税的义务。依据各自的法律，享有完全的自治。不承担向罗马提供军事基地的义务，罗马军队撤出全希腊。

刹那间，体育场爆发出一片欢呼声，遮住了此人的声音。有人坐在体育场的角落，没有听清这番话，有人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他们要求此人重复一遍他说过的话。于是，这个人站到体育场中央，重复了弗拉米尼的告示。

这太出乎希腊人的意料，他们难以置信。他们不敢相信，身为异族的罗马人，为了拯救深陷危机的希腊人的独立和自由，自己出资，流血战斗。最后却无任何要求，撤出全部军队。

以往的体育节上，竞技比赛结束后，人们会涌向赢得比赛的人，向他表示祝贺。这是人们已经见惯了的光景。然而，这一天，没有一个人前去祝贺胜利者。出乎他们意料的告示内容，竟然让平时不苟言笑的老人变成了欢天喜地的少年。所有人都兴高采烈，欣喜若狂。

人们纷纷涌向弗拉米尼。如果没有罗马士兵牢牢守在他身边，也许他难逃被挤扁的厄运。这一年弗拉米尼34岁，他希腊语讲得很地道。所有人都希望尽可能地靠近他，希望一睹这位罗马统帅的风采，他们甚至希望能碰到他的身体。弗拉米尼被挤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从体育场脱身。

罗马人遵守自己的承诺。两年后，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了希腊。与此同时，弗拉米尼的愿望也得到了实现。这是他拜托希腊人做的唯一一件事。

20年前的坎尼会战中，被汉尼拔俘虏的罗马士兵，因为罗马拒绝支付赎金被悉数卖到希腊为奴。他希望希腊人为罗马找回这些俘虏。希腊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最终找到了1200人。20年前的8000人，在希腊经过20年的奴隶生活，减少到了1200人。此时他们的身份是奴隶，需要向奴隶主赎买。希腊各城邦为了向罗马和弗拉米尼表示感激之情，承担了这些费用。弗拉米尼凯旋罗马，并带回了坎尼之战的老兵们——他们在20年后重新踏上了祖国领土。

罗马以为希腊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因为罗马已经狠狠地教训了马其顿，希腊各城邦不必再担心马其顿的威胁。

但是，所谓介入，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抑或是军事的还是其他什么，与对方之间的关系都会很深，而且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持续下去。

根据现代学者们的研究，在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的罗马元老院采取的对外方针称得上是稳健的帝国主义，与迦太基和马其顿签署的和约内容充分显示了这一倾向。理由如下：

一、罗马掌握霸权。

二、为此，其他强国的军事力量下降到仅满足自卫的水平。

三、但是，罗马不是军事占领，所以，不设军事基地，也不驻扎军队。

四、承认各国完全的国内自治。

五、同时，希望各国在和平的环境下，保持经济上的繁荣。

这个时期，地中海世界的所谓强国，除了霸权国家罗马，还有迦太基、马其顿以及叙利亚和埃及。西庇阿提倡的“稳健的帝国主义”，是在罗马的霸权下，所有独立的国家共存共荣。由此，出现了一个概念叫“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只是，帝国统治始终采用稳健的形式。

美中不足的是，不管什么事情，采用稳健的做法必须双方态度一致。如果一方不同意，稳健就无法实现。各强国对于承认罗马霸权，并遵从罗马霸权的要求，是如何想的呢？迦太基是如何想的？马其顿是如何想的？还有尚未与罗马交过手的叙利亚和埃及又会怎样想？

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失败后，开始恢复国内的经济建设。汉尼拔一马当先。

自古以来，迦太基习惯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财源的不足。汉尼拔没有沿用这样的传统。他采用了节流的方式。一方面节约经费，同时调整开支，以此施行经济重建政策。这一做法效果显著，却也为他树立了敌人。汉尼拔虽然只担任过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却是个自信心十足的人。这样的人通常会犯一个毛病，习惯采用强制手段，即使他的做法是正确的。汉尼拔也犯了这样的毛病。迦太基人从来不擅长制造统一国家的舆论，经过6年时间，他们终于不愿意再忍受汉尼拔严厉的做法。

反汉尼拔派向罗马投诉。据说，投诉的理由是汉尼拔与叙利亚国王内外勾结。

罗马决定派考察团前往迦太基，名义是考察非洲现状。汉尼拔不相信这一说法，年已51岁的汉尼拔，于是只身离开了祖国。他趁着夜色，策马来到海边，登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船，目的地是叙利亚。他要

投奔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也许流言是真的。不管怎样，汉尼拔离开后的迦太基，再也没有人对祖国置于罗马霸权下心怀不满。

屈服于罗马军事力量的另一个强国马其顿，国王是菲利普五世。这个人物的性格非常有意思。

他出生于公元前237年，比西庇阿年长2岁。在与罗马将军弗拉米尼交战中落败后，与罗马签订了和约，承认罗马霸权。这是公元前197年的事情，那一年，他40岁，登基王位已经超过20年。在处理复杂的希腊诸国关系问题上，他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同时，他又具备对现状敏锐的洞察力。当然，他表现出来的敏锐洞察力和丰富经验只是表象，内心还怀有极高的自豪感。他为自己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继承人深感自豪。

在与弗拉米尼率领的罗马军队作战中，他一败涂地，不得不与罗马签订和约，承认胜利者提出的条件。当时，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 独立的市民人数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强大，农耕地会修整得更彻底，国家会更加富裕。但是，希腊的现状与此相去甚远。
>
> 我们最好看一看罗马，他们推行自由的社会形态。在那个国家，连奴隶都是社会的一员。一旦需要，可以授予他们市民权。不仅授予他们市民权，还会选举他们担任公职。常常是，我们以为某个人是根红苗正的罗马市民，却不料他的父辈还是奴隶身份。
>
> 因此，我们不得不随时面对新的罗马人，就好像他们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一样。通过采用这样的方式，罗马已经变得非常强大。对于这样的罗马人，又有谁可以战胜他们呢?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在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之后，曾经向胜利者汉尼拔提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罗马。应该说，那是非常失策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菲利普也早已成为希腊君

主之首。然而，遇到罗马军队，刚交手就一败涂地。为此，菲利普不得不甘居罗马的霸权之下。这位英明的男人应该很清楚前因后果。甚至在和谈的会场，他对罗马方面的首席代表、坐在对面的弗拉米尼所说的话从不反驳。他很清楚自己只能承认弗拉米尼的话很有道理。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这位不需要翻译，可以直接用希腊语谈判的罗马胜将颇有好感。但是，他依然难以平息心中的恼怒。与马其顿相比，罗马只能算是一个新兴国家。他恼怒自己作为马其顿的国王，竟不得不向新兴国家罗马作出让步。

菲利普始终不能消除这种扭曲的感情。王子迪米特里厄斯曾作为人质被送往罗马，回到国内时成了彻头彻尾的亲罗马者，他的这种感情终于爆发了。留在马其顿的长子珀尔修斯好像看透了父亲的内心，从不掩饰自己对罗马的反感情绪。好在菲利普在世期间执行的是务实政策，罗马和马其顿总算一直和平相处。

打破罗马霸权下这种稳定局面的，不是屈服于罗马的迦太基或是马其顿，而是罗马恢复了其独立和自由的希腊。这实在很有讽刺意味。

埃托利亚人生活在希腊中部，北方国境线与马其顿王国接壤。公元前197年，罗马和马其顿实现和谈的时候，他们就心存不满。他们不能容忍罗马善待马其顿。他们甚至认为罗马背叛了自己，因为他们加入了罗马军队作战。只是以他们自己的力量，又无力抗衡马其顿。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其他国家帮助是希腊人的传统做法。

埃托利亚人向叙利亚国王安条克请求帮助。安条克看到马其顿王国的实力已经开始衰退，认为此时正是打击长期以来的对手马其顿，向希腊展示自己国家实力的好机会。看到同伴力量衰退，乘机落井下石是希腊诸国惯用的做法。而且此时，叙利亚有汉尼拔。

针对罗马的策略，汉尼拔是这样向叙利亚国王进言的：

首先，主战场应该设在意大利境内。

为此，叙利亚国王向汉尼拔提供100艘战船和1万名步兵以及1000名骑兵。汉尼拔带领这支队伍回迦太基，说服迦太基政府进军意大利。

与此同时，安条克率领余下的军队，攻入希腊，乘着征服希腊的势头，登陆意大利。然后，汉尼拔自南向北，安条克自东向西，同时攻打罗马。

这一战略构思非常宏大。只是，听起来可行性微乎其微。汉尼拔是否真的这样建议过，没有确凿的证据。不管怎样，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作好了进攻希腊的准备。

最初，罗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事态，并于公元前193年，派遣了以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为团长的三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使节团前往叙利亚。三人在小亚细亚西岸的埃菲索斯见到了叙利亚国王。

交涉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好像也没有一触即发的气氛。因为，罗马方面无意再次进行军事介入，而年已50岁的叙利亚国王刚与一位年轻女子结婚，上战场的心情并不急迫。

据说就是这个时候，汉尼拔和西庇阿之间有了那样一段对话，即西庇阿问汉尼拔谁是最优秀将领的那段对话。如果这段插曲是史实，那么，这一年，汉尼拔应该54岁，西庇阿42岁。距离扎马会战已经过去了9个年头。

当时，54岁的汉尼拔第一次在宫中供职，各方面都不自由，而且自己的想法也不能如愿实施，为此他深感绝望。西庇阿比他小12岁，好像身患重病的样子。从年轻时候开始，西庇阿就时常大病缠身，不

像汉尼拔身体壮实得像一块铁。以他们两人为主人公的时代帷幕正一点一点地落下。

两年之后的公元前191年，叙利亚国王安条克终于开始行动了。在希腊诸国中，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拥有最大的领土。这一年，国王率领6万大军开始横渡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准备从亚细亚进入欧洲。

罗马已预计到与叙利亚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因此，早已向市民大会提出，希望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同意罗马派遣军团实施军事介入。军事介入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埃托利亚人违反了同盟协议，二是为了阻止叙利亚国王对罗马在希腊的同盟诸城邦实施侵略行为。同时，元老院请求各国把军粮卖给罗马。既然要在海外作战，确保军粮供应是重中之重。

埃及答应提供小麦，但是，不通过意大利，准备直接出口到希腊。迦太基也传来消息，答应出口大量小麦和大麦，此外再无偿赠送6400吨小麦和大麦。但是，元老院拒绝接受馈赠，说：“罗马市民习惯使用自己付款购买的东西。”结果，这部分粮食所需的费用也付给了迦太基。

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也提出无偿提供军粮。元老院以同样理由拒绝接受，选择了付款购买。但是，作为来自同盟国的参战者，罗马接受了努米底亚国王送来的500骑马和20头大象。

那么，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是怎样对待罗马提出的请求的呢？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与大多数希腊人的预测相反，马其顿国王不仅答应出口军粮，甚至还要求提供经济援助和兵力支援。

对于国王提出的经济援助，罗马元老院拒绝了。理由与对迦太基及努米底亚一样。至于兵力和军粮，罗马接受了，并说如果能直接送

到已出征希腊的执政官那里，将不胜感激。

有意思的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迦太基以50年为限分期向罗马支付的赔偿金，还剩40年尚未付清。迦太基方面提出，这部分钱已经准备好，可以乘此时机一次付清。元老院竟然一口回绝了。这就充分证明，赔偿金分期付清与其说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因为只要战败方未付清赔偿金，就有希望继续维持和平。

罗马的准备工作可谓周密详尽，却似乎没派上用场。安条克到了希腊，与埃托利亚人会合后，军队的总兵力远远超过罗马军队，却在兵力处于劣势的罗马军面前，很快溃不成军。两军在德摩比勒隘口交战，没用多久，罗马军队就已经胜出了。希腊诸国相信只要人数占优势，必能在战斗中胜出。但是，在西庇阿之后的罗马年轻一代将领们灵活机动的战术面前，他们的军队只剩下失败之路。当罗马人因为汉尼拔而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些人只是在贪图享乐。结果，安条克在仅剩的500名骑兵的保护下，乘船逃回了小亚细亚。

没有人认为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因为安条克虽然打了败仗，却是在本国领土以外的战场上。罗马有必要在亚细亚，也就是安条克的领土内，与安条克展开会战，最终彻底结束这场战争。

这是罗马军队第一次横渡亚细亚。尽管对手输给了自己，但是毕竟这个对手是叙利亚，是希腊诸国中最大也是最强的国家。为此，罗马决定抛出手中最重要的一张王牌。第二年，即公元前190年，罗马把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派到了叙利亚战场。

安条克为了在亚细亚的土地上一雪前耻，正在集结超过8万人的大军，并借此显示作为塞琉古王朝之主拥有最大片领地的气派。罗马事先得到了这一情报。此时的罗马，无论怎样努力，最多只能派出3万人

的军队。万一敌人的总指挥是汉尼拔，对罗马来说，情况将非常不容乐观。因此，他们不得不抛出西庇阿这张王牌。

四年前的公元前194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第二次当选执政官。自从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认为紧急事态已经解除，于是，恢复了从前的体制。同一个人在10年内，不得两次就任执政官。罗马采用的寡头政体，是少数人统治的政体。这种制度的特点是，一方面可以防止权力集中在某个人手中，同时，通过最大限度地使用统治层的少数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在苦战汉尼拔的年代里，罗马不得不对很多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幸运的是，那一切已经成为过去。

元老院不能破例推荐西庇阿再次就任执政官，于是，决定采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经对费边用的方法。费边曾经连任两届执政官，这在罗马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第三年，元老院没有理由让他再次连任，于是推选了费边的儿子就任执政官，费边作为参谋随行。总指挥权事实上由费边掌握。

现在，元老院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既然不能推荐西庇阿，就让他的兄长路奇乌斯就任执政官，西庇阿作为参谋随行好了。但是，路奇乌斯是个非常平庸的人，作为候选人，他几乎没有可能当选执政官。于是，元老院公开宣称，推荐他为候选人是因为要派遣他伟大的弟弟西庇阿随军出征。所以，市民大会同意路奇乌斯担任执政官。该年度的另一位执政官是雷利乌斯，作为西庇阿的左膀右臂，曾经和西庇阿一起，从西班牙一直打到扎马。看得出来，直到这个时期，西庇阿对元老院和市民大会依然有影响力。

这一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已经45岁，作为执政官兄长路奇乌斯的参谋，随军队离开了罗马。军队首先沿阿皮亚大道一路南下，目的地是布林迪西，全军将从这里离开意大利。西庇阿离开罗马的时候，士兵数只有步兵1.3万人，外加骑兵500人。计划到达希腊后，与

前一年在德摩比勒隘口大败安条克的罗马军会合。但是，得知西庇阿多年后再次出征的消息，曾经的部下早已等候在沿途，志愿加入西庇阿的军队。为此，士兵数增加了2000人，此外还有50艘战船。

后世的我们受好莱坞制作的历史影片的影响，一说到罗马军队，往往以为参加军队的只有罗马人，在战场上作战的也只有罗马人。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像罗马人那样，会吸纳其他民族参加自己的军队共同作战。当然，总指挥权掌握在罗马人手中是事实。还有，罗马市民兵一直都是主力也是事实。但是，大多数时候，罗马军队是一支“多国部队”也是事实。在意大利境内，有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及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参加；在非洲有努米底亚人参加；在希腊，因为敌人是马其顿，所以有马其顿以外的希腊人参加等等。

形成“多国部队”的原因之一是，在这一时期，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罗马市民权拥有者，也就是从17岁到60岁的罗马市民的绝对人数非常少，甚至不足30万人。还要减去无产者的人数。因为在罗马，服兵役等于市民的直接税，无须缴纳直接税的无产阶级不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再加上，17岁到45岁的市民虽然是现役市民兵，但是，罗马不能让所有这些人连续数年都在服兵役。罗马必须有效地利用这有限的兵力。

第二个原因是希望通过抗击共同的敌人，使同盟诸国市民从心底里产生与罗马同命运的一体意识。

此外，罗马人也知道，保障治安，建设公路和殖民城市，“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生活水平，也是最好的防御。

因此，与行省相比，罗马人更喜欢同盟关系。因为，行省需要缴纳租税却没有提供兵力的义务，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不需要缴纳租税和年贡，却有义务提供兵力参加作战。现代研究者提到的“稳健的帝国主

义”，既符合这一方针的推动者西庇阿的性格，同时，也符合这一时期罗马的实际需求。

事实上，如果在附近没有同盟者的话，罗马不可能进军东方，与东方大国叙利亚作战。在远征东方，与叙利亚国王作战的时候，除了来自罗马联盟加盟国的士兵，罗马军还有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和帕加马、罗得岛等同盟者。而且，在希腊，马其顿一手担负起了罗马军远征之际的军粮补给。在横渡到亚细亚以后，这一任务由帕加马接了过去。

横渡到希腊以后，西庇阿没有利用军队的威力一意孤行。在与叙利亚国王决战前，他必须避免兵力遭到损失，为此，他展开了外交攻势。扎马战役胜利者的名声在这个时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是对埃托利亚人。埃托利亚人是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作为希腊民族之一的这个部族，在叙利亚国王于德摩比勒隘口被罗马军战败逃回亚细亚后在希腊被彻底孤立起来。但是，他们的居住地是希腊中部一带。罗马军前往亚细亚，只要不走海路，这里是必经之地。西庇阿没有动用武力试图强行突破他们，而是决定把他们笼络过来。

只是埃托利亚人的罪孽实在太深重，当着其他同盟国的面，马上与他签订和约不是明智之举。因此，西庇阿和他们签署了6个月的休战协议，理由是为了展开和谈。他要求埃托利亚方面派代表前往罗马进行谈判。对西庇阿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与意大利之间有一条安全的补给线。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协调与马其顿国王之间的关系。

他派去了属下年轻的武将格拉古作为使节。格拉古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率领奴隶军团勇敢战斗的老格拉古的儿子。西庇阿本人则

在马其顿方面提供军粮和武器的“事务层面”达成共识后，为了表示感谢，专程前往马其顿首都佩拉拜访了国王。

菲利普和西庇阿年龄相仿。他们一个是承认罗马霸权的国家的国王，一个是霸权国家鼎鼎大名的统帅。据说，他们超越了这样的关系，在一起度过了亲密友好的时光。尽管已经人到中年，但是，西庇阿依然不失年轻时豁达、平易近人的特点，连性格并不外向的菲利普也能够向他敞开了心扉。就这样，在横渡亚细亚前，西庇阿首先确保了自己队伍的稳定。

因为中间隔着爱琴海，所以，与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之间的战争始于海战，目的是确保海路通畅。

这年夏季，罗马舰队与罗得的海军会合后，与叙利亚舰队展开了战斗。指挥叙利亚舰队的不是别人，正是汉尼拔。这场海战两军都投入了100艘战船。

不知道是因为汉尼拔不擅长海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叙利亚舰队输了这场战斗。后来，双方又发生了一场海战，结果又是以罗马方面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二次海战中，指挥叙利亚舰队的不是汉尼拔。但是，由于第二次海战的失败，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失去了迄今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爱琴海的制海权。通向亚细亚的道路在罗马军队面前打开了。

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后，西庇阿和罗马全军就要开始南下。这时，叙利亚国王派来的求和使者到了。原来，安条克向黑海沿岸的比提尼亚国王请求支援，遭到拒绝后，失去了仅靠叙利亚一国与罗马作战的决心。这是西庇阿外交策略的一个成果。因为西庇阿事先已经带信给比提尼亚国王，说服他不要追随叙利亚。

叙利亚国王的使者就和谈问题，提出了叙利亚方面的条件：

一、叙利亚放弃对小亚细亚地区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希腊城邦的领有，撤出军队，就像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从希腊撤军一样。

二、赔偿罗马军战争费用的一半。

罗马军举行了作战会议，执政官路奇乌斯担任议长。会议认为这些条件不够充分，于是提出了罗马方面的条件:

一、无论和罗马是否有同盟关系，叙利亚国王全面放弃爱琴海全域和小亚细亚西岸所有希腊系城邦。

二、为了在希腊系城邦和叙利亚领土之间设立中立地带，叙利亚军撤离托罗斯山脉以西的小亚细亚全域。

三、作为战争的挑起者，叙利亚国王全额赔偿战争费用。

对于这些条件，叙利亚国王的使节回答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按照国王的命令，要求与西庇阿单独会谈。因为，躺在病床上的西庇阿没有出席作战会议。

见到西庇阿后，叙利亚使节转达了国王的意思，并说叙利亚将无偿释放之前的海战中被叙利亚俘虏的西庇阿的儿子。希望利用西庇阿的威望，放宽和谈条件，还答应将献上高额谢礼。

对于送回自己年轻的儿子，西庇阿表示感谢。但是，他没有接受谢礼。他说，作为送回儿子的回礼，也作为朋友，他要送给国王几句忠言。他说，与其在战场上解决问题，不如按照罗马方面提出的条件，订立和约，这样对叙利亚国王更有利。然而，安条克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罗马军队于是再次开始南下。叙利亚军开始北上。从小亚细亚西岸的埃菲索斯镇进入内陆的地方是马格尼西亚平原。这里成了两军遭

遇的战场。

原本汉尼拔和西庇阿有可能在马格尼西亚会战中再次相遇，却因为历史上并不少见的阴差阳错，使得这两位名将无缘二度交锋。

西庇阿因病没有参加战斗，汉尼拔被叙利亚国王安条克远远调离了战场，因为安条克没有能力用好汉尼拔，同时因为汉尼拔不容易接受他人的指挥。

但是，从规模上来看，罗马军队在东方的第一场大战符合会战的条件。其时，以马其顿雇佣兵为主力的叙利亚军队，加上从叙利亚全国征集来的士兵，组成了一支6万人的大军。此外，这支队伍还有54头大象。

在另一方面，以罗马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队，除了阿卡亚同盟，还有来自马其顿的希腊士兵，来自帕加马、罗得、努米底亚的骑兵，共3.4万人。此外，还有努米底亚送来的16头大象。

尽管罗马方面的兵力只有叙利亚的二分之一，但是，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罗马。这场会战的两军指挥都是二流战术家，都没有太出彩的战术。罗马军队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将官们的战法灵活机动。罗马将官们熟悉西庇阿的战术，就连只负责指挥2000人的将官也能运用自如，这不能不令人感叹。

这种情形与罗马军队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之间进行会战时的情形一样。当时，因亚历山大大帝而闻名的马其顿重装步兵依然非常强悍，但是，马其顿的重装步兵只有面对正面进攻的敌人时才能发挥出其威力。因为只要他们围成团，就会竖起长长的枪，变成一只巨型的刺猬。从正面进攻，很容易被刺猬刺到。但是，被认为东方最强大的他们，对于来自侧面和背后的进攻就显得软弱无力。以西庇阿为榜样

的罗马年轻指挥官们利用了他们的这一弱点。巨大的刺猬无法用上他们的刺，很快被击破。

叙利亚军队大败，步兵和骑兵的阵亡人数共计达3.3万人，罗马军队的损失不过324人。

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勉强逃到了内陆的萨迪斯。塞琉古王朝尊称大帝的安条克成了没有士兵的国王，彻底失去了提和谈条件的资本。国王派出使节表示愿意无条件投降。这时，西庇阿已经病愈，他对使节说：

> 我们罗马人知道，自己不过是在完成诸神交给我们的任务而已。因此，我们知道，无论诸神交给罗马人的事情结果是好还是不好，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结果好的时候，我们不会狂妄自大，结果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灰心丧气。如果你要了解我们罗马人的性格，最好的证人就是在你们阵营中的汉尼拔。
>
> 罗马军队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亚细亚的时候，正是罗马军队与叙利亚军队面临战斗冲突的时候，双方都表示了和谈的意愿。遗憾的是，叙利亚国王没有接受和谈的条件，这才导致了会战的发生。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现在这个情形。
>
> 双方的关系已经从对等的关系变成了胜者与败者的关系。但是，罗马人依然愿意用之前同样的条件，与叙利亚国王进行和谈。
>
> 第一，罗马把叙利亚看成是同盟国，承认叙利亚的独立和自治，罗马军全部撤离叙利亚，前提是叙利亚军必须全部撤离欧洲。
>
> 第二，在亚细亚，以小亚细亚的托罗斯山脉为界，叙利亚承诺不侵犯西北部。
>
> 第三，作为战争赔偿，向罗马支付1.5万塔兰特。（这里的塔兰特是埃维亚岛的塔兰特，与阿提卡地区的塔兰特相比，只有三分

之二的价值。所以，与迦太基的1万塔兰特的赔偿金差不多同等价值。——作者注）

1.5万塔兰特中，500塔兰特在和约签订之时付清，2500塔兰特在和约内容取得罗马元老院和市民大会同意，和约开始生效后支付。余下的1.2万塔兰特以12年为限，分期付清。

第四，向帕加马支付400塔兰特的赔偿金。

第五，为了确保两国继续维持和平，作为人质，由罗马方面挑选20个叙利亚人的子弟送到罗马。

第六，对罗马来说，叙利亚国王保护下的汉尼拔是个危险人物。因此，把他和埃托利亚的3位首领引渡到罗马。

说完这些条件后，西庇阿又补充道：一旦和约签订，叙利亚就是罗马的同盟国。今后，罗马将为尊重叙利亚国王和王国的安全负起责任。

叙利亚国王安条克接受了所有条件。只是，汉尼拔尚未被引渡到罗马前已经逃亡，最初的目的地是克里特岛。西庇阿知道这件事，但是，他没有派人追捕。

汉尼拔大概觉得漂浮在地中海的岛屿克里特并不安全，不久又亡命投奔了位于黑海沿岸的比提尼亚国王。罗马的势力发展到这里已是6年以后的事了。

始于公元前264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和公元前218年至前202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降伏了西地中海强国的迦太基。公元前197年和前190年又分别成功制伏马其顿和叙利亚这两个东地中海世界的强国。埃及在当时盛况不再，在布匿战争期间已经成为罗马的友邦。

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已经完全属于罗马。首都罗马超越了罗马联盟盟主罗马的首都，变成了“世界的首都”。既然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各王国及城邦一旦有问题，就会派代表前来罗马请愿，要求霸主罗马作裁决。

作为战术家，西庇阿或许不如汉尼拔，但是，作为政治家，我认为他要优秀得多。

请读者朋友回顾一下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中讲到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之间的关系。那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在罗马社会中根深蒂固。保护与被保护是相互的，保护者有时候也会变成被保护者。这就是罗马人非常现实又极其灵活的人际关系。

从公元前201年到前180年前后，西庇阿在元老院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时期，西庇阿推行并实施的对外关系，我想大概就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

保护者当然是已经成为霸权国家的罗马，被保护者是承认罗马霸权、并在罗马霸权下享受独立和自治的同盟国。罗马的责任是保护这些“被保护者”们。

而且，就像罗马人社会中这一关系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是“信义”一样，罗马和同盟各国之间的关系同样既不是榨取，也不是利用，一定是信义。因此，后世的研究者们，特别是对统治的概念非常敏感的英国研究者们，把这一时期罗马的对外政策称做是“稳健的帝国主义”。

但是，这种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也有缺陷，那就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必须想法一致。也就是说，只要出现下列情形，这种关系就无法成立：

保护者说：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自由可能会受到限制，但是，绝对保证秩序和安全。

被保护者反驳：自由，不然，死。

人类从西庇阿时代算起已经过去了2200多年。直到现在，关于这两者想法的对或错尚无定论。

“稳健的帝国主义”在与其想法不同的“被保护者”们发生对立之前，罗马人内部先有了变化。这种变化的表面化的起因是这一方针的首倡者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下台。

审判西庇阿

一个成绩骄人因而位居最高地位的人，很少能避免别人的嫉恨。只是，这种嫉恨不会一开始就以弹劾或中伤的方式表面化。嫉恨往往深藏在心里，等待时机的来临。这种时机往往就在对方暴露出软肋的时候，即便其实质原本无伤大雅。丑闻从来不会侵扰强者。

西庇阿被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长年占据元老院“第一人”的位置。每当出现突发事件时，他总被人们认为是罗马的最重要的一张王牌。他的软肋就是健康状况的恶化。

公元前187年，西庇阿打败叙利亚，回到国内后，遭到了两位护民官的检举。最初，检举的对象不是西庇阿，而是他的兄长路奇乌斯。理由是，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在和约签署当时支付的赔偿金500塔兰特用途不明。因为前面提到过的原因，罗马军队在叙利亚战场的最高司令官，虽然事实上是西庇阿，表面上却是路奇乌斯，西庇阿只是参谋。因此，表面上的责任人路奇乌斯成了被检举的对象。

西庇阿从一开始就知道，被送到被告席上的虽然是兄长路奇乌斯，但是，检举者真正的目标是自己。

对于检举者来说，他们并不在乎500塔兰特的用途如何，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西庇阿赶下台。以公款用途不明作为检举理由，一方面可以让元老院内的西庇阿派不得不沉默，同时，也最容易引起大众的关心。作为赶走政敌的策略，这确实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战术。

正因为如此，更容易激起西庇阿的愤怒。本来他就比常人自尊心更强，再加上健康状况日益下降，使他的忍耐力大大降低。

元老院传讯证人的当天，路奇乌斯拿着军团出纳账簿来到会场，西庇阿和他一起也走进了会场。看到兄长翻着账簿准备解释，西庇阿阻止了他，并在元老院全体议员面前，一把夺过用纸草纸订成的厚厚的账簿，嚓嚓几下就撕了。然后对着坐满元老院会场的人们，开口说：

“现在有人要检举我，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我不认为听信他们起诉的理由是罗马人应有的行为。不要忘记，如果没有西庇阿，检举他的这些人岂止是检举的自由，甚至连肉体之身也许早已不在了。”

战争史学家利德尔哈特评价西庇阿此时的言论和做法，说政治上极不明智，却是人类的本性。

西庇阿作为共和政体罗马的市民，并不要求特别的地位，如王位。因为在征服西班牙的时候，曾经有原住民主动向他献出王位，但是，他拒绝了。他要求的只是希望大家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为祖国作出的贡献，而不是以追究500塔兰特的用途为名，试图赶他下台。

然而，扎马会战已经过去了15年。罗马人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性格没变。人们把他的这番话看做是他傲慢的表现。此时的西庇阿，虽然年仅48岁，却因病痛的折磨，难掩老态。

反西庇阿派乘机掉转方向，不再追究路奇乌斯有关赔偿金用途不明的事情，把检举的目标明确指向了西庇阿。会场内，从传讯证人变成了审判。

元老院会场变成了审判西庇阿的地方。第二天，两位护民官开始揭发被告西庇阿。当然，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两位护民官的背后，有人在操纵事态的发展。他就是一直反对西庇阿的反西庇阿派领袖马尔库斯·加图，即历史上的老加图。

两位护民官轮流发言，弹劾西庇阿。他们从公元前205年，即17年前，在西西里越冬的那个时期开始揭发。

当时，西庇阿作为执政官，正在西西里一心一意地准备远征非洲。有一天，西庇阿得到一个消息，说意大利南部城市之一的洛克里可能要揭竿起义，摆脱占领了卡拉布里亚地区的汉尼拔的控制。于是，西庇阿立刻率领3000名士兵，紧急赶往洛克里，与洛克里城中的反汉尼拔市民里应外合，成功收复了汉尼拔据点之一的港口城市洛克里。

由于执政官西庇阿的任地在西西里，所以，这次行动是他的一次越权行为。在当时，以费边为首，相当一部分人向他提出了质疑。后来，因为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使人们淡忘了他的这一过错。相反，人们盛赞西庇阿是救国英雄。再加上，洛克里事件虽然属于越权行为，但是，收复洛克里毕竟是战略上的一次成功。所以，后来再也没有人提及这件事。然而，经过了17年以后的现在，检举者却旧事重提。护民官继续说:

叙利亚国王无条件释放了西庇阿被俘的儿子，让人很难不认为这件事情背后有什么交易。请问，真的是无条件吗?

还有，安条克有事情总要求直接和西庇阿谈判，从不理会其他人。我们知道，在叙利亚战场，西庇阿的职位不过是参谋。然而，他却撇开总司令官路奇乌斯，也不理会罗马的市民大会才是决定战争或战或和的主体，他的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除了独裁又是什么?

西庇阿自以为是的言行早在西班牙、在高卢、在西西里、在非洲就已经很引人注意了。这次在希腊、在叙利亚，同样表露无遗。

西庇阿有什么理由参加叙利亚战线? 难道不是为了向东方所有王国的国王、所有民众显示，霸权国家罗马的主人就是他，是他一个人在支撑罗马吗? 他参加这次战争，不就是为了向其他国家的人们炫耀，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罗马，事实上不过是他西庇阿的影子吗? 就好像要告诉人们，只要他一开口，罗马元老院就会按他的意思达成决议，只要他一眨眼，罗马市民就要驰骋沙场。

像这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检举，与其说是检举，不如说是弹劾。审判的第一天，在两位护民官的轮番揭发中结束。第二天由被告为自己作辩护。

第二天，两位护民官早早来到会场，在座位上等候被告的到来。在前一天的检举中，西庇阿只是默默地听着，始终没有反驳，这让两位护民官底气十足。这一天，元老院会场挤满了人。人们纷纷赶来，准备听一听西庇阿将如何为自己辩护。但是，西庇阿没有作辩护。

这一天，西庇阿迟到了。他带着一大群朋友和被保护者（支持者）来到会场，挤满会场的人们不由自主地为他们让出了一条路。他沿着这条通道向护民官走去，在护民官的座位前，西庇阿停下脚步，回头环视了一圈会场。会场内一片寂静,人们在静静地等待他开口。病痛还没有伤及他在战场上练出来的洪亮的声音:

两位护民官及罗马各位市民，今天，是我在非洲扎马与汉尼拔和迦太基军队作战，有幸取得胜利的第15个纪念日。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建议让我们忘掉一切争执，大家团结一心，向诸神奉上我们的感恩之心。

现在，我就要出发前往卡匹托尔山，向供奉在那里的、以最高神朱庇特和朱诺女神及密涅瓦女神为代表的诸神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了我和参加那次战役的所有罗马市民为祖国罗马的自由和安全竭尽全力的机会。

各位，如果你们愿意，我诚心邀请各位与我同行。希望各位和我一样对诸神心怀感激之情。因为从我17岁开始到已显老迈的现在，是罗马的各位市民给了我打破常规的机遇，让我有机会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说完，没等人们开口回答，西庇阿就离开了会场。他的身后，不只是他的朋友们和被保护者们。因为所有罗马人终于都想起来了。元老院议员站起了身，旁听的市民们离开了会场，连书记员也放下了铁笔，跟随在西庇阿之后。会场里只剩下两位护民官和加图三个人。

以西庇阿为首的罗马市民们组成的长长的队伍，遮住了从古罗马广场前往卡匹托尔山的平缓的坡路。

历史学家李维写道：这一天，身着托加的西庇阿已经不见昔日的风采。他脑袋秃顶，身体羸弱。但是，市民们对他的敬爱之情，胜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从非洲凯旋时，人们向三十几岁的年轻胜将发出喝彩声，并送上鲜花。李维还说：

“这一天，成了西庇阿灿烂辉煌的最后一天。”

第二天，西庇阿离开了罗马。在利特卢诺的别墅里过起了隐居生活。这座别墅是以前就有的，位于前往那不勒斯途中的沿海地区。他

没有理会元老院的传唤，去接受审判。

审判当天，兄长路奇乌斯代替西庇阿来到元老院，请求元老院因健康的原因允许西庇阿缺席审判。但是，护民官的态度非常强硬：

> 元老院及各位市民，现在，你们亲眼见识了西庇阿的妄自尊大。在他担任总司令官、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你们一直被他看不起。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他仍然蔑视你们。不接受传唤就是无视元老院和市民。正是这无耻的西庇阿，才是共和政体罗马的耻辱。

护民官要求全体议员决定再次传唤西庇阿。还说，如果他不答应，就强行把他带来。

这时，年轻议员格拉古站了出来。人们以为格拉古会声讨西庇阿。格拉古是坎尼会战以后，在罗马苦战的时期，与费边和马尔凯鲁斯共同战斗过的一位将领的儿子，是曾经率领不服别人统率的奴隶军团，艰苦奋战，直至身亡的前执政官的儿子。罗马人中，有很多人认为，抗击汉尼拔的人应该不只是西庇阿一个人。他们常常因为人们把罗马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看做是西庇阿一个人的功劳而心怀不满。格拉古也是其中一人。

然而，格拉古说出来的话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他试图说服元老院议员，没有必要继续追究西庇阿：

> 在诸神的庇护下，西庇阿为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共和国罗马，他登上了最高的地位，深受人们的感激和敬爱。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我们竟然想把他送上被告席。我们竟然想把他押到演讲坛下，强迫他倾听我们对他的弹劾和声讨，甚至想让他接受无心少年的恶骂。

这种事情不仅玷污了他西庇阿的名誉，更是玷污了我们罗马市民的名誉。

格拉古的这一席话打动了元老院议员们的心，他们决定停止弹劾西庇阿。

这一年到公元前183年的4年间，西庇阿就在利特卢诺的别墅里度过，没有再走近罗马一步。此后，成功挤走政敌西庇阿的加图把持了罗马。

西庇阿把自己的女儿科尔涅利娅嫁给了公然为他辩护的年轻的格拉古，生下了两个儿子提比利乌斯和盖乌斯。在我计划的《罗马人的故事3》中，他们将作为主人公正式登场。他们是名将西庇阿的外孙，他们试图从根本上改革罗马社会。

公元前183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在利特卢诺的别墅去世，享年52岁。

巧的是，同一年，汉尼拔也在远离意大利，同时也距离迦太基非常遥远的黑海沿岸国家比提尼亚去世了。原来，罗马军队的一个队长急于立功，向比提尼亚国王提出了引渡汉尼拔的要求。汉尼拔获知这一消息后，喝下了片刻不离身的毒药。就这样，绝世战术家在64岁的那一年走向了死亡。

汉尼拔最好的弟子，同时也是最大的敌人西庇阿，拒绝葬在阿皮亚大道沿线的西庇阿祖祖辈辈的墓地里，原因是墓地在罗马境内。西庇阿留下遗言，直译过来是这样的：

“不知感恩的祖国，你们有何资格拥有我的遗骨。”

就这样，西庇阿和汉尼拔都退出了历史舞台。经历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罗马人，除了身壮如铁，一直活到84岁的加图，已经没有第二个人了。罗马就要进入新的时代。

顺便提一句，西庇阿下台的导火索是用途不明的500塔兰特，直到最后，这些钱的去向也没有弄清楚。好像是兄长路奇乌斯在马格尼西亚会战后，在军团内举行了盛大酒宴，钱就用在此处。但是，证明西庇阿蒙冤，贪污公款的罪名得到平反、西庇阿的冤屈得到澄清是在西庇阿去世两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么，弹劾西庇阿的主谋加图为什么如此执著地要赶西庇阿下台呢？

当时，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作为一个“新人”，是从地方的平民出身成功跻身首都政界的人物。这位年轻人曾经是农民，是当地的大地主、贵族瓦莱里乌斯·弗拉库斯发现了他，并把他推到中央政界的。这位年轻人学识丰富，而且能言善辩。瓦莱里乌斯想利用他与西庇阿所属的科尔涅利乌斯家族争夺主导权。

加图比西庇阿小1岁，在瓦莱里乌斯家族的支持下，顺利开始了他的事业。

公元前205年，当选财务检察官的加图前往西西里，视察正在为远征非洲作准备的西庇阿的营地，提出西庇阿率领的军团用钱太过随便，于是检举了责任人西庇阿。只是，没过多久，西庇阿就去了非洲，取得了扎马战役的胜利，成了救国英雄。为此，加图的检举不了了之。但是，处女作的重要性是为以后所有作品打基础的。这一原理并非只适用于作家，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政治家加图使出的手法是继续弹劾当时的实权者。

即使战场上的战绩辉煌，也难与西庇阿相提并论。更何况，加图的战场只是元老院的会场，他的“战绩”是靠辩论取得的。

加图的演讲技巧无人能及。他不像西庇阿，演讲的对象是奔赴战场的士兵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者，而他的演讲对象是元老院议员以及聚集在市民大会上的市民们。他用来吸引人们倾听他演讲的最好的方法有二：

首先是攻击他人，尤其是有势力的人；其次是迎合罗马人的性格，罗马人喜欢意外和幽默。

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制订了一条法律，即禁止奢华法。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后，取消这一法律的议题提到了日程上。从法律上来说，禁止奢华法这一法律，剥夺的是女人享受的权利。因此，加图反对取消这一法律。他的演讲是这样开始的：

“我不知道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罗马人，上面还有妻子这个霸主。”

会场顿时响起一阵笑声。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位元老院议员在人前与妻子亲昵，遭人检举，说他的行为有损元老院议员的身份。加图赞成这一检举。于是，其他议员问他说：“你和你妻子难道不接吻吗？”对此，加图的回答是这样的：

“当然接吻。但是仅限于打雷的时候，因此我非常喜欢雷鸣。”

场内又是一阵哄笑。不过，话虽如此，结果又是怎样呢？议员们虽然喜欢听加图演讲，因为幽默，很有意思。但是，听归听，投票的时候则另当别论。因为战争已经结束，禁止奢华法的法律最终还是被取消了。因为在人前和妻子亲昵遭到非议的议员，后来还是元老院议

员。加图令人捧腹的演说出乎意料地与投票没有关系。不过，只有两件事情上他没有用他的幽默，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一是成功挤走西庇阿；二是迦太基灭亡成为现实。

西庇阿精通希腊语，有很高的希腊文化教养，非常人所能及。他对希腊的热爱众所周知。但是，加图讨厌希腊，而且，他对希腊的厌恶与西庇阿对希腊的热爱同样出名。

他憎恨希腊文化流入罗马，认为这样有损罗马人原有的质朴刚毅。但是，在古罗马广场建起的第一座希腊式会堂，是他担任财务官时提议的。既然希腊的建筑式样好，当然可以引进。但是，希腊文明的精神再好，也要拒绝。这就是加图的想法。这就好像日本精神与西方文化不能融为一体一样。他极力提倡，罗马人不需要希腊哲学、美术和诗文。移居大国罗马的希腊人，除了希腊语教师，应该禁止其在其他领域渗透。

但是，他的强烈主张只是逆时代潮流而已。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出身非洲的奴隶，曾经有学识的人聚在一起、非常引人注目的西庇阿圈子，对罗马下一代的影响非常大。尽管加图成功赶走了西庇阿，却未能成功逆转时代的潮流。

我认为这个男人是反西庇阿阵营中唯一坚定的一个人。因为只有他，是真心担心西庇阿身上表现出来的罗马新思潮。

首先，他坚信以西庇阿为代表的人们倾心于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将来有害。

其次，他相信始于西庇阿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会给罗马共和政体带来害处。

在废除王政，由少数统治者决议的寡头政体下，个人主义抬头会导致王政的抬头，是极其危险的。即使西庇阿本人没有这种想法，但是，他的存在本身就隐藏着这种危险。对加图来说，本来很可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终结一生。但是，既然现在有了机会，他自然更看重罗马的共和制度，希望罗马一直维持这种制度。历史上，有很多局外人热衷于维护旧的体制，加图是其中一例。他从心底里相信，罗马共和政体的有效性，因为该政体的基础是元老院不足300人的精英商议的制度，他相信为了维护这一政体，毁灭偶像是神授予自己的天命。

加图反对西庇阿的第三个理由是瓦莱里乌斯家族反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西庇阿影响下的元老院的对外政策，也就是反对西庇阿实施的“稳健的帝国主义”。瓦莱里乌斯家族是加图的后台，他们试图利用他的能言善辩，击败西庇阿家族。

通过与迦太基、马其顿及叙利亚之间的和谈，我们可以看出，“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是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的：

第一，战败国承认罗马霸权，成为罗马的同盟国。因此，没有罗马的许可，不得发动对外战争。

第二，战败国的军备力量控制在自卫的水平上。

第三，罗马承认战败国的国内自治，因此，战败国国民不承担向罗马缴纳租税的义务。

根据这些内容，战败国不失为独立的国家，不是罗马的行省。所以，罗马在签订和约的同时，从这些国家撤军。

但是，西庇阿并非对所有战败国都采用“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即使在西庇阿的威望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时期，罗马采用这一路线的也只有迦太基以及包括马其顿在内的希腊和叙利亚而已。

像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因为帮助过汉尼拔，所以，罗马对他们实施的就不是“稳健的帝国主义”。还有在迦太基势力被逐出后的西班牙，罗马也没有采用“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屈服于罗马的武力后，高卢人和西班牙人都没有得到独立的同盟者的待遇。他们成了罗马的行省，受罗马派遣的总督统治，有义务每年向罗马缴纳相当于一成收益的租税。相应的，罗马负责以铺设公路网为首的“完善基础设施”和防御，也就是所谓的“罗马化”。

那么，在地中海西部和东部，罗马人对失败者的待遇为什么会不同呢?

研究者们说，高卢人和西班牙原住民是蛮族，所以，罗马人要对他们不客气。迦太基以及包括马其顿在内的希腊、叙利亚人在当时比罗马人的文明程度高。所以，罗马对这些文明下的众生非常宽容。

也许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从希腊人占多数的西西里变成行省的过程以及后来的罗马史进程来看，我认为理由不仅于此。

当时，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和西班牙原住民部族众多，始终没有统一起来。同时，作为文明的民族，生活在西西里的希腊人城邦林立，相互间不断抗争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状态下，罗马很难确定谈判对象。

没有明确的谈判对象，外交关系就无从建立。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周边，高卢民族没有统一的一个国家。西班牙在殖民者迦太基人离开后，各部族也没有统一。如果罗马打算放弃这些地方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想把它们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我想办法也就一个，那就是行省化，即“严厉的帝国主义”。这才是这个时期，受西庇阿影响的罗马元老院在地中海东部和西部采用不同路线的主要原因。

稳健的帝国主义因为不驻扎军队，所以，只要对方心有不甘，就有失败的危险。可以认为，加图与西庇阿唱反调的真正原因是一旦这一路线失败，罗马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加图没有忘记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与迦太基签署了条件优厚的和约，结果，仅仅过了20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汉尼拔攻入意大利的那一年，加图16岁。

同年代的西庇阿，因为迦太基人失去了父亲和叔父，岳父也死在迦太基人的手中。但是，他的性格不允许他沉湎于过去，他只会一往直前。相反，加图总是沉湎于过去，以此来纠正当下自己的行为。

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两个人的对立，我认为都是宿命的。

与加图相比，我更喜欢西庇阿。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西庇阿死后仅仅4年，加图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公元前179年，承认罗马霸权，并接受罗马“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死了，继承王位的是他的长子珀尔修斯。在任何事情上，他都是坚定的反罗马者。

马其顿开始加强军事力量。消息从东方传来，罗马立刻绷紧了神经。令人担心的是，马其顿新国王珀尔修斯不仅自己着手增强军事力量，还开始煽动希腊各城邦举旗反对罗马。战争风云再次遮住了希腊的上空。



第八章
马其顿衰亡

（前179—前167）

假如，不，几乎可以确切地说，从输给罗马的公元前197年到前179年去世的18年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心中，始终纠结于下面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具备对现实很强的洞察力，因而他认识到，马其顿王国只有在新兴国家罗马的霸权之下才能继续生存；另一方面，在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抗拒这一现实。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下属分割了帝国，建立各自的王朝，已经过去了120年。但是，在希腊的这些王国的眼中，世界只有自己生活其中的东地中海世界。对他们来说，地中海的西方算不上是世界。虽然，西地中海也有强国迦太基，但是，与西方相比，他们和马其顿、叙利亚、埃及等东方诸国的关系更加密切。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发生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希腊诸国完全有可能乘机抓住这两个国家激战正酣的有利时机，却没有采取任何举动。当罗马因坎尼会战失利、国家危机四起的时候，只有马其顿向汉尼拔提出了共同作战的要求。那也是因为马其顿在围绕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地区与罗马有直接接触的唯一国家。布匿战争的40年间，是消灭新兴罗马的最佳时机，但是，大国叙利亚和埃及都无条件接受了罗马要求保持中立的请求。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眼睛还没有看到地中海的西方。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只是在相互不断联姻或战争中度过了120年。当他们醒悟的时候，罗马已经站在了他们的背后。

120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所以，无论是希腊各城邦还是希腊各国，面对罗马，都没有可能结成统一战线。

公元前197年，马其顿军队败于罗马军队。当时，马其顿以外的希腊人和位于希腊诸国中间位置的帕加马加入了罗马军队。叙利亚保持中立。

公元前190年，叙利亚军队败于罗马军队。此时，埃托利亚和斯巴达以外的希腊人以及马其顿王国加入了罗马军队。帕加马和罗得也追随罗马，打击附近的敌人叙利亚。埃及与罗马有同盟关系，苦恼于叙利亚一次次的进犯。因此，在当时，埃及人大概是怀着相当不错的心情坐视叙利亚国王的失败吧。同时代的希腊人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经这样写道：

> 希腊民族不应继续希腊人之间的争斗，我们希腊人应该团结起来，时刻关注发生在地中海西方的战争。
>
> 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岂止是局部战争，应该说是大规模的全面战争，是生活在希腊世界的希腊人业已习惯的争斗无法相提并论的。罗马在战争中打败迦太基，一跃成为军事大国，其军队好比高效、精巧的战争机器。可以想象，这个战争机器迟早会进入地中海的东方。
>
> 我们希腊人相互抗争，只是为了得到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权。其结果，希腊民族失去了这一决定权，没有一个人拥有这一权力。

有权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意味着独立与自主。或许，和波利比乌斯同时代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对现实的认识也基于这一点吧。

40岁的那一年被罗马打败后，他不得不在承认罗马霸权的基础上，与罗马缔结同盟关系。在其后的18年里，他从来没有揭竿而起反对罗马，哪怕连一次也没有。我想这应该归因于他的谨慎吧。因为这样，他可以避免最终失去对事物的决定权。

波利比乌斯和菲利普是同时代的希腊人。但是，波利比乌斯不过是阿卡亚同盟的加盟城邦之一、阿卡迪亚的一个有势力者而已。与他不同，菲利普是希腊世界的强国之一、马其顿王国的国王。身为王者，他一定心怀自豪，因此，不得不根据对现实的认识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他一定心有不甘。从40岁臣服于罗马的那一年直到去世的18年间，他的内心始终很复杂。这应该就是原因。

菲利普非常喜欢次子迪米特里厄斯的才能和性格，而且，迪米特里厄斯又是正室夫人所生。所以，对于自己死后，是否让妾生的长子珀尔修斯继承王位表现出相当犹豫。

迪米特里厄斯作为人质，曾经在罗马生活很久。因为罗马人心目中的人质实际上相当于全额奖学金的留学生，所以在罗马，他住在有势力的人家里，接受教育。这位年轻的王子回到国内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罗马者。看到儿子这个样子，父亲的内心非常复杂。长子珀尔修斯因为是妾生的，所以对自己能否继承王位一直心存不安。于是，他决定利用菲利普的这一矛盾心理。

珀尔修斯在父王的耳边吹风说，迪米特里厄斯准备和罗马秘密订立条约，把马其顿出卖给罗马。国王虽然心存几份疑惑，但还是听信了他的话。年轻的王子被认定是叛国者，被判死刑，饮毒而亡，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得到。

不久，迪米特里厄斯的叛国罪得到昭雪，但是，已经于事无补。马其顿国王菲利普非常后悔杀了自己最喜爱的儿子，身心备受折磨，于58岁那年，离开了人世。

珀尔修斯继承了王位。他从父亲菲利普身上继承了作为马其顿国王的自豪感，但是，没有继承对现实的洞察力。他是典型的希腊式君主，娶了叙利亚国王安条克的女儿为妃，又把妹妹嫁给了比提尼亚国王。在珀尔修斯的统治下，马其顿王国公然着手增强军备力量。对罗

马说是为了防止北部的凯尔特人入侵。对此，这虽然引起了罗马的警觉，却选择了静观其变。然而，不到五年的时间，马其顿王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增强，让人很难相信只是单纯为了抵御北方蛮族的入侵。

军备力量增强后，马其顿把矛头直指东方国境线接壤的帕加马王国。帕加马火速派出使者向罗马求援。罗马决定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此事。名为视察团的特使一次又一次地前往马其顿与珀尔修斯交涉，就像海浪一波推一波似的。但是，珀尔修斯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明确的答复。其间，帕加马国王的弟弟为了阻止马其顿的侵略行为，直接到访罗马，请求罗马军事援助。珀尔修斯则开始策动希腊诸城邦的不满分子。

罗马已经看出战争将不可避免，决定对马其顿采取行动。首先向希腊及亚细亚各国派去使节。在希腊，西部的伊利里亚地区、中部的埃托利亚各同盟城邦以及雅典和阿卡亚同盟各加盟城邦都表示站在罗马一边。帕加马王国和罗得，甚至珀尔修斯王妃的娘家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也答应站在罗马的一边。对于在希腊的第二次军事介入，罗马的态度慎而又慎。

珀尔修斯的妹夫比提尼亚国王也表明立场，保持中立。珀尔修斯彻底孤立了。但是，马其顿是一个矿藏丰富、农业发达的国家。作为马其顿军队主力的重装步兵名声在外，再加上从东方全域招募来的雇佣兵，马其顿的战斗力也达到近5万人。

罗马还是采用多国部队的形式。所有战斗力加起来只有3万人出头。不是罗马没有能力输送更多的兵力，而是不想过分大张旗鼓。因为马其顿王国并非直接攻打罗马，而且，公元前171年的这次军事介入与公元前197年的第一次军事介入不同。当时，因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马其顿与汉尼拔结成了统一战线，企图从背后捅罗马一刀，所以，罗马有心要给马其顿“扎针”。

不知道是不是罗马人思想的反映，公元前171年，登陆希腊的罗马军在战斗中的表现非常消极，总让人感觉像是在窥视对方的态度。第二年的情形也一样，始终限于对峙和消极的小规模战斗。由于罗马送来的执政官一年一换，这让珀尔修斯认为罗马方面没有展开大规模作战的想法，因而气焰更加嚣张。在与罗马军队的交战中，珀尔修斯甚至杀死了4000名罗马士兵。

至此，借用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描述，希腊人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 面对绝对优势的擂主，众人一致认为绝无可能取胜的挑战者，竟然出乎人们的意料，勇敢出击。看到这一情形，观众转身开始狂热地支持挑战者，痛骂擂主。

希腊诸城邦开始看好马其顿。波利比乌斯担任过骑士团团长的阿卡亚同盟，事先答应过罗马加入罗马军队参加对珀尔修斯的战斗。然而，看到交战双方力量出现变化，开始消极对待罗马的请求，迟迟不肯出兵。其他希腊人好像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反对马其顿的，开始冷眼观看罗马军队。

出现这样的情形，罗马知道自己不能再等闲视之。然而，公元前170年和第二年的公元前169年，罗马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

罗马有一个规定，率领两个军团以上的军队指挥官是执政官。在平时，这一原则被严格遵守。执政官在一年一度举行的市民大会上选举产生。辅佐最高司令官即执政官手下的上级指挥官，在共和政体罗马，同样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这样一来，很难保证每次都能选出合适的人选。而且这个时期，罗马普通市民的心中，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派遣军队前往希腊。

但是，元老院知道希腊的状况已经非常危险，议员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尽早解决。于是，决定推荐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为公元前168年度的执政官候选人。

这一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62岁。迄今为止，他在希腊、叙利亚、西班牙积累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取得过辉煌的战绩。他是坎尼会战时的执政官、在会战中阵亡的老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儿子。姐姐嫁给了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所以，他又是名将西庇阿的妻弟。

埃米利乌斯家族和科尔涅利乌斯家族都是罗马名门望族，实力不相上下。在爱好希腊文化方面，埃米利乌斯同样不亚于西庇阿。他为两个儿子请的家庭教师，除了希腊语教师，连雕刻家都是希腊人。只是，埃米利乌斯虽然是名门望族，经济却不富裕。所以，为了儿子们的将来，他把两个儿子都送到别人家做养子。一个在费边家，另一个是名将西庇阿的儿子的养子。

在西庇阿家做养子的这个儿子，是第三次布匿战争中促使迦太基灭亡的罗马军总司令官。这个儿子的名字中，有两个名门望族的姓，叫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在名将西庇阿之后，继承“西庇阿圈子”的也是这位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西庇阿圈子”是罗马希腊文化爱好者的中心沙龙，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经是这里的常客。

公元前168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知道自己当选执政官，作为罗马军总司令官将前往对阵珀尔修斯的战场时，在市民大会上提了个要求：

“大家选我一定是因为罗马需要将军对阵珀尔修斯。既然这样，我希望，除了战略战术，请各位把直属军官的人选权也交给我。”

这个要求不合常规，但是，市民大会同意了。于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挑选了能完全领会自己意图的男人们担任副官。其中，有在费

边家做养子的大儿子、在西庇阿家做养子的小儿子、女儿的丈夫（加图的儿子）以及名将西庇阿的女婿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对罗马人来说，“士官学校”就是实战的战场。

这位时年62岁的将军受命解决希腊事态，首先从收集详尽的情报开始入手。在离开罗马前，对于希腊全域的地势、气候、希腊诸城邦的动向、民心变化等等有关希腊的所有情报，他都已经了然于心。

他知道了率领马其顿军队的珀尔修斯还很年轻，只有三十几岁，是典型的希腊美男子。他知道了许多希腊人把他看做亚历山大大帝再世。他也知道了这三年来，由于他在与罗马军队的战斗中英勇善战，希腊人的心正在不断向他倾斜。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认为，必须尽早给这个珀尔修斯以漂亮的一击。因为军事介入的时间拖得越久，对介入一方就越不利。

公元前168年6月，埃米利乌斯率领增补的军团离开布林迪西港，经由科孚岛，在希腊西岸登陆。登陆后的埃米利乌斯，一路横穿希腊中部，直指马其顿。这是一次急行军。对罗马军队来说，这样的急行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罗马军队需要在敌人进入马其顿山岳地带前，截住他们。罗马执政官登陆希腊的消息尚未传到珀尔修斯的耳朵里，埃米利乌斯和他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了珀尔修斯正在宿营的皮得纳平原。

对阵的两军兵力分别是马其顿方面4.4万人，罗马方面加上以前派到希腊的军队，仅有3万人。得知自己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珀尔修斯毫不犹豫地决定与罗马军队进行会战。

会战的前夜，发生了月食。埃米利乌斯年轻时担任过占卜官，他对这一现象非常了解。所以，事先告诉全军，傍晚6点左右到夜里9点，月亮会被吃掉，是正常的现象，无须担心。但是，马其顿军队没

有这样的人才，看到月亮被吃掉，所有人大惊失色，认为这是凶兆。会战尚未开始，士兵的士气已经一落千丈。

第二天一早，会战在皮得纳平原展开。从两军投入的兵力规模来看，结果让人难以置信。开战仅一个小时，胜负已经决出。原因是：一方面，看到月食的马其顿军队以为凶兆临头，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消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埃米利乌斯有得力的下属军官，他们对统帅的意图心领神会，使埃米利乌斯有机发挥各部队作用的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包围、粉碎并彻底消灭了正面进攻的马其顿军队。

公元前168年，埃米利乌斯对珀尔修斯采用的战术与公元前197年，弗拉米尼对菲利普采用的战术相同，都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战术，同时也是汉尼拔使用过的战术。追根溯源，还是菲利普和珀尔修斯敬仰的伟大的祖先亚历山大大帝始创的战术。

这是希腊诸国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一个例证。他们与其说是输给了敌人，不如说是输给了自己。

皮得纳会战的结果是，投入4.4万兵力的马其顿军队战死者达2.5万人，被俘6000人。相反，罗马军队的战死者人数不足100人。正像同时代的波利比乌斯写的那样，汉尼拔以后的罗马军队是高效而精巧的战争武器。

败将珀尔修斯逃回自己国家的首都佩拉城下。看到他回来，居民们关上了城门，无论如何也不肯打开。不得已，马其顿国王逃到了萨莫色雷斯岛。在这里，他同样遭到了背叛，被追踪而至的罗马士兵抓获。马其顿最后的国王被送到罗马，成为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凯旋仪式上的一个点缀，后来与家人一起在意大利的小镇阿鲁巴度过了余生。这是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度过隐居生活的地方。对于希腊三大王国

之一的马其顿，罗马终于下了决心要消灭它。罗马的“帝国主义”开始一步步成熟起来。

这个时候，罗马还没有想过把希腊变成直辖统治的行省。为了起到警示的作用，只在支持马其顿军的70多个城镇实施抢掠，逼使部分居民为奴。包括波利比乌斯在内的1000位希腊高官，作为危险人物被送到罗马，安置在罗马有势力的人家里，过起了人质生活。波利比乌斯住进了埃米利乌斯的家里。

马其顿灭亡了。但是灭亡的只是王朝，王国的领土分裂成四个国家，以联邦的形式继续存在。罗马承认他们自治，并允许他们拥有自卫力量。只是要求他们把从前向国王缴纳的租税中的一半缴给罗马，另一半留做四个自治国的国内经费。来自矿山的收益同样要向罗马缴纳二分之一，马其顿人留下另二分之一。因为马其顿王朝不服罗马的霸权统治，所以罗马消灭了它，但是，尊重马其顿人自治。

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因人而异。罗马对马其顿的处置足够宽容，但是，在马其顿人看来，罗马人给予他们的权利毫无用处。

与其他希腊人不同，马其顿人没有城邦国家的概念。他们只知道国王统治，却不懂市民自治。

但是，罗马希望尽早结束这次军事介入的行动。在重新确认了马其顿以外的希腊诸城邦的自治权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全军撤离了希腊。除了因为关系到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在阿波罗尼亚设立了军事基地以外，没有一个地方设立军事基地。

此后的20年里，希腊社会大体还算稳定。他们承认罗马霸权，享受自由和独立。

罗马在希腊没有铺设罗马式的公路，不是因为希腊已经有了高速公路式的公路，而是罗马认为希腊无须公路，以方便军团的移动。也就是说，罗马在当时没有想过要对希腊再次实施军事介入。

然而，迫使罗马人考虑这个问题的正是希腊人自己，就像波利比乌斯所承认的一样。



第九章
迦太基衰亡

（前149—前146）

有人习惯站在后世的角度去看世界。这样的人常犯的错误是他们认为每个历史现象自始至终都是按部就班向前发展的，也就是必然的趋势。

但是，真正的历史现象不是按部就班向前发展的，它是在不断重复错误、因彷徨而停滞，或者是因偶然而改变方向的过程中出现的结果，在后世看来，好像是必然。

本来只打算给一个教训，却导致了一个王国灭亡。这一事例已在有关马其顿灭亡的章节中讲过。只是，马其顿王国的灭亡是他们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不值得人们同情。但是，说到迦太基人，那还真是可怜。因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败给罗马以后的50年间，迦太基人在罗马霸权下，老老实实地过着平和的生活。

只能说，迦太基灭亡是一连串不幸的偶然导致的结果。

罗马人叫做“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迦太基没有变成行省，依然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国家。只是，降到二等国家的行列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只能拥有极少的军事力量，只够对付弱小国家。没有罗马的准许，不能行使与他国的交战权。

失去了西班牙、西西里和撒丁等所有海外领土后，迦太基只能把经济基础放在发展本国非洲的农庄经营上。矿山经营等已是昔日的梦想，发展工业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在这一点上，罗马在意大利境内有托斯卡纳地区，意大利之外有西班牙，现在又得到了马其顿的矿山，优势非常明显。

迦太基作为通商国家，昔日的盛况不再。由于农庄收获成了主要的产物，所以，可交易的物资也受到极大限制。而且还有罗马的同盟国，位于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的希腊人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

但是，迦太基人经营农庄的经验非常丰富，农庄生产力极高。甚至还出版了有关农庄经营的书，罗马人把它翻译成了拉丁语。在古代，北非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耕地辽阔肥沃，非常适宜农庄经营。加上迦太基人善于耕作，生产力高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相信导致迦太基灭亡的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罗马妒忌迦太基的经济实力。

的确，迦太基在“汉尼拔战争”失败后，经济很快振作起来。但是，如果只比较经济实力，在战后已经过去50年的这个时期，迦太基还谈不上是一个富可敌罗马的经济大国。

加图力主消灭迦太基，其中有一个插曲非常有名。说的是，加图从迦太基带回非常漂亮的迦太基产无花果，拿到元老院展示给大家看，说能生产如此丰饶果实的敌人就在相距三日海路的地方。加图是一个巧舌如簧、非常具有煽动性的人。他不过提出了最容易说服人们的事实，以此打动人们的视觉。

经济获得重生的迦太基，其经济实力还不至于引起罗马的担心。但是，迦太基毕竟有过引发“汉尼拔战争”的“前科”。

一个国家有了经济实力，招募雇佣兵不是难事。谁又敢断言迦太基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汉尼拔”呢？

在讲述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和加图这两个人的时候，已经说过拘泥于过去导致心灵无法自由的人和超越过去的人之间的不同。此时，西庇阿早已离世，加图依然健在，尽管已经80岁高龄。

加图反迦太基的态度异常执著。无论谈论什么事情，最后，他总是不忘加上这样一句话：

“但是，我认为迦太基应该被消灭。”

在决定罗马国政的元老院中，不是所有议员都赞同加图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加图才需要反复重申上面的这句话。在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下台并去世以后，元老院内依然有不少人认同西庇阿生前推行的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其代表是西庇阿的女婿西庇阿·纳西卡。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政界，他都是一等一的人物。为了表示反对老加图的论点，在所有发言中，他总是用这样一句话作结尾：

“但是，我认为迦太基应该继续存在。”

然而，打破罗马这一微妙平衡关系的一击竟来自迦太基。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成为罗马的“clients”，即被保护者，却深受同为罗马的“clients”——努米底亚王国势力扩张所扰。

作为同盟国，迦太基和努米底亚的立场是相同的，他们都承认罗马的霸权。按理说，罗马人对这两个国家应该一视同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然，这也无可非议。因为，努米底亚原国王马西尼萨曾经协助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为扎马战役中打败汉尼拔立下过汗马功劳。

还有，在希腊战线和叙利亚战线的罗马军队中，也有努米底亚士兵的身影。迦太基尽管也向罗马提供了支援，却仅限于提供小麦而已。而且，罗马还不接受无偿支援，一定要支付粮款。曾经有一次，迦太基使节在罗马元老院说过这样的话。他说：

“我们迦太基人和你们罗马人一起打败了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和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三个国王。”

听了这话，元老院内差一点响起一片嘲笑声，甚至在会场的一角传来了奚落声：

“血都没流一滴，敢在这里胡说！”

所以，尽管都是罗马霸权下的“clients”，努米底亚和迦太基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

当时，努米底亚王国已经一跃成为强国，写过地中海世界历史地理的斯特拉波说：“在国王马西尼萨的统治下，从游牧民族一变成为农耕民族。”因此，迦太基人担心努米底亚，已经不是纯粹强加给自己的一种念头，而是现实。

为了抵御努米底亚势力的渗透，迦太基决定招募雇佣兵。很快，6万雇佣兵来到了迦太基。

当然，罗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迦太基的这一动向，马上派出以加图为首的调查团。迦太基向调查团控诉了努米底亚的侵略主义。但是，有加图在，迦太基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罗马方面很清楚这一点，于是，第二年向迦太基派去了以西庇阿·纳西卡为首的调查团。

西庇阿·纳西卡成功让努米底亚军队退回到努米底亚境内。于是，很多人相信迦太基的危机已经过去。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就是其中一人，他甚至准备回自己的祖国希腊，并已经走在了前往布林迪西的路上。

迦太基人尽管在经济方面很有才能，在政治上却极为幼稚。他们认为西庇阿·纳西卡采取的妥协策略证明了罗马的软弱。此时，国内有雇佣兵6万。在迦太基政府的授意下，雇佣兵突破努米底亚国境线，直逼王国首都90公里处。

获悉这一消息，罗马元老院被激怒了。汉尼拔战争结束后签署的和约中明文规定，没有罗马的许可，迦太基不得对他国行使交战权。攻打努米底亚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条约的规定。

以加图为首的反迦太基强硬派的话语权大大增强。以西庇阿·纳西卡为首的稳健派不得不沉默。罗马决定立即编组四个军团派往迦太基。

迦太基政府马上领会了罗马的意图。再加上攻入努米底亚境内的迦太基雇佣兵遭到努米底亚军队的迎头痛击，吃了败仗。因为轻率，无谓地违反条约的规定，迦太基政府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紧急向罗马派出使者，许诺立即遣散雇佣兵，处死指挥官，努力平复罗马元老院的愤怒。元老院相信了他们的话，暂停派遣军团，改派调查团。

调查团的任务是现场监督迦太基是否履行了承诺。然而，迦太基政府再次犯了迷糊。他们没有痛痛快快地履行承诺，而是在罗马调查团到来后，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履行约定。调查团送回的报告使元老院对迦太基产生了信任危机。

首都迦太基没有意识到眼前这种状态的危险性，反而是迦太基第二大城市乌蒂卡为首的迦太基国内其他城市的居民们感觉到了危机。他们向罗马派去代表，声明一旦罗马和迦太基再次发生战争，自己将站在罗马一边。

得到这样的声明，罗马元老院成了反迦太基强硬派一枝独秀的舞台。公元前149年，元老院决定两位执政官的任地都在非洲。这无异于提出宣战。

迦太基大吃一惊，紧急向罗马派去五位特使，极力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是，罗马元老院只是告诉这五位特使，说执政官已经离开罗马。罗马向迦太基宣战的理由是没有罗马的允许，迦太基擅自对罗马

的同盟国努米底亚采取了敌对行为。对此，五位特使拼命解释，说迦太基愿意无条件全面投降，并提出，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将送来300名人质。元老院接受了，马上派人向已经前往非洲的两位执政官带去指令，授予他们全权与迦太基交涉。

五位特使回国后，这次迦太基政府没有再挤牙膏，马上把300名人质送到了科尔涅利乌斯营地。此时，执政官们已经登陆非洲，来到半个世纪前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作为攻打迦太基的基地建造的科尔涅利乌斯营地。执政官把这300名人质送到了西西里，然后，向迦太基政府提出了罗马方面的要求，以避免战争的爆发。

他们要求迦太基交出所有攻城器械和武器。这意味着彻底解除迦太基的武装。迦太基接受了。2000件石弓器加上20万套盔甲送到了科尔涅利乌斯营地。对此，两位执政官表示满意。他们还向迦太基政府建议，派遣由30个有权势的市民组成代表团前往罗马，听从元老院的发落。迦太基政府照做了。

然而，迦太基的运气实在太差，就在同一个时期，希腊发生了一件大事，让罗马的态度变得非常强硬。

在以马其顿为中心的希腊，先王珀尔修斯有一个庶子，叫菲利普。希腊人心中有反罗马的情结。这一时期，菲利普成了这些希腊人的核心。事实上，珀尔修斯的庶子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自由和独立的意识仍然非常强，但是，他们为实现并维持独立和自由的政治能力早已随伯里克利的去世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对政治毫不关心。柏拉图曾经感受过的绝望越来越成为现实。不断向反罗马的菲利普倾斜的希腊人，即使在正式场合，也会无所顾忌地说:

“我们欢迎罗马人以朋友的身份到希腊来，而不是以主人的身份来希腊。”

这话赢得满堂喝彩，是因为他们听说罗马进军非洲了。在他们看来，现在罗马的注意力放在迦太基，是推翻罗马霸权的绝好机会。希腊人波利比乌斯也这样写道：“希腊人利用了这个机会。”

与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和弗拉米尼时代相比，罗马人对希腊人的看法早已不同。在这半个世纪里，对于伯里克利时代盛极一时的希腊文明，罗马依然尊敬有加。但是，对现在即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他们充满了不屑。

和伯里克利时代一样，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一有情况，就会高喊自由和独立。这一点没有变。但是，在实现自由和独立的行动上，此时的希腊人只会仰仗其他国家或利用其他国家的危机。

这就是罗马人蔑视希腊民族的原因。尽管他们是那么地热爱希腊人创造的美术品和建筑，尽管他们是那么地努力学习希腊文学和历史，尽管他们从不要求希腊人学习拉丁语，宁愿自己学习希腊语。但是，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早已与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不一样了。他们失去了创造力，再也拿不出超越新时代的、有震撼力的作品。

公元前148年，罗马决定派遣军团对希腊实施第三次军事干预。自从战胜汉尼拔以来，罗马在战场上几乎百战百胜，对于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信心十足。失去了政治头脑的希腊人刺激了罗马。

就在罗马为希腊人的动向焦头烂额的时候，迦太基代表来到了罗马。只能说他们实在太不走运。因为，与此前相比，焦虑的罗马人再也没有精力反对加图执著而强硬的反迦太基路线。

宽厚对待其他民族却常常出现相反的结果。为此，罗马统治者们深受打击，开始考虑应该改变从前的做法。再加上对军事力量充满自信，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罗马向迦太基提出了非常强硬的最后通牒。

迦太基代表来到罗马，请求罗马元老院指示。他们表示，只要能避免与罗马之间发生战争，做什么事情都愿意。然而，对于迦太基的这30位代表，罗马元老院却提出了最后通牒。具体要求是：

拆毁首都迦太基，全体居民迁至距离海岸线10罗马里（约合15公里）的内陆地区。

代表中有一人表示异议，说："这无异于置迦太基于死地。"但是，元老院坚持不改初衷。不得已，30名代表只好接受了这一条件。在回国的途中，有几个人选择了逃亡。

事到如今，包括波利比乌斯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第三次布匿战争不会再爆发。波利比乌斯在布林迪西登船准备回希腊。

这时，好朋友西庇阿·埃米利乌斯紧急派来的信使赶到了波利比乌斯身边。波利比乌斯下船和信使一起，再一次走在阿皮亚大道上，赶往西庇阿·埃米利乌斯正在作出征准备的奥斯提亚港。

代表们带着罗马苛刻的要求回到国内后，迦太基民众认为这一切都是缘于统治阶层的无能。他们奋起反抗罗马。统治阶层的软弱一次次地激起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带着罗马的要求回到国内的代表遭到民众的唾骂，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被狂怒的民众打死。

首都迦太基变成了武器制造厂。为了准备守城，迦太基人一方面从近郊大量调集粮食，同时召回被放逐的反罗马强硬派和他们带领的雇佣兵。女人们剪下头发，用来做石弓器的绳子。贫富差别不见了。以参加首都保卫战为条件，解放了犯人和奴隶。有人预见到船只终将沉没，事先逃了出去，为此，迦太基的人口比往常少了许多。但是，据说还有6万人留在了首都迦太基。其中，将要参加守城战的兵力也有2万人。

就这样，罗马和迦太基迎来了最后的时刻。

那么，这“最后的时刻”是否真的不可避免呢？直到现在，我依然对此心存疑问。尽管罗马元老院给来自迦太基的30位特使下的最后通牒是拆毁首都迦太基，所有居民迁至距离海岸线10罗马里的内陆地区。但是，认为最后通牒的要求过于苛刻的只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古代历史学家们并没有这样认为。

经过中世，李维的《罗马史》中已经不见了有关这个时代的篇章，我们不清楚他是如何评价这最后通牒的。至少《历史》的作者，同时代的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提出的最后通牒不是违背道德的行为。还有，有幸参考古代所有史料的狄奥多罗斯和阿庇安对于罗马提出的最后通牒，只评价说强硬，没有说苛刻。也许，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们只是囫囵吞枣地理解了迦太基特使中的一人，在接到最后通牒时说的一句话——“这无异于置迦太基于死地。”——吧。

罗马元老院逼迦太基政府二选一：要么让首都迦太基所有居民离开首都，移居到内陆建设新城市；要么战争。元老院没有指定建设新城市的地点，只要求距离海岸线10罗马里的内陆地区。至于在距离海边10罗马里的哪个地方建设新城市，由迦太基人自己决定。

为此，我查阅了当时地中海世界有名城市至海边的距离。

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巴勒莫，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建起来的城市卡塔赫纳、加的斯，埃及的亚历山大，小亚细亚的埃菲索斯等，和迦太基一样，都是临海的海港城市。迦太基国的第二大城市乌蒂卡因为海岸线后退，现在成了内陆城市，在古代也是临海的城市。

叙利亚首都安提阿建在内陆，必须沿河流上溯22公里才能抵达。而且，这条河流不大，连当时的大船都无法航行。作为通商产业城市

极尽繁荣的雅典也不临海，距离外港比雷埃夫斯有8公里的路程。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之间没有河道相连，所以，雅典的出产必须先运到比雷埃夫斯才能装船。为此，根据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提议，雅典到比雷埃夫斯建有一条通道，两边有平行的城墙相护。

罗马也不临海，只有一条台伯河。罗马和外港奥斯提亚之间可以利用台伯河，但是台伯河不适宜大船自由航行。所以，通常利用一条几乎是笔直的公路，距离是22公里。

罗马没有要求迦太基把城市建在撒哈拉大沙漠的正中央，居民移居到那里。不过是要求他们离开海岸线15公里。在古代，北非植被丰富，河流很多。就算不能利用河道，也可以采用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办法，用高而坚固的围墙围一条“走廊”，这条“走廊”不过只有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不足两倍而已。此外，不要忘了，罗马元老院还有西庇阿派——坚定地支持迦太基的温和派。还有，以加图为首的反迦太基派都是罗马居民。他们认为，无论沿河而下还是两条腿步行，要看到大海，走22公里理所应当。

只是，迦太基人从来都是一出家门就要坐船。所以，对他们来说，即使只有15公里的路程，也“无异于死”。

我想，正是这种价值观的不同，才是民族之间纷争和摩擦不断的原因。在罗马人看来，迦太基人不能接受罗马提出的要求——在仅相距15公里的内陆地区建设新城市，并迁居那里——就是正面挑战罗马的霸权。

总之，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迦太基人还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也许正因为首都迦太基地处天然要地，所以，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可以迁居到其他地方。也可能作为拥有大国历史的民族，不能为了生存作出如此大的让步吧。

迦太基沦陷

迦太基市区建在天然要地的位置，位于突尼斯湾西侧突出的海角前端。整个海角面积很大，三面向海。迦太基市区北侧有山阻隔，东侧有大海相守。从这两个方向进攻几乎没有可能。西侧有高40米、宽10米的三重城墙防御，从这里突破也不太可能。

唯一有可能攻取这座海港城市迦太基的只有正面门户，也就是港口一侧。全军集中从这里向城内发起进攻，是在公元前147年，西庇阿·埃米利乌斯担任总指挥以后。向迦太基宣战后的两年里，罗马方面一直没有作为，原因是担任总司令官的执政官们都是非常谨慎的人。战争之初，罗马方面的准备也不够充分。不管怎样，对于迦太基这样的大城市实施攻城战，花上几年时间也很正常。只是，希腊的事态发展促使罗马人加快了结束迦太基攻城战的进程。

罗马自从决定对希腊实施第三次军事干预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成功镇压了冒充马其顿国王庶子的家伙所率领的叛军。至此，罗马不再尊重马其顿人的独立。分裂成四个自治国的旧马其顿王国领地失去了自治权，降格成为罗马的行省。

对于其他希腊诸城邦，罗马原打算继续尊重他们的独立和自治。遗憾的是，希腊人没有把罗马的这一姿态看做是当权者的宽容，误以为罗马人对希腊文化有自卑感，是软弱的表现。出访希腊城邦之一科林斯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们在科林斯受到了无礼的待遇。这一事件挑战了罗马人宽容的极限。

罗马紧急向科林斯派出军队，彻底摧毁了科林斯。甚至掘地三尺，不留片瓦。美术品遭没收送到罗马，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被卖做奴隶。科林斯的下场给了桀骜不驯的全体希腊人一次严重的警告。

罗马人对三天期限过后，仍然不顾劝降坚持战斗到最后的城市，实施过掠夺，也曾经把这些城市的居民卖做奴隶。

自建国以来，罗马还从来没有过让一座城市从地球上消失的举动。继雅典、斯巴达之后，一直位居希腊第三重要城市的科林斯的灭亡足以让希腊人的大脑冷静下来。此后的希腊人，虽然没有像旧马其顿那样成为罗马的行省，但是在罗马的霸权下确实老实了许多。最看重自由和独立的他们失去了自由和独立，尽管取而代之的是获得了秩序和稳定。

公元前146年，是罗马人从“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转变为“严厉的帝国主义”路线的一年。同年，迦太基迎来了最后的时刻，不幸的偶然带来不幸的结果。

因为迦太基人要求的既不是自由也不是独立，仅仅只是安全。所以，这样的结局更让人觉得可怜。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认为希腊失去独立，责任在希腊人。但是，他没有认为迦太基灭亡，是迦太基人自己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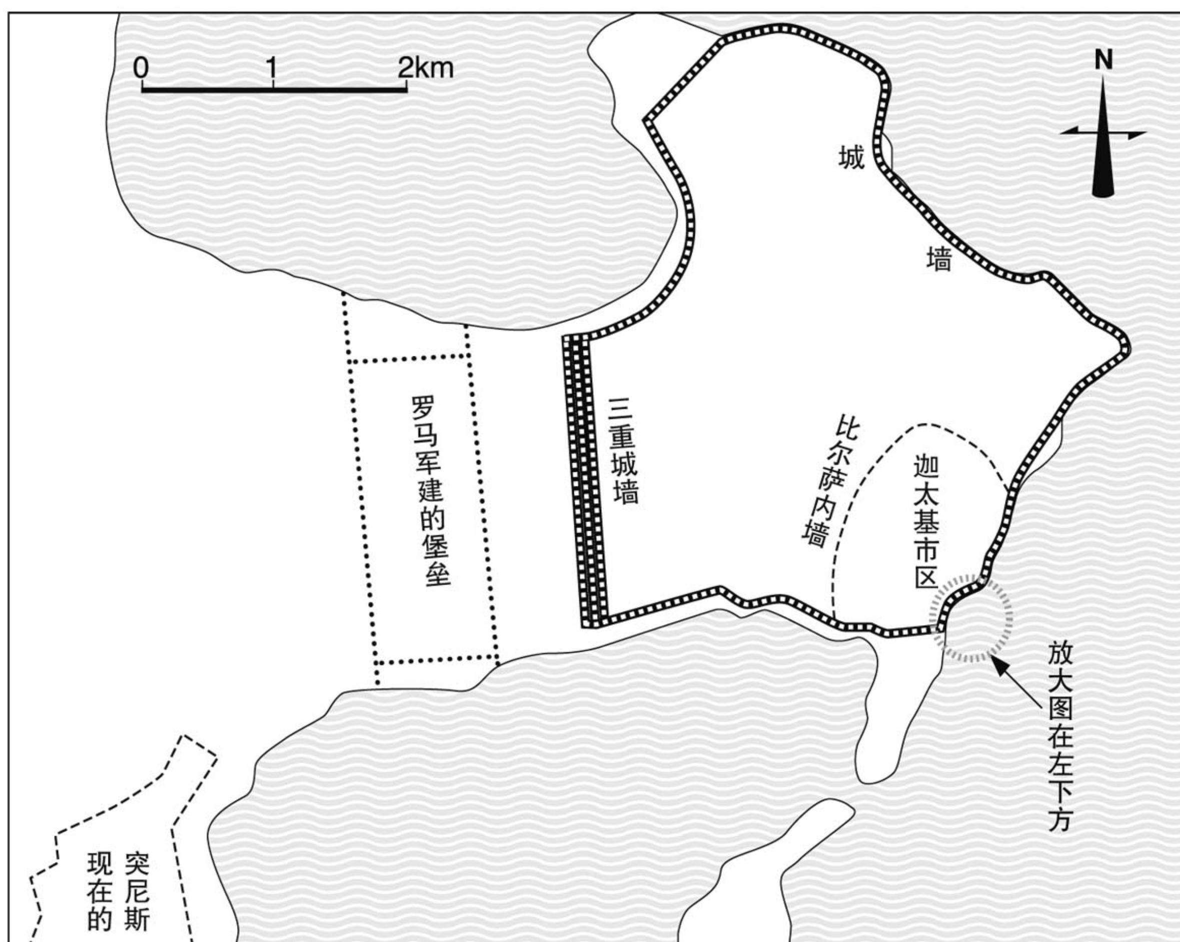
如果一定要说迦太基人有错，大概是他们拒绝罗马的劝降，选择了和自己的城市同存共亡的道路吧。他们让罗马士兵俘虏列队站在城墙上，当着罗马军队的面，一个一个地杀死。如此残忍的举动在当时的战场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敢于这样做，只能认为他们要把自己逼进绝地。迦太基人自己决定了自己最后的命运。

公元前147年到前146年的冬季自然休战期间，罗马军队总司令官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向罗马元老院派去一名使者，请示元老院如何处置迦太基的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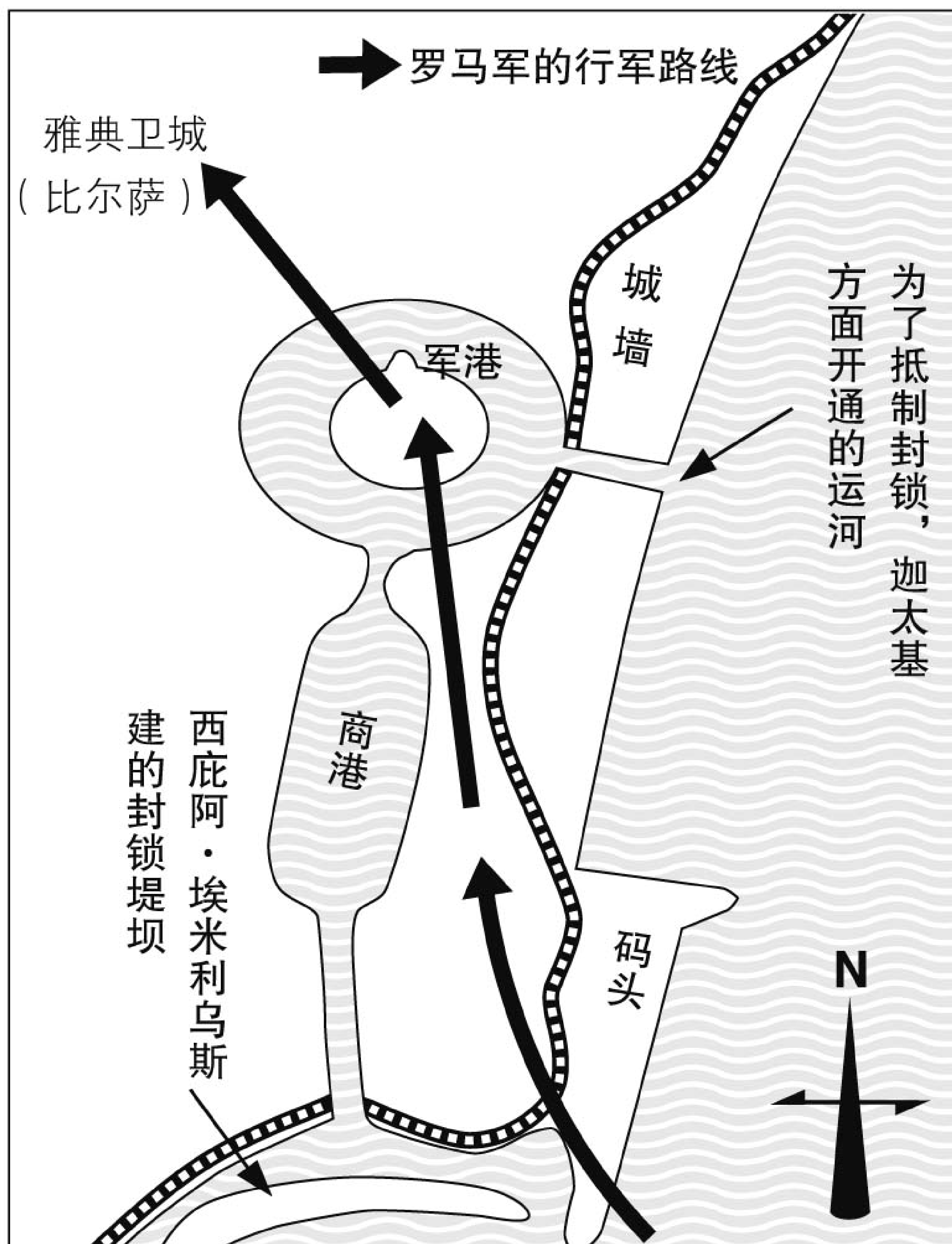
从港口外侧进攻迦太基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罗马军队建设了堤防，彻底封锁了连接大海与港口的运河入口。迦太基开通的另一条运

河，由于罗马战船在前面的海域频频巡逻，起不了任何作用。靠陆地一侧的城墙多处损毁。在守城战进入第三年的时候，城里储存的粮食也已经告罄。是给予最后一击还是再次尝试和谈？

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养孙西庇阿·埃米利乌斯这一年38岁。作为最高司令官，他有权决定战场上的一切行动。但是，与养祖父西庇阿和亲生父亲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一样，这位罗马将军非常大度，对异国文化和异国民族没有偏见。所以，在决定迦太基人命运的时候，他非常犹豫。



迦太基首都


罗马军的行军路线
雅典卫城
（比尔萨）
城墙
军港
为了抵制封锁，迦太基方面开通的运河
商港
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建的封锁堤坝
码头
N

迦太基首都放大图

新的一年即公元前146年春天，元老院的命令到了，内容是：与科林斯一样，彻底毁灭迦太基。

罗马军队开始了来自海上的进攻，防御一方点燃了排列在外港周围的仓库和造船厂，负隅顽抗。在一片火海中，街巷战开始了。罗马军队一座房一座房、一条街一条街地边攻边进，追击敌人。这场街巷战持续了整整六天六夜。

第七天，摧毁迦太基市的行动因神殿林立的比尔萨失火而告结束。纵身跳进神殿周围的火海、宁死不做奴隶的迦太基人不在少数。因为拒绝劝降，坚持战斗的市民在城市沦陷后的命运已成定局。被逼为奴的迦太基市民，算上孩子多达5万人。

因为与总司令官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关系好，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也来到了迦太基沦陷的现场。他详尽地描写了沦陷后的迦太基。只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经历了中世纪后，他的著作《历史》留存到现在已不足三分之二的内容。但是，让人感到最可惜的是，有关迦太基沦陷的场面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为此，我只好引用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阿庇安的著作，因为他参考了波利比乌斯的著作：

> 很长一段时间，西庇阿·埃米利乌斯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暴露在自己眼前的迦太基城，眺望着这座自建国以来长达700年的岁月，曾经很长时间极尽繁华的城市沦陷了，化做瓦砾之山。
>
> 在700年的漫长岁月里，迦太基曾经把辽阔的土地、众多的岛屿以及大海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因此，迦太基拥有大量武器、战船、大象以及财富，丝毫不逊色于迄今人类缔造的任何一个强大帝国。
>
> 在勇气和气概上，迦太基远比这些以往任何一个帝国都优秀。尽管屈从罗马的要求，交出了所有的武器和战船，尽管最终城市沦

陷，遭到彻底的破坏，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但是，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们拼死抵御过罗马的进攻。

根据流传下来的说法（其实是根据波利比乌斯留下来的说法），西庇阿·埃米利乌斯一想到对手所遭遇的这一命运，便会泪流满面。

尽管他是胜利者，但是他忍不住思绪万千。不仅是人类，就连城市、国家、帝国等，一切的一切，命中注定都要灭亡。他不能不感慨万千。特洛伊、亚述、波斯以及20年前还在的马其顿王国，历史向人们展示了盛极必衰的事实。不知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位罗马的得胜将军吐出一句荷马史诗中的话，据说是特洛伊总司令官赫克托尔的话：

“特洛伊迟早会和国王普里阿摩斯以及追随他的所有战士一起灭亡。”

当时，波利比乌斯就站在他的身后，于是问这位罗马常胜将军为什么会想起这样一句话。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回头看着波利比乌斯，拉起这位希腊人、同时又是好朋友的手，回答说：

“波利比乌斯，迦太基曾经享尽荣华，然而现在，我们却站在这一帝国灭亡的伟大瞬间。此刻，充满我内心的不是胜利者的喜悦，而是悲哀。我在想，我们罗马或许也会迎来这样的时刻吧。”

沦陷后的迦太基，城墙、神殿、房屋、市场等建筑全部遭到破坏。石头、泥土成堆的地面被犁耕平。根据罗马人的习惯，这个遭到诸神诅咒的地方撒上了盐。

迦太基被定成寸草不生、人类不可居住的不毛之地，人类再次生活于此是在100年之后。尤里乌斯·恺撒下令在这里进行殖民地建设，虽然因为他遭到暗杀而半途而废，到了奥古斯都大帝时代，最终得以完成。因此，留存至今的迦太基遗迹是罗马时代建的，极少迦太基人的东西。

自从公元前753年建国以来，长达600多年的岁月里，罗马从来没有实施过把失败者从地球上彻底抹去的行为。然而，公元前146年，科林斯和迦太基相继被夷为平地。而且，在迦太基灭亡13年后，西班牙的努曼提亚也遭遇了和迦太基同样的命运。此时的总司令官与迦太基灭亡时是同一人——西庇阿·埃米利乌斯。

大多数现代研究者认为，毁灭这三个城市的行为无疑是野蛮行径。对于他们的这一看法，如果我也能接受，那该多好啊。

如果这只是野蛮行径，结果又会怎样呢?

科林斯的灭亡和科林斯市民奴隶化对刺激希腊人的大脑是有效的。因为这是一个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意见、从来形不成统一意见的民族。其后，雅典和斯巴达作为自治城邦被保留下来，并且，以这两个城邦为首的全希腊在承认罗马霸权的基础上，享受起了有秩序的和平。希腊人从未想过的“完善基础设施”的潮流也波及希腊。在阿皮亚大道的终点布林迪西隔海相望的希腊，艾格纳提亚公路破土动工。“罗马化”开始在希腊出现。

那么，毁灭西班牙的努曼提亚是不是单纯的野蛮行径呢?

对任何人来说，西班牙原住民都是极其不易征服的民族。汉尼拔家族在西班牙建设殖民地的时代，迦太基人也曾经受困于原住民的一次次骚乱。不是因为西班牙人与希腊人的意识形态相同。他们不顺从的性格缘于险峻的地势。

每当西班牙发生骚乱，罗马就会派出军队前去镇压。罗马人移居西班牙后，致力于开发各项事业，到了奥古斯都大帝的时代，终于彻底平定西班牙。在这一点上，西班牙人也不同于高卢（现在的法国）人，他们被认为是被“罗马化”的高一等级民族。

公元前133年，彻底毁灭努曼提亚，毫不留情地把住民卖做奴隶，暂时为平定西班牙起到作用。而且，对受到制裁的西班牙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也开始了“罗马化”的进程。始于罗马的公路横穿现在的法国南部一直延伸到西班牙。作为“罗马化”象征，罗马式的公路即当时的高速公路，在这个时期延伸到了希腊、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马基雅弗利说过，就算必须严厉处置，那也应该在某个时期集中实施。

迦太基灭亡是否与这两例一样，非如此不可吗?

我倒觉得毁灭迦太基是一次极其愚蠢的行为，这一蛮行实在没有必要。只能说是罗马人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才导致的结果。

罗马消灭迦太基得到的好处只有一点，就是无须再次与汉尼拔这样的人物进行作战。如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不久的当时，这种感情也许会困扰罗马人。但是经过了50年，为什么罗马人还要这样做呢？古代非洲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作为非洲物产的集结地，迦太基又是最合适的地方。他们并没有主动挑战罗马霸权。导致他们举起反旗的，正是把他们逼到绝境的罗马。

迦太基灭亡后没多久，罗马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他们亲手毁灭了这个本来可以起到遏制努米底亚（现在的阿尔及利亚）日趋强大作用的国家。

西庇阿·纳西卡始终主张维持迦太基的存在。这不仅仅是出于宽容，更是想到了对付努米底亚王国的策略。但是他的这一务实路线输给了加图的强硬路线。非常不幸的是，他的想法未被接受，原因不于在迦太基人，而是同一时期希腊人挑起的事端殃及了迦太基。

假如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和加图调换一下：早死的是加图，长寿的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话，如果同一时期，希腊没有出现骚乱的话，历史或许会改写。而且，我坚信历史一定会改写。特别是看到留

存至今的、罗马人在100年后重建迦太基时，开展的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遗迹后，想到罗马人为了重建迦太基，在“完善基础设施”上下了如此大的工夫，使重建后的迦太基在罗马存续期间，一直位居非洲数一数二的城市后，我的这一想法变得愈发强烈。

迦太基于公元前146年灭亡，它曾经的领土后来成为常驻乌蒂卡的总督统治下的罗马行省。成为罗马行省后的旧迦太基的名称不再是迦太基，而是“非洲行省”。

“我们的海”

从此，迦太基成为行省，西班牙成为行省，希腊也成为了事实上的行省。还有，帕加马国王由于没有继承人，临死留下遗言，把自己的王国托付给罗马。于是，帕加马所在的小亚细亚西岸一带也成了罗马的行省。就这样，罗马仅靠管辖土地的辽阔幅员就成为地中海世界毋庸置疑的巨无霸国家。地中海对罗马人来说已经是“我们的海”。

这一切开始于公元前264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但是，如果第一次布匿战争彻底终结了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的话，如果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展开不是罗马人称做“汉尼拔战争”的形式的话，罗马人称霸地中海一定不会在130年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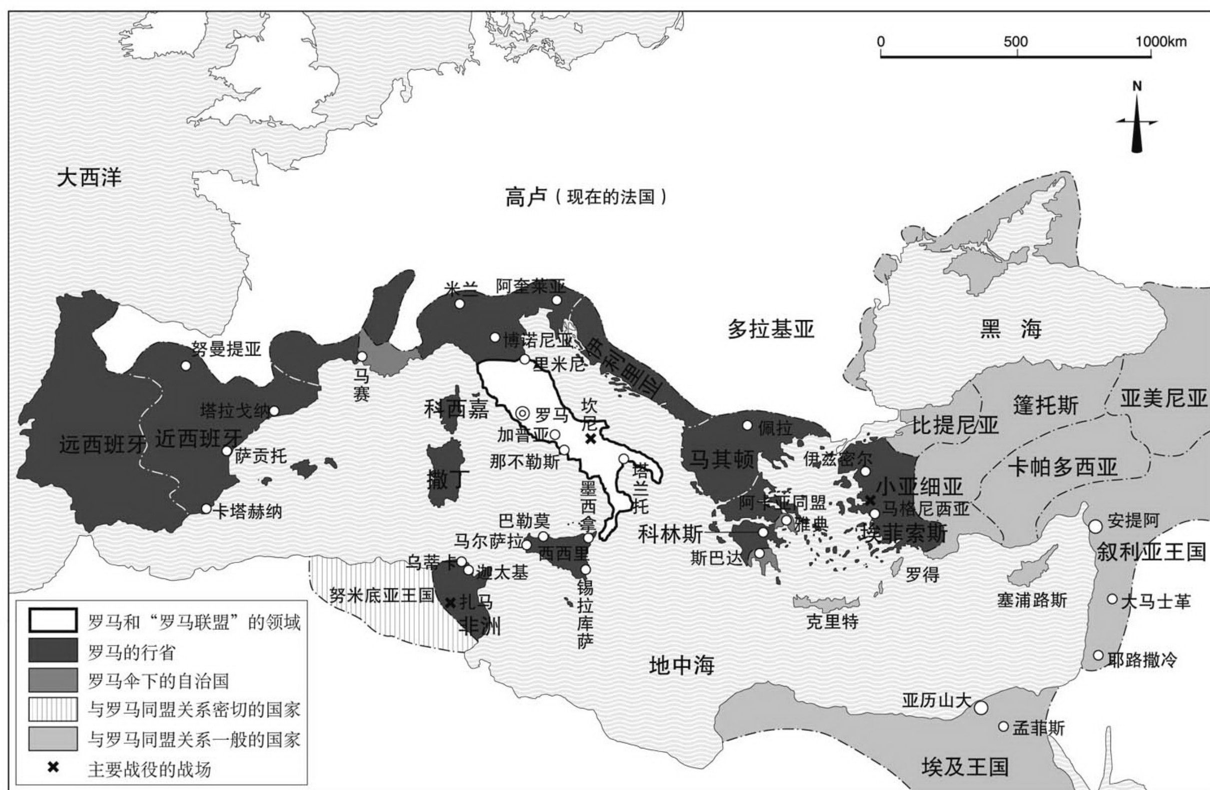
从战胜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霸主的“汉尼拔战争”结束算起，罗马完成全地中海霸权所用的时间不足70年，就连波利比乌斯都对此惊叹不已。想必在当时，大多数人也有同感吧。

一切都源自汉尼拔。在跨越这130年岁月的本卷中，只用了16年时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就占据了本卷三分之二的篇幅。回顾历史学家李维在其著作《罗马史》中用于“汉尼拔战争”的篇幅，不由得让我重新

认识了这场战争带给罗马人的影响之大。罗马人称霸地中海，包括灭亡迦太基，都是“汉尼拔战争”的余波。

以消灭罗马为终生夙愿的汉尼拔给了罗马变得比其他任何人、任何国家更加强大的力量。只能认为，正是汉尼拔，让罗马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把整个地中海变成了“我们的海”。

但是，成功者在获得成功后，需要付出代价。罗马人也不例外。在《罗马人的故事3》中，我准备描述罗马人成为霸主后的所作所为。



公元前130年前后的地中海世界

年表

年代（公元前）	罗马	迦太基	希腊·马其顿	东方	中国	日本
	第一次布匿战争（264—241） 与锡拉库萨结成同盟（263）	迦太基军队登陆西西里（263）	斯多葛派创始人芝诺去世（264）	孔雀王朝、阿育王即位（268）		弥生时代
260	米拉佐海战（260） 巴勒莫海战（257） 利卡塔海战（256） 赫美岬海战（255）					
250						
	埃加迪群岛海战、战争结束、西西里收为属领（241） 税制、选举制、军制改革（241）	哈米尔卡出任司令官（247） 汉尼拔出生（247）		伊朗、帕提亚王国（247）	嬴政（秦始皇）即位（247）	
230	攻打伊利里亚（229）	哈米尔卡镇压迦太基叛军、移居西班牙（238） 国内农业派和对外贸易派之争（237—230）	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斯去世（230）	阿育王去世，孔雀王朝分裂（232）		
	攻打并击退高卢军队（225—222）	哈米尔卡阵亡，女婿哈斯德鲁鲍尔成为将军（229） 在西班牙建设卡塔赫纳（228） 汉尼拔就任总督（221）		安条克登基叙利亚国（223）	秦始皇统一天下（221）	

（续）

年代（公元前）	罗马	迦太基	希腊·马其顿	东方	中国	日本
220	第二次布匿战争（218—201） 提契诺、特雷比亚会战（218） 特拉西梅诺会战（217） 坎尼会战，罗马军大败（216） 汉尼拔攻占意大利南部诸城邦（213） 锡拉库萨成为罗马行省（211）	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218） 与锡拉库萨、马其顿结成同盟（215） 几乎全歼在西班牙的罗马军队（211）	希腊同盟战争（220—217）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与迦太基结成同盟（215）	埃及托勒密王朝与罗马结成同盟（214）		弥生时代
210	收复塔兰托（209） 西庇阿攻占卡塔赫纳（209） 维克拉会战（208） 梅陶罗会战（207） 伊利帕会战，西庇阿征服西班牙（206） 西庇阿就任执政官（205） 扎马会战，西庇阿大破汉尼拔（202） 战争结束，罗马掌握西地中海霸权（201）	哈斯德鲁鲍尔（汉尼拔二弟）离开西班牙，翻越阿尔卑斯，进入意大利（208） 哈斯德鲁鲍尔战死（207） 马可尼登陆热那亚（205） 汉尼拔回到迦太基（203） 与罗马讲和（202）		努米底亚王国与罗马结成同盟（203）	建立汉王朝（202）	
200	与马其顿作战，罗马军胜利（197） 叙利亚战争开始（191）	汉尼拔亡命叙利亚（195）	马其顿开始南下（200） 罗马将军弗拉米尼宣布希腊诸城邦自由（196）	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开始进攻迦太基（195） 汉尼拔在埃菲索斯与西庇阿会谈（193）		
190	马格尼西亚会战，击败叙利亚军队（190） 西庇阿被送上审判席（187） 西庇阿去世（183） 马其顿战争，马其顿失败，分裂成四个自治国（171—168）	汉尼拔亡命比提尼亚（190） 汉尼拔自杀（183）	菲利普国王去世，珀尔修斯登基国王（179） 马其顿王朝灭亡（168）	叙利亚败于罗马海军，失去制海权（190） 叙利亚败于罗马，求和(190)	吴楚七国之乱（154）	
150	第三次布匿战争开始（149） 阿卡亚同盟国中心科林斯灭亡（146） 迦太基灭亡，战争结束（146） 消灭西班牙的努曼兹，占领西班牙全境（133）	迦太基市备战罗马的进攻（149） 迦太基灭亡，成为罗马的行省，称非洲行省（146）	旧马其顿王国领土成为罗马行省（146）	迦太基雇佣兵攻打努米底亚（150）	汉武帝即位（141）	

参考文献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此，很多人认为历史都是胜利者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情况只是在小国家或许有可能。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不具备影响力。当然，在言论管制极为严厉的特务国家也有可能。除了这样的一些国家，故意篡改历史通常不太容易做到。

有失偏颇也许不可避免，但是，有失偏颇和无中生有的谎言完全是两回事。

罗马人是胜利者。但是，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在长达1200年的历史中，除了最初时期，罗马人一直作为双语民族生活在各个时代。在罗马时代，胜利者的语言——拉丁语和被征服者的通用语——希腊语，它们的地位完全相等。被征服者希腊人、犹太人、东方的人们都会发表用希腊语写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拥有作为胜利者的罗马人读者。对于大多数罗马家庭的子弟来说，希腊语是必修科目。

叙事诗人荷马，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色诺芬，他们用希腊语写成的作品翻译成拉丁语出版，在古代已是接近末期以后的事情。这不是因为罗马人不关心这些人的成果，而是因为对他们的作品有兴趣的罗马人都可以读懂希腊语。在古代，翻译的数量和关心的程度不是比例关系。

就像本文讲述的那样，可以认为古代希腊语相当于现代的英语。“罗塞塔石碑”证明了这一点，汉尼拔留下的碑文也显示了这一点。甚至不少罗马人也用希腊语写作。记录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罗马人

费边·皮克托的作品，就没有使用他的母语拉丁语，而是用了希腊语。后来的马可·奥勒留皇帝也选择了用希腊语写作。

扎马会战前夕，汉尼拔与西庇阿有过一次会谈。因为是正式谈判，双方都带了翻译。我想，翻译之间使用的语言大概就是希腊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因为西庇阿精通希腊语，汉尼拔也学过希腊语，所以，不管现场有没有翻译，想必双方都能理解对方的意思。两人在埃菲索斯的那次交谈，属于私下聊天，没有翻译。这个时候使用的语言应该也是希腊语。可以想象，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之间的私房话应该也是希腊语吧。

叙述历史不能完全按照胜利者的意愿来做的另一个原因是，有能力确认事件真伪的人很多。

在印刷技术尚未出现的古代，有类似于出版社的机构，只是因为不能印刷，所以采用手书的方式。因为靠人力一字一句地抄写，自然每一卷的价值都很高。到了帝政时代，虽然出现了图书馆，但是，读者的人数依然受到限制，只能拥有有限的读者人数。这也表明了读者都是一些对叙述的内容具备相当程度了解的人，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会了解部分。

叙述历史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工作。首先要收集、整理史料；其次要在此基础上，写成文理通顺的文章，便于读者理解。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愿意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胡编乱造的事情上吧。

拉丁语有句格言，叫VERBA VOLANT，SCRIPTA MANENT (说过的话会忘，写下的东西会留下来)。写作这项工作，像历史学家萨卢斯提乌斯说过的那样，是ARDUUM RES GESTAS SCRIBERE（写作很难）。既然如此辛苦，还有谁会故意书写歪曲事实的历史呢？还有，很难让第三者任意发挥的第三个理由是，写作开始前的调查阶段，历史的叙述已经萌芽。

写于后世的历史研究书可以给我们知识。但是，作为知识的历史容易停留在平面的理解上。若想立体地去了解，只有阅读写于同时代或较近时代的作为原始史料的史料。一旦开始阅读这些史料，历史不仅变得立体，甚至还能感受到丰富的色彩。体会到这种妙处后，任何作者都希望把它传达给读它的人。

一个尝试写历史（故事）的人，知道在整理汇总史料的阶段，已经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同时他也知道过于依赖想象力，会自掘坟墓。只要不是写虚构的东西，历史真相也好，脱离历史也好，都不是明确下结论即可的命题。

我认为，书写历史就是与历史的交锋，甚至可以说是赌上自己所有智慧和一切展开的决战。当然，这样的说法也许不太完全。但是，故意歪曲历史，相应的，ARDUUM，会很难。因为选择用自己的表现去写的人知道，人的性格更多体现在他或她写或说的语言（普鲁塔克）中，而不是容貌。

关于参考史料，在这里不再重复《罗马人的故事1》卷末提到的作品。